

江西
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宋代佚著辑考

王河 真理 整理

S · D · Y · Z · J · K

江西人民出版社

宋代佚著辑考

王河 真理 整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佚著辑考/王河,真理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10

ISBN 7-210-02918-4

I.宋... II.①王... ②真... III.古籍—佚文
—考证—中国—宋代 IV.Z4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8030 号

宋代佚著辑考

王河 真理 整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湖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28千 印数:1-1000册

ISBN 7-210-02918-4/Z·169 定价:26.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534 电话:8511749(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钟炳生

RAX89/61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着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

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新世纪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江西,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课题,迫切需要我们探索、去研究、去解答。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江西向为“文章节义之乡”,素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著称。在历史的长河中,江西不但涌现出许多名扬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且涌现出不少影响古今的学问家、思想家。但是,我们不能沉湎于先哲的辉煌,而应该创造更加璀璨的未来。江西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直在为此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世纪之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省社联大力实施“精品战略”,积极组织和扶持社会科学精品力作的撰述和出版,其实现形式是:推出“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工程,每年拿出一笔事业经费,资助出版 10 本理论上的厚重之作。这是我省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好事、实事,如此年复一年,坚持下去,必将蔚为大观。

21 世纪,将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将是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世纪。江西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大家努力啊!

祝愿社会科学研究的精品力作不断问世。

宋代文化事业极盛,宋代又是江西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研究宋代文化应该是我们江西地方社会科学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千余年的时光流逝中,由于兵燹鼠啮、洪灾人祸诸方面原因,宋代的著作散佚不少,这就为全面开展宋代文化研究带来不少困难。笔者长期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近20年在书海文林中畅游伐檀,获益多多,特别对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颇有心得,由此萌发出编纂《宋代佚著辑考》的想法,以为宋代文化,特别是江西宋代文化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承蒙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支持,将《宋代佚著辑考》列入院级和省级课题,并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资助,使该课题能够顺利进行。在此之前,笔者已在书林文丛中辛勤爬梳,耗时3年,查阅了大量书籍文献,主要有《全宋诗》、《全宋文》、《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部备要》、《全唐诗》、《全唐文》,现存的《永乐大典》、《宋会要辑稿》等千种,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并在《文献》、《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在该书列入院级和省级课题之后,笔者又经过一年多的编撰打印工作,《宋代佚著辑考》于2001年10月完成初稿。而后,该书又被列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库》项目,解决了出版经费问题。冷辑林编辑冒着酷暑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

《宋代佚著辑考》主要分为辑佚与考释两部分内容,所谓

“辑”佚,是在众书群籍中搜罗爬梳,将宋人佚著收集起来,哪怕是只言片语、吉光片羽亦不轻易放过;所谓“考”释,是对所辑录的佚著、佚著作者生平、佚著版本源流等方面进行考证和说明。据笔者所知,国内尚无集多部宋代佚著进行辑考的书籍,对于他人已发表的宋代佚著,本书一般不予收录。本书共收录宋代 23 位作者共 28 部佚著,多者有 5 万余字,少者也有几千字,虽非完璧,但对宋代文化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这也是笔者编纂该书的宗旨。

《宋代佚著辑考》一书,很大一部分是辑佚工作。为使读者阅读和检索方便,有几点必须加以说明。笔者在辑佚时,佚文原有标题者,一律加[]号予以标明保留。每条佚文后面,均标明该佚文的出处,为节省篇幅,有些佚文的出处未列全称,而用简称,如第 2 册第 34 页,即以 V2, P34 代称;如“四库 1478—449”,“四库”是指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后面的阿拉伯数字,依次是册数和页码,即第 1478 册第 499 页;“四库存目·子 83—464”,是指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存目丛书》,“子”是指“子部”,“83—464”是指第 83 册第 464 页,同样,“史”、“集”、“经”分别代表“史部”、“集部”和“经部”。明代陶宗仪的《说郛》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综合性大型丛书,也是本书辑佚时主要参考书目,由于该书原本久佚,留存于世有多种抄本与辑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8 年将涵芬楼《说郛》百卷本、明刻《说郛》一百二十卷本和《说郛续》四十卷本 3 种汇集影印出版,定名《说郛三种》,是目前最为齐全的《说郛》版本,笔者在引录《说郛三种》时,并没有注明《说郛》哪种版本,也没有注明卷数,一律用《说郛三种》所标明册数与页码。上述说明,望读者阅读时予以注意。

目录

曾 巩 《南丰杂识》	1
考 略	1
辑 存	4
杨 亿 《杨文公谈苑》	10
考 略	10
辑 存	14
李 昉 《张乖崖语录》与《该闻录》	77
考 略	77
《乖崖语录》辑存	81
《该闻录》辑存	89
秦再思 《洛中记异录》	101
考 略	101
辑 存	103
宋 祁 《鸡跖集》	118
考 略	118
辑 存	120
张师正 《倦游杂录》	129
考 略	129
辑 存	134
吴 淑 《秘阁闲谈》	168

考 略	168
辑 存	170
陈正敏 《遁斋闲览》	177
考 略	177
辑 存	179
陈致雍 《晋安海物异名记》	208
考 略	208
辑 存	209
毕仲询 《幕府燕闲录》	212
考 略	212
辑 存	213
潘若冲 《郡阁雅言》	223
考 略	223
辑 存	225
刘 斧 《翰府名谈》与《摭遗》	233
考 略	233
《翰府名谈》辑存	237
《摭遗》辑存	256
钱惟演 《金坡遗事》	271
考 略	271
辑 存	273
景 焕 《野人闲话》与《牧竖闲谈》	285
考 略	285
《野人闲话》辑存	288
《牧竖闲谈》辑存	304
王 举 《雅言系述》	307
考 略	307
辑 存	308

张 靛 《雅言杂载》	314
考 略	314
辑 存	315
钱 易 《洞微志》	322
考 略	322
辑 存	324
张君房 《乘异记》、《缙绅脞说》与《丽情集》	334
考 略	334
《乘异记》辑存	338
《缙绅脞说》辑存	340
《丽情集》辑存	349
聂 田 《徂异志》	363
考 略	363
辑 存	364
范 镇 《宋朝蒙求》	367
考 略	367
辑 存	368
岑象求 《吉凶影响录》	375
考 略	375
辑 存	376
詹 玠 《唐宋遗史》	379
考 略	379
辑 存	381
罗 畸 《蓬山志》	393
考 略	393
辑 存	396
主要参考书目	406

曾巩《南丰杂识》

考 略

江西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著作在近千年的流传中散佚不少,《南丰杂识》即是其中一部。今人陈杏珍、晁继周编纂点校的《曾巩集》,在辑佚钩沉曾巩佚著方面成就颇巨,仅以《杂识二首》为题,存辑了《南丰杂识》2篇佚文。笔者近年从事文献整理工作,在群籍众书中搜罗爬梳,共发现《南丰杂识》7篇佚文,计4千余字,虽为吉光片羽,但于曾巩研究不无裨益,于是加以整理,略加考证,芹献读者。

曾巩是江西南丰人,因此人称曾南丰。其著作也多冠以“南丰”二字,如《曾南丰集》、《南丰文粹》、《南丰诗钞》、《南丰尺牋》、《南丰杂识》等。《南丰杂识》一书,宋代目录书籍多未著录,仅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小说类著录为《曾南丰杂志》,元代不撰人《群书通要》卷九己集引录该书佚文,也作《南丰杂志》。元代脱

脱编纂的《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曾巩《杂职》1卷。宋代不撰人《锦绣万花谷》(四库全书本)引录了该书3条佚文,其中1条写作《南丰杂识》,2条写作《南丰杂记》;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五朝名臣言行录》(四部丛刊影宋本)所录该书佚文均作《南丰杂识》;四库全书本朱熹所编的《宋名臣言行录》所录佚文,也均作《南丰杂识》。可见曾巩此书有《杂识》、《杂记》、《杂志》、《杂职》4种不同名称,虽为一字之差,但容易引起混淆,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从版本角度来看,四部丛刊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五朝名臣言行录》是根据海盐张氏涉园所藏宋刊本影印的,因而最接近宋代原刊本。该书引录曾巩此书7条佚文,全部作《南丰杂识》。因此将该书定作《南丰杂识》是比较可信的。其次,在《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著录曾巩《杂职》1卷,中华书局校勘记中说:“《遂初堂书目》有《曾南丰杂志》,或即是书,疑‘职’为‘识’字之误。”此意见相当正确。“职”与“识”无论繁体与简体字都极为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何况《杂职》作为书名,显得很生僻,与所辑佚文内容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第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有1条关于《南丰杂识》的记载:“欧阳公、梅宛陵、王文恭公集皆有《小桃诗》,欧诗云:‘雪里花开人未知,摘来相顾共惊疑。便当索酒花前醉,初见今年第一枝。’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及游成都,始识所谓小桃者,上元前后即著花,状如垂诗海棠。曾子固《杂识》云:‘正月二十间(一作开),天章阁赏小桃’正谓此也。”也是将该书写作《杂识》。据上述3条理由,因此我们将曾巩此本佚著定名为《南丰杂识》。

从上述史料来看,《南丰杂识》作者为曾巩本无疑义,但新近出版的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却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他认为:“(《南丰杂识》)原书已佚,《锦绣万花谷》引三条……其中《锦绣万花谷》卷一一记治平元年孙觉与曾南丰巩所言,则为本书无疑。唯据引文似由曾巩口授,他人整理成书。”宁

先生所说佚文见下：“治平元年，孙觉与曾南丰言，曰：‘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因为如果是曾巩自己所撰，决不会自称自己为曾南丰，因此宁先生有此种推测。殊不知《锦绣万花谷》在引录该条引文时，已经过编者整理了。在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五之三引录上条佚事原文应是这样：“治平元年，余与孙觉皆编校史馆书籍，直舍相对，觉过余言曰：‘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孙）觉语余时，正月五、六间也。”又，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九引录《南丰杂识》另一条佚文中云：“庆历之间任事者，其后余多识之……。”这4个“余”字都是作者本人第一人称。由此可以断定，《南丰杂识》是曾巩本人亲笔撰写的。

《南丰杂识》是曾巩惟一一部文言小说类著作。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文儒学气味最浓，他将文学看做是“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之大事。因此他的文章大部分写得很严肃正统，并由此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地位。文言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者造也”，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南丰杂识》这部完全有悖于曾巩文论思想的专著，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了。

从我们辑录的7篇佚文来看，其中6篇所记是发生在宋仁宗时的朝政之事。曾巩是仁宗末年嘉祐五年（1060）才中进士的，而后又在远离京师的太平州任司法参军，因此，6篇佚文所记朝政之事，是曾巩听朋友及同僚叙说而加以整理的。另外一篇佚文《台官共谏濮王事》（为使读者阅读方便，笔者暂给每一篇佚文取列一个标题）是发生在英宗治平元年（1064）之事，当时曾巩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此时所发生的“濮议”之争，也主要是听同僚孙觉叙说的。濮王赵允让本是英宗的生身父亲，仁宗生前由于无子，以英宗为嗣子。英宗继承皇位后，尊濮王为皇考（父）还是为皇伯，在朝廷中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由此引起宋史中有名的“濮议”之争。曾巩不仅详细记载了此事，而且对濮议之争两派都提出了批评，认为各有得失，是由于言路不通造成的后

果。

《南丰杂识》其他6篇佚文也都涉及朝廷大臣，曾巩对他们各有褒贬。在《王洙修经武略》中，曾巩对吕夷简两面三刀，玩弄权术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仁宗命文彦博富弼为相》通过仁宗之口，分析了文、富两相执政时的得失；《孙甫蔡襄为谏官》赞扬了孙、蔡两位谏官冒死进谏的精神；《尹洙好善之心》、《孙甫不党》对尹洙宽容对人、孙甫不结朋党的行为表示了充分肯定。作者虽无过多辞彩渲染，寥寥几笔，人物形象却显丰满。特别是《狄青破侬智高》一文，写得尤为出色。全文近两千字，详细地描绘了北宋大将狄青率兵破侬智高叛乱之军的全过程。全文有情节，多铺垫；有对话，多精炼。起伏跌宕，精彩纷呈。在北宋志人小说中堪称翘楚。

4 上述7篇佚文虽多为“道听途说”之作，但都发生在曾巩生活的时期，因此都信而有据，足可以补正史之缺，笔者特辑录如下。

辑 存

〔王洙修《经武略》〕 王洙修《经武略》，仁宗览而善之，命吕夷简用洙直龙图阁，夷简曰：“此特《会要》中《边防》一门耳，不足加赏。”既出，乃谓洙曰：“夷简以修《经武略》欲用学士直龙图阁，而上谓特《会要》中《边防》一门耳，不加足赏，故不果。”洙退归，会上使中人奖谕，具道欲用洙与夷简以为不可者。洙因出纸笔请中人具记上语。明日往见夷简，问昨日尝语洙者，夷简复称说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记示之。夷简起立索笏曰：“上万几事繁，恐不记夷简语。”其后洙又修《祖宗故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请用洙直龙图阁，上已许之。又曰：“乞宣谕出自上意。”上正色曰：

“当用则用，何必出朕意。今欲宣谕，是不当用也。”其命遂寝，仲淹大惭而退。此洙自为孙之翰言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一《丞相许国吕广文靖公》）

〔狄青破侬智高〕 广源州蛮侬智高以其众叛，乘南方无备，连破邕、宾等七州，至广州，所至杀吏民，纵掠。东南大骇。朝廷遣骁将张忠、蒋偕驰驿讨之。甫至则为智高所摧陷。又遣杨畋、孙沔、余靖招抚，皆久之无功。仁宗忧之，遂遣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率众击之。翰林学士曾公亮问所以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问之，乃曰：“比者军制不立，又自广川之败，赏罚不明。今当立军制，明赏罚而已。然恐贼见青来，以谓所遣者官重，势必不得见之。”公亮又问：“贼之标牌，殆不当，如何？”青曰：“此易耳。标牌，步兵也。当骑兵则不能驰矣。”初，张忠、蒋偕之往，率皆自京师，六、七日驰至广州，未尝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见贼，则疾驱使战。又偕等所居，不知为营卫。故士卒皆望风退走，而忠临阵，偕方卧帐中，悉为贼所虏；杨畋、余靖又所为纷乱，不能自振，而孙沔又大受请托，所輿行者乃朱从道、郑紆、欧阳乾曜之徒，皆险薄无赖，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从。远近莫不嗟异。既至潭州，沔遂称疾，观望不敢进。青之受命，有因贵近求从青行者，青延见谓之曰：“君欲从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能击贼有功，朝廷有厚赏，青不敢为之请也；若往而不能击贼，则军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愿行，则奏取君矣。非独君也，君之亲戚、交游之士，幸皆以青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于是闻者大骇，无复敢言求从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与以为可用者，人望固已归矣。及行，率众日不过一驿。所至州，辄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约束，军行止皆成行列，至于荷锺籩粮持守御之备，皆有区处。军人有夺逆旅菜一把者，斩之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无敢出声气，万余人行，未尝闻声。青每至邮驿，四面严兵，每门皆诸司使二人，无一人得妄

出入,而求见青者,无不即时得通。其野宿皆成营栅,青所居,四面阵兵彀弓弩皆数重,所将精锐列布左右,守卫森严。方青之未至,诸将屡败屡走,皆以为常。至是,知桂州崇仪陈某、知英州供备库使苏緘与贼战,复败走如常时。青至宾州,悉召陈与裨校凡三十二人,数其罪,按军法斩之。唯苏緘在某所,使械系上闻。于是军中人人奋励,有死战之心。是时智高还守邕州,青惧昆仑关险隘为所据,乃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贼谍知不为备。是夜大风雨,青率众半夜度昆仑关。既度,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也。彼谓夜半风雨吾不敢来,吾来,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贼方觉,逆战于归仁铺。青登高望之,贼据坡上,我军薄之,裨将孙节中流矢死,青急麾军进,人人皆殊死战。先是青已纵蕃落马二千出贼后。至是,前后合击,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军士又从马上[以]铁连枷击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贼遂大败,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与公亮言立军制,明赏罚,贼不可得见。标牌不能当骑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户之上,论数千里之外,辞约而虑明,虽千古之名将何以如此,岂特一时之武人崛起者乎?方庆历中,葛怀敏与李元昊战于广川,怀敏败死,而诸校与士卒既败,多窜山谷间,是时以权宜招纳,皆许不死,自此军多弃将,不肯死战。故青云:“自广川之败,赏罚不行。”翰林学士蔡襄亦闻于青者如此。(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二《枢密使狄武襄公》;又见四库《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五;元不撰人《群书通要》卷九)

[孙甫蔡襄为谏官] 庆历中,孙甫、蔡襄为谏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怀安苟且,无向公之心,遂罢殊政事,而甫等因荐富弼代殊。上怒,以为进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陈,遂相陈执中,而甫等极言陈执中不可用,不听;则相与求罢为官,不许,遂请退陈。上曰:“卿等言一不听则求去,令朕有逐言者名,自为计则善也。”甫自陈以私便求出,襄亦以养亲为言,先是,襄尝乞告至甫田迎亲,而亲不果来,至是上乃曰:“卿昨迎亲

不来，何遂留侍养？”襄惶恐不能对。甫徐进曰：“蔡襄所以辞亲远来事陛下，冀万一有裨补，今言既不行，蔡襄是以须却思归去养亲。”（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九《侍读孙公》）

〔孙甫不党〕 孙之翰言：庆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任政，而以欧阳修、蔡襄及甫等为谏官，欲更张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皆戮力自效，欲报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恶异，不能旷然，心无适莫。甫尝家居，石介过之，问介适何许来，介言方过富公，问富公何为，介曰：“富公言滕宗谅守庆州，用公使钱坐法。”杜公则欲致宗谅重法，曰：“不然，则衍不能在此。”范公则欲薄其罪，曰：“不然，则仲淹请去。”富公欲抵宗谅重法，则惧违范公；欲薄其罪，则惧违杜公。患是不知所决。甫曰：“守道以谓如何？”介曰：“介亦窃患之。”甫乃叹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谅，则违范公，薄其罪，则违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尝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议论，自谓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学，自度必难用于世，是以退为《唐史》记以自见，而属为诸公牵挽，使备谏官，亦尝与人自谋去就，而所与谋者，适好进之人，遂见误在此，今诸公之言如是，甫复何望哉？”自此几月余不能寐。庆历之间任事者，其后余多识之，不党而知其过如之翰者，则一人而已矣！（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九《侍读孙公》；又见四库《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

〔尹洙好善之心〕 尹洙，当庆历中与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罢朝政，洙亦为人希，时宰意攻以居渭州时事，遂置狱，遣刘湜按之。一日谓洙曰：“龙图得罪死矣！”洙请其事，湜曰：“龙图以银为偏提，给银有记，而收偏提无籍，是以知龙图当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银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视之。”湜阅籍，果然，知不能害，叹息而已。其后洙在随州，而孙甫之翰知安州，过随，二人皆好辩论，对榻语几月，无所不道，而洙未尝有一言及湜者，甫曰：“刘湜按师鲁，欲致师鲁于死，而师鲁未尝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与洙本未尝有不足之意，

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及是不能自立耳。洙何恨于湜乎？”甫深其识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谓平生好善之心过于嫉恶，之翰以谓信然。”（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六《尹洙》）

8 [仁宗命文彦博富弼为宰相] 至和中，陈执中为宰相，其嬖人张氏笞女隶至死，台官赵卞、范师道极言执中营救张氏，故狱久不直，因言执中无材行，不可任宰相。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上书，请退执中。议久不决，左右怪。仁宗禁中少游燕，默有所思虑，焦劳见于容色，居月余如此，因问上曰：“陛下比忧劳见于容色，得非思代执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执中易得耳，何至此耶？”上曰：“此老子却可谩人。”久之，始用文彦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议皆谓得人。数日，欧阳修得对，上问：“新除彦博等，外议如何？”修具以朝议为对。上曰：“卿意如何？”修曰：“诚如外议。”上又问彦博、弼果如何。修曰：“陛下已用彦博等，复问其如何，臣所未喻。”上曰：“彦博有才，然胆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复来，恐多顾虑。”良久，又曰：“弼前深为人所伤，今来亦焉，能不顾虑？然不若守志不变也。”既而彦博果不能谨畏，后因郭申锡，李俶争塞河事，彦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罢之；弼亦竟以多顾虑，少所建明，皆如所料。（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一）

[台官共谏濮王事] 治平元年，余与孙觉皆编校史馆书籍，直舍相对，觉过余言曰：“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相约以谓言小事不足决去，就当共争濮王事，知不听则去。盖是时杂御史吕海、吕大防、范纯仁等与谏官数论孙固庸回、王广渊奸邪不当用，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坚。事如此类者甚众，凡台谏官入辄以进呈，讫寝之，时人谓之讫了。范纯仁言台吏亦为之沮赧，每白御史曰：某事又讫了也。盖执政方权欲一切，以阻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职为惭，且愤，故相约如此。”觉语余时，正月初五、六间也。后数日，果闻台官论濮王事甚急，至上元后，海等疏已上七、八，上不听，遂纳敕告求罢去，家居不复供职，而执政方密启令禁中自定义，尊濮王为皇。故海等云：曾公亮、赵概对范纯仁等言禁

中自商量,则知大臣阴与计谋,盖谓此也。是月二十间,天章阁赏小桃,因以劝太后,太后有酒,所卧阁中,内臣高居简入褰太后寝帟,太后惊起坐。居简与御药苏利涉从上至太后榻前拜,以书一封进太后,求一押字。太后酒未醒,不知书所言何事,遂从之。故海等疏云:苏涉、高居简眩惑皇太后,盖谓此也。既而书出,乃太后命中书尊濮王为后事,明日遂奉行。太后始知京师喧然,下至闾巷,亦以为不可,太后力争不已。二十二日乃下诏罢濮王称皇等事,范纯仁等欲起供职,吕海曰:“称亲犹为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后所上九疏乞付中书求去,而海等皆绌矣。盖自政和以后,仁宗虽尝属疾,然在位久,熟知人情伪与群臣材性之善恶,故虽委事大臣,而听用台谏官,广开言路,使耳目无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辄去之。故任者虽专,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英宗新即位,多不豫,任事益专,始欲快意,因用王畴为枢密副使,知制诰钱公辅封还辞头,遂绌公辅为滁州团练副使,知制诰祖无择亦封还辞头,又罚无择铜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时凡台谏官言事一切不听,或尽逐台官,不留一人。京师为之语曰:绝市无台官。其蔽至于如此。然人主犹采物论,朝廷正人未尽去,公议有所属,故言事者尽斥逐相望,而后来者其言愈厉。至濮王之事,执政议称王为考是也,遂欲称王为伯陋矣。盖两言者各率其私意,而不知考据于载籍,皆不学之过,故各有得失。然争论至于纷纭连年汹汹者,盖由言路不通,人情愤惋,故至于此者,皆执政自用好胜激之使然也。(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五之三)

杨亿《杨文公谈苑》

考 略

《杨文公谈苑》是宋代一部著名笔记小说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为 15 卷，全书共分 21 门。《宋史·艺文志》题《杨亿谈苑》，卷数同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马端临《文献通考》均著录 8 卷，也分全书 21 门，惜流传至今，仅《说郛》、《五朝小说》等书残留 1 卷，存 10 余条佚文，不足原书十分之一。庆幸的是，该书在当时流传既广，后人著作多有引用。如《宋朝事实类苑》就引有该书百余条佚文，《类说》引有 60 余条，其余像《紺珠集》、《诗话总龟》、《锦绣万花谷》、《古今事文类聚》、《永乐大典》、《仕学规范》等书多有引录。笔者从群籍众书中搜罗爬梳，共钩沉 230 余条佚文，约 5 万余字，虽非全璧，但大部分内容由此辑佚而可以一见。

由于《杨文公谈苑》散见于各古籍佚文多多，再加之古人以

《谈苑》为名的书籍也很多,仅宋代就有孔文仲《孔氏谈苑》、王君玉《国老谈苑》等,后人引用以上数书时都省略成《谈苑》,这就为辑佚《杨文公谈苑》带来不少麻烦。笔者在辑佚时较为慎重,力争宁缺毋滥,如在《古今图书集成》中,笔者曾辑录数十条以《谈苑》为书名的佚文,但由于未有旁书佐证,也未能考证确属《杨文公谈苑》佚文,只能忍痛割爱而舍弃了。

值得欣喜的是,在宋庠《宋元宪文集》卷三十五和清·沈瑜清《福建通志》及光绪《浦城县志》等书中,曾保留了宋庠为该书写的一篇序文,这为考证《杨文公谈苑》的流传、该书内容和编纂情况提供了极大帮助。全文引录如下:

故翰林杨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内外制,有重名,为天下学者所伏,文辞之外,其博物殫见又过人远甚,故当时与其游者,辄获取异闻奇说,门生故人往往削牍藏弃,以为谈助。江夏黄鉴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为公所重,幼在外舍,逮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诸公为多,余虽耳剽有年,而求本未能获。前年春,始得其稿于宗人秘书郎敏求,秘书郎,宣献公之令嗣,宣献与杨为中表昆仲。然按本录,但杂抄广记,交错无次序,好事者相与名曰:《谈藪》,余因而掇去重复,分为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二卷。昔隋有杨松玠纪南北朝事,已著此号,行于世,今袭之,将为后生所惑,辄改题曰:《杨文公谈苑》。其间有云公言某事云云者,皆黄志也。唐卿,天圣中预修正史,位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年未四十卒,缙绅痛悼。余昔与之善,因详录之。中书后阁宋庠序。

右《谈苑》计二十类,曰圣范,曰德量,曰风节,曰才品,曰武干,曰奇逸,曰旧闻,曰记异,曰杂评,曰事志,曰正误,曰名式,曰书艺,曰方技,曰叙释,曰僭乱,曰豪

侈，曰恶戒，曰戏谑，曰夷纪。（《福建通志·艺文志》卷四十九）

从序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该书原名为《谈藪》（《郡斋读书志》题为《南阳谈藪》），宋祁整理后题为《杨文公谈苑》，诸书在引用时，也多题为《谈苑》，也别名为《杨内翰谈苑》、《杨亿谈苑》。该书的作者应为3人：一是由杨亿口述；二是由其门人黄鉴记录；三是由宋祁重新编纂。现留存于世的应为宋祁的编纂本。

口述者杨亿（974—1020）为宋代著名文学家，字大年，福建蒲城人。7岁能文，11岁即以神童之名送至阙下，经考试，授秘书省正字，后赐进士及第。累官工部侍郎、两为翰林学士，主持和参与了多种史书如《册府元龟》等的纂修，并著有文集194卷，事迹详见《宋史》本传。

宋代张方平《题杨大年集后》一诗末尾云：“可怜经济意，旧客记高谈。”特别在此加了自注：“门人黄鉴录公余论为《谈苑》。”指明了《谈苑》为黄鉴所录。黄鉴（？—1031），字唐卿，同为杨亿里人。真宗祥符八年（1015）进士，初为桂阳监判官，迁国子直讲。天圣年间为国史院编修官，擢直贤院。后以母老，出为通判苏州，卒，年未四十。曾参与《后汉志》、《南北史》、《隋史》、《文选》等书的校勘，又与修《三朝宝训》。其本人著作留传甚少，《全宋诗》收有其诗3首，《全宋文》仅存文1篇。另据《直斋书录解題》记载，黄鉴曾编有《杨氏笔苑句图》1卷，该书主要记录杨亿平时所称道的时贤佳句。除此之外，《杨文公谈苑》可以说是其主要著作了。

作为杨亿故里门人，黄鉴有俊才，自然受杨亿器重，由于长期生活在杨亿身边，黄鉴用心记录下杨亿口述的异闻趣说，史实故事，这需要坚毅持久心。据史书记载，杨亿经常是在谈笑玩乐中进行创作的：“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

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一千言,真一代文豪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既然作文都让门人忙得疲于奔命,更何况杨亿随意口述呢。故该书初期显得“交错无序”,因此宋庠要进行重新编纂整理了。

宋庠(996—1066)为宋代著名文学家,字公序,安陆人。天圣二年(1024)状元,后官至宰相。他对《杨文公谈苑》进行了“掇去重复,分为二十目,勒成十二卷”的整理工作,使该书更有条理,也利于流传。宋庠为该书作序时间是宋仁宗庆历丁亥(1047),距杨亿逝世20余年,黄鉴逝世10余年后,该书才以《杨文公谈苑》之名广为流传开来。

经过宋庠整理的《杨文公谈苑》共分20类,所叙内容极为广泛,从现存佚文观之,所叙人物,上至天子皇妃,文武百官,下至僧侣道士,平民百姓均有;所记事实有皇朝荣枯,宫闱秘录,生活琐闻,典刑变迁,外交际遇,歌吟诗赋,书法棋艺,天文地理,神鬼异说,工矿农事;所记时间多为宋太祖、太宗、真宗宋初时期之事。其中有许多具有史料价值,如“杨无敌”条,描写杨业等杨家将英勇抗击外敌,最后受人牵制,悲壮战死,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极富故事性。后查元·脱脱《宋史·杨业传》,所记文字大部分脱胎于此。杨业战死于雍熙三年(986),杨亿此时12岁,他11岁时,以神童之名送至朝廷供职,因此能比较详细了解杨业情况。故“杨无敌”条可以说是有关杨家将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又如“喻浩造塔”条,是我国建筑史上重要史料,喻浩是宋初著名建筑工匠,太平兴国初,他为宋太宗在开封造塔,塔成,“白云:‘此可七百年无倾动。’人或问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风,而此数十步,乃五丈河,润气津浹,经一百年,则北隅微垫,而塔正矣。’”表现了喻浩能根据塔的环境和地理情况来筑塔,反映出我国工匠在1000多年前就具有丰富高超的建筑经验和技巧。

《谈苑》也保存了许多散佚宋人诗文文献,这为以后文献辑佚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最近《全宋诗》编纂出版,其中从《谈

苑》辑佚的就有杨徽之、韩溥、朱贞白、张继常、潘慎修、王化基、李建中、钱昭度、郑文宝、王曾、吕夷简等 20 多人的诗歌。所以对《杨文公谈苑》的辑佚整理,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献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辑 存

14 [苏易简] 易简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遂以水试玉堂,小珣传宣于公,见之不识其名,因密奏,既晚,太宗召对,问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曰:“然。”亟取进之于便坐。上亲试之,其于水或增损一丝许,器则随欹,合其中,则凝然不摇。上叹曰:“真圣人切诫之器也。”公奏曰:“愿陛下执大宝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则王者之业,可以与天地同久。”上徐笑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以节,安有沉湎之过也?”盖易简嗜饮过中,故托此规之。易简泣谢惭佩。上亲撰欹器铭及草书诫酒诗以赐焉。易简为学士,最被恩遇,初与贾黄中、李沆同时上擢,黄中、沆参知政事,以易简为中书舍人,充承旨。并赐白金三千两。谕旨曰:“朕之待卿,非必执政而为重矣。”上作五七言诗各一首赐之,为真草行三体,刻于石。又飞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本院,今龕于堂南门之上。易简以御三体书石本,分遗秘书监李至及从祖修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诰柴成务、吕祐之、钱若水、王旦、直秘阁潘慎修、翰林侍书王著、侍读吕文仲等凡十五人,及召至等宴于翰林,以观神笔之迹。上遣内司供拟坐客,各赋诗,宰相李昉等亦以诗贻易简。易简悉以奏御。上谓李昉等曰:“易简以卿等诗来上,有以见儒墨之盛,而学士之光也。可别录一本进入。”以其本赐易简。(《永乐大典》卷二千四百一二,六“模”,P584;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六 P57)

* 刘承勋事江南，为德昌宫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乱不可钩考。刘既专宫事，乃盗用无算。侍妾数百，富于一时，及李氏归朝，刘失职破败。晚年乞食街中，冻馁而死。方富贵时，安知有今日事。大抵食君之禄，而又剽窃公帑，宜无远大，故死有余责，而殃及子孙者多矣。（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一，四库存目83—457）

* 潘慎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将余洪敬妻郑氏有绝色，为乱兵所获，献于裨将王建峰，王逼以非礼，郑志不可夺，胁以白刃，亦不屈。又命所掠妇女杀一人以食，谓郑曰：“汝惧乎？”郑曰：“此身宁早充君庖，誓不以非礼污！”王竟不忍杀。以荐大将查文徽。查将以荐枕，郑大詈曰：“王师吊伐，义夫节妇，宜加旌赏。王司徒出于卒伍，固无足怪。君侯知书，为国上将，当有以表率群下，风化远方，乃欲加非礼于一妇人以逞欲乎？愿速见杀。”查大惭，求其夫而付之。郑氏节操凛凛，虽二将虎狼，终不敢犯。（同上）

[嚼舌而死] 金陵道士章齐一，善为诗，好嘲咏，一被题目，即被传诵，人皆畏之。凡四百余篇，曲尽其妙，后得疾，嚼舌而死。（《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六 P873；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一，四库存目83—458）

王延范为左道所惑，任广西转运日，常寓书左拾遗韦务升作隐语词朝廷事。一日以事状杖张知霸。知霸憾之，知延范与知州徐休复不协，遂诣州告其事，徐以闻奏。太宗遣内侍阎承翰会副使李瑄与徐杂鞠之，抵罪，籍没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坟土色如血，纤草不生，禽鸟不泊。后徐知潞州，白日坐厅，忽见延范彀弩射之，矢自颈出于颐，惊呼走入。是夕瘡生于颊，旬日余溃而卒。（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二，四库存目·子83—463）

广西转运王延范本江陵贵家子，又富于财，尝以豪杰自许，精于卜者如刘昂则许之曰：君素有偏方霸王之分；精于算者，如徐肇则许之曰：得八少一当，大贵不可言；精于风鉴者如田辩则

许之曰：“君形如坐天王，眼如频伽，鼻如仙人，耳如雌龙，望视如虎，当有大威德。”延范皆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据也。于是日益矜负，因寓书左拾遗韦务升，作隐语诮朝廷事，为人所告，鞠实抵罪，籍没其家，藁葬南海城外。然则三子向者之说，果安在哉？大抵术人谬妄，但知取悦一时，不知误惑于人，其祸有至于如此者。（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五，四库存目·子 83—488）

〔顶戴金像〕 《恶戒篇》：初王延范通判梓州，有妖人称先生，以左道惑众，尝语延范曰：“有急当相救。”延范铸黄金为其像，常顶戴之。（《永乐大典》卷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三，十八漾，V5，P2958）

16 孙承祐，吴越王妃之兄，贵近用事，每一小饮，杀命数万，取一鲤鱼腮肉为臠，坐客数十皆足，圈鹿数百，庖人不暇断喉，旋割取鲜腴以供饌，一食羹凡二十品，设十银镬，构火以次荐之。王常以大片生龙脑十斤赐承祐，承祐对使者索大银炉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寿。”及归朝，为节度使，俸入有节，无复向之奢侈，然卧内每夕焚烛二炬，然龙脑二两。征范阳，顿城下，脍鱼，召诸帅食，水陆咸备，性嗜鱼，作一黑漆大木斛贮水养鱼，令役夫担负以从，但取恣口腹，不计其费。死不数年，子孙皆乞丐，多饿死者。杨文公手记其事，因录出，以为奢侈者戒。（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二，四库存目·子 83—464）

张商英监荆南盐院，时周师厚为湖北提举，有供给酒数十瓶，阴俾张卖之，张以告察访蒲宗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后数年张为馆职，囑举子于判监舒亶，亶缴奏其简，张亦是夺官，识者以为告讦之报。（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三，四库存目·子 83—468）

〔李符知春州〕 卢多逊贬朱崖，李符白赵普曰：“朱崖虽在海外，水土不甚恶，春州近在内地，至者无生还，宜以多逊改窜春州，外示台座，宽贷而实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后符坐事贬出，上欲再贬岭外，普遂白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夫李符本欲以春州中多逊，而不知反受其报，乃为后日窜死之所。（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一，四库存目 83—458；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刘铨〕 太平兴国初，陈洪进与漳泉归钱俶，由吴越来朝。江南后主刘铨同列，因侍宴，铨自言朝廷威灵，僭窃之主，皆不能保其社稷，今日尽在坐中。陛下明年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于数人中，率先归朝，愿得持挺，为诸国降王之长。太祖大笑，赏赐甚厚，其谈多此类。（《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四 P847）

陈洪进初与张汉恩为留从效左右将。从效死，洪进推汉恩为留后，而已为副使。汉恩老且悞，洪进实专其事。一日有狂僧行云者，谓洪进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后诛杀甚众，然不能害公者，盖公当为此河主，且人有千钟之禄者，尚未不可害。况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运，则他日善终。牖下子孙蕃盛；若怀疑杀人，则终当蒙不善之报，鲜克终矣。”洪进深以为然，凡帅泉十六年，不敢妄杀一人，虽犯极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宽贷。初废汉恩，诸子力请除之，洪进坚持不可。故汉恩得以寿终。行云闻而叹曰：“陈氏五侯之报，今于此而定矣。”及洪进归朝，改镇福州，其子文显为通州团练使，文颢、文颢、文頊并为诸州刺史，是为五侯，一如行云之言。大抵人命至重，上帝所念，苟能活之子孙无不丰者。（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九，四库存目·子 83—522）

〔检书苍头〕 本朝石元懿熙载游学，嵩阳道中遇一叟，熟视之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为唐相房元龄检书苍头，公酷似房公。”语迄即灭，太宗朝石为左仆射。（宋·吴大有《千古功名镜》卷十二《检书苍头》，四库存目·子 83—411；《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三，四库 924—295）

〔土厚水深无病〕 公尝言，《春秋传》云：“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气卑湿，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尝有经日不发。景德中，从驾幸洛，前年从礼祀汾阴，往还皆无恙。今年，退卧颍阴滨，嵩少之麓，井水深数丈，而绝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浅，城南穿土尺余已沙湿，盖自武牢已西，接秦晋之地，皆水土深厚，罕发痼疾。（《宋朝事实类

苑》卷六十一 P815;《永乐大典》卷二万三百十,二质“锢疾”V5,P3286)

〔愿代女死〕 陈国零夫人耿氏,太宗乳母也,生秦王廷美。初宣祖总兵以燕国公主嫁军国小校,会队长外戍谋叛,营中无长少皆籍名当诛。太后爱其女,忧恼不知为计,耿氏曰:愿代大女死。即盛饰跨驴发黄帕冒首,太祖自御以入,留处舍内,燕国乘驴而出。太后先以厚赂抱关卒,当其出为他卒所见,犹阿诰挝趁疾驱得免,会尽赦营中死。耿氏卒无恙。(《永乐大典》卷一万三百一十,二纸“愿代女死”,V3,P1779)

太祖常与赵普议事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拾万贯,则塞破屋子矣。”(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一《中书令韩国赵忠献王》,四部丛刊本;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2)

〔隐士〕 陈抟,谯郡真源人,与老聃同乡里生。尝举进士不第,去隐武当山九室岩,辟谷炼气,作诗八十一章,号《指玄篇》,言修养之事。后居华山云台观,多闭门独卧,经累月,至百余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阙下,令于禁中扃户以试之,月余始开,抟熟寐如故,甚异之。因问以神仙黄白修养之事、飞升之道。抟曰:“陛下为天下君,当以苍生为念。岂宜留意于为金乎?”世宗弗之责,放还山,令长吏岁时存问,迄太祖朝,未尝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赐号“希夷先生”,为修所居观,留阙下数月。多延入宫中书阁与语,颇与之联和诗什。谓宰相宋琪等曰:“陈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真方外之士。入华山已四十年,计其年近百岁,且言天下治安,故来朝观,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至中书,琪等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抟遁迹山野,无用于世。神养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尝习炼吐纳化形之术,无可传授。拟如白日升天,何益于治? 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洞达古今治乱之旨,真有道仁圣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时,勤行修炼,无以加此。”琪等上其言,上览之甚喜。未几

放还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贾德于张超谷凿石室，室成，手书遗表曰：“臣抔大数有终，圣朝难恋，于七月二十九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殓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启封视之，乃预知也。死七日，肢体犹温，有五色云闭塞洞口，终月不散。（《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四百五十，V4，P2327；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一 P534；《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一；《续博物志》卷七，四库 1047—960）

〔干越亭〕 饶州余干县有干越亭，前瞰琵琶州，后枕思禅寺。林麓森郁，千峰竞秀。（天下绝景，古今留题百余篇。）张祐题云：“扁舟亭下驻烟波，十五年游从此过。洲觜露沙人渡浅，风梢藏竹鸟啼多。层栏涨水痕犹在。古板题诗字已讹，况是高秋正圆月，可堪闻听异乡歌。”（《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四库 924—70）刘长卿云：“天南愁望绝，亭下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生涯投越峤，世业陷风尘。草色迷征路，莺啼傍逐臣。秦台悲白首，楚渚怨青苹。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青。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流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诗话总龟》卷十五，四库 1478—449）

〔金旗肆赦〕 杜镐言，肆赦树金鸡，不知起于何代。《关东风俗传》云：“宋存（孝）王问司马膺之后魏北齐赦日树金鸡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鸡星动，为有赦，盖王者以天鸡为度。’”《隋书·刑法志》：“北齐赦日，令武库设金鸡及鼓于阙门右，挝鼓千声，宣鼓建金鸡。”或云起于西凉吕光，未知孰是。究其旨，盖西方主兑，兑为泽。金（鸡）者，巽之神，巽为号令，故合是二物，制其形，揭于长竿，使众人观之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八 P763；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四库 924—106）《唐百官志》曰：中书令赦日，立金鸡于仗南，有鸡黄金饰，首衔绛带，承以采盘，维以降绳，教坊小儿得金鸡首者，官以钱购，或取绛幡而已。盖此礼起于有唐也。（《事物纪原》卷三 V3，P97；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8；《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1）

〔承旨阁子〕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张方平自承旨为参知政事。不数日，以忧去服，除以宣徽使，召学士院以承旨阁子，为不利市，凡人翰林无肯居之者。熙宁，王珪为承旨，韩绛戏之曰：“禹玉行将入宣徽矣。”未几，禹玉除参知政事，遂大拜，凡秉政十五年而卒。近世承旨之达无此比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一，四库 924—140）

〔学士预曲宴承旨肆赦〕 故事，便殿宴劳将帅，翰林学士预坐。开宝中，阁门使梁迥轻鄙儒士，启太祖以曲宴将相，安用此书生辈？遂罢之。淳化中，苏易简知政事，始用故事为请。诏自今后，当直学士与文明枢密直学士并预长春殿曲宴。又引元稹承旨厅记：“御楼肆赦，唯承旨得升丹凤楼之西南隅。”（《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六 P321；又见《六帖补》卷十 P18；《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一 四库 924—140）

〔阳鲚鱼〕 宓子贱为单父宰，阳画曰：“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落饵投纶，迎饵而吸之者，阳鲚鱼也。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鱼也。肉厚而味美。子贱曰：“善！”未至单父，冠盖交接于道，子贱曰：“驱之！此所谓阳鲚鱼者。”至单父，于是请耆老尊贤者，与之共治。（《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四，四库 924—169）

〔三多〕 学者当取三多：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论尤难，为文须辞理相称，不然同乎按检，不足取也。（《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1；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四库 924—261）

〔喻浩浩塔〕 钱镠曰：“释迦真身舍利塔，见于明州鄞县，即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镠造南塔以奉安，俶在国，天火屡作，延烧此塔，一僧奋身穿烈焰，登第三级，持之而下，衣裳肤体多被烧灼。太平兴国初，俶献其地，太宗命取塔禁中，度开宝寺西北阙地，造浮屠十一级，下作天宫，以葬舍利。葬日，上肩舁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雨涕，其外都人万众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无数。内侍数十

人,愿出家扫洒塔下,悉度为僧。上谓近臣曰:“我曩世尝亲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见之耳。”初造塔,得浙东匠人喻浩,浩不食荤茹,性绝巧,先作塔式以献,每建一级,外设帷帘,但闻椎凿之声,凡一月而一级成,其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周旋视之,持巨槌撞击数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无倾动。”人或问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风,而此数十步,乃五丈河,润气津浹,经一百年,则北隅微垫,而塔正矣。”塔成,而浩求度为僧,数月死,世颇疑其异。(《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P565;清·周城《宋东京考》卷之十四,四库存目·史 247—446;《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库 924—369)

[乐部] 江南李氏乐人王感化,建州人,隶光山乐藉。建州平,入金陵教坊,少聪敏,未尝执卷而多识,善为词,口谐捷急,滑稽无穷。(会中主引李建勋、严续二相游苑中,适见牛系于株枿上,令感化赋诗,应声曰:“曾遭宁戚鞭敲角,几被田单火燎身。独向残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何人。”因以讥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浔阳遇大风,中主不悦,命酒独酌,指北岸山问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悻,感化独献诗曰:“龙舟万里架长风,汉武浔阳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寿杯中。”中主大悦,赐束帛。)时本乡节帅更代饯别,感化前献诗曰:“旌旆赴天台,溪山晓色开。万家悲更喜,迎佛送如来。”至金陵,宴苑中有白野鹤,李璟令赋诗,应声曰:“碧岩深洞恣游遨,天与芦花作羽毛。要识此来栖宿处,上林琼树一枝高。”又《题怪石》,凡八句,皆用故事,但记一联云:“草中误认将军虎,山上曾为道士羊。”(《诗话总龟》卷四十六,四库 1478—646;宋·黄朝英《靖康缃素记》卷七,四库 850—418)

[译经院润文官] 佛经入中国,自竺法兰摩腾二师,汉明帝时至白马寺,首译四十二章,历晋及唐,有梵僧自五天竺来及华人善竺音者相译,讫开元经历论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贞元又新经二百余卷。本朝太宗初,有梵僧法贤、法天、施护三人,自西域来,太宗受佛记,遂建译经院。募童子五十人,令习梵学,得江南

李王之子惟净、慧悟、尽能通天竺文字。真宗即位，陈恕以为费国，愿罢之，上不许。自至道以后，新经九千五百余卷，多惟净所翻，译经院置润文官，常以南北省官充，如赵安仁、杨亿同编修。（《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374）

〔笔受〕《谈苑》曰：译经常以梵僧，后令惟净同译经，梵学笔受二人，译经缀文二人，证义八人，唐世翻译有笔受官，以朝臣为之，佛陀多罗之译圆觉经也，房融为笔受是矣。宋朝太宗始用梵学僧也。（《事物纪原》卷七 V3, P276）

〔生结熟结〕香木，岭南遍海诸州及琼崖山多有之，有香者百无一二，其树出香三等：曰沉，曰笈，曰黄熟，沉笈皆有二品，曰熟结，曰生结，熟结者，树自烂而得，生结者，伐汁得之。又久烂脱而剔取之，黄熟有三品，曰夹笈，其破者为散沉香之良者，琼崖生取者为角沉，宜薰衣。黄沉，木枯朽乃得者为黄沉，宜人药。（《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二，四库 924—418）

〔凤阁王家〕唐王易从昆弟四人，开元中三至凤阁舍，人故号凤阁王家。（《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四库 924—593）

杨玠靖恭虞卿之曾孙也。仕前蜀王建，至显官。随王衍归后唐，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玠，玠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光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子弟不敢复言。（《仕学规范》卷九，四库 875—50；又见《诗话总龟》卷一，四库 1478—336；宋·李元纲《厚德录》卷二，四库存目·子 83—433；《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5）

魏咸熙，仁甫之子，性宽厚，任太仆少卿，累典藩郡，知杭州日，晨兴视事，掌舍卒挂油缸中门帘钩上，正中其额，翻汗冠绂。咸熙戒左右勿得辄言，使老卒亟还卧内，易衣巾而出。归朝大治具宾友集饌，陈越中银钺陶器，僮仆数人共举食案而前，相嘲谑，足跌尽破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变容，但令易他器，别具蔬果，亦不加笞责，人皆服其量，以为刘宽之比。（《仕学规范》卷八，四库 875—50）

〔不欺神明〕 徐铉曰：“江南处士朱正白语人言，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仕学规范》卷八，四库 875—50；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江南书籍〕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讹谬，俾学官重加刊校。史馆先有宋藏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祭酒孔维上言，其书来自南朝，不可案据。章下有司检讨，杜镐引贞观四年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至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持以诘维，维不能对。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 P389；《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0）

〔金石屯会〕 周世宗时，王溥荐向拱平凤翔，又荐守京兆。拱临行问溥所欲，溥曰：“长安石刻悉欲得之。”拱购至三千本以献，溥命分录为琬集百卷，未成而卒。拱之求碑遍及村落，民以为患，多潜毁之，亦金石屯会也。（《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0）

〔灰钉〕 徐锴欲注李商隐《樊南集》，知其用事，有《代王茂元檄刘稹书》云：“丧贝躋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恨不知灰钉事，乃后汉杜笃论都赋：“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蚤。”商隐之雕镂也如此。（《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3—501；又见江休复《嘉祐杂志》P30，四库 1036—572；《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破瓜年〕 吕洞宾者，多游人间，颇有见之者，丁谓通判饶州日，洞宾往见之，语谓曰：“君状貌颇似李德裕，它日富贵，皆如之。”谓咸平初，与予言其事，谓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名姓，洎倒屣见之。洞宾自言吕谓之后，谓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让所任官，唐书不载。索纸笔，八分书七言四韵一章，留与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当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谶也。洞宾诗什，人间多传写，有《自咏》云：

“朝辞百越暮三吴，袖有青蛇胆气粗。三人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又有“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铛里煮山川。”之句，大率词意多奇怪类此，世所传者百余篇，人多诵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P561；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四，四库 1478—628；《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7；《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1；《宋人轶事汇编》卷五·上，P215）

〔獭祭鱼〕 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人戏谓獭祭鱼。（《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1；又见《记纂渊海》卷一六八第 4 册，P2639；《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8）

〔畚田〕 江南人多畚田，先爇炉，爇，纵火燎草也，炉，火烧山界也。俟经雨乃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种艺，但生草木，复爇旁山，宋西阳王子尚部郢县，有畹田（音畹，留畹田也。）子尚言：“山湖之俗，爇山封水泽，山须爇炉后种。”刘禹锡适连州，作《畹田》诗云：“何处好畹田，团团漫山腹。钻龟得两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折芽蘖。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白乐天《子规歌》云：“畹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畹（音羊反），《尔雅》云：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畹。《易》曰：不菑畹，皆同音。凡三岁而不可复种，盖取畹之义也。（《诗话总龟》卷二十七，四库 1478—526；又见《紺珠集》卷十一）

〔学士草文〕 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拜免公王将相妃主曰制，恩宥曰赦书，处分公事曰敕，榜文号令曰御札赐，五品官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批群臣表奏曰批答，赐外国曰蕃书，道醮曰青词，释门曰斋文，教坊宴会曰白语，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锡赐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诸王布政号薄队名赞疏语，复有别受诏旨作铭碑墓志乐章奏议，此外文表歌颂应制之作。旧说唐朝宫中，常于学士取眠儿歌，伪蜀学士作桃符，孟昶学士幸寅逊题桃符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也。（《说郭三种》卷二十一，V1，P381；又见十六 V3，P787）

〔眠儿歌〕 内翰所作文字名目至广，唐学士撰宫中眠儿歌，

即是今之剃胎头文也。(《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2)

[蜀中桃符] 辛夤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将致讨之前,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夤逊题曰:“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明年蜀亡。吕余庆以参知政事知益州,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夤逊归朝,为太子中允,上疏谏猎,诏褒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七, P627;又见《诗话总龟》卷三十一,四库 1478—551)

[五禽为客] 李昉(为诗,慕白居易,)以司空致仕,所居有园林,畜五禽,皆以客名之,谓白鹇曰闲(佳)客,鹭鸶曰雪客,鹤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陇客。又慕白居易七老之会,得宋琪等八人,为九老会。(《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2;《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0)

[撇押钩格抵] 钱若水言,古之善书得笔法者,唐陆希声得之,凡五字:撇押钩格抵,用笔双钩,则点书遒劲,谓之拔镫。陆希声云:昔二王皆传此法,希声以授沙门霁光,入长安为翰林供奉,希声犹未达,寄诗曰:“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化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泝人。”霁光因引荐希声于贵幸,后至宰相。刁衍言,江南后主得此法,书绝劲,复增二字曰“导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1;又见《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2)

[黑牡丹] 刘训京师富人,梁氏开国,尝假贷以给军京师春游,以观牡丹为贵,而刘氏邀客赏花,乃系水牛数百头在前,曰:“此刘家黑牡丹数百头也。”时牛极贵,一头牛不下一百千也。(《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2)

[王彦超] 太祖微时,尝游凤翔,从王彦超,超遗十千遗之。后即位,悉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纵酒为乐,诸帅兢(竟)论畴昔功勋,惟彦超独言久忝藩寄,无功能可记,愿纳符节,入备宿卫。上喜曰:“前朝异世事安足论,彦超之言是也。”后从容语彦超曰:“卿当日不留我何也?”对曰:“蹄涔之水安可以容神龙,万一留止,又岂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细事也。”上益喜,谓曰:“复遣卿还镇一政,意以为报,余诸帅悉归班。”(《说郭三种》V1, P380;又见

V3, P786;《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五 P172;《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上, P6)

上亦作弈棋三势,使内侍裴愈持以示馆阁学士,莫能晓者。其一曰:独飞天鹅势,其二曰:对面千里势,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势,皆上所制。上亲指授愈,令语学士,始能晓之,皆叹服其妙。前后召待诏等对弈,多能覆局,为图藏于秘府。古棋图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为记,交杂难辨,徐铉改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古图之法,甚为简便。(《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22;《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4;《说郭三种》V1, P380)

至道二年重阳,皇太子诸王宴琼林苑,教坊以夫子为戏者,宾客李至言于东朝,曰:“唐大和中,乐府以此为戏,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惩其无礼;鲁哀公以儒为戏,尚不可,况敢及先圣乎?”东朝惊叹,言于上而禁止之,此戏遂绝。(《说郭三种》V1, P380;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七 P205;《岁时广记》卷三十五 P387;《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三,四库 924—717)

祭壳开运中为词臣时,北戎来侵,晋杨光远以青州大将为节帅卒,少帝命壳草文以祭之,壳立具草以奏曰:“汉北有不宾之寇,山东起伐叛之师。云阵未收,将星先落。”少帝甚激赏。(《说郭三种》V1, P380)

钱昭序,邓王俶之族子也。为如京副使,知通利军,至道初获赤乌白兔,昭序表献曰:“乌为阳精,兔为阴类,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驯服之徵,顾兹希世之珍,乃有同时而见。”当时传诵。(《说郭三种》V1, P380;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6)

【钱若水】 钱若水为学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诣翰院中,命即草之,若水对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虽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阁笔思之久矣。不能措辞。”尤激赏其才美。(《说郭三种》V1, P380;又见 V3, P786;《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6)

【敕字】 《千字文》题云:“敕员外郎周兴嗣次韵。”“敕”字乃

“梁”字传写误尔，当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台鸾台，不得称敕，敕之名始定于此。（《说郛三种》V1，P380；又见 V3，P786；《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7）

〔白氏六帖〕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倒取之，抄录成书，故其所记，时代多无次序。（《说郛三种》V3，P786；又见《记纂渊海》卷一六六 V4，P2594；《四库全书提要》下册 P1143；《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8）

〔砌台〕 砌台今作擦台也，王侯家多作砌台，以为林（临）观之景，唐张仲素诗云：“写望临香阁，登高下砌台。林间见青使，意上赐钱来。”即知唐末（来）有之。太祖朝，大王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时其父戏：补砌台使。（《说郛三种》V1，P381；又见 V3，P786；《事物纪原》卷八 V3，P320；《诗话总龟》卷十五，四库 1478—449）

〔铜碑记〕 梁沙门宝志碑记，多识未来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开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吴钱镠诸子皆连弘字，期以应之，而宣祖正当之也。（《说郛三种》V1，P381；又见 V3，P787；《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上 P1）

〔麻胡〕 冯晖为武灵节度使，其威名羌戎畏服，号麻胡兵。以其面有黥文也。（《说郛三种》V1，P381；又见 V3，P787）

开宝中，赵普犹秉政，江南后主以银五万两遗普，普曰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来使可也。”普叩头辞让，上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寝弱，当使之勿测。”既而后主遣其弟从善入贡，常赐外，密赉白金如遗普之数。江南君臣始震骇，服上之伟度。（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一《中书令韩国赵忠献王》，四部丛刊本；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7；《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3）

曹彬事太祖时，将讨金陵，责后主称疾不朝之罪，以彬长者，令为统帅，将终全其城，彬累遣告城中，大军决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为之图。后主将遣其爱子清源郡公仲源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未出。彬屡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

面罢攻。后主终惑左右之言，以为坚垒如此，天象无变，岂可计日而取？盖敌人之言，岂足为信，但报言，行李之物未备，宫中之宴饯未毕，将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恳，言至二十六日亦无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军成列，至其宫城门，后主方开门奉表纳降。彬答拜，为之尽礼。先是，宫中预积薪，后主誓言，若社稷失守，当携血属以赴火。既见彬，彬谕以归朝，俸赐有限，费用至广，当厚自齎装，既归有司之籍，则无及矣。遣后主治装。裨将梁迥、田钦祚皆力争，以为苟有不虞，咎将谁执？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切谏。彬曰：“非尔所知，观煜神气懦夫女子之不若，岂能自引决哉？”煜果无他。遣五百人为般，致辎重登舟，有一卒负笼下道旋，彬立命斩之，负担者罔敢蹉跌。后主既失国，殊无心问家计，既升舟，随军官吏入其宫，屏帟几砚什器，皆设不动，所赍持鲜矣。（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二，四部丛刊本）后贾黄中知州，因领宾客历览宫内，见一斜门，封锁甚固，即召官吏同启锁视之，得金宝受用物计直三百万缗。城之陷也，有净德尼院近四十余众，皆宫中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积薪于院庭，后主悔之，约如有不虞，宫中举火为应，当皆焚死。是日浙兵纵火，净德遥观其焰起，一院四十人皆赴火死，无一人肯脱者。（《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四，P708）

金陵之陷，后主以藏中黄金分赐近臣办装，张昺得三百两，诣曹彬，自陈不受，愿奏其事，彬以金输官，而不以闻。（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二，四部丛刊本）

〔窦偁谏议〕 窦偁为晋府宾佐，后至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偁起居郎，严文甚高，皆在秘阁。偁亦有文，为晋府记室，贾琰为判官，每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声下气，动息褒赞，谄辞捷给，偁叱之曰：“贾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独不惧于心邪！”太宗甚至怒，白太祖，斥出为经州节判。后即位，思之，召为枢密直学士，数月参政，中谢，语之曰：“汝及何以及此？”偁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至耳。”上曰：“不然，以卿尝面折贾琰，故任卿左右，

思闻直言耳。”(《宋朝事实类苑》卷六 P62;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四,四库 929—34;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四)

淳化三年,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敬之哉?”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近日内外皆来上封,求更制度者甚众,望陛下渐行清静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贤者择之,亦古典也。”赵昌言曰:“今朝廷无事,边境谧宁,正录力行好事之时。”上喜曰:“朕终日与卿论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亲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则刑清讼息矣。”(《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六)

至道初,吕蒙正罢相,以仆射奉朝请,上谓左右曰:“人臣当思竭节以保富贵,吕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辅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复位矣。”刘昌言曰:“蒙正虽骤登显贵,然其风望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资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闻蒙正之郁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荣达者甚多,惟若臣辈,苟且官禄,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又尝言:“士大夫遭时得位富贵显荣,岂得不竭诚以报国乎?”钱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效忠于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上然之,及刘昌言罢,上问赵镒等曰:“频见昌言否?”镒等曰:“屡见之。”上曰:“涕泣否?”曰:“与臣谈,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当在位之时,不能悉心补职,一旦斥去,即泛滥涕泗。”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涕泣,镒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职。会晏驾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逊位,乃得请。(《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二)

〔李丞相沆〕 公尝言,李丞相沆重厚淳质,言无枝叶,善属文,识治体,好贤乐善,为丞相,有长者之誉,颇通释典,尤厌荣利,世务罕以婴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厅事无重门,其偏下

已甚，颓垣坏壁，沆不以屑虑，堂前药栏坏，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试沆，沆朝夕见之，经月终不言，妻以语沆，沆笑谓其弟维曰：“此可以此动吾一念哉？”家人劝治居第，未尝答，维与言，因语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后遇疾，沐浴右肋而逝。时盛暑，停尸七日，室中无秽气，亦履行之报也。沆在相位，接宾客，常寡言。马亮与沆同年生，又与弟维善，语维曰：“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维乘间尝达亮语，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论奏，了无壅蔽，多下有司，皆见之矣。若邦国大事，北有强虏，西有戎迁，日吁条议，所以备御之策，非不详究。荐绅中如李宗谔、赵安仁皆时之英秀，与之谈，犹不能启发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论功，最以希宠奖，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谓笼罩，笼罩之事，仆病未能也。为我谢马君。”沆常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唯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织悉具备，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此盖谓陆象先“庸人扰之”之论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八 P92；《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三；《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四库 924—118；《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1）

钱俶进宝犀带，太祖顾谓曰：“朕有三条带，与此盖不同。”俶请示一观，太祖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其规模岂不宏远哉。（《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2；又见《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三四三 V73，P88970）

王全斌伐蜀之岁，是时大寒，太祖著帽絮被裘，御讲武殿氈帐曰：“此中寒尚不能御，况伐蜀将士乎？”即脱所服裘帽，遣使持赐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汉琼、田钦祚入辞，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斩之。”汉琼等股栗畏慑，此所以见御将之恩威，皆出于一。（《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2）

太祖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2）

太祖服用俭素，退朝常衣绝袴麻鞋，寝殿门悬青布缘帘，殿中设青布幔。（《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3）

魏咸信言，故魏国长公主在太祖朝，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见之，谓主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寢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舁，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4；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3）

太祖平蜀，既得天下，得孟昶七宝装溺器，掷之于地，令杵碎之，曰：“汝以何器贮食，似此，不亡何待？”（《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4）

宋自言，开宝九年，雩祀西洛，阴雨逾月，斋宿之旦，尚未霁，太祖遣中使祷无畏三藏塔，与之誓言，愆不止，即毁浮图。又俾近臣齋三木与岳神宿，斋日雨不止，当施桎梏于汝。至太极殿宿斋，辰巳间雨霁，洛阳令督役夫辈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还，御明德门赐赦，观卫士归营，车驾还宫，雨复作。无畏，胡僧，唐开元中至长安，玄宗甚礼重之，每祈雨辄应，事具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及李华碑。（《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6）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廩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

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东，太宗即位，即一举平晋也。（《东轩笔录》卷一；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8）

周广者，开宝中为内外马步军都头，亲近，好言外事。一日白太祖曰：“朝廷遣使吴越，钱俶南坐，傍设使者位。俶虽贵极人臣，况尊无二上，而奉命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国。”太祖曰：“汝颇能折之否？”广曰：“臣请行。”俶生辰，即遣广为使，俶犹袭故态，广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床西向，正宾主之礼。复命，广气甚骄，将希宠赏，太祖曰：“汝盖倚朝廷威势，不然者，俶何有于汝哉？”广大惭，其御下之英略如此。（《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8）

刘铨性绝巧，自结真珠鞍勒，为戏龙之状，献太祖，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骇伏，偿以钱三百索。上谓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铨在国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太祖幸讲武池，从官未集，铨先至，诏赐卮酒，铨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基业，违拒朝廷，烦王师致讨，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盛世，未敢饮此酒。”太祖笑谓之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铨酒自饮，别酌以赐铨，铨惭谢。（《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9）

〔令死即死〕 太祖善御豪杰，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讲武池，临流观习水战，因谓左右曰：“人皆言忘身为国，然死者人之所难，言之易耳。”时禁卫将帅军厢主皆侍侧，有天武厢主李进卿对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跃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数十人救之，得免，几委于顿。左右内侍数十人，皆善武艺，伉健，人敌数夫，骑上下山如飞，甚慰抚养育，无所不至，然未尝假其威权。泗洲槛生虎来献，上令以全羊臂与之，虎得全肉，决裂而食，气甚强悍，欲观之也。俄口喏不合，视之，有骨横鲛喉中，上目左右，内侍李承训即手探之取，无所伤。尝因御五凤楼，有风禽冒东南楼

鸱尾上，上顾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内侍，失其姓名，摄衣攀屋桷以登缘，历危险，取之以献，观者胆落，盖试其骄捷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9；又见《永乐大典》卷一万三百九，二纸“令死即死”V3，P1744）

太祖始自总戎，为士众所服，及践祚，善训戎旅，隶兵籍者多以配雄武军。自此或习试武艺，或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还隶上军。十月后，骑兵皆侵晨出城习马，至暮归饲马，不令饱，虽苦寒，马常汗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议取蜀，有天武军主武超曰：“西川除在天上不可到，若舟车足迹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贾勇思奋，平蜀止六十日，用兵才七千人。居常卫士直庐中，咸给以棋枰，令对弈为乐，曰：“此徒端居终日，无他思虑，以此使之适情耳。”（《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9）

太祖平蜀，择其亲兵骁勇者百余人，补内殿直，别立班院，号川殿直。南郊赏给，比本班减五千，遂相率击登闻鼓院诉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给赐，自我而出，安有例哉？”尽捕连状者四十余人，斩于市，余悉配隶下军，遂废其班。一日，内酒坊火，悉以监官而下数十人弃市，诘得遗火卒，缚于火中，自是内司诸署，莫不整肃。（《宋朝事实类苑》卷一 P10；又见《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八，四库 927—356；《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3）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诣五岳祈雨，学士草祝，上自书名，随其方设香，再拜而遣之。王禹偁时在翰林，上言：“五岳视三公，从前祝版御署，已逾礼典，固无君上亲书之理。”上署纸尾云：“昔成汤剪爪继发，祷桑林之社，尚无爱，矧为百姓请命，岂于笔札，而有所惜哉？”（《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4；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4）

内侍王继恩平李顺之乱，中书议欲以为宣徽使，太宗曰：“宣徽者，执政之阶也，朕览前籍多矣，皆不欲宦者预政，止可授以他职。”宰相等恳言，继恩有大功，今任昭宣使、河州团练使，非此拜不足以为赏。上不悦，因召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议置宣政使

之名，班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加领顺州防御使。（《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4）

【海东青】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鹞，自高丽一夕飞度海岸，未明至者绝俊，号曰“海东青”。淳化中，夏帅赵保忠得献上，上报曰：“朕久罢畋游，尽放鹰犬，无所事此，今却以赐卿，当领之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5；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4）

太平兴国八年，日本国僧裔然至，言其国王传袭六十四矣。文武僚吏，皆是世官。上顾宰臣等曰：“此蛮夷耳，而嗣世久长，臣下亦世官，颇有古道。中国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卿等各思尽心辅朕，无使远夷独享斯美。”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询宰辅，求才实兼美者，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尝谓近臣曰：“词臣之选，古今所重，朕尝闻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贺，谚以谓一佛出世，岂容易哉？郭贄，南府门人，朕初即位，以其乐在词笔，遂命掌诰，颇闻制书一出，人或哂之，亦其素无时望，不称厥任，朕亦为之靦颜，业已进用，亦终不令人翰苑。后因览唐书故事，见其多自卑位作学士者，遂令杜镐检阅录唐朝学士，不拘品秩，自校书正字畿尉至尚书，皆得为之。”会光禄丞尹少连上书，引马周过太宗事，其词多捭阖，上异其才，召试《何以措刑论》，文理可观，即欲超擢，询及枢宰，无有知少连名者，虑不协时望，遂止。苏易简荐吴人浚仪尉周享俊拔可任。因御试贡举人，遂令亨考校，临观与语，以察器局，俾易简索其文章，得《白花鹰赋》以比张茂先鷕鷕之作，文彩亦可尚。上意其非大器也，语易简曰：“且可令序迁京秩，更徐观之。”改光禄寺丞，月余暴疾卒。上之衡鉴精审如此。（《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6；又见《记纂渊海》卷一二四 V3, P1985；《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0；《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一，四库 924—142）

太宗尝谓侍臣曰：“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6）

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库，视其储积，语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皇居常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薛居正等闻上言，皆喜。其后征晋阳，讨幽蓟，岁遣戍边，用度寝广，盐铁榷酤，关市鬻茗之禁弥峻，太宗尝语近臣曰：“俟天下无事，当尽蠲百姓租税。”终以多故，不果。（《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6）

故钱侯若水言，至道中，尝知枢密，太宗尝召至玉华殿议边事，议既定，向敏中取纸笔将批之，上曰：“卿大臣，不当自作文，李揆在外否？”即召入，授其意，令具草之。揆，副承旨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7）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幅云：“勤公洁己，奉法除奸，惠爱临民，始可称良吏。本官有俸，并给见缗。”凡手札三十余通，命有司择京官之有课最者赐之。殿中丞李虚己以循良清白预其选，得知遂州，虚己作叙感诗以献，自称祖母年八十，喜闻其孙中循吏之目。上喜甚，批纸尾云：“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赐钱五十万（一作“五百缗”）以遗祖母。翌日，对宰相言及之，云：“已与五十缗”，宰相曰：“前日所赐盖五百缗。”上曰：“此误也，不可以追改。”虚己父寅，举进士，年六十，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佐郎，有词学，清苦。虚己亦纯学笃慎，家极贫，虽至尊之误，乃天之所赐，如郭巨得金，黄寻飞钱之比欤？然自是诏阁门，不得受群臣诗赋杂文之献，欲自荐者，授文于中书宰臣，第其臧否上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7）

太宗淳化五年日历载，上谓侍臣曰：“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终日湛饮，听郑卫之声，与胡家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聒帐。半酣之后，置畎酒篋，沈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击其银器，声言中的。与俳優辈结十弟兄，每略与近臣

商议事，必传语伶人，叙相见迟晚之由。纵兵出猎，涉旬不返，于优倡猥杂之中，复自矜写春秋，不知当时刑政如何也？”苏易简书于时政曰：“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皆史传不载，秉笔之臣，以记录焉。（《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7）

太宗将讨太原，选军中骁勇骄捷者数百人，教以舞剑，皆能掷剑高丈余，袒裼跳跃，以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见者莫不震惧。会北戎使至，宴便殿，因令舞者数百人，科头露股，挥剑而人，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戎使惧形于色，淮海国王钱俶等惊惧不敢仰视。俶言于上曰：“此尚书所谓：‘如熊如罴，如虎如貔’者也。”上甚悦，及亲征，每巡城督战，必令前导逞技，贼乘城望之，破胆。（《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8）

太宗诏作上清宫，谓左右曰：“朕在藩时，太祖特钟爱，赏赉不可胜纪，今悉贸易以作一宫，为百姓请福，不令费库物。”王沔曰：“土木之作，必有劳费，不免取百姓脂膏耳。”上嘿然。既营缮，命中人董役，役夫常不满三千人，三司率多拨三五百人给它作。中人言于上，上曰：“有司所须之人，皆要切，汝当正与计议圆融，勿令有妨。”既而数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遂令罢役，岁余，内道场与道流言及之，上即令出南宫旧金银器数万两，鬻于市以给工钱，讫其役。宫成，常服一诣，焚香而已。（《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8）

至道初，李继迁遣其大校张浦入贡，上役便殿，召卫士数百辈，习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赐继迁一弓，皆一石六斗，继迁但以朝廷威示戎虏，谓非人力所挽。至是，卫士皆引满平射，有余力。上问浦曰：“戎人敢敌否？”浦曰：“藩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固已逃遁，岂敢拒敌？”上悦，后以浦为郑州防御使，留京师。（《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8）

有司岁调竹索以修河桥，其数至广，太宗曰：“渭川竹千亩，与千户侯等，自河渠之役，岁调寝广，民间竹园率皆芜废，为之奈

何？”吕端曰：“芟苇亦为索，后唐庄宗自扬留口渡河，为浮梁，用苇索。”上然之，分遣使臣诣河上刈苇索，皆脆不可用，遂寝。当庄宗渡河，盖暂时济师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8）

太宗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语近臣曰：“朕君临天下，亦何事笔砚？但心好之，不能舍耳。江东人多称能草书，累召诰之，殊未知向背，但填行塞白，装成卷帙而已。小草字学难究，飞白笔势难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以数十轴藏于秘府。（《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18；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4）

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悉略求编次，凡三十余卷，以于阗玉水晶檀香为轴，青紫绫笔文绵条，黄绡帕，金漆柜，作龙图阁于含元殿之西南隅藏之，频召近臣观览称叹，上自作《太宗圣文神笔颂》，亲书刻碑，以美其事。碑阴列其部帙名题，以墨本赐近臣焉。（《宋朝事实类苑》卷三 P29）

咸平初，修太宗实录，命钱若水主其事，若水举给事中柴成务、起居舍人李宗谔、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职方员外郎吴淑。上指宗谔曰：“自太平兴国八年已后，昉皆在中书，日事史策，本凭直笔，傥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代乎？”除宗谔不许，余悉可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三 P28、196）

〔郭进〕 郭进少以壮勇，依汉祖于太原，开国，历刺史、团练使。国初，迁洛水（州）防御使，为西山（州）巡检，以扞（镇）太原。进御军严而好杀，部下整肃，每帅师入晋境，无不克捷，太祖因遣戍西山，必语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择御龙官三十人隶麾下，押阵（头），适与晋人战，多退却，进斩十余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阅武，厉声曰：“御龙官千百人中始选择得一二，而郭进小违节度，遽杀之，试如此龙种健儿，亦不足供矣。”潜遣中使谕进曰：“恃其宿卫亲近，骄倨不禀令，戮之甚宜矣。”进感泣，由是一军精勇无敌。上为治第，令厅堂悉用甃瓦，

有司言，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进事国尽忠，我待之岂不比吾子，有何不可哉？”太宗征太原，北戎自石岭关入援，进大破之，献俘行在，暴于城下，并人丧气，遂约降。进功高负气，监军田钦祚所为不法，进屡以语侵之，钦祚心衔，因诬以佗事，进不能甘，自缢死，太宗微知之，黜钦祚，终其身不复用。（《宋朝事实类苑》卷六 P59；又见卷五十五 P720）

38 [董遵海] 董遵海父宗本，尝为隋州将，太祖微时，往依宗本，令与遵海游。常共臂鹰逐兔，小不如意，为遵海所辱，太祖遂辞去，宗本固留，厚给遣之。即位之初，访求遵海，遵海欲自杀，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耳。万乘之主，岂念旧恶？将因祸致福，岂可测哉？”遵海感其言，幅巾见于便殿，叩头请死。上笑曰：“汝昔日豪荡太过，我方将任汝事。”即命左右掖起，赐冠带，设食案，赐食上前。语及旧故欢笑，以为通远军使，专委一面之事，市租悉以给军用，不藉于有司。每岁赐予无数。幕府许自辟署，选精甲数千人，隶麾下，不复更代。隔岁以春夏令归，营省妻子。遵海至，申严边候，镇压抚蕃部，号令如一，戎族之强盛者，倚为腹心，有谋为寇者，必立以告，发所部袭之，剪灭无噍类。凡再出师，大克捷，党项诸羌，畏威惕息。养马数千匹，择其良以入贡，亲仆数百人，皆厚给衣食，日夕驰射畋猎，击鞠呼卢，饮食作鼓吹为乐。羌中动静，即时知之，朝廷不复西顾。岁时，其亲表押马来献，上必召问遵海晨夕所为，击节大喜曰：“是能快活也。”多解服御衣物珠贝珍异以为赐，遵海捧之，未尝不泣下，三数岁一来朝，赐食御前，笑语移晷，赐御膳羊，上樽酒，皆五百数，金帛累万，复遣去，终太祖朝，不易其任。末年，稍迁罗州刺史，有判官者，因朝廷方利害，上言通远军养兵，每岁转运使调发内地钱粟劳费民力，本军关榷之人，自可市余给用。上遣录判官所奏，下本军，及申约外，计凡岁调如故，不得窃议市租，徙判官于佗郡。遵海感激流涕，左右皆泣。（《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0；《永乐大典》卷一万三百一十，二质“叩头请死”V3，P1764）

[堂判并施签表] 范质作相,与冯道同堂,道最宿旧,意轻其新进,潜视所为。质初知印,当判事,语堂吏曰:“当判之事,并施签表,得以视而书之,虑临文失误,贻天下笑。”道闻而叹曰:“真识大体,吾不如也。”质后果为名相。(《仕学规范》卷二十三,四库 875—121;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九 P95;《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一,四库 927—684;《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四库 924—117;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三,四部丛刊本)

[不信异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内典经文。王似宗家,不然楮镪,祀其先人酒炙而已。(《宋朝事实类苑》卷九 P107)

[窦尚书] 窦仪开宝中为翰林学士,时赵普专政,帝患之。欲闻其过,一日召仪,语及普所为多不法,且誉仪早负才望之意。仪盛言普开国勋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镇。帝不悦,仪归,言于诸弟,张酒引满,语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亦不诣朱崖,吾门可保矣。”既而召学士卢多逊,尝有憾于普,又喜其进用,遂攻普之短,果罢相,出镇河阳。普之罢甚危,赖以勋旧脱祸。多逊遂参知政事,作相。太平兴国七年,普复入相,多逊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验也。仪弟俨、侃、偁、僖,并举进士,父禹钧,范阳人,为左谏议大夫,致仕,诸子皆成名,士风家法,为一时之表,冯道赠禹钧诗云:“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传诵。仪至礼部尚书,俨至礼部侍郎,皆为翰林学士。侃左补阙,偁为晋府宾佐,后至左谏议大夫。僖起居郎。俨文甚高,皆有集。偁亦有文,为晋府记室。(《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一 P129;又见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四,四部丛刊本;《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5;《仕学规范》卷八,四库 875—49)

[潘承裕] 潘承裕,建安人,有才识,名重于州里。王延政建国,欲以为相,承裕力谏其僭号,延政将杀之,虑失人心,囚于私第。江南平建州,甚礼重之,以为礼部侍郎,判福建道。凡一道之征租、狱刑、选举人物,皆取决焉。告老,以尚书致仕,归洪州西山。子亿修,亦为要官,台城危蹙,入都为置宴使,馆怀信

驿,时有后主弟从镒先入贡,亦留驿中。每王师克捷,外庭入贺,邸使督金帛之献,慎修独建议,以国将亡,而旅贺非礼,但奉方物,以侍罪为名,斯可也。太祖大喜,谓使者有礼,立遣易供帐物,加赐牢醴,深叹重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三 P144)

〔冯起〕 冯起,父炳,有清节,任知杂起官,僦舍圃田,时侍御史赵承嗣掌市征,炳历任宪府,承嗣以官联,素重之。屡往见起,知其赁庑,为出己俸百千市之,起固辞不受。未几,承嗣以奸赃败,弃市,由是名闻。于是苏易简在翰林,夜召语及此事,太宗因此知其名,后擢知制诰。(《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三 P145)

〔李南阳〕 李至为参知政事,今上初即位,朝士韩见素、彭绘、淳于雍等数人,连乞致仕,上颇讶之,谓宰相曰:“缙绅中多求退迹,何也?”至对曰:“退迹者几何人,躁进者盖甚从矣。”上默然,后或引疾者,皆遂其请,亦仁者之言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五 P177)

《礼记·月令篇》,旧第四,郑玄注,孔颖达作疏,皆依此篇。自开元中,李林甫受诏,与学者重加增损,多所改易旧文,升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秘书监日,因召对,言其事。至道末,遂下馆阁议,胡旦草议状,取郑、李二家对驳之,凡数百言,攻林甫之失。兼云:“贡举三礼,所试用孔疏,而文注乃用林甫,甚相矛盾,请复郑注为是。”宰相吕端不能决,报罢之。后至参政,亦不能厘正其事。(《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五 P177)

〔诸监炉铸钱〕 江南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铸钱,岁六万贯,江南平,增为七万贯,常患铜少。张齐贤任转运使,求得江南旧承旨丁钊尽知信、建州谷铜铅处,齐贤即调发丁夫采之。初年十数倍,明年得铜铅八十五万斤,锡六十万斤,因杂为铅锡钱铸三十六万贯,以钊为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先是永平监所铸钱,用开通元宝钱法,肉好,周郭精好。至是杂用铅锡,兼失古制,数虽增而钱恶,其后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筭,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藪。官所市铜钱千万余斤,大有余羨,而

铜山所出益多，有司益减铜价，凿山者稍稍引去。饶州官市薪炭不能自给，鼓铸分于池州，置永宁监，建州永丰监，并岁铸钱二十万贯，以铅山铜给之。既有所泄，价乃复旧，而工徙并集。杭州置保兴监，凡四监，岁铸百余万贯，为极盛矣。唐天宝之制，绛、扬、润、宣、鄂、蔚、益、柳十州，共置九十九炉钱，一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六七月停，余十月作十番。一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三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十斤、黑锡五百四十斤，每炉铸钱三千二百贯，计一工日铸钱三百万余。国家之制，一工日千余，用铜铅镴之法，亦异于古，其数虽倍，而钱稍恶，每系掷亦多缺。予在史局，因录唐制与王丞相，后数月，有诏暑月诸监半工，盖主上勤恤之至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一 246P；《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五，四库 924—202）

〔茶利〕 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岁计几增十倍。予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采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一 P252）

〔诏藩镇支郡直属京师〕 太平兴国初，右拾遗李干上言，诸道藩镇所管支郡，多遣亲吏掌其市征，留滞不便。诏邠、宁、泾、原、渭、坊、延、丹、虢、襄、均、房、复、邓、澶、濮、宋、亳、郓、济、曹、单、青、淄、兖、沂、具、冀、滑、卫、镇、深、赵、定、祁等支郡，并直属京师，不隶节镇。（《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一 P256）

〔榜刻仪制令四条〕 孔承恭为大理正，太平兴国中上言，仪制令云：“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望令两京诸州于要害处刻榜以揭之，所以兴礼让，而厚风俗。诏从之，处处衢肆刻榜，迄今多有焉。（《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一 P256）（今京师诸门关亭皆有之，而所在道途双堠处皆刻之，盖自本朝孔承恭始。）（《事物纪原》卷七 V3, P249）

〔赵阅道〕 赵阅道抃，熙宁中，以资政知越州，两浙旱蝗，米

价踊贵，饥死者十五六。州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糶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闻道治民，所至有声，在成都、杭、越尤著。（《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三 P275。按：此条熙宁年间事，晚于杨亿卒年，为误入。）

42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长沙，有斗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伪也。”诘之，果服。盖南方有榉柳，以叶涂肤，则青赤如殴伤者，剥其皮，横其肤上，以火熨之，则如搯伤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殴伤者，血聚内硬，伪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长辄逃去。南公曰：“然则此村无用户长，知县自督之。”书其村名，帖于柱，豪右皆惧，是岁初限未满，此村税最先集。又诸村多诡名。村存户亡，每岁户长代纳，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谓之曰：“此田不过汝曹所典买耳，与汝期一月，为我推究，不则汝曹均分趣之。”及期，尽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河北提典刑狱，有班行犯罪下狱，按之不服，闭口不食百余日，狱吏不敢考讯，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问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且服罪。人问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气者，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三 P282）

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为汝州鲁山令，邑多旷土，连岁枯旱，艰食，翱自建安取早稻一种，此稻耐旱繁实，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种之，岁岁足食。（《仕学规范》卷二十三，四库875—121；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三 P283）

[赐衣服] 国朝之制，文武官诸军校在京者，端午、十月旦、诞圣节，皆赐衣服，其在外者，赐中冬衣袄，遣使将之，旧制，在内者，中书、枢密、察院、节度使至刺史，诸军列校以上，学士金吾、驸马，冬给袍有差。而学士给黄师子锦，品极下，淳化中，改给盘雕法锦，在晕锦之亚。凡袍锦之品四，曰天下乐晕锦，以给枢宰、亲王、皇族、观察使以上，侍卫步军都虞侯以上，节度使。盘雕法锦，以给学士、中丞、三司使、观察使、厢主以上，军头团练使以

上,皇族、将军以上,驸马都尉,旧宰相。翠毛细锦,以给防团刺史,军主军头领刺史者。黄师子,以给三司副使、知开封府、审刑、登闻、龙图直学士。旋栏锦之品十,曰天下乐晕,以赐节度、观察使、领部署者。次晕锦,以赐尚书以上,及学士管军者。盘雕,以赐观察使、丞郎。翠毛,以赐阁门使以上,防团刺史管禁军者。倒仙牡丹,以赐刺史以上。方胜宜南,赐诸司使领郡以上。盘毯云雁,赐诸司使。方胜练鹊,赐河北、河东、陕西转运使副。余军校,复有黄师子、宝照之品焉。(《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五 P315; 又见《岁时广记》卷三十七 P403、卷二十二 P249)

〔腰带〕 凡金玉犀银之品,自枢宰节度使赐二十五两金带,旧用荔枝、松花、倒仙三品。端拱中,诏作瑞草、地球、文路方圆胯带,副以金鱼,赐中书密院。其武臣有宣徽枢密使者,仍旧制。学士三司使、中丞观察使、管军四厢主而下,赐二十两金带。知制诰赐犀带涂金鱼,亦赐金饰牯犀,副以金鱼,非常例。凡面赐紫者,给犀带。赐绯者,涂银宝瓶带。其赐伎术官,虽紫绿,皆给银带。出使赐金束带,两数如其官秩,刺史而上受边寄者,辞日亦赐二十两金束带。其赴任者,出赐涂金银带。诸司使至崇班,出为边城辖铃者,都监者、亦赐金束带,十五两、十二两凡二等。唯驸马都尉初选,尚赐白玉带。自亲王皇族皆许通服工夫金带,雕玉、白玉、通犀、牯犀等带。(《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五 P316)

〔赐鞍辔〕 鞍辔,除乘舆服,黄金、白玉、玳瑁、真珠等鞍,垂六鞞辔,有三颌,诸王或赐金鞍者得乘之。宰相、使相赐百花鞞,八十两闹装银裹衔镫。参政、副枢、宣徽、节度使、驸马,绣盘凤杂花鞞,七十两陷银衔镫。学士、中丞、三司使、观察使、麻皮锦鞞,五十两撒皇素衔镫。复有三十两决束鞍,以赐东宫官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五 P316)

〔重戴〕 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为之。后魏孝文帝自云中自代,以赐百寮。五代以来,唯御史服之。淳化初,宰相、学士、御史台、北省官、尚书省五品以上,皆令服之。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五 P316)今唯郎中台諫服之,自后魏始。(《事物纪原》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V2,P100;《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0)

[宪衔] 唐德宗奉天还京,应诸州郡衙吏并假宪衔,后至有郡王者,讫今用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五 P317)

[敕书楼] 太祖朝令天下置敕书楼。(《宋朝事实类苑》卷 P317)

[驾亲临问臣僚] 邢昺尝被疾,请告,真宗亲临问,赐药一奩,银器千两,彩千匹。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问疾临奠,帝不亲行,惟昺与郭贄以恩旧,特用此礼,儒者荣之。邢止问疾,郭止复临丧。(《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八 P358)

[白麻] 翰林规制,自妃后、皇太子、亲王、公主、宰相枢密节度使并降制,用白麻纸书,每行四字,不用印,进入后,降付正衙宣读,其麻即付中书门下。当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绫纸,待诏写为官告,只用麻纸,官告所署,中书三司官宣奉行,并依告身体式,常用闔(阁)长一人御(衙)位。(《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七;“宣制”V4,P2422;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九 P363)

[封孔子之后] 国朝,孔子之后,率袭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择之言,文宣乃先圣谥号,后嗣不当以为封爵。下学士院更定美称,乃改封其四十九孙宗愿为衍圣公。元祐初,孔宗翰上言,先圣之后,世袭封爵,为县尉参州守者。下至庙户减耗,祠宇隳颓,不堪其陋。盖袭公爵以奉祠事,本竟(末)流不竟,或令官他州,公悉条具以闻,愿下所司,讲完废坠,增赐田地,别异世袭(俗)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孔子之意。诏以衍圣公曰奉圣公,承袭者即除寄禄官,不领它职。其劳考迁所给俸廩,并视在官。给田万亩,赐监书,置学官以诲其子弟。(此条今见《澠水燕谈录》卷五,似有错简。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二 P402。按:文中有至和、元祐年间事,距文公死已有数十年矣,可见不是该书佚文。)

[乾德铸印] 乾德三年,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缘五代旧文非工,至是得蜀铸印官祝温集,自言其祖

思,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摹章者也。台省寺监及开封兴元尹印,悉令温集改铸。(《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二 P411)

〔王化基〕 王化基言,任中丞日,鞠祖吉狱。吉知晋州,受赇事败。询其土豪王某者云:“吾小民,见州将贫乏,相醪率为一日之寿,岂知其犯法哉?”怅叹不已。化基诘其后郡守,王某言,三十年已来,唯梁都官不受一钱,余无免者,乃梁勛也。勛,汉乾祐中司徒诩下进士及第,有文词,太祖欲令知制诰,为时宰所忌,遂止。化基言于太宗,时勛以老病不任吏事,特授华州行军司马,给郎中俸料。其子昭珽亦举进士,得杭州从事。化基送以诗曰:“文章换柱双枝秀,清白传家两地贫。”人多传诵。(《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六 P469)

〔唱和联句〕 唱和联句之起,其源远矣。自舜作歌,皋繇颺言赓载,及柏梁联句,颜延年有和谢监玄辉,谢监有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等篇。梁何逊集中多联句,至唐朝文士唱和联名固多。元稹作春深题二十篇,并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之,亦同此四字。令狐楚所和诗,多次韵,起于此,凡联句,或两句、四句,亦有对一句,出一句,谓之辘轳体。(《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七 P482;又见《事物纪原》卷四 V2, P136;《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2;《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1)

〔参旗井钺〕 苏易简拟宋玉《大言赋》,献之曰:“日乌月兔,曜文明也,参旗井钺,严武备也。执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华兮,为石碱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四库 924—103)

〔大言赋〕 苏易简为学士承旨日,太宗亲书宋玉《大言赋》赐之。易简因效玉,亦作《大言赋》以献,曰:“皇帝书白龙笺,作《大言赋》,赐玉堂易简,御笔煌煌,雄辞洋洋,瑰玮博达,不可备详。诏易简升殿,躬指其理,叹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言,恨宋玉不与陛下同时。”帝曰:“何代无人焉,卿为朕言之。”易简曰:“圣人兴兮告成功,登昆仑兮展升中,地为席兮飨祖宗,天起籟兮

调笙鏞。日乌月兔，曜文明也。参旗井钺，严武卫也。执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华兮，为石针也。迅雷三发，山神呼也。流电三激，燿火举也。礼册献兮，淳风还君。百拜兮天神欢，四时一周兮万八年。泰山夷兮溟海干，圆盖空兮方舆穿，君王之寿兮无穷焉。”殿上皆呼万岁，上览之大喜，又作《大言赋铭》四句以褒之，易简刻石于院内之北壁。（《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九 P503；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四库 924—103）

〔汤悦〕 汤悦父殷举，唐末有才名。悦本名崇义，仕江南为宰相，建隆初，宣祖讳，改姓汤，初在吴为舍人，受诏撰《扬州孝先碑》，世宗亲往，驻蹕此寺，读其文赏叹。画江后，中主遣悦入贡，世宗为之加礼，自淮上用兵，凡书诏多悦之作，特为典贍，切于事情。世宗每览江南文字，形于嗟重，当时朝臣沈遇、马士元皆以不称职，改授他官。复用陶穀、李昉为舍人，其后擢用扈载，率由此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 P524）

〔见龙〕 张洎使高丽，方泛舟海中，因问舟人，龙可识乎？对曰：“常因云起，多见垂尾于波澜间，动摇舒缩良久，雨大作，未尝见其全体及头角也。”洎因冠带焚香，祝以见真龙。时天清霁，忽有龙见于水际，少顷渐多，以至弥望，蠢然无数，洎甚震骇，良久而没。（《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八 P759）

〔僧赞宁〕 徐常侍铉仕江南日，尝至澄心堂，每幞被人直，至飞虹桥，马辄不进，裂鞍断辔，捶之流血，掣缰却立，铉贻书于余杭沙门赞宁，答云：“下必有海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沔以腐糟，随毁者乃是。”铉劓之，去土丈余，果得巨兽骨，上脰可长五尺，膝而下长三尺，脑骨若段柱，积薪焚，三日不动，以腐糟才沔之，遂烂焉。（此条今见《玉壶清话》卷十；《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九 P779）

〔刘吉〕 刘吉，江左人，有膂力，尚气，事后主为传诏承旨，忠于所奉。归补供奉官，以习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务。太平兴国中，河大决，吉护之，与丁夫同甘苦。使者至，访吉不获，甚

怒，乃著皂帟头短布褐，独负二囊士为先道，戒从吏勿敢言，使者密访得之，白太宗，太宗厚赐之。内侍石全振者，领护河堤尤苛急，自谓石爆裂，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吉，吉默然不校。一日，与吉乘小艇督役，至中流，吉语之曰：“君恃贵近，见凌已甚，我不畏死，当与君同见河北耳。”遂荡舟覆之，全振号哭，搏颊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敢侵吉。其父本燕蓟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禄以济其子孙，朔望必诣其第，求拜后主，自李氏子孙，虽童幼必拜之，执臣仆之礼。后迁崇仪使，其刺字谒吴中故旧，题僧壁驿亭，但称江南人刘吉，示不忘本也。有诗三百首，目为《钓鳌集》，徐铉为之序。其首篇《赠隐者》，有“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之句，人多诵之。以其塞决河有方略，人目为刘跋江，名震河上。（《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五 P724）

〔刘吉〕 刘吉护治京东河决，时张去华上任转运使，巡视河上，方会食，坐客数十人，脍鲤为饌。去华顾谓四坐曰：“南人住水乡，多以鱼为食，殊不厌其腥也。”意若轻鄙南土，吉奋然对曰：“运使举进士状元，曾不读书，何自彰其寡学？尚书‘禹决九川，有鱼鳖，使民鲜食，淮夷嫫珠暨鱼’。易，姤之九二，‘庖有鱼’，又下系‘庖牺氏以畋以渔，盖取诸离’。周官，渔人：‘掌以时渔，为梁辨鱼物，供王膳羞。’诗载嘉鱼、鱼藻、九罭之篇，小雅云‘庖鳖脍脍’张仲孝友国风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魴？’又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颠。’戴记云：‘小潦降，不献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居山者，不以鱼鳖为礼。’‘三月，天子乘舟，荐鮓于寝庙。孟秋，天子食稻与鱼。又食鱼者，去乙。’孔子，鲁人，云：‘鱼馁不食。’赵盾，晋人，鱼饗。田文，齐人，其上客皆有鱼。子产，郑人，而人献生鱼。子公，亦郑人，解鼃染指于鼎。公父文伯，鲁人，羞鳖致客，怒而出。大舜渔于雷泽，吕望钓于渭滨，又何必皆南州人？况今之太官之盛饌，宗祊之备物，皆荐是品，而商旅贩鬻，闾阎啖食，其济民食广矣。何谈之易？”去华色沮，不能酬其言。（《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九 P785；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7）

〔茶〕 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江左日近方有蜡面之号，李氏别令取其乳片，或号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岁不过五六万斤，迄今岁出三十余万斤。凡十品，曰龙、凤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余皇族、学士、将帅皆得龙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白乳。龙、凤、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龙茶之品也。丁谓为《北苑茶录》三卷，备载造茶之法，今行于世。（《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97；又见《事物纪原》卷九 V3, P329；《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九，四库 1478—800）

〔仕宦岭南〕 岭南诸州多瘴毒，岁闰尤甚。近年多选京朝官知州，及吏部选授三班使臣，生还者十无二三，虽幸而免死，亦多中岚气，容色变黑，数岁发作，颇难治疗。旧日小郡及州县官，率用土人，摄官莅之，习其水土。后言事者以为轻远任，朝廷重违其言，稍益俸入，加以赐赉，贪冒之徒，多亦愿往，虽丧躯不悔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06）

〔芋萝卜〕 江东居民，岁课种艺，初年种芋三十亩，计省米三十斛，次年种萝卜二十亩，计益米三十斛，可知萝卜消食也。《尔雅》：蕘，芦蕘，郭璞注：“蕘为蕘，芦蕘，芜芋属，紫花大根，俗呼雷蕘。”更始败，掖庭中宫女数百人，幽闭殿门内，掘庭中芦蕘根食之，今萝卜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09）

江东芦贱而蕘贵，退滩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芦也。明年所生者蕘也。（《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一〇九 V55, P65989）

〔小窑李〕 许州小窑出好李，太常少卿刘蒙正有园在焉，多植之。每遣人负担归京师，以遗贵要，窃得尝之，绝大而味佳，所未曾知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0；又见《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二一 V55, P66958）

〔菩萨石〕 嘉州蛾眉山有菩萨石，人多采之，色莹白，若太山狼牙山，上饶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0)

[麝裂脐犴犛牛断尾] 公尝言,商汝山多群麝,所遗粪,尝就一处,虽远逐食,必还走之,不敢遗迹他所,虑为人所获,人反以是求得,必掩群而取之。麝绝爱其脐,每为人所逐,势且急,即自投高岩,举爪裂其香。就摯而死,犹拱四足保其脐。李商隐诗云“投岩麝退香”,许浑云“寻麝采生香”是也。犴类鼠而大,尾长而金色,生川峡深山中,人以药矢射杀之,取其尾(皮),为卧褥鞍被坐毯之用。犴甚爱其尾,既中毒,即齿断其尾以掷之,恶其为身患。杜甫诗云“犴掷寒条马见惊”,盖轻捷善缘木,猿狖之类也,犛牛出西域,尾长而劲中国以为纓,人或射之,亦自断其尾,而庄周以牛之白颡,猪之亢鼻与自痔病者,巫祝不以适河,乃无用之为大祥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5;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四库 478—342;《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V56, P67856)

[鼃变为鹑] 至道二年夏秋间,京师鬻鹑者积于市,诸门皆以大车载而入,鹑才直二钱,是时雨水绝,无鼃声,人有得于水次者,半为鹑半为鼃之变也。《列子·天瑞篇》曰:“鼃变为鹑。”张湛注云“事见《墨子》”,斯不谬矣。又曰“鼠亦变为鹑”,盖物之变,非一揆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4)

[猩猩] 猩猩,南中兽。《山海经》云:“如豕而人面。”《汲冢周书》云:“状如黄狗,人面,头如雄鸡。”郦元《水经》云:“形如黄狗,而面目端正,善与人言,声音妙丽,如妇人对语,闻之无不酸楚,其血可以染纨素,尤为绝好。”太祖平岭南,求得猩猩,如雄鸭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渥丹,与传记所载不类。(《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4)

[病瘰] 夫颈处险而瘰,今汝洛间多,而浙右闽广山岭重阻,人鲜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主瘰瘤。”注云:“凡海菜,皆疗瘤结气。青苔紫菜亦然。”盖被海之邦,食其惟错之味,能疗之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5)

[白鹿洞藏书] 江州庐山白鹿洞,李氏日常聚书籍,以招徕

四方之学者,有膳田十顷给之。选太学中通经者,授以他官,领洞事,以职教授,自江南北,为学者争凑焉,常不下数百人,厨廩丰给。太平兴国初,洞主明起建议,以田入官,而齿仕籍,得蔡州褒信簿。既乏供馈,学徒日散,室庐隳坏,因而废焉。(《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16)

【建州多佛刹】 公言,吾乡建州,山水奇秀。梁江淹为建安令,以为碧水丹山,灵木珍草,皆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即吾邑也。而岩谷幽胜,土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伪唐日州所领十一场县,后分置邵武军,割隶剑州。今所管六县,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关隶五十二,仅千区,而杜牧绝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多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16)

【五丈河】 京水自荜阳来至于汴。有陈承昭者,本江南节度使,将兵淮上,为世宗所擒,以为上将军,习知水利。国初上言,可导京水入,逾汴东北注为河,通山东之漕,遂遣按行京东地,任下,遂调民穿渠,贯曹郛入于黄河,以大木架汴流上,道京水以过,将引流,车驾临观。两淮未合,联木施刍草毡絮,涂茭泥,水即随过,北流为河,其广五丈,号五丈河。岁运京东诸州刍粟五十万斛,商旅交凑,至今赖其利。(《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18;又见《事物纪原》卷六 V3, P239)

【葑田】 两浙有葑田,盖湖上茭葑相糝结,积久厚尺余,润沃可殖蔬种稻,或割而卖与人。有任浙中官,方视事,民诉失蔬团(疑“园”之误),读其状甚骇,乃葑园为人所窃,以小舟撑引而去。(《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19;又见《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1)

【朱处士诗】 朱贞白,江南人,不仕,号处士。子铕,举进士,至知制造。贞白善嘲咏,曲尽其妙,人多传诵。《咏刺猬》云:“行似针毡动,卧似栗裘圆,莫欺如此大,谁敢便行拳。”尝谒一贵公,不甚加礼,厅事有一格子屏风,贞白题诗其上云:“道格何曾

格，言糊又不糊，浑身总是眼，还解识人无？”又《题棺木》云：“久久终须要，而今未要君。有时闲忆著，大是要知闻。”《题狗蚤》云：“与虱都来不较多，瑁挑筋斗大娄罗。忽然管着一篮子，有甚心情那你何？”《咏月》云：“当涂当涂儿，芜湖芜湖见。八月十五夜，一似没柄扇。”建师陈晦之子得诚罢管沿江水军，掌禁卫，颇患拘束，方宴客，贞白在座，食螃蟹，得诚顾贞白曰：“请处士咏之。”贞白题曰：“蝉眼龟形脚似蛛，未尝正面向人趋。如今钉在盘筵上，得似江湖乱走无？”众客皆笑绝。又《咏莺栗子》，其警句云：“倒排双陆子，稀插碧牙筹。既似牺牛乳，又如铃马兜。鼓捶并瀑箭，直是有来由。”（《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P834；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十，四库 1478—484；《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3）

〔不动尊院〕 李涛相国，性滑稽，为布衣时，往来京洛间，汜水关有一僧舍，曰不动尊院，院中有不出院僧，十余载，涛每过尝憩其院，必省其僧。未几，寺为火所焚，僧众皆徙他所，（涛再过之，）但门扉犹在，题诗其上云：“走却坐禅客，移将不动尊。世间颠倒事，八万四千门。”（《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P834；又见《诗话总龟》卷三十八，四库 1478—592；《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4）

〔造五凤楼手〕 韩浦、韩洎，晋公滉之后，咸有辞学。浦善声律，洎为古文，意常轻浦，语人曰：“吾兄为文，譬如绳枢草舍，聊庇风雨。予之为文，是造五凤楼手。”浦性滑稽，窃闻其言，因有亲知遗蜀笈，浦题作一篇，以其笈贻洎曰：“十样蛮笈出益州，寄来新自浣溪头。老兄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P835；又见《记纂渊海》卷一三六 V3, P2166；《诗话总龟》卷一，四库 1478—592；《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4；《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四库 924—258；《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2）

〔苏协〕 苏易简之父协，蜀中举进士，性滑稽。易简任翰林学士，协为京府掾，时亲王为尹，每朔旦，父子冠带晨起，协诣府，易简入禁中。协笑谓人曰：“父参其子，子朝其父，斯事亦倒置矣。”初协为汝州司户，易简通判苏州，书与易简曰：“吾在汝，汝

在吴，吾思汝，汝知之乎？”其好谈诣如此。（《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P843）

52 [党太尉] 党进，北戎人，幼为杜重威家奴，后隶军籍，以魁岸壮勇，周祖擢为军校。国初至骑帅，领节镇。太祖征太原，我师未成列，贼骁将杨业帅精锐二百余骑突我师，进挺身与麾下逐业，败走入城濠，会援兵至，业缘城缒得入城，获免。军中服进之勇，太祖屡对众称之。进不识文字，不知所董禁兵之数，上忽问及军中人数，先其军校皆以所管兵骑器之数细书，著所持之挺，谓之杖记，如笏记焉。进不举，但引挺以对曰：“尽在是矣。”上笑，谓其忠实，益厚之。徼巡京师市井间，有畜鹰鹞音禽者，进必令左右解纵之，骂曰：“不能买肉供父母，反以饲禽乎？”太宗在藩邸，有名鹰鹞，令圉人调养，进忽见，诘责欲解放，圉人曰：“晋王令养此。”且欲走白晋王，进遽止之，与钱令市肉，谓之曰：“汝当谨视之，无使为猫狗所伤。”小民传之为笑。镇许日，幕中宾佐有忤意，必命批其颊。尝病疮，宾佐入视疾，进方拥锦衾，一从事窃语曰：“烂兮。”进闻之，命左右急捉从事，批其颊，殆于委顿，大骂曰：“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脚患小疮，那至于烂？”盖谓奚之种贱也，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即当说我，此三面二头之人。”即命杖之。进名进，居常但称晖，或以为言，曰：“自从其便耳。”啖肉至数斤，饮酒斗余，宴会对宾客甚温雅嬉笑。忽擐甲胄，即髭髯皆磔竖，目光如电，视之若神人。故为杜氏奴，后见其子孙，必下拜，常分俸以给之，其所长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四 P850；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6）

后唐卢文度、文纪，俱在翰林，文度喜属文，文纪思迟涩，每书诏事填委，多文度草之。一日休暇，文纪当直，文度以禁中无事，送客郊外。会有密诏数道，亟遣僮骑追其兄还，不及饞饮。缙绅闻而笑之，咸曰：“文度自外来，跃马赴其弟急难。逮至翰苑中，文纪以书册围矣。”盖言文纪检阅旧本仓卒也。（《宋朝事实类

苑》卷六十四 P856)

〔徐铉好鬼神〕 徐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说，江南中主常语铉以“佛经有深义，卿颇识之否？”铉曰：“臣性所不及，不能留意。”中主以《楞严经》一帙授之，令看读，可见其精理。经旬余，铉表纳所借经求见，言曰：“臣读之数过，见其谈空之说，似一器中倾出，复入一器中，此绝难晓，臣都不能省其义。”因再拜，中主哂之。后尝与近臣通佛理者说以为笑，专搜求神怪之事，记于简牘，以为《稽神录》。尝典选，选人无以自通，诡言有神怪之事，铉初令录之，选人言不闲缀笔，愿得口述，亟呼见，问之，因以私祷，罔不遂其请。归朝，有江东布衣蒯亮，年九十余，好为大言夸诞，铉馆于门下，心喜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亮尝忤铉，铉甚怒，不与话累日，忽一日，铉将入朝，亮迎呼为中闾，云：“适有异人，肉翅自厅飞出，升堂而去，亮目送久之，方灭。”铉即喜笑，命纸笔记之，待亮如故。江陵从祖重内典，尝谓铉曰：“公鄙斥浮屠之教，而重神变之事，瞿昙岂不得作黄面神人乎？”铉笑而不答。（《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69；又见《记纂渊海》卷三 V1, P140；《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3）

孟蜀后主，凡命宰相，必徵感皇恩二章为谢。有张格者拜相，其所献之曲，有“最好是，长街里，听喝相公来”之句，人传为笑。（《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六 P875）

徐铉工篆隶，好笔砚。归朝，闻邕中耕人，时有得铜雀台古瓦，琢为砚，甚佳。会所亲调补邕令，嘱之，凡经年，寻得古瓦二，绝厚大，命工为二砚持归，面以授铉。铉得之，喜，即注水，将试墨，瓦瘞土中，枯燥甚，得水即渗尽。又注之，随竭，涓涓有声喷喷焉。铉笑曰：“岂铜雀之渴乎？”终不可用，与常瓦砾无异。（《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六 P875）

徐铉所居，逼五龙堂，宣徽角抵士将内宴，必先肄习于其中，观者云集，铉方蔬食，坐道斋中诵黄庭，闻外喧甚，立遣小童视之。还白云：“许赵二常侍与诸常侍习角抵。”铉笑曰：“此诸同

寮，难可接其欢也。”京城呼宣徽角抵士为常侍故。（《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六 P883）

〔标目〕 钱俶献地，弟仪以越州安抚使，授慎瑞师等州观察使，信以湖州安抚使，授新妫儒等州观察使。仪好昼寝，多以夜决府事及游宴。信为沙门返初，执政戏之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六 P882）

〔机辨〕 文纪性滑稽，孟知祥之僭号，尝奉使于蜀，适会改元。方春社，知祥张宴，设彘肉，语文纪曰：“上戊之辰，时俗所重，不可废也。愿尝一脔。”文纪笑曰：“家居长安，门族豪盛，彘肩不登于俎。时从叔伯祖颇欲大嚼，终不可至。一家奴慧黠，众以情语之。宅后园有古冢空旷，奴扫除其中，设肉数盘，私命诸从祖食之，珍甚，五房不觉言珍。五房曰：‘匪止珍哉，今日乃大美元年也。’良久，冢中二鬼骤至，呼曰：‘诸君窃食糟彘，败乱家法，其过已大，乃敢擅改年号乎？’”知祥有愧色，清泰即位，将命相，取达官名十人致瓶中探取之，首得文纪，遂为宰相。（《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1）

〔坡拜〕 先文正公言，今呼谏议为坡拜，盖唐朝旧语。自外人为谏议，班在给舍之上，岁满迁给事中，又岁满迁舍人。故两省同列谏议云：“君今上坡后，当复下坡矣。”《刘公嘉话录》载：初拜谏议者，给舍戏之曰：“何人骤居我上？”彼曰：“以我不才。”“何不拽下著？”乃迁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8；《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8）

〔湫神〕 宁州真宁县要册湫，自唐天后中，多祈雨有验，岁旱，遣中使持锦织，及镇宣徽乐工三十五人作乐于庭。僖宗乾符中，封神为应圣侯，昭宗光化中，进封普济王。开宝九年，太宗在南府，遣亲吏市马泰州，过宿于湫房，梦人告云：“晋王登帝位。”至长安，赦至，果符其言，遂以闻。明年五月十三日，白龙见池中，长数丈，东向吐雾，云白色，自辰至午而没，见者数千人，郡以闻，遂下诏封显圣王，增修祠宇。先是，泾州界有湫，方四十里，

水停不流，冬夏不减，水清澈，不容秽浊，或有喧污，辄兴云雨。岁旱，土人多祈雨于此，传云龙之所居。《汉书·郊祀志》云：“春祠官所领湫渊，安定朝那者是也。”其后屡称湫有灵应，朝那无闻焉。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皆神龙之所蟠蛰。建州浦城县福罗山有龙潭，岁旱，土人祀之，或投铁，龙立致雨。（《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九 P921）

〔担夫顶有圆光〕 秘书丞程希道，庆历中，为果州判官。遇提刑按部，率之同行，至南山中，日初出，薄雾未散，见一荷担夫，顶有紫光，圆径二尺许。召问之，云：“向于罅中得一物，方数寸，色如紫玉，置头巾带中，不知其他。”取令他夫带之，亦然，疑是昔人所炼之大丹，宪使以百钱易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九 P923）

〔穆修〕 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忤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摺摭，贬籍系池州，其集有《秋浦会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自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四 P985）

〔交趾〕 景德中，交州黎桓献驯象四，皆能拜舞，山呼中节，养于玉津园。每陈卤簿，必加莲盆，令昆仑奴乘以前导。晋《舆服志》有象车以试桥梁，亦古制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P1009）

〔交趾〕 淳化中，占城国，景德中，交州黎桓，并以驯犀为献。性绝躁，留养苑中，数日死。大中祥符中，交州复献驯犀，至海岸，诏还本国，令遂其性。（《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P1009）

〔高丽〕 高丽自五代以来，朝贡不绝，朝廷每加爵命，必遣使以奖之。故吕相国端、吕侍郎文仲祐之，皆相继为使。三人者

皆宽厚文雅，有贤者之风。如孔维辈，或朴鲁，举措为其所哂，或贪猥，不能无求索，甚辱朝命。后刘式、陈靖至其国，国王王治者，因语及中国族望，必有高下，如唐之崔、卢、李、郑。式等言，但以贤才进用，亦不论族姓。治曰：“何姓吕者多君子也？”盖斥言三吕，亦因以警使者。（《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P1010）

高丽国王王治上言，愿赐板本九经书以夸示外国，诏给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P1010）

〔契丹〕北虏中，多有图籍，亦有文雅相尚。王矩为工部郎中，本燕人，为虏将邪律（忘其名）掌其书记，常从其出入。邪律兄及兄之子，太平兴国中，战没于代郡。后邪律经旧战处，览其迹，悲涕作诗，（矩）记其两句云：“父子并随龙（尽从蛇）阵没，弟兄空望雁门悲。”（《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 P1017；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三，四库 1478—618）

〔求通好书〕开宝中，辽涿州刺史邪律琮遗书于我雄州刺史孙全兴，求通好书，曰：“官无交于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专之亦可。”其文彩甚足观也（《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4；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 P1017）

〔日本〕公言，雍熙初，日本僧裔（音影）然来朝，献其国职员令年代纪。裔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为真连国五品官也。裔然善笔札，而不通华言，有所问，书以对之。国有五经及释氏经教，并得于中国，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广而人少，率长寿，多百余岁。国王一姓相传六十四世，文武僚官皆世官。予在史局，阅所降禁书，有《日本年代纪》一卷，及《裔然表启》一卷，因得修其国史传甚详。裔然后归，附商人舡奉所贡方物为谢。案日本，倭之别种也，以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不惟改之，盖通中国文字故。唐长安中，遣其大臣真人来贡，皆读经史，善属文，后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释典以归。开元中，有朝衡者，隶太学，应举，仕至补阙，求归国，授检校秘书监，放还。王维及当时名辈，皆有诗序送别，后不果云。历官左右常侍、安南郡

督。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致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写真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 P1023）

〔高昌国〕 高昌国，唐以车师前王庭地所置西州也。自安史之乱，复陷西戎。太平兴国中，遣使来贡，命供奉官王延德报聘，往复数载。其国无雨，人皆以白垩涂屋以居，尝雨数寸，室庐皆坏。有敕书楼，藏唐朝格律敕诏。开元九年三月九日寒食，至今用之。延德后为度支使、舒州团练使。（《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 P1022）

〔潞州李筠〕 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其长子涕泣切谏，不听，使其长子入朝，且诃朝廷动静。太祖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其子以头击地，曰：“此何言？必有谗人谤臣父耳。”上曰：“吾亦闻汝数谏争，老贼不听汝耳。汝父使汝来者，不复顾惜，欲杀之耳。吾今杀汝何为？归语汝父，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少让之耶？”其子归，具以白筠。筠反，有僧素为人所信嚮，筠乃召见，密谓之曰：“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之名以足之，吾为师作维那教化钱粮各三十万，且寄我仓库，事毕之日，中分之。”僧许诺，乃令僧积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归府中耳。”筠乃与夫人先，倾家财尽施之，于是远迩争以钱粮馈之，四方辐辏，仓库不能容，旬日，六十万俱足。筠乃塞其地道，焚僧杀之，尽取钱粮，遂反。引军出泽州，车驾自往征之，山路隘狭，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马上抱数石，群臣六军皆负石，即日开成大道。筠战败于境，上走入泽州，围而观之，斩筠，遂屠泽州。进至潞州，其子开城降，赦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 P1024）

〔侯舍人〕 太宗末年，关中群盗有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至必屠之，驱略农人，使荷畚鍤随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群诣荆姚，见同州巡检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

威名，率众伏于邑北，群盗闻之，舍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传弩，戒勿得妄发，曰：“贼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马，马无具装。又劫略所得，非素习战也，射之必将惊溃。”既而合战，众弩俱发，贼马果惊略散走，纵兵击之，俘斩略尽。余党散入他州，巡检获之，自以为功，送诣州邑，盗固称我非此巡检所获，乃侯舍人所获也。巡检怒，自诣狱责之，曰：“尔非我获而何？”盗曰：“我昔与君遇于某地，君是时，何不擒我邪？我又与君遇某地，君是时弃兵而走，何不擒我邪？我为侯舍人所破，狼狈失据，为君所得，此所谓败军之卒，举帚可扑，岂君智力所能独辨邪？”巡检惭而退。（《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 P1025）

〔室种〕 室种者，虏相昉之子也。来奔于我。以为诸卫将军、领刺史，西京巡检。种好驰逐射猎，洛中水竹尤胜，种常语人曰：“洛阳大好，但苦于园林水竹交错翳塞，使尽去之，斯可以击兔伐狐，差足乐耳。”（《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 P1025）

〔市药物〕 益州有药市，期以七月七日，四远皆集，其药物名品甚众，凡三日而罢。好事者多市取之。淳化中，有右正言崔迈任陕路转运使，迈苦病，集有柏枕，乃令齎万钱市药百余品，各少取置枕中，周环钻穴，以彻其气，卧数月，得癩病，眉须尽落，投江水死，说者以为药力薰蒸，发骨节间成疾。（《岁时广记》卷二十八 P328）

《隐居诗话》云：杨文公谈苑载，本朝武人多能诗，若曹翰句有“曾经国难穿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刘吉甫云：“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大年称其佳。（《茗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 P217）

〔兴国寺〕 太平兴国寺，旧龙兴寺也，世宗废为龙兴仓。国初，寺主僧屡击登闻鼓，求复为寺。上遣中使持剑以诘之曰：“此寺前朝所废，为仓敖以贮军粮，汝何故烦渎帝庭？朝命令断取汝首！”仍戒之曰：“傥偃蹇怖畏，即斩之，或临刑无惧，即未可行刑。”即讯，其僧神色自若，引颈就戮，中使以闻，上大感叹，复以为寺。官为营葺，极于宏壮。又修旧封禅寺为开宝寺，前临官

街,北镇五丈河,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极于钜丽。((《宋朝会要》曰:“唐龙兴寺也,开宝三年诏重修,太平兴国元年赐今额。”)(《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P567;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3;《事物纪原》卷七 V3,P259;事又见《唐宋遗史》))

[黑煞将军] 开宝中,有神降于终南山道士张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与玄武天蓬等列,为天之三大将。言祸福多验,每守真斋戒请之,神必降室中,风肃肃然,声如婴儿,独守真能晓之。太祖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馆于建隆观,令下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太祖以其妖,将加诛,会晏驾。太宗即位,筑宫于山阴。将塑像,请于神,神曰:“我人形,怒目被发,骑龙按剑,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六年,宫成,封神为翊圣将军,每岁春秋,遣中使祈醮,立碑记其事,守真时来京师,得召见。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守真至,令为下神,守真屡请,神不降。归,才至而卒。后数日,宫车晏驾,此事异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 P581;《事物纪原》卷二 V1,P59;《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上 P13)

[乾德之号]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祐反江东时年号。后太祖受命,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岂非威灵先及,而符讖将著也。(《能改斋漫录》卷三《辨误》上 P48)

[周世宗尝作诗] 周世宗尝作诗,以示学士窦俨,曰:“此可宣布否?”俨曰:“诗,专门学士者,若厉精叩课,有妨机务,苟切磋失至,又不尽善。”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诗。(《记纂渊海》卷九六 V2,P1543;《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余知制诰日,与余恕同考试,恕曰:“夙昔师范徐骑省为文,骑省尝有《徐孺子亭记》,其警句云:‘平湖千亩,凝碧乎其下;西山万叠,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语。近得舍人所撰《涵虚阁记》,终篇皆奇语,自渡江来未尝见,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义山诗共读,酷爱一绝云:“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闻腰

支。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诗话总龟后集》卷五，四库 1478—6870）

〔卢延逊诗〕 卢延逊诗浅近，人多笈之，惟吴融独重其作，盛称于时。且云：“此公不寻常，后必垂名。”延逊诗至今传之，亦有绝好者，《宿东林》云：“两三条霓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旅舍言怀》云：“名纸毛生五门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赠元上人》云：“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蜀路》云：“云间闻铎骡驮去，雪里残骸虎拽来。”《江上》云：“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寄人》云：“吟成一个字，撚断数茎髭。”又云：“树上谗讪批颊鸟，窗间壁驳叩头虫。”人在翰林尝召对，上举延逊诗云：“臂鹰健卒一氍帽，骑马佳人卷画衫。”虽浅近亦自成一体。（《诗话总龟》卷八，四库 1478—394；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0）

〔太宗棋品第一〕 太宗棋品至第一，待诏有贾玄者，臻于绝格，时人以为王积薪之比也。杨希粲、蒋元吉、李应昌、朱怀璧亦皆国手。然非玄之敌。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末年得洪州人有李仲玄，年甚小，棋格绝胜，可侔于玄，岁余亦卒。朝臣有蒋居才、潘慎修，亦善棋，至三品。内侍陈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棋，自玄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好玄受五道，慎修尝献诗曰：“如今乐得仙翁术，也怯君王四路饶。”又作《棋说》千余言以献，上喜叹之，皆涉治道。（《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 P656；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4；《诗话总龟》卷五，四库 1478—364）

〔渔阳掺〕 徐谐仕江左，至中书舍人，校秘书，时吴淑为校理，古乐府中“掺”字，淑多改为“操”字，盖章草之变。谐曰：“非可，以一例若渔阳‘掺’者（七鉴反），三挝鼓也。祢衡作《汉阳掺挝古歌》云：‘边城晏开（闻）渔阳掺，黄尘萧萧白日暗。’淑笑伏之。又尝至清暑阁，阁前地经雨草生砖缝中，斲去复生，谐曰：“《吕氏春秋》：桂枝之下无杂木，味辛螫故也。”后主令取桂屑数斗匀布缝中，经宿草尽死。其博识如此。（《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6;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四库 1478—342)

〔翠微寺诗〕 翠微寺在骊山绝顶,旧骊宫也。唐太宗避暑于此,后寺亦废。有游人题云:“翠微寺本翠微宫,楼阁亭台几十重。天子不来僧又去,樵夫时倒一株松。”(《诗话总龟》卷二十四,四库 1478—511;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8)

钟谔,建安人,为李璟奏表,称臣于周,孙晟遇害,独赦谔为辉州司马,有诗与州将云:“翩翩归尽塞垣鸿,隐隐惟闻蛰户虫。渭北离愁春色里,江南家事战尘中。还同逐客纫兰佩,谁听縲囚奏土风。多谢贤侯振吾道,免令搔首泣途穷。”后画江为界,世宗召谔为卫尉卿,放还,因作诗献,其略云:“三年耀武群雄伏,一日回銮万国春。南北通欢永无事,谢恩归去老陪臣。”世宗览而悦之。(《诗话总龟》卷二十四,四库 1478—511)

〔天鸡弄和风诗〕 淮南张昺知举进士,试《天鸡弄和风》,昺但以《文选》中诗句为题,未尝详究也。有进士白试官云:“《尔雅》:輶,天鸡;翰天鸡。天鸡有二,未知孰是。”昺大惊,不能对。亟取《尔雅》检释,释虫有輶天鸡,小虫,黑身赤头,一名莎鸡,一名樗鸡;释鸟,有翰天鸡,赤羽。《逸周书》曰:文翰若彩鸡,成王时蜀人献之。江东士人深于学问如此。(《诗话总龟》卷二十九,四库 1478—544;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银台通进司,有日本僧人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言,善书札,命以牒对,云:“住天台山延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国王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百许人。每岁春秋二时,集贡士,所试或赋或诗,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国中专奉神道,多祠庙,伊州有大神,或托三五岁童子降言祸福事。山州有贺茂,明神亦然。书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列子》、《朝野僉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日本记》、《文馆词林》、《混元录》等书。释氏论及疏抄传之类多有,不可悉数。”寂照领徒七人,皆

不通华言。国中多习王右军书，寂照颇得笔法。上召见，赐紫衣束帛，其徒皆赐以紫衣，复馆于上寺。寂照愿游天台山，诏令县道续食。三司使丁谓见寂照，甚悦之。谓，姑苏人，为言其山水奇秀，见寂照心爱，因留止吴门寺。其徒不愿住者，遣数人归本国，以黑金瓶寄谓，并诗曰：“提携三五载，日用不曾离。晓井斟残月，春炉释夜澌。鄙银难免侈，莱石易成亏。此器坚还宝，寄君应可知。”谓分月俸给之，寂照渐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内外学，三吴道俗以归向。寂照东游，予遗以印本圆觉经，并诗送之，后寄书，举予诗中两句云：“身随客槎远，心与海鸥亲。”不可忘也。圆觉固目不暂舍云。后南海商人船自其国还，得国王弟与寂照书，称野人若愚，书末云：“嗟乎！绝域殊方，云涛万里。昔日芝兰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归云不报，心怀非便，风不传音问，人生之限，何以过之？”后题宽弘四年九月。又老大臣藤原道书，略云：“商客至，通书，谁谓宋远？用慰驰结。先巡礼天台，更可攀五台之游，既果本愿，甚悦、甚悦。怀土之心，如何再会。胡马犹向北风，上人莫忘东日。”后题宽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从英书，略云：“所谕唐历以后史籍，及他内外经书，未来本国者，因寄便风为望。商人重利，惟载轻货而来，上国之风绝而无闻，学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后，相见无期，生为两乡之身，死会一佛之土。”书中报寂照俗家，及坟墓事甚详。后题宽弘五年九月。凡三书，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书者亦鲜及。纸墨尤精，左大臣乃国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P569；《诗话总龟》卷三十，四库 1478—546）

吴俶《送朱致政》云：“洛殿夜凉初阁笔，渚宫岁晚得悬车。”（《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

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馆闻鸿夜，水国还家欲雪天。”（《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又见《宋诗纪事》卷三 V1, P79）

姚铉《钱塘郡》云：“疏钟天竺晓，一雁海门秋。”（《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

陈尧佐《潮州召还》云：“君恩来万里，客路出千山。”《送种放》云：“供帐开天苑，传呼度国门。”《送人越州》云：“风樵若耶路，霜桔洞庭秋。”《送朱荆南》云：“部吏百函通爵里，从兵千骑属椽橐。”（《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

钱熙《送人金陵拜扫》有云：“鹤归已改新城郭，牛卧重寻旧墓田。”（《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

钱易《昼景》云：“双峰上帘额，独鹊袅庭柯。”《芭蕉》云：“绿章封事缄初启，青凤求凰尾乍开。”（《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

梅询《阴陵》云：“千里汉围合，一夜楚歌声。”（《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又见《宋诗纪事》卷五 V1, P111）

李拱《春题村舍》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声坡。”（《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又见《宋诗纪事》卷四 V1, P100）

苏为《送刘端州》云：“夜浪珠还浦，春泥象印踪。”（《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又见《宋诗纪事》卷八 V1, P208）

朱严《赠徐常侍》云：“寓直有谁同骑省，立班独自戴貂冠。”（《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

王曾《送李駉马拜陵》云：“人畏轩台久，春归雨泽多。”（《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

李堪《哭韩黎州》云：“桐乡留路葬，铭路在生悲。”《送周建州》云：“海月随帆落，溪花绕驿流。”《送人行》云：“雷风有约青蚪起，霜露无情紫蕙枯。”《退居》云：“雨密丝桐润，潮平钓石沉。”（《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

吕夷简《早春》云：“梅无驿使飘零尽，草怨王孙取次生。”《九日呈梅集仙人》云：“人归北阙知何日，菊映东篱似去年。”《寒食》云：“人为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飞霜。”（《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又见《宋诗纪事》卷九 V1, P229）

陈诒《闲居》云：“笼鸡对窗语，罗雀绕门飞。”（《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

宋绶《送人知江陵》云：“奇才剑客当前队，丽赋骚人托后

车。”《送人知洪州》云：“江涵帝子翠飞阁，山际真君鹤驭天。”《送周贤良》云：“楚泽伤春怨鷓鴣，长安索米愧侏儒。”（《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

赵复《送晏集贤南归》云：“船官风破浪，关吏鼓通晨。”（《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又见《宋诗纪事》卷四 V1, P100）

牧之《寄人》云：“世味嫌为枳，时光怨落莫。”《闲居》云：“歌怀饭牛起，书愤抱麟成。”《蝉》云：“二子自不食，三间何独清。”《登楼》云：“远水净林色，微云生夕阳。”《尘》云：“已伤花榻满，休妒画屏飞。”（《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30）

钱邓师尝举《思贾谊》两句云：“‘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人何可及。”（《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5）

王化基诗《送梁助》曰：“文章换桂一枝秀，清白传家两弟贫。”人多诵之。（《诗话总龟》卷四十一，四库 1478—609）

64 [记诗] 杨文公言，自雍熙初归朝迄今三十年，所阅士大夫多矣，能诗者甚鲜，如侍读兵部宿擅其名，而徐铉、梁周翰、范宗、黄夷简皆前辈；郑文宝、薛映、王禹偁、吴淑、刘师道、李宗谔、李建中、李维、姚铉、陈尧佐悉当时侪流；后来者甚著者，如路振、钱熙、丁谓、钱易、梅询、李拱、苏为、朱严、陈越、王曾、李堪、陈诰、吕夷简、宋绶、邵焕、晏殊、江任、焦宗古；布衣有林逋、周启明、钱氏诸子；有封守惟济、供奉钱昭度，即曲有今南郑殿丞杨黎州及高官簿觉宗人字牧之，并有佳句可以摘举，而钱惟演、刘演特工于诗。（《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7）其能诗者，今略记之：杨徽之《春望》云：“杳杳烟芜何处尽，摇摇风柳不胜垂。”（《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台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中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哭江为》云：“废宅寒塘水，荒坟宿草烟。”）《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重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隗州。”）《元夜》云：“云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

老，落迟桐叶雨声寒。”)(《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7)徐铉(《游木兰亭》云：“兰橈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观习水战》云：“千帆日助阴山势，万里风驰下濑声。”)《病中》云：“向空咄咄频书字，忘世滔滔莫问津。”)(《谪居》云：“野日苍茫悲鹏舍，水风阴湿弊貂裘。”《陈秘监归泉州》云：“三朝恩泽凭唐老，万里江山贺监归。”《宿山寺》云：“落月依楼阁，归云拥殿廊。”)(《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7)梁周翰应制云：“百花将尽牡丹拆，十雨初晴太液春。”黄夷简《题人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几焙茗旗香。”)(《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7)郑文宝《郊居》云：“百草千花路，斜风细雨天。”)(《重经贬所》云：“过关已跃樗蒲马，误喘尤惊顾兔屏。”《洛城》云：“星沉会节歌钟早，天半上阳烟树微。”《赠张灵州》云：“越绝晓残蝴蝶梦，单于秋引画龙声。”)《长安送别》云：“杜曲花光浓似酒，灞陵春色老于人。”《送人归湘中》云：“满帆西日催行客，一夜东风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惯中迁客酒，多年不见侍臣花。”《栖灵隐寺》云：“旧井双飘仙界桔，双溪时落海边鸥。”《送人知韶州》云：“碧落春风老，朱陵古渡头。”《永熙陵》云：“承露气清驹送日，觚棱人静鸟呼风。边上云鬓间相似，雪峰口外寂寥烟。”)(《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7)刘师道《寄别》云：“南浦未伤春草碧，北山仍愧晓猿惊。”)(《与张必》云：“久师金马客，勅敌玉溪生。”《荷花》云：“有路期奔月，无媒与嫁春。”《残花》云：“金谷路尘埋国艳，武陵溪水泛天香。”《寄陈龙图》云：“晨瞻北斗天何远，梦断南柯日未沉。”)《叹世》云：“野马飞窗日，醯鸡舞瓮天。”)(《春雪》云：“青帝翠华沉物外，素娥孀影吊云端。”《咏雪》云：“三千世界银成色，十二楼台玉作层。”《湘中》云：“逝波帝子魂何在，梦草王孙怨未归。”)(《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李宗谔《春郊》云：“一溪晓绿浮鸂鶒，万树春红叫杜鹃。”)(《赠苏承旨》云：“金銮后记人争写，玉署新牌帝自书。”)(《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李维《渚宫亭》云：“故宫芳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风樵若耶路，霜桔洞庭

秋。”(《朱致政》云:“清朝纳禄犹狂健,白首还家正太平。”《和人赠马太保》云:“转盼回岩电,分髯磔猬毛。”《寄洪湛》云:“谪去贾生身健否,秋来潘岳鬓斑无。”)(《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又见《宋诗纪事》卷六 V1, P229)丁谓(《和钱易》云:“珊瑚新笔架,云母旧屏风。”)《送章安南》云:“梅花过岭路,桃叶渡江船。”《芭蕉》云:“绿章封事缄初启,青凤求凰尾乍开。”(《送章明州》云:“泣珠泉客通关市,种玉仙翁寄版图。”《送陈荆南》云:“楚子梦云铃阁密,郢人歌雪射堂开。”)(《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8)苏为《湖亭诗》:“春波何限绿,白鸟自由飞。”(《送刘端州》云:“夜浪珠还浦,春泥象印踪。”)(《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又见《宋诗纪事》卷八 V1, P208)晏元献(《与张临川》云:“篱边菊秀先生醉,桑下雏娇稚子仁。”)又云:“东阳诗骨瘦,南浦别魂销。”(《送章明州》云:“骚客登山知有助,秦源鸡犬更相闻。”《送人知洪州》云:“干斗气沉龙已化,置鸟人去榻犹悬。”)(《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9)钱昭度《村居》云:“黄蜂衙退海潮上,白蚁战酣山雨来。”(《大寒》云:“雨被北风吹作雪,水愁东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楼在,东南王气销。”《梅花》云:“东北风吹大庾岭,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别馆风吹入,万里长沙月照来。”《秋游华山》云:“人间路到三峰尽,天下秋随一叶来。”)(《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30)《自咏》云:“刚肠欺竹叶,衰病怯菱花。”《春昼》云:“人归汉后黄金殿,燕在卢家白玉堂。”《登楼》云:“远水净林色,微云生夕阳。”(《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1。辑录者按:以上括号内诗,均为《诗话总龟》各卷所加。)

〔二僧诗〕 楚僧惠崇《思东林寺》云:“鸟归杉堕雪,僧定石沉云。”《送李堪》云:“秋声动群木,暮色起千山。”蜀僧希昼《答黄桂州》云:“来书逢岁缺,去梦历峰危。”《广南陈转运》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1)

蜀僧希周昼游雁荡山,云:“天长来月正,木末度猿稀。”《答黄桂州》云:“束书逢岁嗣,去梦历峰危。”《广漕》云:“春生桂林

外,人在海门西。”《送僧东归》云:“帆影先寒雁,经声隐暮潮。”《宋承旨林亭》云:“雪溜垂危石,棋灯射远林。”《赠僧》云:“漱齿冰溪远,闻蝉雪屋深。”《送人》云:“玉绳城阙近,金柝海城秋。”《赠勾学士》云:“晓天金马路,晚岁石霜心。”《寄人》云:“山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送新津尉》云:“剑月啼猿苦,江沙濯锦寒。”《北宫书亭》云:“花落盈虫穴,梁尘堕燕泥。”《赠关上人》云:“寄禅关树老,乞食塞城羌。”《送僧归新安》云:“风泉旧听僧窗改,云穴曾行鸟径残。”《春山》云:“芳树侵云老,孤泉落石危。”《送人归南海》云:“落日横秋岛,寒涛兀夜船。”浙僧宝通《题相国寺》云:“下朝人带天香出,入定僧云御杖头。”僧守恭《佛迹峰》云:“市发人来绝,衔花鹿去多。”僧行肇《送僧》云:“定锡樵停斧,窥人鸟立槎。”《送人之鄞江》云:“江声鳌背出,帆影斗边飞。”僧简长《送人归宁州》云:“烟垒沉寒角,霜空击怒雕。”尚能《送僧归浙右》云:“霜洲枫落尽,水馆月生寒。”《送僧归四明》云:“古寺山光后,重城海气围。”《送人》云:“西风随雁急,寒柳向人疏。”《送孙大谏知永兴》云:“关河虎符重,殿阁兽樽闲。”僧知人《溪居》云:“寒声病叶落,晓色冻云开。”《送僧归天台》云:“路遥无去伴,山叠有啼痕。”《冬夕》云:“风窗灯易灭,雪屋夜偏寒。”僧休复《送道士西游》云:“日暮长安道,秋深道太白峰。”僧惟凤《秋日送人》云:“去路正黄叶,别君堪白头。”《哭度禅师》云:“海客传遗偈,林僧写病容。”(《诗话总龟》卷十二,四库 1478—426)

〔鸭能人言〕《文公谈苑》谓:相传陆龟蒙多智数狡狴。有内养自长安使杭州,舟出舍下。童奴驱群鸭出,内养弹其一,折颈,龟蒙遽从舍出,大呼云:“此绿头鸭,有异名,善人言,适将献状本州,贡天子。今恃此死鸭以诣官。”内养少长宫禁,不知外事,甚惊骇,厚以金帛遗之,龟蒙乃止。因徐问龟蒙曰:“此鸭何言?”龟蒙曰:“自呼其名。”巧捷多类此。(宋·叶茵(1199—?)诗“逢人肯说鸭呼名”自注;《全宋诗》V6, P38212;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8)

〔江直木〕 江直木，隐居庐山，有至行。一夕，有盗入斋中，直木假寐不动，清贫无它物，唯持药鼎而去，遗其盖。直木俟其户，随后掷盖与之，来日谓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报晓鸡为狸所食，直木怅然，将有以报鸡之冤者。来日，持百钱坐路隅以俟，有持死兔过者，即市之，割以祭鸡。人或谓直木云，此非狸，直木曰：“亦是其类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一 P536）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父故吏部令史，满，调补长安簿，卒官。放七岁能属文，既长，父勖令赴举，放辞以业未成，不可妄动。父卒，兄数人皆从赋，放与母隐终南山豹林谷，结草茅为庐，以讲习为业，后生多从之学问，得其束脩以自给。著书十卷，人多传写之，工为歌诗，亦播人口。宋维翰为陕西转运使，表荐之，太宗令本州给装钱三万，遣赴阙，量其才收用。放诣府受金，治行。素与张贺善，贺适自秦州从事公累免官，居京兆。放诣贺谋其事，贺曰：“君今赴召，不过得一簿尉耳。不如称疾，俟再召而往，当得好官。”放然之，即托贺为奏草，称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岁时存问，不复召。其母甚贤，闻有朝命，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既辞疾，母悉取笔砚焚之，与放转诣穷僻，人迹罕至。后母卒，无以葬，遣僮奴持书于钱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为先朝尝加召命，今贫不能葬母，欲以私觐，是掠朝廷之美。诏京兆府钱三万，帛三十疋，粟三十石。咸平末，张齐贤知京兆府，表荐，召为左司谏，直昭文馆，赐五品服。（《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二 P554）

〔华阴隐人〕 华山南有川，广袤数百里，连山洞，不知其极。人有登莲华峰顶俯瞰，人烟舍屋相望，四时常有花木，疑灵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难者居此，其后裔也。开宝中，有数人衣服异制，出华阴市中，人诘之，曰：“我居华阴川，因采药迷路至此，何所也？”后不知所诣，或疑其地仙。（《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P562）

〔云豁入定〕 吉州西峰宝龙院僧云豁，常入定，岁余一出。

大中祥符三年，上遣中使赵履信取至阙下，宣于北御园舍中，肩僮之，月余始出定，苦告求归，厚赐以遣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P568）

〔西域僧觉称〕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觉称来，馆于传法院，其僧通四十余本经论，年始四十余岁。丁谓延见之，嘉其敏惠，遣人送至予处。与译同来，设茶果，问之，译云：“入此国，见屠杀猪羊，悬肉市肆，甚不忍观，见此方人心颇恶。彼西土，或一国全不食肉。”予问能留此否？觉称云：“愿至五台，谒文殊即还。”乃心思恋本国，不乐居此。因索纸以竹笔作梵书，横行数十字，请净公译云：“稽首摧伏诸魔力，我智者（本名）觉称，出家至今，十九腊，渠胝偈句义能说，后复作圣德颂。”以上文理甚富。上问其所欲，但求全襴袈裟，归置金刚坐而已。诏尚方造以给之。觉称自言酤兰左国人，刹帝利性善，尽于译堂壁画释迦面，与此方绝异。（《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P567；又见《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3）

〔王处纳〕 王处纳，洛阳人，少时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为面以食之。又尝梦人持巨鉴，众星灿然满中，剖其腹纳之，后遂通星历之学，特臻其妙。依汉祖于太原，开国为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周祖素与处纳厚善，举兵向阙，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刘氏祚短事，处纳曰：“汉氏历数悠远，盖即位之后，专以复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社稷不得久长。”周祖蹶然叹息。适以兵围苏逢吉、刘铢第，侍旦加戮，遽命置之。逢吉已自缢死，但诛铢，余悉全活。国初历司农少卿，直拜司天监。有子熙元，今为司天少监。（《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五 P592）

〔千叶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园牡丹，一岁中有千叶者五苞，特为繁艳，李公致酒张乐，召宾客以赏之，自是，再岁内，长幼凡五丧，盖地反物之验。（《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七 P624）

〔治面疡〕 杨岫为光禄寺丞直史馆，疡生于颊，连齿，辅车外肿若覆瓿，内溃出脓血，不辍吐之，甚痛楚，医为疗之百方，弥

年不差。人有语之曰：“天官疡医中有名方，何不试用？”嵎乃案疡人疗疡，必攻以五毒，合黄堊、买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烟土著，以鸡羽扫取，以注创，恶肉破骨尽出。嵎即依方，注药创中，少顷，朽骨连两牙溃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嵎见任主客员外郎。（《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九 P650）

〔秘阁藏书〕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常置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选三馆正本书万卷实之。置直秘阁及校理之职，命至择其人奏署，吏以内侍监之。其外省自隶百司，秘阁列于集贤之下，写御书及百余卷，即秘监以奉进御，退藏于秘阁，内居从中降图画及前贤墨迹数千轴以藏之。淳化中，始造阁成，上飞白书额，亲幸，召近臣纵视图籍，赐宴。又以供奉僧元蔼所写御容二轴藏于阁。（《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 P654）

〔置御书院〕 翰林学士院，自五代以来，兵难相继，待诏罕习王书，以院体相传，字势轻弱，笔体无法，凡诏令刻碑，皆不足观。太宗留心笔札，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许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召为御书院祇候，迁翰林侍书。著善草隶，独步一时，永禅师真草千字文，缺数百字，著补之，刻石，但得形范，而无神妙，世亦宝重之。修东岳庙，立碑，命著书。著时任著作佐郎，辞以官卑不称题刻，即日迁著作郎。时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志著更宿禁中。太宗每岁九月后，至暮夜，即召宿直侍书，及待诏书艺于内东门北偏小殿内，张烛令对御字，或问以外事，常以至乙夜而罢。著善大书，其笔甚大，全用劲毫，号散卓笔，市中鬻者一管百钱。初以纸一番令书八字，又一番令书六字，又一番四字，又一番两字，又一番一字，皆极于遒劲。上称善，厚赏之。著后官至殿中侍御史，赐金紫。太平兴国中选善书者七人，补翰林待诏，各赐绯银鱼袋，钱十万，并兼御书院祇候，更配两院。余者以次补外官，自是内署书诏，笔体一变，灿然可观，人用传宝，远追唐室矣。（《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 P654）

〔王著善大书〕 翰林院自五代以来，字势轻弱，笔体无法，

太宗即赐笔札，求善书，许自言，得蜀人王著，即召为侍书，著善草隶，独步一时。初以纸一番，令书八字，又令书六字、四字至一字，皆极遒劲。上称善。自是诏书体一变，灿然可观。（《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一，四库 924—407）

〔缙云酝匠〕 缙云榷署一匠，善酝，经手罔不醇美。尝令写其方，俾建安姻家造之，味不绝佳。因召匠诘传方之谬，匠曰：“方尽于是矣。然其酸浆，随天气温炎寒凉，量多少之数，均冷暖之节，揽匀洽，尝味体测，此不可口授，但心能晓耳。家有二子，亦不能传其要。”此亦庄子斫轮之义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五 P658）

〔陈乔〕 陈乔仕江南，为门下侍郎，掌机密。后主称疾不朝，乔预其谋。及王师问罪，誓以固守，时张洎为乔之副，常言于后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乔将死，后主执其手曰：“当与我同北归。”乔曰：“臣死之，即陛下保无恙，但归咎于臣，为陛下建不朝之谋，斯计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视事厅内，语二亲仆曰：“共缢杀我。”二仆不忍，解所服金带与之，遂雉经，后主求乔不得，或谓张洎，曰：“此诣北军矣。”乔既死，从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诏改葬。后见其尸如生而不僵，髭发郁然。初求尸不得，人或见一大夫衣黄半臂，举手影，自南廊而过。掘得尸，以右手加额上，如所睹者。（《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三 P690）

〔相州部民张某〕 张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张某杀一家六人，诣县自陈。县上州，洎诘之，曰：“某家之姻贫困，常取息少有所负，被其诟辱，我熟见而心不平，思为姻家报仇，幸毕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遗其一，使有噍类。私仇已报，愿就公法。”洎曰：“杀人一家，宁无党乎？”对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复连及同谋？”又曰：“汝何不亡命？”对曰：“姻家即其邻，苟不获盗，岂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继？”曰：“我若灭口，谁当辨吾姻之不与谋？又孰与暴其事于天下？等死，死义可乎？”洎曰：“吾将闻上，免汝之死。”曰：“杀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杀止杀，若杀人不

诛，是杀人终无已，岂愿以一身乱天下法哉？速死为幸。”洎嗟叹数四，卒案诛，河朔间无不传其事者。（《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四 P702）

72 [杨无敌] 杨业，麟州人，少倜傥任侠，以射猎为事，所获比同辈尝倍。谓人曰：“我他日为将兵，亦如用鹰犬逐雉兔耳。”仕太原刘氏，至建雄军节度，频立战功，国人号为无敌。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释缚授大将军，数月擢为郑州防御使。以其知边事，俾为三交部署知代州，虏寇雁门北，日南向，业从后击之，虏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中，副潘美进讨，自云应路，以王侁、刘文裕监其军，连拔云、应、寰、朔四州，次筑乾羽。会歧沟大军不利，班师，美部迁四州民于内。三虏齐妃及耶律汉宁北皮室五押惕隐众十余万，后陷寰州，业谓美等曰：“贼盛，未可战。朝廷指令取四州民，今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即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虏必悉众来拒，即令朔州吏民悉入石碣谷，分强弩千人觐谷口，骑士援于中路，三州之众万全矣。侁沮之曰：“今精兵数万，何畏懦如此？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逗挠不战，岂有他志乎？”业泣下曰：“业非爱死耳，但时有不利，杀伤士众，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不死，当为诸君先死耳。”即部帐下骑兵数百人，自石碣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业本太原降将，当死，上不杀，宠以爵位，委我以兵柄，固愿立尺寸功为报，岂肯纵虏不击，而怀他志哉？今诸君责以避敌，当先死于虏。”因指陈家谷口曰：“公于此张步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为援，业转战至此，以步兵击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如其言，与侁等陈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以为虏寇遁走，欲争其功，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而西南行二十里，闻业麾兵却走。业至暮达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哭，再率帐下决战，身被十数枪。业抚下有恩，时从卒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傥鸟兽散，尚有还报天子者，无与我俱死。”

军士皆泣不肯去，其子延昭死之，业独手刃数百人，后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为奸臣所逼败，何面目虏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死。天下冤之，闻者流涕。上闻之，侁、文裕并除名，配隶诸州。厚赎业家，录其五子，诏褒赠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业子延明骁勇为边将，有威名，戎人畏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五 P722）

〔王隐〕 王隐，本期门健步，隶皇城司。太平兴国中，河大决，调发缘河丁夫数十万塞之，将下大榷合堤口，日遣健步数辈来往侦报。将合龙门，凡健步两辈至，上召问，云：“河决已塞，水复故道。”隐续至，其言亦然，且云：“初来时，颇见津流未断，恐尚烦圣念。”上怒，令拘之。少顷，报至，果水势猛暴，冲大榷，复溃注数郡。上召隐慰喻，立迁小校，自是或补拟亲从列校，必首记其名，多蒙超擢。至道初，东宫建择亲卫使二人，已得刘谦，尚阙一名，上曰：“王隐忠直不妄语，可以补之。”后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保顺军节度使。隐无它能，由一言之不诳人主，而克享世福，况积德乎？（《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五 P725）

〔张继能〕 内侍张继能，尝为镇戎军钤辖。初古原州自唐以来，陷于党项，徙治平凉县。继迁之叛，李继隆、继和建议城古原州，以保障内属蕃部，并力御贼，是为镇戎军。以隆、和知军事，几七八年，继能为钤辖，题诗于厅曰：“夜闻磻外铃声苦，晓听城头角调哀。不是感恩心似铁，谁人肯向此中来？”继能读书有胆略，忠直好谈论，知治体，今为入都内领郡。（《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五 P725；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十四，四库 1478—511）

《谈苑》：范仲淹知开封府，决事如神，京师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范文。”（《翰苑新书前集》卷四十二，四库 P7）

〔永昌陵〕 太祖生洛阳夹马营，乐其风土。国初营缮宫室，有迁都之志。九年四幸郊祀，而宫殿宿卫多不安处，或见怪异，遂东归，叹曰：“我生不得居此，死当葬于此。”登阙发鸣镝，指其所曰：“后当葬此。”永昌陵即其也。（《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

《杨文公谈苑》：太祖生洛阳夹马营，生之夕，光照一室，胞衣如菡萏，营前三日香，至今人呼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上 P1）

74 [冯道奉使] 晋天福中，奏宝策戎衣之号，辅相中当一人为使，赵莹、桑维翰、李崧咸惧，将命冯道，索纸书云：“道去。”遣人语妻子不复归家，数日北行，契丹以道有重名留之，赐牛头、牙笏为殊礼，道作诗曰：“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凡得赐，悉市薪炭，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当为之备。”辽人颇感其意，道三上表乞留，固遣，始去，更住月余，既行，所至留驻凡两月，出境即驰归。左右曰：“得生还，恨无羽翼，公独宿留，何也？”道曰：“辽人多诈，总急还，以彼筋脚，一夕即追至，亦何可脱，但徐缓即不能测矣。”道归作诗云：“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道在契丹有诗云：“朝披四袄专藏手，衣盖三衾怯露头。”其苦寒如此。（《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5）

[卧榻侧他人鼾睡] 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恳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铉复命，未几城陷，随后主归朝，铉性质直，见士大夫多被褐，曰：“中朝自五胡猾乱，其风未改，荷毡被毳，实烦有徒。”一日见其婿亦被毛裘，责曰：“吴郎上流，安得效此？”淑曰：“晨兴苦寒，朝中服者甚众。”铉曰：“士君子有操者，亦未尝服。”盖自谓也。（《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5）

[吴陵汗衫写诏] 唐末有朱书御札，征兵方镇，盖危难中以此示信。昭宗以吴绫汗衫写诏，问道与钱镠，告以国难。（《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8）

[辜负口眼] 谚曰：不到长安，辜负眼；不到两浙，辜负口。

(《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太平兴国]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识者谓太平字一人六十也。太宗寿六十九,中间岁内改元,亦叶其数。(《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灵棋经] 灵棋经,乃黄石公法。南齐江谧尝以棋占得金益玉杯之卦。《唐经籍志》五行部有《十三灵棋经卜》一卷,盖所传旧矣。凡一事再卜,卒不验。(《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脐裂] 殿中丞王金嗜酒,忽脐裂,有声,以盎承之,得清酒斗余而卒。(《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地狱受苦] 人或疑释经所述地狱受苦之期太长,公曰:律文有流三千里,地甚远,徒三年,日甚长。造罪之初,止念一顷耳。(《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19)

[比试制诰] 张去华任拾遗,上言:今制诰张澹不才,愿得比试,诏令中书引试,澹果不胜。去华迁补阙,澹罢知诰,去华负时名,虽胜,遂为清议所鄙,而澹亦当引退,岂宜与新进士争锋,其亦失也。(《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0)

[两制作诗赋] 晋开运中,诏两制各作诗赋一篇,付礼部为考试之日,李恠独曰:“恠识字有数,因人成事,使令衣白袍贡部,下第必矣。胡能作文章,为世楷模。”终不肯作。(《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0)

[钱刘变诗格] 近年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惟演《途中》云:“雪意未成云着地,秋声不断雁连天。”《义》云:“客亭厌见论长短,村酒那能辨圣贤。”《送僧》云:“宿榻孤烟起,行衣梦雨凉。”(《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1)

[视虚实用药] 陈昭遇善医,绝不读书,随刘铨归朝,持药囊,日阅数百人,其风劳冷气之候,皆默识之。然后视其老幼虚实,按古方用汤剂,鲜不愈者,实未尝寻脉诀也,世以为神医。庄周所谓悬解童过,所谓读书百遍,义自见是也。(《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2)

76 [一目失明] 钱鏐年老,一目失明,中朝国医吴某曰:“可无疗,此当延五七岁寿,若决膜去内障,眼即复旧,但虑损福。”鏐曰:“吾得不为一目鬼于地下足矣。”医为治之,复故,凡赂医金帛计五万缗,未几鏐卒。(《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2)

[筑太乙宫] 太平兴国中,方士楚芝兰上言:按《太乙经》,五福太乙为天九贵神,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徙,今当入吴分,五福所至,民获其祐,宜筑宫于苏州。太宗从之。宫成,芝兰又言:祠太乙于吴,但福及吴民,可徙筑京城南三十里苏村,遂改筑新宫凡十殿,曰君基太乙、臣基太乙、民基太乙、九气太乙、大游太乙、小游太乙、十神太乙、天太乙、地太乙,并五福为十八。(《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2)

[洛阳宫阙似兜率天宫] 西晋时,有胡僧至洛阳,见宫阙叹曰:“此正是兜率天宫,但生人之力营构,非道力所成耳。”将终与徒众别,曰:“山河天下皆变灭,而况人身何得长久?但能专心清净,屏除三毒,形数虽乖,其会必同。”(《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2)

[毁铜铸钱] 周世宗毁铜佛像铸钱,曰:“佛教以为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大悲铜像甚有灵应,击毁之际,以斧钁自胸镜破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报应。(《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2)

[谒金门词] 江南成幼文为大理卿,好为歌词,尝作《谒金门曲》,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后因奏牍稽滞,中主曰:“卿试与行‘一池春水’,又何缺于卿哉?”(《类说》卷五十三,四库 873—924)

李昉《张乖崖语录》与《该闻录》

考 略

《乖崖语录》又名《张忠定公语录》、《张咏语录》、《乖崖行政语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玉海》、《宋史·艺文志》、《遂初堂书目》等均有著录,但著录的卷次不一,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卷。当代一些目录著作如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说该书已全部散佚,这是不正确的。该书至少有1卷是附于张咏《乖崖集》之后,从宋代一直流传至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集(指《乖崖集》)宋代有两本,一本十卷,见于赵希弁《读书附志》所称钱易墓志,李昉语录附于后者也;一本十二卷,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称郭森卿宰崇阳刻此集,旧本十卷,今增广并语录为十二卷者也。”今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乖崖集》,果有《语录》1卷,惟标明张咏撰,这其实也无大错。毕竟是李昉记录张咏在蜀政事言行而成的书。《直斋书录解题》云:“《乖崖行政语录》三卷,虞部员外郎成

都李旼撰，述张忠定公咏治蜀政事及言行。”《郡斋读书志》也云：“张忠定公咏守蜀，有善绩，其门人李旼，纪其语论可以垂世者。”当然，严格地讲，该书的真正作者应该是李旼。

李旼，字渭卿，号谷子，华阳（今四川双流县）人。召授试恒宁主簿，历官国子监说书，知常州武进县、泉州惠安县，又知荣州，以国子博士致仕，卒年九十。李旼著作甚多，著有《孔子弟子传赞》60卷、《李旼集》10卷、诗歌杂文70卷，但大部分已经散佚。李旼为张咏门生，长期生活在张咏身旁，由于张咏举荐劝勉，由此从事举业，走入仕途。

张咏（946—1015）是宋初名臣，字复之，号乖崖，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知崇阳县，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定。有《乖崖集》12卷。张咏曾两次出知益州，《乖崖语录》就是他出知益州时，由李旼根据张咏治蜀时政绩编写而成。在《乖崖集》附录中的《乖崖语录》仅有19条佚文，笔者又从《五朝名臣言行录》、《宋朝事实类苑》、《翰苑新书前集》等书中，共辑得数十条佚文，去其重复，共有34条。在所收佚文中有一篇《进火欵草表》，是进献四川能治顽疾的一种草药——火欵草的一篇奏表，从行文口气来看，很像为张咏所作，查《乖崖集》和《全宋文》均未收录，很可能是张咏一篇佚文。

李旼另一部佚著《该闻录》是一部笔记小说。据《郡斋读书志》记载，李旼“熙宁致仕归，与门人宾客燕谈，衮衮忘倦，门人请为编录，遂以该闻为目，又有杂诗十二篇系于后。”《该闻录》又名《归田录》、《该闻集》，《类说》引录该书多条，却名为《咳闻录》，可能是笔误。一般古代目录书均著录为10卷，衢本《郡斋读书志》以《归田录》为名，著录为6卷，原书大部分已佚失，仅《说郛》等书以《该闻录》为名，保存1卷，存21条佚文。笔者从《类说》、《说郛》、《古今事文类聚》、《群书类编故事》、《诗林广记》、《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岁时广记》、《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共辑得41条佚文。另四库《分编古今类事》卷八有《先大夫灵泉梦记》和《蒲

教授荆山记》二文标明出自《该闻录》，但二文一记大观年间事，一记宣和年间事，与李旼生活时间相差百年，可知为误录，因此不予辑录。

《该闻录》杂记唐宋以来朝野轶闻趣事，多有因果报应之事，但也有可读可圈之事。如“知县生日”条，描述了开宝年间神泉县令表面廉洁，实则贪贖的丑恶本性，极富故事性，刻画人物入木三分。《耘日鼓诗》记载了农民击鼓为求雨，王孙击鼓为作乐之事，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

在长期的时光流逝中，李旼的著作大部分已经散佚，新近编纂的《全宋诗》仅收录他 1 首诗及数首残诗，《全宋文》也只收录了他 1 篇文章。同样，他的生平也少为人知，而我们收录《该闻录》佚文，却有他生平多次记载的如“图画经书事迹指示解说”条，记载了李旼八九岁读书事。“琴僧江湖”条记载了李旼知武进县事，“凶宅”条记李旼出生于四川五门昌西桥事，“李旼见塔”条记李旼景德二年赴考事。特别是“郑珏吉凶”条，据此我们略知李旼一生基本情况：“年十三有诗名，二十三丁先孝忧，三十三值李顺叛，四十三拔成都，五十三直太学，六十三罢和议郡，八十三病革不死，今又五年矣，不知此去复何如也。”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该闻录》大概作于他 88 岁时。其中“三十三值李顺叛”是推断李旼生卒年的重要资料。四川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发生在淳化四年(993)二月，该年十二月王小波在攻打江原时牺牲，由其妻弟李顺继任领袖，而此年李旼 33 岁，据此上溯 33 年，是宋开国第一年——建隆元年(960)，此年即为李旼生年。另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六记载，李旼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以大理寺丞知泉州惠安县，按上面建隆元年(960)李旼生年推算，此年他 63 岁，与“郑珏吉凶”条“六十三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县”完全吻合，由此完全可以确定，李旼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的推算是正确的。

宋人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七云李旼九十岁卒。由此也可

以推算出,李旼卒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我们前面说过,《该闻录》作于李旼 88 岁,因而可以推算出,该书完成于庆历七年(1048)。

从“郑珏吉凶”条佚文,我们已考证出李旼的生卒年。这一点历代史书都语焉不详,就是新近编纂出版的《全宋诗》、《全宋文》也都没有记录李旼的生卒年,可见文献的辑佚工作在文史方面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我们上面的辑佚,也可以纠正史书上的一些错误,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该闻录》是李旼在“熙宁中致仕归,与门客燕谈,衮衮忘倦而成”的。熙宁是宋神宗年号,在公元 1068—1077 年间,而此时李旼至少有 108 岁,而李旼是 90 岁时逝世的,所以《郡斋读书志》记载是错误的。

另,《宋代蜀文辑存作者考》、《全宋诗》、《全宋文》等一些史书都说,李旼淳化三年(992)进士,也就是说他 32 岁时进士及第了,这也是错误的。“郑珏吉凶”条云“四十三岁拔成都”,李旼 43 岁是公元 1003 年(真宗咸平六年),才刚通过乡荐,哪里可能早 11 年中进士?又《该闻录》“李旼见塔”条云:“景德二年(1005),李虞部旼与友张及、张逵、杨交俱拔乡荐,未唱名前一夕……梦游开宝寺,中路见寺塔数级出云外……李旼不预唱名,三省其梦,乃知塔者塌也。云外见之,御前下第之象也。”可见李旼景德二年才参加殿试,结果下第。也就是说,比淳化二年晚 13 年时间,李旼尚未进士及第。又据《乖崖语录》佚文云:“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名者,景德元年(1004),李旼与同门生张及、张逵诣州请解。”经过张咏主持州一级诗文考试后“是岁仍奏三人驿券赴京。”于是才有了景德二年李旼赴京赶考落第之事。因此,“李旼淳化三年进士”之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又据《该闻录》“文泰言命”中说,有一位叫丁文泰的人对李旼说:“子虽无科名而官至五品,寿仅百年。”到了老年,李旼感叹地说:“旼今员郎致仕,爵上护军,年已耄期矣。丁生之验,何神验如是。”可知,李旼一生未中进士。

另《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五“李旼两火”条，也是关于李旼生平的重要资料，现节录如下：“李旼尝为国子直讲，欲求郡而未得。一日，晨登讲席，诸生皆见旼中上有两焰火起，是日报得荣……李旼以硕儒耆德直国子讲，欲求一郡自效，固非过分。”可见李旼是任国子直讲后，知荣州的。

现将《乖崖语录》和《该闻录》佚文辑录如下。

《乖崖语录》辑存

公谓旼曰：“为文之要，须是主宾分明，揭搯净洁，应用如布帛，所须者与之。文章如珠玉，不可妄示与非人，虑有按剑之怒。子宜谨之。”（《仕学规范》卷三十二，四库 875—161）

张忠定公阅邸报，忽再言：可惜许！门人李旼请问之，曰：“参政陈左丞恕无也。斯人难得，唯公唯正，为国家敛怨于身，斯人难得。”退为诗哭之。（《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二；又见《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2）

张忠定公言，吾顷与今丞相寇公、南阳张覃取大名府解试罢，众谓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帅书言，覃之德行于乡里，有古人风，将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则未知覃之行远某之万万矣。遂荐覃之为解元。公曰：士君子当以德义相先，不然则未足为士矣。（《仕学规范》卷九，四库 875—50）

乖崖公曰：“吾河曲一书生尔，猥自出身，遭逢圣主。太平兴国中，进士及第，屡亲民政，自太常博士，罢荆湖北路转运使。入覲时，太宗皇帝御长春殿，召对数刻，上曰：‘卿奏事精审可信。’特赐金紫，除虞部郎中，旋授枢密直学士，知益州。面奉圣旨：‘西川经贼后，民颇伤残，不聊生，卿去到后，可便宜行事，钦哉！’君不疑臣，委任至重，乃感恩泣下。到川后奉诏条之外，事有大

可革者,奏后始行。其有从权而合义者,先行后奏,上悉允之,故得展微效,立功名,诚由上信不疑,下谗不入。”(《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1)

乖崖公镇蜀时,主帅平贼,如风悸草乱,久不宁息。公谓主帅曰:“有平民无告者,在党中,亦宜治之。”翌日,帅送贼二十余人,请公治之。公悉给公凭遣之,曰:“各著业去。”帅怒曰:“何擅纵贼人?”公曰:“昨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仆与足下化贼为民,用固邦本。”(《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2)

主帅帐下宠一虞侯卒,颇恃势吓民,暴取财物,皆吞声与之。因民有诉其强夺者,彼知公怒,乃缒城夜遁,公差衙校往捕之,约曰:“尔于擒得处,则浑衣扑人并作逃走投井申来。”是时群党汹汹,知彼已投井,故浮议杜绝,又免与主帅有不协名。(《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2;又见《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1;《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川界既安,兵未凯旋,颇有骄色,食必肥鲜,衣必华焕,而妻子是恋。公虑其抽回日,有顾望心,遂密奏乞差上前心腹近臣,可以弹压得主帅者,分其权势,然后抽兵,既无虞矣。寻诏崇仪副使入内,内侍押班卫绍钦充同西川捉贼招安使。卫风仪峻整,词气谠直,折冲行事,帅不能违,幕下军吏,悉皆畏惮,遂旋抽兵赴阙,一无顾恋者。改元至道春二月,卫入覲,奏剑门部署上官正守关有功,遂诏授峰州团练使,充西川招安使,替主帅归京。公与上官气义相得,谋无不臧,由是川界路无拾遗矣。公乃作悼蜀诗四十韵,见本集。(《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2)

平李顺贼明年,有广武指挥刘旰者,自怀安军劫巡检使率众叛,全带衣甲,冲破汉州,西往鼓州路去。公曰:“可也。”日与上官正及僚属往大慈寺弈旗偶射,民间忧喜相半,不知其由。公料贼经永康军,将至蜀州,谓上官曰:“可出兵击之。公如不行,吾则亲往。”上官请行,公约曰:“此去新津,抵方井,必遇贼。彼疲我锐,击之必剋。”翌日至方井,果与贼相遇,掩杀殆尽。上官凯

旋,公迎之,欢宴尽日,或谓公曰:“贼袭破数郡,不逐之,何也?”公曰:“彼贼势方盛,三日四郡不守,五日而两川震惊,若袭之与斗,必彼勇而我怯。曷若俟其气衰击之,则势如破竹。”(《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3)

讨刘旰兵士回,有以带贼首级而来,欲谋为战功者。公曰:“当奔突交战之际,岂暇获其首邪?此必战后翦来,知复是谁?”殿直段伦曰:“如学士之言,果神明矣。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主帅令付营切要将埋。”公曰:“岂若是邪?”遂遣令悉抬昇来。既至,公先录中伤兵士功,以其带首级来者次之。是时军情仰公赏罚至当,相顾欢跃,公先于厅前分垛钱绢,充卸甲例物。公遂出迎上官,宴于衙署,引甲士坐于东厢,劳之曰:“喜汝等杀贼胜回,各各卸下衣甲,领取例物归营去。”众皆肩抱钱绢,欢跃盈衢,百姓不限亲疏,迎之相贺。(《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3)

李旼苦疔,既瘳,请谒,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对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对君父,畏之慎之,静久自愈。”(《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4)

公视事退,屏后有一厅子熟睡,公诘之:“汝家有甚事?”答曰:“母病久,兄为客未归。”访之果然。公翌日差场务一名给之,且曰:“吾厅上有敢睡者邪?必心极幽慙使之然尔,故悯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5)

张乖崖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合军旅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行,众不敢欢,赵济畏之。龙图,乖崖孙婿也,尝以此事告韩魏公,公曰:“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5)

转运黄虞部,好举时才之士,乖崖公劝曰:“太凡举人,须举好退者。好退者廉慎知耻,若举之,则志节愈坚,少有败事。莫举奔竞者,奔竞者能曲事谄媚,求人知己,若举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举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竞,又何须举他?”(《宋朝事

实类苑》卷五十七 P748;又见《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3)

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名者。景德元年,李昉与同门生张及、张逵诣州请解,先于承引司通百姓名,下桑梓状,公判云:“入试一日前,陈桑梓二拜。”旁小注云:“不得喝。”昉与同人却就客次,具栏鞞,各贽事业十卷,启状一通,公坐厅,衣朝服软履,遣接事业。公遍阅启状,回报云:“承见示至业,未公试谢来。”寻差节度推官韦宿充试官,试官申乞差监试官,公判云:“知州亲监。”一日前,承引司复申桑梓状,公判云:“免桑梓客将引上厅客礼。”及试日送牌印付通判厅曰:“今为国家试举人,如有生事,则报来。”临试时,始问韦宿曰:“今日何试题?”对曰:“试上善若水赋,秋风生桂枝诗。”公曰:“诗题陈熟,改试朝日莲诗。”次日又问曰:“今日试何论?”对曰:“试禹稷之功王者事业,州郡岂合问他?吾曾见州郡中策举人,问国家时务者,此亦非宜,乃改试文行孰先论。”公曰:“只此亦可以见二三子于文行中所存之心也。”三人俱获解,送鹿鸣筵。前三日,公率郡僚各赋三秀才应举诗,公首唱五言古调诗,并序曰:“益部去帝乡四千里,平昔英俊,怠于进趋,况更贼乱之余,例乏资生之计,乡老之荐,声响久绝。今年华阳邑大夫以三进士为请,试官诵其文,闾里称其行,又嘉其行忘遐阔,心恋明圣,有以彰远人,既又吾君德泽流被于无穷也。近世取鹿鸣之什,以嚮贡士,斯筵之启,殆若是乎?举送官老不胜酒,亦醉且喜,因歌诗以将之,众君子辞学先鸣,请为赓歌之诗云。”公诗见本集。是岁仍奏给三人驿券赴京,两川士子,目为盛事,方奋起家荣乡之志。(《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七 P751)

乖崖公在成都府,尝夜梦谒紫府真君,接语未久,吏忽季请到西门黄济承事。兼济以幅巾道服而趋,真君降阶接之,礼颇隆尽,且揖张公坐承事之下。询顾详款,似有钦叹之意。公翌旦,即遣典客诣西门,请黄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来。比至,果如梦中所见,公即以所梦告之。问平日有何阴德,蒙真君厚遇如

此,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济云:“无它长,惟每岁遇禾麦熟时,以钱三万缗收籴,至明年禾麦未熟,小民艰食之际,粜之,价直不增,升斗亦无高下。在我者初无所损,而小民得济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即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呜呼,古先圣贤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慨然莫之能御。而公以梦中所得,屈己于一封部中人,夫岂诈善以誉哉?欲使人知神明有以劝察,而不敢私耳。然则公所积,又当如何?二公名字,固在仙籍,而黄君后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开封刘靖子直书于妙岩院……(辑录者按:建炎年于李顺生平不合,此条很可能误入。《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 P583)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斯可以事君矣。”(《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0;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公曰:“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识见无私学古之士曰治,斯治矣。”(《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0;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公曰:“临事有三难,能见一也;见而能行二也;当行必果决三也。”(《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0;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公)初知益州,斩一猾吏,前后郡守所倚任者,吏称无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读示之,既闻断辞告市人曰:“尔辈得好知府矣。盖李顺尝有死罪系狱,此吏故纵之也。”(《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0;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公性刚毅寡欲,唯著皂地袍,角带不事外饰。因责决一吏,彼枝词不服,公曰:“这的莫要剑吃?”彼云:“决不得吃剑。”则得公牵出斩之以徇,军吏愕然相顾,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0;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李顺党杀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许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释之,复拘妻一宿而来,公断云:“禁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旧为恶党,今又逃亡。”许令首身犹尚顾望,就市

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民悉安居。（《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1；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时民间讹言云：有白头老翁，午后食人男女。郡县饶饶，至暮，路无行人。公召犀浦知县，谓曰：“近讹言惑众，汝归县，去访市肆中归明，人尚为乡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证解来。”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1；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86 公采访民间事，无远近悉得其实，盖不以耳目专委于人。公曰：“彼有好恶，乱我聪明，但各于其党询之，再询，则事无不审矣。”李昉问其旨，公曰：“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虽有隐匿者，亦得十八九矣。”（《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1；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景德中，虏寇犯边，河朔州郡多罹其毒，董兵之将，深沟高垒以自固，未有议其出者。时有一班行李居贞者，权征赋于一镇，疾其凶犷若是，哀其老幼无辜，鸠集市人，招募丁壮，出其不意，邀以击之，夺其老幼妇人，援送其家。有位者虽壮其勇，无与议其功者，公时判三班院，闻其名而不识其面，乃嗟称曰：“下位有如此者，而不预旌赏，何以劝士大夫邪？”于是录其状迹，条奏以闻，特与迁官，仍充阁门祇候，既而不使知之。李承恩之后，夙夜念之，莫知其由。有人谓之曰：“所举者乃张尚书也。”因诣谢之，不得见，阁者通榜子，得字数行云：“公临阵勇，临财廉，临事勤，临民仁，加之畏慎，此报国之高效也。所谢近私，不及相见，感佩，感佩。”李既得之，愈胜一见，捧玩佩服，弗离于怀。李一旦权利有剩，总计李侍郎士衡询其履历，李以前事对，侍郎嗟叹久之，曰：“古人弗及也。”因命立石于三司庑下，以备史之阙文。（《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P164）

公问李昉曰：“子同人中有善讲习者否？”昉以同门生刘式

对,公遂辟兖州学主讲,生受业者五十余人。每休务日,就学置酒以劝劳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为远来学者甚众。(《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1)

公寝室中张灯炷香,通夕宴坐,郡楼上鼓番漏水历历分明,倘一刻差误,必诘之,守签者指名伏辜,谓公神明。公曰:“鼓角为中军号令,号令在前,尚不分明,其余外事将如何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又见《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1)

公寝室中,无侍婢,服玩之物阒如也。李昉尝侍坐庑下,因谓公寝禅室不如。公哂曰:“吾不为轻肥为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后,以诗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渔矶,苦念明时未得归。寄语巢由莫相笑,此身不是爱轻肥。’岂今日之言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又见《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2)

公问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对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则未也,此一任应稍稍尔。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又见《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2;《翰苑新书前集》卷五十三,四库 949—3)

公谓李昉曰:“大小之事皆须用智,智犹水也,不流则腐,若凡百不用智,临大用(事)之际,宁有智来。”(《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2;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公谓李昉曰:“子还知公事有阴阳否?”对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字前,则属阳阳,主生也,通变由之;着字后,属阴阴,主刑也,刑贵正名,名不可改。”(《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2;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公谓李昉曰:“子异日为政,信及于民,然后教之;言及于义,然后劝之;动而有礼,然后化之;静而无私,然后民安而乐业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则民退必有后言矣。”又曰:“子见旧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须革,观衅而动,乘而革之,虽痛,绳于法,亦怨不生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又见《乖崖集》卷十二,四库 1085—652)

公少时谒陈图南,遂欲隐居,图南曰:“公方有官职,未可以议

此。其势如失火家，待君救火，岂可不赴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乖崖公在蜀，设厨割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卖，纳钱送一僧院，令与羊子转经。有一学禅得钱来谢，公与之坐，且曰：“微僧自来不转经，昨日亦为羊子转经两卷。”公厉声曰：“和尚转则便转，和尚如了得，便莫转，为甚恰为羊子转？”呵起之，公动不容佞，皆若此类。（《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 P582）

乖崖公言：未及第时，至郑州，有一山人，气貌甚古，同宿旅中，与之语，皆尘外事，问，不言姓氏，自称神和子，质明为别，语吾云：“异日相会西川。”吾稍异之。昨因患头疮未损，蒙圣恩差入内，内侍高班罗自宾到川，奉圣旨抚问：“卿治郡不易，头上疮子痊否？”某感君父至恩，遂于龙兴观设醮，乞保残躯，毕期报国。是夕，吾坐寐中，梦畴昔神和子谓吾曰：“头上疮，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觉，语与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郑韶州处士《神和子歌》。”索而阅之，益异其事，及建大阁，上下十四间，号曰仙游阁。吾故曰：“神仙既便于西游，士庶不妨于登览。”其歌先在观内五灵院，刻石存焉。（《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 P583）

88

〔进火炊草方表〕 臣闻餐食饮冰，可作充肠之馔，饵松食柏，亦成救病之方。是以疗饥者不假于珍馐，愈病者何烦于异术？既获济时之药，敢陈彼物之形，不耻管窥，辄干天听。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谓四时推进，负阴阳者必有可观。万汇发生，吐风土者宁无所益？俱承帝力，咸荷天休，或叨摘采之知，愿试苦辛之效。伏惟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陛下，慈深悯物，道切忧民，行百王久坠之文，纳群后可言之事。以至恩沾兆庶，信及豚鱼，风雨顺而灾沴不生，天地和而黎元尽泰，宸衷不倦，圣意难穷。臣因听政之余，备阅古方之秘，尽医民瘼，偏讨物情。唐太宗轻剪龙须，唯思一将；宋高祖碎春琥珀，止慰三军，又焉能并吾皇，广添历代之宝书，甄别三王之所泽，咸苏万有，溥活群生。日月久照之方，明幽罔间，华夏升平之

俗，造次奚论？臣遭逢盛时，歌谣景运，知皇风之下递，极圣虑之犹劳，不忍缄言，常思报国。既服唐虞之教，尚乖葵藿之能，森森群流，已遂朝宗之望，茫茫列曜，既谐拱极之诚。是以不度僭逾，辄形简翰，事稍同于葑菲，理切近于刍蕘。臣所闻奏者，因换当州龙兴观元始天尊玉皇大帝殿基，掘得一小石碑子，内说修养气术并草药方二件，臣依方差人访问，采觅其草，颇有其异，金棱银线，素根紫叶，对节而生，蜀号火杵草，茎叶颇同苍耳，不费登高历险，每常求少获多，急采非难，广收甚易，悦勤久服，旋见神功。谁知至贱之中，乃有殊常之效，微臣自吃至百服，眼目轻明，即至千朝，髭须乌黑，筋力颇健，效验多端。臣本州右都押衙罗守，失音不语，臣与十服，其病立愈。又大寺中和院僧司副正明教大师智岩，年垂七十，忽患偏风，行履妨废，臣与十服，旬日并瘳。又有玉局化主道士皇甫，因上元日与合城奏醮，中风口眼喎斜，时时吐瀑，臣与十服，立便得差。今修合一百剂，谨差本番职员史元龟，奉表奏进，臣无任瞻望圣恩激切之至。谨奏。（《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 P653）

《该闻录》辑存

〔改勋臣贬词〕 唐宪宗有助臣，任事既久，家有丑行，中书进贬词云：“鸟兽之行已闻忘于人伦，豺狼之贪益见彰于物论。”上曰：“彼有公财，屡经将用，秽行阴私，真伪难分。犹恐卿士，私憾厚诬。”御笔改云：“不修家行，遽闻鄙于士流；深负国恩，岂尚荣于簪组。”（《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2）

〔唐待制清识〕 唐肃待制先与丁晋公同举进士，为益友。后居水柜街，宅相近。丁将有弼谐之命，唐迁居避之。或问其故，曰：“谓之人即大拜，数与往还，事涉依附，经旬不见，情必猜

疑,故避之。”后晋公南迁,唐曰:“丁之才术,李赞皇之流,动多而静少,任知而鲜仁,可以佐三事,不可家百官。”(《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332)

[皮日休言释典] 唐皮日休笃信释典,以平等报应自然为佛,果值广明之乱,伪授翰林学士,被害,处之恬然。(《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2;《老学庵笔记》卷十 P314)

[子不为父知] 段文昌镇成都,子成式好猎,丞相患之。成式以所获雉兔分送幕僚,各致书,援引故事甚悉,幕僚多不知晓其义,丞相方知其子博学。(《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2)

[鲜于判状] 伪蜀鲜于操知华阳县,有妇人姓唐,夫亡,诣县陈乞为夫守坟,操状曰:“夫妇虽亲,男女贵别,生而执礼,书无居寝之。丈死则避嫌,夜禁出声之哭,倚庐独处宁,无强暴之虞,同穴偕归,方表始终之。操实宜禁止,用息浇浮。”孟主转操一官,赏其知礼。(《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3)

[半年为盗] 张乖崖治蜀,有盗擒获,公诘之,盗曰:“某常以半年为盗,三月至八月,夜短多蚊蚋,人必少睡,故不敢为;九月至二月,夜长天寒,多畏寒懒起,乃可为盗。”公曰:“春夏作何业?”盗曰:“小小营贩,往州县,熟访人家,事力人口,出入门户之处,故十数年不败(露)。”公曰:“盗亦有道,诚然哉!”(《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3;又见《说郛三种》V1, P49)

[为政之法] 任中正代张公治蜀,讯以为政之法,公曰:“如己见解高于法,舍法而用己;如己见解不高于法,则当守法,勿徇己见。盖律设大法,由人酌轻重而用之。”(《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3)

[知县生日] 开宝中神泉令张某新到官,外以廉洁自矜,内则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县门云:“某月某日是知县生日,告示门内与给使诸色人不得辄有献送。”有一曹吏与众议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辈知也,言不得献送,是谦也。”众曰:“然。”至日各持缣献之,命曰:续寿衣,宰一无所拒,感领而已。

复告之曰：“后月某日是县君生日，更莫将来。”无不哈者。得之于神泉进士黄凤，王岩以鹭鸶诗讽之，云：“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最为中的。（《说郭三种》V1，P187；又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三十一“鹭部”V52，P63323）

〔林逋赐帛〕 林逋处士隐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济休（体）访，逋闻之，投（贽）一启，其文皆俚偶声律之流，乃以文学保荐，诏下，赐帛而已。济曰：“山（草）泽之士，文须稽古，不有（友）王侯；文学之士，则修词立诚，俟时致用，今林逋（两）失之。”（《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3；又见《说郭三种》V1，P49；《诗林广记后集》卷九 P392；《群书类编故事》卷十八；《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四库 925—535）

〔棋子役心〕 丁晋公好释老，又酷嗜弈棋。中堂退食，（对局）以夜继日，一日问李昉虚心之法，对曰：“请侍中弼谐之外勿于棋子役心，虚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于棋，凡有所者，则不虚矣。”（《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3；又见《群书类编故事》卷八乙集 P268；《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二，四库 925—703；《群书通要》卷八乙集 P268）

〔下官口上官鼻〕 石中立参政滑稽，有上官似郎中劝以慎口，对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改授礼部郎中，时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详练，故授此职，宜减削谈谐。”对曰：“某授语云：特授礼部郎中，余如故。以此不敢减削。”（《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4；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四库 927—828；《群书类编故事》卷八丙集 P418；《群书通要》丙集卷八 P418）

〔王生听声〕 术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听声，时丁相谓先罢参知政事，知金陵，忽一日车从出自南门，王于稠人中潜听其马蹄声，大言于众中：参政月中必召大拜也。月余果急诏归觐，再拜中书。逾年真宗晏驾，丁充山陵使，时王生来京师，丁闻其来，甚喜，召宿书院，厚待之，俟晓入朝，俾听马蹄声，退语诸子曰：“相公福寿坚固，但蹄响有西行之兆。”诸子责之曰：“尔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说耶。”王不对，后有朝僚问之，曰：“蹄虽西

去,而无回声。”丁果罢相,分司西京,继有南崖之命。夫古之术士以形声二相言人之吉凶,固有之矣。盖人之形色由衷而出,形声自外而彰,参之可验,惟马蹄之响,外物尔,非自我而形也。不知王生之术以何而得,致其妙之如是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 P149;又见《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4;《群书类编故事》卷十四 P267;《群书通要》乙集卷七 P256)

[黄鹤楼诗] 唐崔颢尝题武昌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家山何处在,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故拟之,欲与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诗林广记》卷三 P48;又见《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4;《苕溪渔隐丛话》卷五 P24)

[作感怀诗] 欧阳彬王蜀时为翰林学士,唐明宗时入洛,责令归蜀。孟氏开国,复为翰林学士,作诗云:“昔年追感泪横流,今日寻思是漫愁。容易得来容易失,等闲成了等闲休。皇图本为儿孙置,白刃番成骨肉仇。梁汉后唐三世主,九泉相见大悠悠。”(《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334)

[题金刚诗] 蜀主季年,臣僚多尚权势,蒋贻恭题金刚以讽曰:“扬眉努目恶精神,捏合将来却似真。附彼时流借权势,不知身自是泥人。”(《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4)

[十张牛皮气球] 张乖崖云:“治蜀如用十张牛皮缝一大气球,如有踢得起,须用滚得转,即是能做。”故两面治蜀,民至今有去思。(《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5)

[廷试二论] 唐熊执易通九经。当时设科取士,题目甚多,执易俱中等甲童,武皇帝诏就殿试,以二论一简易而知险阻一五运相承是非,限三千字成简易,前论书三千字,五论相承论于卷首,云:“此非臣末学,所知五运相承出于迁史,非经典明文,又唐方承土运,故不对。”朝廷赏其才,授西川节推,居武元衡幕下。执易于九经著《化统》五百卷。(《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5)

〔**经体字**〕 伪蜀句中正在文学，善笔势。蜀平赴阙，修启谒宰相，皆经体字。阁吏不识，笑曰：“今日句中正又来参相公也，盖以句为章句字，参为曾参字。”（《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5）

〔**图画经书事迹指示解说**〕 李旼自八九岁，大父曰：“此措大儿也。”每教读书，必令画工图经中事迹，一一指示解说其义，旼因此酷好绘画，公卿皆为画有赞。（《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5）

〔**看他终一局白却少年头**〕 唐明宗太子从荣好为诗，不慎之徒相与唱和，如《观棋》云：“看他终一局，白却少年头。”从荣果谋不轨，事败，凡预唱和言涉嫌疑者，皆就诛。故往还笺简中宜直书，其事不得云彼事如何。（《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5）

〔**耘田鼓诗**〕 蜀僧可朋作《耘田鼓诗》云：“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鼓兮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鼓，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天公降之以雨，桑麻熟，仓廩富，不饥不寒，上下一鼓。”（《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5）

唐路丞相随父泌从浑瑊会平凉，为虜所执死焉，随方在襁褓中，迨十岁，母谓随曰：“汝还识汝父否？”随呜咽无言，母曰：“祇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随遂览镜观之，殒绝于地，后终身不复临镜，与夫曾参父嗜羊枣，而参终身不食同矣。岂非孝之纯乎？世有朝感而暮悦，貌惨而泰者，其类甚众，噫！此孝之佞者。岂独孝乎，忠亦有之。龙图阁待制唐公肃文行渊雅，莅政有清识之誉，先与济阳丁相同举进士，为三益交，后官各显著，居水柜街，与济阳宅相对。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济阳入议，有弼谐之命，唐遂迁居州北避之。旼往谒唐公，谘其由，唐曰：“谓之（丁相字）人即大拜，权势日隆，若数与之往还，事涉依附，或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期岁，济阳因妖诬事黜降岭表，旼得谒唐公，公曰：“果有是日，丁之才术实天与之，乃唐李赞皇之流，盖动多而静少，任智而鲜仁，可以佐三事，可以冢庶僚，若得太祖朝赵中令、吕丞相居其上，则丁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说郭三种》V1, P187）

〔凶宅〕 晁生于五门昌西桥，所居之南，旧有一宅高敞虚阒，人不可居，每至昏暝间，于堂壁之下有声渐起，若铜铃之响，或四或五，缭绕宅内，至晓始息。先考好接士，遍访人问其故，时有焦道士言：“妖祥之兴本由阴阳五行之气相克感而然也。凡二气相搏为声，此必因冷气蓄在一隅，故成妖耳。谓宜遍撤室中屋壁狭隘之处，俾其开豁虚明，发泄滞气，然后复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妖不复作。晁自幼志之，后友朋有凶宅者，以此传之，皆验。（《说郭三种》V1，P187；明·胡侍《野谈》卷一“凶宅”）

范丞相质常言：驴马驹子行有先后，属诘厩吏，言俱可验，盖上旬骥驹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与母并，下旬生者，行在母后，每验之，皆不谬。质曰：是含之类，悉禀五行之气，驯致之道得于自然，至于鱼龙异渊沼，虎兕居藪穴，分行列于鸿雁，辨尊卑于蜂蚁，蠢动犹然，而况于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矫性之分，其大者则为乱臣贼子，曾兽禽之不如也。（《说郭三种》V1，P187）

〔竹实〕 旧称竹实鸾凤所食，今近道竹间，时见开花小白如枣花，亦结实如小麦子，无气味而涩，江浙人号为竹珠，以为荒年之兆，及其竹即死，信非鸾凤之所食也。近有江南余干人来言，彼有竹实大如鸡子，竹叶层层包裹，味甘胜蜜，食之令人心膈清凉，生深竹林茂盛蒙密处，顷因得之，但日久汁枯干，而味尚存耳。因知鸾凤之食必非常之物也。（《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35）

〔鼎夫盐中〕 杨鼎夫顷游青城，过皂江，同舟共济者五十余人，中流被暴风鼓荡其舟，触巨石而覆，同济者悉为洪浪漂没，惟鼎夫若有物扶助之，泊于岸下，上有一老人，以杖引之，谓鼎夫曰：“子是盐中人，非水中人也。”鼎夫致谢未终，已失老人矣。后鼎夫为阆中幕，权判盐院，遇疾而卒，因有俸盐百余斤，妻子用以裹束其尸，归葬成都，方验老人盐中之言，盖死生皆有分定，不可易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三 P39；事又见《遁斋闲览》）

〔琴僧江湖〕 李虞部知常州武进县日，有浙僧原式善鼓琴，夏五月，忽告辞往润州金山寺去，留之不诺，曰：“原式起江湖之

兴。”遽雇得一村童，已迁衣钵就舡矣。困与书令达州牧崔屯田、郡倅王持正，既而原式至彼，便辞郡守在金山寺宿，日已暝矣，馆于下阁，是夕，扬子江颶风骤起，鼓浪沃岸，逡巡涛势崩腾，忽忽若有火焰，飞于波上，涨高数丈。至寺之中，其下阁楹柱栏逐浪而去，原式、村童寂无影响。次日风浪渐息，有一渔者撑舡傍北岸，遥闻葭菼中有人呼之声，往视之，乃原式之村童，渔者遂载之归。寺僧异其事，送州牧，州牧牒送晋陵，时郡中僚佐咸观之，皆言事不可测。彼僧言有江湖之兴，随暴流而逝可矣。彼村童者年始冠，于巨浪之中，若一叶焉，果有神佑之欤？是无江湖兴欤？以是推之，万灵中各有定分，信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 P58）

〔观文榜尾〕 于观文，字梦得，射洪人，性情洁，富于文学，别业有林泉之致，乃陈拾遗之旧邻也。下第后，献《主司凤玉赋》，为时所称。明年复省试，梦人以轴文与之曰：“此春榜也，可收之。”既觉，自谓曰：“委我收榜，吾当为榜尾乎？”言讫，院吏报先辈第九人，是年只放进士九人，果符所梦，乃作诗云：“东堂令史报来时，仙桂云攀第九枝。乍听言音犹似梦，却思公道却无疑。寒门仿佛春将到，幽径朦胧月渐移。残漏声中鞭马去，笈袍重戴已相随。”嗟夫，礼有六梦，事有万变，为贞为妄，不可测知，然感兆于精神著而吉凶可见。若观文之立志精确，宜其感通之兆，速于影响，非至诚感神者欤？（《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86）

〔李旼见塔〕 景德二年，李虞部旼与友张及、张逵、杨交俱拔乡荐，奏名预殿试，未唱名前一夕，张及梦乘一筏，涉浪触岸而觉；李梦游开宝寺，中路见寺塔数级出云外，逵梦以刀剪瓜而中折；交梦东华门外候唱命，举人皆倒立，既晓相会，互言其异，往兴国寺谒圆梦僧解之，僧云：“乘筏涉水，必捷也；云外见塔，高级也；错刀中折，不利也；举人倒立，非常也。”次日临轩，及果乙第，逵果不利，交梦人倒立，盖是李迪南省居榜末，至御前居第一，果非常也。李旼不预唱名，三省其梦，乃知塔者塌也。云外见之，御前下第之象也。故李有诗云：“省奏名应误，僧圆梦亦虚。”是

知所得一第，皆阴注阳授，岂人之能耶？（《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87）

【济阳筑宅】 济阳丁公谓尝因月夕，召李虞部畋坐于凉堂，因语及宅基始甚卑湿，初应举年，僦此屋一间居之，盖与钱内翰宅往还甚近，一夕梦白衣老人告曰：“君能筑起此地，于上安宅，必拜相矣。”吾后官给事中总判三司，因忆老人之言，适值役夫淘蔡河运土，并遣填之坎窞，基址悉皆平正，遂建此宅于上，今果忝三事矣！诚宅之详欤？应之曰：“有开必先，盖天命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 P102）

【懒瓚垂训】 丞相济阳公丁谓梦懒瓚师训以觉悟之理，及觉忆梦之象，坐一山庵中，俾画工图之。其年丁贬崖州司户，道经潭州，宿云盖山海会禅寺，因纵步，见一山庵，历历如昔日之梦，访彼僧，则曰：“南岳懒瓚大明禅师庵。”嗟惋久之，遂舍白金五十两建道场，供千僧，以答梦中之训，自撰疏云：“伏以佛垂遍智，道育群生。几欲救于倾危，必预形于警戒。谓白衣干禄，叨豕宰之重权；丹陛宣恩，忝先皇之优渥。补仲山之袞，曲尽一心；和傅说之羹。难调众口。尝于安寝，忽梦清容。妙训聆聆，俾尘心而早悟；贞义隐隐，恨凡目以何知。盖以智未周身，事乖远害。既祸临而不测，或灾及以非常。黜向西京，感皇恩而宽宥；窜于南裔，当国宪以甘心。咎实自贻，孽非它作。念一家之散地，思万里以何归。既为负国之臣，永已经邦之术。程由湘土，道假云山。正当烦恼之身，忽接清闲之众。方知富贵，难保始终。直饶鼎之荣，岂若孟羹之美。持形皈命，恭发精神。损舍白金，充修净供。餉苾刍之高德，报懒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无他患。伏愿天回南瞩，泽赐下临。免至边城，白日便同于鬼趣；得韶中夏，黄泉亦感于圣恩。虔馨丹诚，永翳法力。”济阳后复官为金紫光禄大夫秘书监致仕，卒于光州。诏复籍。初公为布衣时，过淮南，遇道士，曰：“他日大贵，然似李德裕而稍优焉。”果如是言。（《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 P103）

〔禹偁易名〕 孟蜀祀部侍郎范禹偁，彭门人，少不检，以飞走为事，忽有一道士访之曰：“子国家名器也，何不读书以取禄位？须是改易姓名必及第焉。候至戌年后归本姓，善自保爱。”问其名，曰：“我安法尚也。既出门，失所在。”范感其异，因人丹景山读书，乃改姓张，旧名鶚，改禹偁。是时蜀无科场，遂吏书入洛。长兴二年于考功卢华下及第，归蜀授监察御史，果于戌年得归旧姓。《上蜀丞相状》云：“昔遇至人，今易本姓。往年金榜，误题张禄之名；今日玉除，元是范增之裔。”禹偁后终于翰林学士。（《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 P128）

〔章翁异验〕 蜀孟朝有章翁，瞽者也。妙于易筮，时方诏下，有进士文谷、田淳、谢彦秀等访之，章消息既久，谓谷曰：“得非求名乎？”曰：“然。”翁曰：“使子艺出古人之上，其如命何，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谓彦秀曰：“柜实有宝，牢守扁镞，子欲得之，非五年不可。”谓淳曰：“良金然冶，即当成器，然用必倾。慎之可也。”淳果是年及第，负文学，性刚介，不畏强御。自犀浦簿，改授龙游令。排斥权贵，屡遭倾覆。后但纵酒狂吟，免祸而已。常有诗云：“闲行闲坐复闲吟，一片澄然太古心。拾得好诗清似玉，练来虚府静如琴。已将蛇足师陈轸，懒把蝇头爱华歆。必也长磨到如此，退身何更羨云岑。”文谷字太虚，声迹甚著，入场屋中，众谓俯拾，及榜出不利，上书讼，主文许以来状元，谷愤然致书谢曰：“轻则轻矣。何须更挂于平衡；丑则丑焉，不必重窥于定鉴。”遂不复应举。谢彦秀果五年方成名，悉如章生之言妙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 P146）

〔文泰言命〕 司天春官丁文泰，彭门人。精陶隐居三命，言灾福多验，李虞部畋景祐二年赴南省试，访问之，丁曰：“子之命金水正在高强，金水正主文学，然凡五星虽得位，以时占之，则有顺有伏有逆。子之命水在日前伏，但有声无实。若顺则有科名也。”畋问逆又何如。曰：“虽在官分得力而多患难。”又谓畋曰：“子虽无科名而官至五品，寿仅百年。”畋后南省试《天得一以清

赋》，破题云：“冲者道之用也。气者一之本焉。一既生于无体，清亦出于先天。”是年过省，至御前试后，切闻复考官将畋家状与彼亲之家状互粘于卷子上（其年未有弥封之制），彼亲寻及第一命授职官卒。畋今员郎致仕，爵上护军，年已耄期矣。丁生之验，何神验如是。（《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 P150）

98 [隋蜀不详] 伪蜀少主季年游豫无度，时徐贵妃姊妹皆有文辞，善应制，各赋诗留题丈人观，及晨登上清宫，遣内人悉衣羽服黄罗裙帔画云鹤金逍遥冠，前后妓从，动箫韶，奏甘州曲，盖王少主意在秦庭也。登山将半，少主甚悦，命止乐，自制词云：“画罗衫子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流落在风尘。”明年魏王继岌平蜀，少主人洛，后内人果半落民间。昔隋炀帝幸江都，宫女多不得从，泣留帝，愿择将征远，帝意不回，乃题诗赠宫妓曰：“我梦江南好，征远亦偶然。但存花貌在，相别只今年。”帝果不还。夫七情未见，蕴之在心曰志，志有所之，然后发乎言，故诗之作，悉精神主之，有开必先，祸福隐显，诚不诬矣。二主荒淫昏乱，为日久矣，不祥之句岂偶然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P157）

[王岩诗讖] 岩字隐夫，居武都山，风格高迈，尤深于诗，畋常与杨元照评其诗，谓终篇之际，气衰兴缓，与前志不类，如《古松》诗，前曰：“何人轻大厦，放尔偃深云。”可谓警策，末云：“高僧惯来看，踏破绿苔纹。”《涌泉观》云：“暗穿地脉龙先觉，密赞天工雨不知。”末云：“溪分涧夺朝宗晚，残月残云信所之。”《送陈昭文赴举》云：“朝宗任叠千重浪，捧日能消几片云。”末云：“多惭亦偶休明代，击壤空随野老群。”其类非一。元照曰：“诗者发志，由衷而来，孰谓隐夫志不至乎？后不厚乎？其后均冠婴城。”岩以名大，为其所胁，坐是流于荒服，晚节不完，盖已先形于诗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80）

[地理吉凶] 李侍郎谔与畋议地理事曰：“史中有言，因葬而至公卿者，亦有因葬而至凶祸者，信矣乎？”畋对曰：“凡人与万

物,悉受命于天,谓之天命,天能生之,故随命之多少,地能养之,故随分之厚薄,若以吉凶祸福因地理而得之,谓之地命,可乎?”公曰:“若然,古之因地理而得祸福者,此皆妄矣。”曰:“非妄也,易云:观其所感,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己为福善,福善之物应之,己为灾凶,灾凶之物应之,其感在己,其应在彼,揆是而论之,命果在天,不在乎地,详矣。”公曰:“圣人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何也?”曰:“大凡置器用之物,犹择其地,况于亲乎?卜之者虑坎穴之下,有涌泉伏石之类耳,非侥幸求福也。据阡陌家流,以地平垣为上,其次东南倾,西北高,倾在水顺流而不拥。高则冈绕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公曰:“然,命果在天不在地乎?感在乎己,应在乎彼,物理之然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七 P209)

[郑珏吉凶] 郑珏当唐昭宗时作相,文章理道,典贍华美,小字十九郎,应举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时皆异之。顷眉阳有孙六丈者,妙于推步,尝谓畋曰:“一生吉凶,须值三即变。”如其言:年十三有诗名,二十三丁先孝忧,三十三值李顺叛,四十三拔成都,五十三直太学讲,六十三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县,七十三罢和议郡,八十三病革不死。今又五年矣。不知此去复何如也。乃知禀形识于天地之间,固不可逃于数也。(李畋自述《该闻集》;《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 P225)

[燎爆竹] 李畋《该闻集》:爆竹辟妖,邻人有仲叟,家为山峭所崇,掷瓦石,开户牖,不自安,叟求祷之,以佛经报谢,而妖崇弥盛,畋谓叟曰:“公且夜于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数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晓,寂然安贴。遂止。(《岁时广记》卷四十 P439)

[著唐文粹] 姚铉谪居连州,尝写所注文粹一百卷,好事者于县建楼贮之,官属多遣吏写录。吏以为苦,以盐水喂之,冀其速坏。后以火焚其楼。(《古今事文类聚》卷二,四库 927—538)

[张君房《灵梦志》] 淳化癸巳仲冬之晦,张君房适自茂苑来客余杭时,抱疮疡之患,遽有告曰:“凡经游是郡者,当谒吴山

神祠，即伍君子胥也，今封王爵。”君房聆之，耸然曰：“是故宜至诚耳。王古之忠鯁，在楚楚疆，来吴吴霸，及其去而死之，则吴亡楚弊，故得耀美清湘，流芳祀典，迄今民不忘其庇斯盛德者欤！”翌日，恭谒于庙，熏炉涤爵，质辞以心，默祷冥祈，肃拜而退。时初阳盛景，爱日方中，载步林亭，西望闾阖楼台，出没烟霭，浮沉若山若水，如绘如画。夹道有寒梅十数株，已烂漫矣。凝怀抒思，比暮而回，是夜梦上一山，迨半，间有新创佛宫，中设尊像数身，殿偏门内一道人手运筹牌，约长二尺余，如今之桃符状。君房揖之。道人曰：“此签也，意若今之道家十二真君所著撰者也。”君房曰：“身蹇多剥，欲一卜可乎？”道人乃出签牌，抽之，引一牌，有朱书大字二行凡四句，每句五字，曰：“时来自有期，此去不忧运。行心但如此，非久销疾病。”甫读于口，意亦知其吉告矣，感激而别，既下山，百步忽闻梅香，回望其上，乃昨日所见之花，烂然在目，因惊悟曰：“此吴山庙也。”遂觉，其清香馥满衾枕间，良久方歇。自是疮疡之苦，浹旬而愈。于戏！灵神之告也。若是乎，君房自祥符乙卯冬十月，改官领钱塘之命，王祠即部之名胜也，非时来自有期乎？自淳化癸巳冬，距祥符乙卯，南至爱菴钱塘，今又三载。妻子温饱，身迹安泰，岂非王之阴赐乎？今考秩告满，将远灵祠，苟不揭文志石，即不独旷于宿心，亦负王之灵告也。因镌而壁之。冀人知王之灵应事。天禧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著作郎知钱塘县事张君房记。（《分门古今类事》卷八，四库1047—82；《丛书集成初编》本未标明出处。）

秦再思《洛中记异录》

101

考 略

《洛中记异录》简称《记异录》、《记异志》、《集异志》等。秦再思撰。秦再思生平不详,《说郛》引录《洛中记异录》佚文时说,秦再思号南阳叟,又作嵩阳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云,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御乾元殿受册尊号。先是有秦再思者,上书原勿再赦,且引诸葛亮佐蜀数十年不赦事。”太平兴国为宋太宗年号,秦再思应为宋初人。又衢本《郡斋读书志》曰:“皇朝秦再思记五代及国初讖应杂事。”因此似乎可以推断,秦氏为宋初时人。但查所辑佚文“黄裳状元”条,中记元丰年间事,元丰为宋神宗年号,大约在1078—1085年间,如果秦再思活着,也将近百岁。又查“少游藤下”条,记秦观卒于藤州事,中有苏轼对秦观生前自作挽词的题跋,云:“岁在庚辰六月,予与秦少游相别海康,去色自若,平日不少异,但自作挽耳

……已而果卒于(藤)州。”岁在庚辰,是哲宗元符三年(1100),那已是北宋后期之事了。四库全书本《分门古今类事》引录此条佚文,作出自《洛中记异录》,而丛书集成本《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作出自《淮海集》,应以后者为确。所以,估计上述2条,均为误入。

《郡斋读书志》称,《洛中记异录》记五代及宋初之讖应杂事,此话不妥。查所辑佚文,记唐朝之事约占一半左右,如“帝王之征”,是说唐高祖起兵入长安事,为唐初之事;“赐红绫饼”记唐僖宗时之事;其他如“大宛六马”、“文昌两炬”、“德裕终南”、“归皓溺水”、“武后六年”等诸条,均记唐代事。该书主要内容是记宿命讖应事,多是梦为前兆,命为前定之谈。如“帝王之征”,记唐高祖起兵前,梦坠床下,为群蛆所食,后经智满禅师解梦,认为是帝王之征。“昭宗易梁”条记唐昭宗时事,因易换含元殿上大梁后,天下并事,后被朱温篡唐,建立梁王朝,果为讖应之事。事虽怪诞,但有情节,迎合了人们猎奇心理。“德裕终南”条叙李德裕好丹砂之术,因不能守正而命终南方故事,表面看似讖应故事,实际上微寓人要廉洁自律,不要贪得无厌,否则没有好下场,其意义远远超过一般讖应故事了。

《洛中记异录》也有不少记载文人轶事的诗话、笑话,如“口似没量(梁)斗”记唐代才女薛涛巧对高骈一字诗;“书仙”为赞美长安才女曹文姬诗,该条又见于张君房《丽情集》。其他如“更没心情忆老君”、“太行山诗”、“朝霞诗”、“天汉一联”诸条都是诗话内容的佚文。该书也有不少为纪实文字,如“红绫饼钹”和“文武官别给食”,是记宣宗、懿宗礼遇文人进士百官事;“大宛六马”记天宝年间大宛国进汗血6匹马名。这种写实的文录,往往具有史料价值,如“桃符语讖”,是楹联起源的重要文献;《毋公印书》,记毋公早年家贫,问人借书,人多难色,发誓自己发达后,定要刻版印书,使天下习之者读书不难。后为蜀相,果版印九经,颁行蜀王朝,不仅两蜀文字大兴,而且惠泽宋王朝。这是雕版印刷史上最重要的一则参考资料,屡被人征用。现将佚文辑录如下。

〔帝王之征〕 高祖将举义，师西入长安，夜梦忽身死坠于床下，为蛆所食，及觉，甚恶之，乃诣智满禅师，而密话之，满即贺曰：“公得天下矣。”帝大惊谓满曰：“何谓也。”满曰：“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阶下死，是毙也。坠床是下也。蛆趋附也，群蛆共所食者，是亿兆趋附至尊之象也。甚吉。”又曰：“贫道为沙弥日，尝工易，今敢为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飞龙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时太宗侍帝之侧，满又曰：“公子大人极吉。”又语帝曰：“此公子福无量，何忧天下乎？”帝与太宗俱大悦。）帝至霍邑，又梦甲马无数，飞满空中，帝问是何军伍，对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无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讫，并飞入帝身。帝觉，召太宗言之，复曰：“吾事济矣。”太宗拜旦（于）前，连呼万岁者数四，帝复大悦，其后即位，即命复营其寺，赐额为兴义寺，以太原帝旧宅产业并赐之，永充常住。寺内见有图（圆）梦堂及塑师像并在。（《天中记》卷十二，四库 965—535；又见《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1；《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0；《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八九 V53, P64841）

〔书仙〕 长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为关中第一，时号为书仙。有任生者投之诗曰：“玉皇前殿掌书仙，一染尘心下九天。莫怪浓香薰骨腻，云衣曾惹御炉烟。”（《天中记》卷二十，四库 965—917；该条又见《丽情集》）

〔阁下生麻〕 梁相国郑瑀与李相国愚同为学士，忽一日，郑之阁下生麻，李曰：“承旨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天命也，愿得当制，以尽荒唐。”时亢阳既久，其麻益茂，高丈余，若雨露之偏滋焉。及霜降成实，取而视之，真白麻也。是夜制出，果郑登庸，而李复寓直，得不为乾坤之命，朋友之分乎？郑年十九赴举，十九

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时人为了谓之三九相公。李尝僦居，忽遇暴雨，一庭俱为白沙，公甚恶之，及薨，葬于伊阙，得吉地于白沙里，时人谓之白沙相公，皆前定也。（《天中记》卷三十，四库 966—386；又见《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3；《说郛三种》卷三 V1, P48；《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五 V3, P188）

〔**赐红绫饼餠**〕 唐僖宗幸南内兴庆池泛舟，方食饼，美闻进士在曲江，有闻喜宴，上命御厨依人数各赐红绫饼餠。所司以金合进，上命中官一人驼（驰）以赐，此非常之泽也。故徐演诗云：“莫欺老缺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餠来。”（《群书通要》卷之五己集 P821；又见《天中记》卷三十八，四库 966—781；《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3）

〔**大宛六马**〕 天宝中，大宛国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拨，二曰紫叱拨，三曰青叱拨，四曰黄叱拨，五曰丁香叱拨，六曰桃花叱拨。上乃制名，一曰红玉辇，二曰紫玉辇，三曰平山辇，四曰陵云辇，五曰飞香辇，六曰百花辇，复命图于瑶光殿。（《天中记》卷五十五，四库 967—623；又见《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1）

〔**周宗遇僧**〕 世宗南征得六合僧，善知人，言世宗数事若合符契，又曰：“陛下得三十年。”帝大悦，赐紫袍师号，又赐皇建院居之，即太祖龙潜之旧宅也。及世宗即世，人咸以为谬，后幼主逊位，方验三十年者，乃三主十年也。帝王世数非前定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 P20）

〔**石晋坠石**〕 长兴中，云州雷震，一物坠地，视之，有一石如拳，自契丹界走至太原，冯延赞得之，觉其中有物，遂椎破之，复有一石，莫之测也。后晋祖镇并门，不受清泰命，潜引契丹为援，清泰命张生铁讨之，时人谣云：“生铁打石头，直待圆即休。”未几契丹破生铁兵，耶律德光乃曰：“我闻中国有推背图，欲一见之。”及视之，至一挺墨处，曰：“此碑也，碑非石不立。”乃立晋祖，以兵送入洛阳，及帝东迁汴州，乃改为东京，一依梁朝故事，洎少帝而晋氏灭，即石中有石也，两朝之应也。其石后在太原维摩院功德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 P20）

〔文昌两炬〕 唐丞相段文昌负才傲俗，常佐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馆舍巡官，忽失意，皋逐之，摄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县，去灵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为皋奉使人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郎，方与日者相语，文昌入谒，日者匿于帘下，既去，为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十年后，此客人相，方得曹正郎耳。”自是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十余年，文昌果入相，乃除礼部郎中，日者之言，毫发不差，向之两物，乃神物护持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三 P28）

〔德裕终南〕 赞皇公李德裕好饵椎（雄）朱，一道士自云：李终南住罗浮来谒，曰：“闻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见。”公以示之，道士笑曰：“此是世间凡夫，服之促寿。”乃探怀中出一玉象子，曰：“可求勾漏莹彻者致象之鼻，三日象即服之，更七日吐出，方可饵。此太阳之精，凝结万年矣。慎勿泄于人。惟忠孝是念，正直是守。”又出一金象，曰：“此是其雌，（与玉为偶）贵其相伴。”不尔亡去，公后验之无差。（服之，颜面愈少，发鬓如漆。）赞皇后不能守正，广求姝美（凡数百人），其象服砂，经年不吐，果得罪南窜于鬼门关，逢前道士，怒索二象，（曰：“不志吾言，固当如此！”公傴俛不与。）至鳄鱼潭，（风雨晦冥，）玉象如犬飞出，（光焰烛天），金象随之。公到崖州，恚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之（火）兽也；勾漏者，朱崖之宝也；罗浮者，海滨之山也。道士自称李终南，乃赞皇不返之意也。事之前定，一至于此，得非命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46；又见《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1；《续博物志》卷三，四库 1047—943）

〔归皓溺水〕 归皓钱塘人也，天成四年泛海来贡，忽值风涛，舡悉破溺，皓抱一木，随波三日，抵一岛，拾木登岸，见二道士手谈，就拜礼之，道士曰：“得非归皓乎？”又拜，忽一人自水中曰：“海龙王请二尊师斋。”乃与皓同往，既出，命朱衣吏送皓还，吏引入院，谓皓曰：“侍郎元无名字，除进奉外人数姓名，并已收付逐

司。”皓请见其子，吏曰：“亦系大数，固难得回。”乃速召吴越溺人，归侍郎一行暂来。俄见一行二百余人，俱至厅前，见皓咸拜，为之流涕，又令取溺水簿示皓，果皓一人不在其数，朱衣令取进奉物列于庭，印封如故，即令十余辈送皓出，既出，食顷，则见身乘小舸，并进奉物及表函等泊于岸上，小舸自焚灭。皓后谢病隐居，年八十卒。侍郎盖承制所授兵部郎中耳。（《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47）

〔昭宗易梁〕 昭宗季年，有一鸟极大，昼止含元殿，夜栖丹凤楼，俯仰有声云：“塞胡笑。”帝引弓射之中，血雨下流，直透殿梁，入木尤深，削之莫能尽。帝恶之，命易梁，自兹天下多事，帝数蒙尘，后为朱温所夺，方知易梁之故。（《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69）

〔天命迎宋〕 先是蜀郡秣陵与湘中岭表交通往来，人使络绎，所在馆驿什物皆镌字云：“迎送物。”及王师自峡路西入。倒戈以迎，南征广州，望风而遁，及视公廨物，皆“迎送”字，乃迎宋之兆也。得非天命之先定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70）

〔武后万年〕 唐天后既立，国号周，又欲立三思为后，狄仁杰切谏，上曰：“奈何有武氏临朝万万年之谣。”对曰：“陛下改万岁，登封元年又改万岁，通天元年又改大足元年，则万万之数足矣。”武后大悟，始有归中宗之意，此固狄公忠正之对，足以见天运已定，后虽残虐，不可改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五 P185）

〔毋公印书〕 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尝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乃曰：“今日可以酬夙愿矣。”因命工匠早日夜雕版，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兮。”复雕九经诸书，两蜀文字由是大兴。洎蜀归国，豪贵之族以财贿祸其家者十八九。上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及诸印版归阙，忽见板后有毋氏姓名，乃问欧阳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钱自造。”上甚悦，即命以

板还母氏，至今印书遍于海内。于戏！母氏之志，本欲广学问于后世，天果从之，大凡处重位，居富贵，多是急聚歛，恣声色，营第宅，植田产，以为子孙之计，及一旦失势，或为不肖子所荡，至其后曾无立锥之地。独母氏反以印书致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初其在蜀雕印之日，多为众所鄙笑，及其后乃往假贷，虽樊侯种杞梓未可同年而语。仲尼之教，福善余庆，一何伟欤！左拾遗孙逢吉尝语及，因纪之以为戒。（《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 P237）

〔齐丘矫命〕 宋齐丘，洪井人，多机智，极才辨，事徐知诰，甚见狎密，先请广里堠以砖甃之，时人谓之砖堠里大。齐丘乃说知诰曰：“公累世相杨氏，有大功，民间皆知公非徐氏之嫡，其实李也。今有砖堠里大之兆，又讖曰：‘密密作’，杨行密开托之初也；‘唐唐得’，非公而谁，天命定矣。愿公速副民望。”知诰大悦，乃篡杨氏，僭帝位，国号大唐，遂以齐丘为相，后璟立，以他事诛之无遗类。于戏！矫天命，乱人伦，鲜有不及祸者，得不为贼子乱臣之鉴诫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 P246）

〔戴花饮酒〕 唐懿宗幸望春宫，开新第宴于曲江，乃命折花金合，令中官驰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饮酒。”无不为荣。（《群书通要》卷之五己集 V79, P822）

〔传衣钵得心印〕 范质即和凝门生，（范质举进士，和凝为主文。）先是，门生、座主榜上名次第同者，谓之衣钵。和之名次第间，范又承之。和为相，封鲁公，终太傅；范亦封鲁公，终太傅，实为传衣钵而得心印也。（《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5；又见《群书通要》卷之七己集 V79, P847）

王观国《学林新编》曰：秦再思《纪异录》云：琴谱，胡笳曲，本昭君见胡人卷芦叶而吹之，昭君感焉，为制曲，凡十八拍。（《能改斋漫录》卷五 P79）

〔历差一日〕 玄宗诏一行禅师铸浑仪及制大衍历，先是，汉武时，洛下閎云此历后千年差一日，有圣人出而正之，至是果千年。（《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1）

〔金合子当归〕 明皇在大明宫，一行曰：“陛下当有万里之行。”复遗上金合子，有急即开，及禄山犯阙，上启之，有当归一块，上乃幸蜀。（《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1）

〔文武官别给食〕 宣宗宴罢，见百官与卫士拜舞遗下果实食物，上怪之，咸曰：“归献父母及遗小儿女。”上敕大官，今后大宴，文武官给食两分与父母，别给果子与儿女，所食余者，听以手帕裹归，遂为故事。（《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1；又见《说郭三种》卷三 V1, P48）

〔凤栖梨〕 陕州山中有棠（梨）树，贞观初有凤栖止，结实肥（脆）美，因号凤栖梨。（《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1；又见《说郭三种》卷三 V1, P48）

〔颜鲁公尸解〕 颜真卿问罪李希烈，内外知公不还，亲族饯于长乐坡，公醉，跳跃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带我于罗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缢杀之，葬于城南。希烈败，家人启柩，见状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须长数尺，归葬偃师北山后，有商人至罗浮山，有二道士树下围棋，一曰：“何人至此？”对曰：“小客洛阳人。”笑曰：“幸寄一书达吾家。”遣童子取纸笔，作书至北山颜家，子孙得书大惊曰：“先太师亲翰也。”发冢开棺，已空矣。径往罗浮求之，竟无踪迹。又曰：“先太师书法蚕头马尾之势，是真得仙也。”（《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2；又见《续博物志》卷三，四库 1047—943）

〔朱衣吏跃出〕 元稹在私第独坐，有朱衣吏入曰：“相公今日登庸。”言迄趋出，命左右追之，咸曰：“无人。”入朝，果有制命。数月，又见朱衣吏云：“罢相。”迟明，报出中书省。（《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741；又见《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2）

〔梦柳仆地〕 柳宗元自永州司马召至京师，诣卜者闻命，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则柳树，仆则柳木，二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锦绣万花谷》

后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741)

[梦舁棺入堂] 李逢吉有婢,梦有一人舁棺至堂,后云:且置地。不久移入堂中。俄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741)

[驼蛤字令] 进士顾非熊,令狐相国楚闻其辨捷,乃改一字令曰:“水里取一鼃,岸上取一驼,将这驼来驮这鼃,是为驼驮鼃。”非熊曰:“屋头取一鸽,水中取一蛤,将这鸽来合这蛤,是为鸽合蛤。”公大奇之。(《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2)

[郑畋拜相] 郑畋为学士,忽闻跽声,亟出迎拜,帝已升玉堂,取案上叠纸书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畋拜谢,帝笑曰:“朕戏耳。”畋曰:“唐叔剪桐,周公以天子亡戏言,况陛下宸翰焉,可为戏?”帝乃不得已,遂相之。畋自承旨贬梧州,僖宗立,召常侍拜相,与此说异。(《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3;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九,四库 924—580)

[更没心情忆老君] 诗人史君实见一女真还俗,赠诗曰:“脱却霞裙着绣裙,仙凡从此路岐分。蛾眉再画当时月,蝉鬓重梳旧日云。玉貌缓将鸾镜照,锦衾兼把麝香薰。屏帟乍得萧郎爱,更没心情忆老君。”(《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3)

[口似没梁斗] 高骈镇成都,命酒佐薛涛改一字令曰:“须得一字象形,又须逐韵。”公曰:“口有似没梁斗。”涛曰:“川有似三条椽。”公曰:“奈何一条曲。”涛曰:“相公为西川节度使,尚使一没梁斗,至于穷佐酒有三条椽,内一条曲,又何足怪?”(《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3;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九,四库 924—496)

[打球一棒为猛入] 同光(周先)乙酉岁,王师平蜀,庄宗诏太原节度使孟知祥入川,镇成都,先是蜀人打球,一棒便入湖子者,为猛入,音讹为孟入,(孟入者〈类事〉)得荫一筹。其后孟尽得两蜀之地,乃僭大号,洎子昶降,乃知荫一筹者,果一子也。(《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又见《说郭三种》V5, P2250;《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3;《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V1, P164)

[杀狐之兆] 契丹耶律尝怒晋少帝,(不取我命,擅登皇

极。)乃罄国人寇,执帝并母后、文武大臣及宝货归,至邺西紫柏桥愁死冈得疾,又至恒州杀狐林死。冈本陈思王不为文帝所容,王常于此悲怨吟啸,时人谓之愁思冈,后音讹而谓之愁死;杀狐林者,村人曾于林内射杀死一狐,因此名之。至是而耶律死,乃有其应。昔高祖之畏柏仁,去之以全福。岑彭之恶彭亡,留之以致祸,讖虽自人,其祸福皆本于天。然则虏亦应天乎?此梁武所以言之而叹息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V1, P165; 又见《类说》卷十二, 四库 873—204)

[姮娥甚陋] 沈嵩与罗隐从事浙西幕下,公主出见,众称姝丽,便是姮娥。嵩曰:“嫦娥甚陋,安可及公主。”惊曰:“书记识姮娥否?”曰:“嵩两度到月宫折桂,何为不识?”嵩欲惊隐,故有是言。(《类说》卷十二, 四库 873—204)

[怀厚朴之才] 卢端为庄宗馆记,医官陈玄补太原府医学博士,端草制云:“既怀厚朴之材,宜称从容之职。”(同上)

[游老比丘院] 杨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苦不为礼。乃书壁云:“暇日游老比丘院,延待有厚尼,甚感之。”后悟老丘之言,立圻慢之。(同上)

[太行山诗] 龚林有卷投和凝登太行山诗云:“但得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同上)

[朝霞诗] 赵林《朝霞诗》云:“不因红日照,长作白云飞。”然太阳一照,不久之像,后及第,升朝赐绯而卒。(同上)

[召主收赎] 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质库,家令大署库前云:“奉敕限一月召主收赎。”未久王师西征,及蜀平,人始悟召主收赎之义,召者,赵也;赎者,蜀也;孟昶,即宋之臣也。即知天命王家之平荡暴乱,固有自矣。(《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 又见 V5, P2250; 《类说》卷十二, 四库 873—204)

[筵上诈作羊肉] 歙倅,忘其姓名,主公习射,命庖人宰猪,倅乞自往击之,曰:“恨伊非一日矣。”众客问之,曰:“叵耐伊爱于使君筵上诈作羊肉。”主公自此厚礼之。(《类说》卷十二, 四库 873—

〔天汉一联〕 王與有诗名,尝有一联云:“天汉尚不清,河源怎得清。”崔胤相国闻之,大不悦,竟流落而死。(同上)

〔守庚申诗〕 道士程紫霞,有朝士夜会终南太一观,拉师同守庚申,师作诗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与道相宜。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说是非。”(同上)

〔禁松明断月明〕 昭宗教坊安讐新从事岐帅李茂贞。时军费不充,仍榷油官沽。或曰:“近日官油全卖不得,盖谓诸门放入松明,侵夺官利,宜速禁止。”茂贞即令揭榜,安讐新曰:“此是大好,若是和月明断,却著更好。”茂贞大笑,遂寝前榜。(同上)

〔好安凋瘵〕 韦昌为西川管记,时王建取众供费尤多,有县令旁缘箕敛,为部吏所讼,庄为建草牒词云:“正当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同上)

〔琵琶腿鬻策头〕 左街僧录惠江威仪、程紫霄俱捷,每相嘲谑,江素充肥,会暑袒露,霄忽见之曰:“僧录琵琶腿。”江曰:“先生擲策头。”又见骆驼数头,霄见一大者曰:“此必头陀也。”江曰:“此辈滋息,亦有先后,此是先生者,非头陀也。”(同上)

〔三不开〕 马允孙人相,亲旧未尝延接,时号三不开:相公入朝印不开,见客之时口不开,归宅门不开,故谓三不开。(《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6)

〔邢公扼〕 李密归国,封邢国公。后至桃林渡叛,上遣兵征之,至陆浑,乃斩于邢公山下。先是,山之侧有乱石纵横,颇妨行李,时人谓之邢公扼,密果死于此。(《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 又见《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V3, P169)

〔唐朱里〕 高祖崩,太宗诏营献陵,在京兆府三原县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即唐朱之验矣。后庄宗中兴,乃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征。(《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 又见《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V2, P164)

〔搜朱〕 〔昭宗播迁于凤翔,朱梁率兵迎车驾,军人咸以朱

节头巾竞相夸上，乃朱在人上之讖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V2, P164）后主于宫中作珠帘，乃敕京师市珠，内外之家，收索将尽，计无可得者。后于相国寺僧中收之，犹有隐之者，为邻僧所告，系于陛牢，逐院而搜之，僧寺昼闭，有人于寺中请僧斋，阖者曰：“敕家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来年，庄宗入汴，尽灭朱氏，后远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0；又见 V5, P2250）

〔朱梁龟堂〕 朱梁既立，署宫之南门为建国，议者谓建国王莽之年号，与此伪同，口前定矣。先是许州节度使温为于衙城壕内得一小龟，金色绿毛，进之后湖池养之，建堂号金龟堂。至来年，庄宗立国，号唐，入汴见之，指谓左右曰：“金龟堂者，是归我也。”非废兴前定而形之于先兆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V3, 第 170 页；又见《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 V5, P2250；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五二 V53, P64466）

〔免上金床〕 蜀王建属兔，于天祐四年丁卯岁僭帝位，乃以兔子上金床之讖，遂以金饰所坐，复谓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踞此床，孰敢不宾者乎？”闻者嗤之。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岁云：“数在五楼前。”又云：“但看八九月，胡虏乱中原。”后大军于太原南五楼村前大战，至九月，晋帝勾契丹至于城下，王师败绩，至十一月，戎王遣蕃军送晋祖入洛阳，即胡虏乱中原之应也。（《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又见 V5, P2250）

〔替元首〕 广顺末，京师讹言，有人还魂，见冥间要数万丫髻小儿，由是无问贵贱之家小儿有髻子者，皆剃之，讖曰：“小儿剃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几，世宗嗣位，即替元首也。（《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又见 V5, P2250；《类说》卷十二，四库 873—204）

〔宋州官家〕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粗布衣，裹青布草履而已。于中书省政事堂内箕踞而坐，群吏见之咸大惊，叱之：“何人也！”答云：“官家教我来。”吏曰：“官家在甚处？”复答曰：“在宋州。”寻白于诸相，咸曰：“此狂人尔，不须奏，恐累诸门守卫者。”

事非细乃寝，因令逐之出外。今上移镇商丘，少主禅位，上开国为大宋，宋州官家是天命已眷之也。（《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又见 V5, P2250）

〔宋之祀兽〕 帝尝有四妃，一生帝挚，一生帝尧，一生殷之先，一生周之先。殷之后封于宋，即商丘。今上于前朝作镇睢阳，洎开国乃号大宋。先是王考讳弘殷，至是始验弘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本也。皇庆中（是庆钟于）皇运，今建都在大火之下，宋为火正，又国家承周火德王。按天文心星是帝王实宋分野。今高阳氏陵庙在宋城三十里，即天地阴阳人事际会，亦自古罕有。（《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1；又见 V5, P2250）

〔桃符语讖〕 孟蜀于宫城府近侧，置一策勋府，时昶之子喆尝居之。昶以岁末自书桃符云：“天降余庆，圣祚长春。”喆受拜，致于寝门之左右，及蜀平，诏参政吕余庆权知府，以内外曹署俱不便于公私，至策勋府，公曰：“此处甚便。”欣然下马，至寝门，忽睹桃符字，乃曰：“吾不得不至于此。”遂迁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国家之命吕公入蜀也；圣祚长春，又是主上圣节之号，则皇运未可涯也。（《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2；又见 V5, P2251）

〔碧落碑〕 绛州碧落观，有天尊石像，光焰灼高丈余，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测也。先君云：“唐龙翔中刺史李湛为母氏太妃追荐所造也。”老黄冠曰：“李使君即高大太帝之子也，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谒李使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篆也，请为使君成’。乃于怀中出一轴朱书阴符经，殆非人功也。使君尤异之，复约‘殿内四面封闭，不得令人窥视。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毕矣’。使君从之，但见二道士挈一小囊入，入自阖其门，余无所睹。至三日，使君命开之，只见白鸽一双，自门飞出，及视文篆已毕，余有一及字，但有一画不成而去。使君与道士众悲喜益神之。后李阳冰于此学篆，凡二十日，终不得其妙，舍之而去。至今为天下之绝矣。”（《说郭三种》卷二十 V1, P372；又见 V5, P2251；《续博物志》卷四，四库 1047—948）

〔庄宗唐晋〕 庄宗起义太原，河北创始，乃升魏州为邺都，置兴唐府，改贵乡县为唐县。元城县为广晋县。及晋祖立，改为唐晋府。乃知唐后即晋，亦先兆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V3，第 170 页）

〔清泰小字〕 清泰本姓王氏，恒州平山人也。天祐中明宗掠地于恒定间，清泰立于崇福寺阶上，明宗见而异之，因曰：“与我作儿得否？”乃拜曰：“万年之幸。”既归见夫人，乃抱头哭曰：“贞我亲生子也！”及明宗即位，封潞王，后即位，小字二十三，盖正月二十三日生也。及为君乃以是日为千春节。凡奏对皆避，但云两旬三日，或数物则云二十二，更不过二十四，盖不敢斥尊也。在位三年，果为晋所灭。（《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V3，P170）

〔叶公阴宅〕 沙阳叶公隆吉未第时，求阴宅，葬其先人，未得。一日有林玘者谒之，曰：“北距县五里山名罗源，有地可葬，葬后一纪，定出蟾苑客。”因曰：“卧龙欲腾头角起，乃安龙头案龙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孙折桂无穷已。”叶公曰：“本朝自来辰戌丑未年为廷试，何得申酉耶？”客曰：“五行推迁乃若此。”后国家以寇难多事，廷试忽移戌申年，是岁叶果登第，计其葬，恰一纪，事之前定可知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七 V3，P210）

〔丘墟之象〕 昭宗末年，长安役人取石于内苑起山，崎危屈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终南草木植之，畜山禽野兽狐兔麋鹿之类，纵其往来。帝与嫔采常游处之，由是京师王公贵族竞效之，未及半载，野草野花生满宫殿与都下豪贵之家。识者以为丘墟荆棘之象。此必废矣。后巢寇入京，焚灭殆尽，悉为瓦砾狐兔穴矣。游者有禾黍之伤，此亦不祥之讖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V2，P164）

〔愁台之讖〕 同光末，魏傅乱，明宗讨之，至城下为兵所拥，南入汴州。帝乃自统骁骑征之，至一高台，乘马立其上，问其台名，对曰：愁台。帝不乐，即西归，寻为郭门高所害。愁台者，本贾谊为梁王傅，王薨，谊悒悒不乐，常登此台，悲吟愁啸，后人因

以名之，至是而为帝之讖，乃柏仁之类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V2, P165）

〔黄裳状元〕 延平黄状元裳。少苦学好夜读书，忽一夕，月明，闻水涯人偶语，俯而听之，曰：“吾在此十纪，来日当去，惟候淮南二急脚来替。”黄甚怪之。翌日亭午，果有二黄衣至水涯就浴。黄乃急止之，仍令他日无复过此。是夕中夜，鬼又语曰：“我本当替，为黄状元令过去，未有来期。”黄自知其必冠多士，至元丰中，有梁逊者，一夕梦奏事殿中，见御座前揭一碑，金字大书“黄裳”二字，意必贵兆，乃改名为黄裳，至明年御试进士第，果黄裳为第一。信乎利名之前定也。（事又见《澠水燕谈》；《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四库 1047—40）

〔孙亮减寿〕 合州都孔目官孙亮自郡庭归其家，遇散从官张升于路，谓之曰：“使府欲得公参对公事，可即同往也。”亮曰：“我方自郡庭还，安有此命乎？”既而思张升乃已逝人也。始复惊怪，意必冥司所遣。乃语升曰：“旧尝有术者，谓我寿当七十三，今才六十有一，尚余一纪耳。非尔之误耶？”曰：“升荷公思有素，非敢误也。然俟为公再询之。”后二日，升复至亮所曰：“术者之言信有验。然公所受阴谴者三，是以不能尽公之所禀。公治平初，为司理狱吏，郡人冯清讼婚理直，而公抑之，有诸？”曰：“有之。”曰：“此减公寿三岁也。治平末，公得意于郡守李公，公之同曹史苏宥者，慧不能奉公，公潜而逐之，有诸？”曰：“有之。”“是又减公寿五岁。前年，公从母失色于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诸？”曰：“有之。”曰：“是又减公四岁也。”言迄不见。亮知必死，是夕亮感风恙而卒。吁！寿固前定，而孙亮以阴谴减一纪。予因录之，以为恶人戒。（《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四库 1047—191；丛书集成本初编未注明出处）

〔少游藤下〕 秦少游尝于梦中作《好事近》，有“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之句。后南迁北归，留于藤下，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卒，乃“醉卧古藤阴

下”之讖也。山谷跋其后云：“少游醉卧古藤下，无复愁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又先自作挽词一篇，东坡跋其后云：“岁在庚辰六月，予与秦少游相别海康，意色自若，平日不少异，但自作挽耳。人咸怪之，予以谓少游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无足怪者。已而果卒于州。呜呼，岂自知其当然者耶，乃录其诗云，东坡居士书。”（《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四库 1047—134；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出《淮海集》）

〔孟津云起〕 陕右魏野处士、蒲中李洙徵君乃中表也。俱有高节，以吟咏相善，野于东郊凿土室，阴以修竹流泉，其前有乐天洞；洙结茅斋号浮云堂，皆有潇洒之趣，每乘兴相过，赋诗饮酒，累日乃去，一日洙自孟津访野曰：“洙数日前，恍惚闻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即正其误曰：‘岂非坐看云起时耶？’乃答曰：‘此浮云安能起耶？’亟窥之，了无所见，此必死期，故来访别。”痛饮数日，还家果卒。（《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四库 1047—134；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出《澠水燕谈》）

〔叶生阴贲〕 开宝九年，浙右有叶生者，游京师，于一铺中见一玉像天尊，制度精妙，以万钱酬之，月余东归，与同侪登酒楼，欲罢，邻坐一道士屡目叶，遂揖之，将别，道士曰：“能迂辙见顾，当于宋城相待。”明日如期往，则道士已先在。因偕行二十余里，至其庄，虽荒凉而甚幽邃，又开西偏道院，登小阁，即三清功德供具之类，皆珍奇。叶焚香熟视，见有玉琢圣容二尊，乃虚一座，而其圣像与前所得，大小皆同。道士云：“足下身有宝气，得非收玉像乎？若置之虚座，即三清备矣。贫道人两都，走吴蜀，正为此事，今应得之，倘遂，付与当传乾银之法。”叶生许之，道士既传其法，约一月，俟术验，乃请玉像，后如期道士以宝匣盛像而去，临别曰：“子得利术，我收圣像，乃宿契也，然子之相法，不厚所得，若修奉之外，赈贫为佳；若自奉过优，恣纵逾分，必损寿龄。”遂去。叶生归杭，遂大富。方经年，而侈心生，大起宅第，多买姝仆，为长夜之饮。忽一日雪寒，方拥炉而道士至，神色不和，

徐数曰：“昔日之言，何不见听？今子以阴责数尽此旬。”叶方祈哀，忽然不见。后数日果发疽而卒。盖逾其定分而损寿也，识者多以为戒惧云。（《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四库 1047—190；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出名贤小说）

宋祁《鸡跖集》

118

考 略

《鸡跖集》，《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均入“小说类”，著录为 10 卷，未详撰人。《说郛三种》存 1 卷，仅 10 余条佚文。题为宋代王子韶撰。查《宋史》等书，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今山西太原）人。中进士第，王安石引入条例司。熙宁年间，擢监察御史裹行，出知上元县，迁湖南转运判官。元祐年间，历吏部郎中、卫尉少卿，迁太常少卿，出知沧州、寿州、济州，以太常少卿召，进秘书监。绍圣三年（1096）知明州，卒于任。刘安世曾言，熙宁初士大夫有“十钻”之目，王子韶被称为“衙内钻”，指其喜交结权要子弟，如刀钻之利。王子韶著作流传甚少。《全宋文》仅收录其 6 篇文章，《全宋诗》也只收录数首诗。查其传记诸文，均未提及其撰《鸡跖集》。又查《宋史·艺文志》类事类，著录有《鸡跖集》，题宋庠撰，计 20 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杂记类收有《宋景文

《鸡跖集》，称其为家藏本，前有建炎元年(1127)黄邦俊序。明《天中记》卷十四“履道”条，也题作《宋景文鸡跖集》，宋景文为宋祁(998—1601)，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与兄宋庠同举天圣二年(1024)进士，累迁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同修《唐书》，旋出知亳州，自是十余年间出入内外，仍以《唐书》史稿自随，孜孜勤以修史。《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逾月拜翰林学士承旨。著有《宋景文集》、《益部方物略》等。因卒谥“景文”，因此，人们称其为宋景文。

宋祁为宋庠之弟，二人均以文学名，人称“大小二宋”。《宋史·艺文志》著录《鸡跖集》为宋庠作，肯定是混淆了兄弟二人之名，抑或为笔误。至于《说郛》题为王子韶所作，不知何据。根据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记载，又有《天中记》加以佐证，《鸡跖集》的真正作者应为宋祁。

《鸡跖集》的取名来源于《吕氏春秋》“用众”篇：“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跖也。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鸡跖，指鸡足踵，跖也作“蹠”，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八《事类》：“狐非一皮而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足，良为务博而始成。”弄清楚书名含义，再来看看所辑佚文，正如《郡斋读书志》所言，是“集书传中琐碎佳事，分门别为次之。”可以说全书就是作者读书笔记，记百物名谓缘起，显得琐碎简短，具有词条性质。有似本书所辑陈致雍《晋安海物异名记》和宋陶穀《清异录》，是我们查阅古代典故，尤其是宋以前典故极好参考书。

《鸡跖集》除《说郛》存1卷10余条佚文外，另《紺珠集》存46条，《类说》存29条。其他像《锦绣万花谷》、《古今事文类聚》、《海录碎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等书也多有收录，去其重复，共92条佚文，现辑录如下。

〔玉虎鸣〕《河图》谓雷声曰玉虎鸣。（《说郭三种》卷七十五 V1, P1087, 又见 V4, P1499;《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5）

〔雨虎〕关山图：霍山有雨虎如蛹，雨则出。（《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

〔玉女披衣〕王采《安居记》：萍乡有玉女岗，天将雨，则出五色云，人谓玉女披衣。（《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王来《安居记》：萍乡有玉女冈天将雨，出五丁为品：太湖上，罗浮次之，天竺又次之，余为下。〔《说郭三种》卷七十五 V1, P1087。注：宛委山堂《说郭》本（《说郭三种》V4, P1499）云：宋王安石《水记》：太湖上，罗浮次之，余为下。〕

〔天乳星〕列星图曰：“天乳星明则甘露降。”（《类说》卷二十九, 四库 873—497; 又见《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

〔参旗井钺〕博弈作参旗井钺十二军号。（《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

〔神浆〕卢思道谓雨曰神浆可挹。（《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 又见《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一, 四库 924—521）

〔八穗书〕韦续云：神农因嘉禾作八穗书。（《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

〔银浦〕李贺谓天河为银浦。（《类说》卷二十九, 四库 873—497; 又见《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

〔孤云两角〕《广记》：兴元南有路通巴州，极高险，谓之两角，谚曰：“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因谓此也。（《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

〔去天五尺〕韦曲杜鄂近长安，谚曰：“韦曲杜鄂，去天五尺。”（又云：韦曲雩杜近长安，谚云：“城南韦杜，去天五尺。”）（《绀珠集》卷十二, 四库 872—516; 又见《类说》卷二十九, 四库 873—497）

〔浮玉堂〕《太湖记》云：“湖是仙人浮玉北堂。”（《绀珠集》卷

十二,四库 872—516)

〔鳞屋〕《楚词注》：“河伯以鱼鳞为屋。”(《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6)

〔平泉石〕李卫公序曰：“后世以平泉一石一花移放他处者,非李氏子孙。”(《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516)

〔交鱼符〕唐宫殿门给交鱼符。(《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6)

〔金杯玉碗〕桑道茂谓：“公卿宅曰永宁坊,是金杯破可重制,安邑里是玉碗,一破不复全矣。”(《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6)

〔绿莎厅〕河中府有绿莎厅,唐治平时好事者常加浇灌。兵兴以来,好事者刘吉之、王禹偁《送柴谏议河中》中云：“绿莎厅事旧鸣蛩”。(《天中记》卷十六,四库 965—697;又见《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7)

〔甲乙丙丁名〕乐天作《牛奇章石记》曰：“公嗜石,以甲乙丙丁为品,太湖为上,罗浮次之,天竺又次之,余为下。”(《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

〔拒风冠〕南齐永明中,高丽使至,冠拒风冠,曰古弁之遗像。(《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又见《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三三四 V73, P88895;《说郭三种》卷七十五 V4, P1499)

〔钩络带〕《吴录》云：“革带是也。”(《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

〔五两〕《北堂书抄》：“候风之羽,楚人曰五两。”(《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

〔妓衣〕梁夏侯亶妓妾无衣,客至,令隔帘作乐,后以帘为妓衣耳。(《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2—516;《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三三九 V73, P88933;《说郭三种》V1, P1087 及 V4, P1499)

〔缥瓦〕琉璃名缥瓦,刘陶诗云：“缥碧以为瓦”。(《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7;《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

〔婪尾酒〕最后饮酒也。《太平广记》虎部申屠证事。(《绀

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6)

[蕞龟] 《酉阳杂俎》曰：“髻根羹之绝美，江东谓之髻龟。”
(《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7；《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

[玉笋门生] 李相知举门生，多清秀，谓之玉笋门生。(《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

[名在月中] 《会稽先贤传》：阚泽年十三，梦姓名炳然在月中。(《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

[云蓝纸] 段成式与温庭筠序云：“子在九江，造云蓝纸，辄送五十幅，诗云：‘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裹相思。’”(《六帖补》卷十二，四库 P948、794；又见《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7)

[雌甲雄] 裴晋公有遗以槐瘿者，郎中庾威在坐，见之曰：“此是雌树生。”公问郎中年甲，对曰：“与君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乃是雌甲辰也。”(《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四，四库 925—724；《类说》二十九，四库 873—497；《天中记》卷三十九，四库 966—796)

[炼雪丹] 《二仪录》：萧史造炼雪丹，与弄玉涂之，即今之水银粉是也。(《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又见《说郛三种》V1, P1087 及 V4, P1499)

[返魂榆] 《十洲记》：以玉釜煮返魂榆(《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天子南库] 《市舶录》：金山珠海，天子之南库。(《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戚闲] 宋太子妃哀册：飞芳戚闲。(《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万日坟] 杜牧作《韦温墓志》云：“温瘡生于首，谓其婿曰：‘予官校书日，梦黄衣撮去，首逢人告曰：彼坟至大，功须万日。遂寤，今万日矣。翌日果不救矣。’”(《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呵叱木偶] 王弼注易，刻木为郑玄象，见其所误，辄呵叱之。(《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毫锥] 元白应制，用细笔，名毫锥，作诗云：“策目穿如札，

毫锋锐似锥。”(《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此地十倍] 沈约郊居成,刘杳赞之,约报曰:“惠以二赞,词采妍富,便觉此地十倍。”(《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饮墨] 北齐策:秀才有冒滥者,饮墨一升。(《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说郭三种》V1,P1087 及 V4,P1499)

[尤伯纸] 萧子良与王僧虔书:“尤(左)伯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尤(左)伯,人之名也。(《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六帖补》卷十二,四库 P31;又见《说郭三种》V1,P1087 及 V4,P1499)

[山庭月角] 《论语》:象颜渊山庭月角。(《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蟹朝魁] 陆龟蒙《蟹志》云:江东稻初熟,蟹率执一穗,早夜诣江而行,名蟹朝魁。渔人以萧苇承流取之,名蟹断。(《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8)

[狮子骢] 隋文时,大宛献马号狮子骢。隋末不知所在。后唐文皇得于面碓间,皮骨悉穿,食以钟乳,生五驹,皆神骏。(《六帖补》卷十一;又见《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9)

[柳三变] 李义山赋曰:“岂如河畔牛星,隔年只闻一过;不及苑中人柳,终朝剩得三眠。”注:汉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7;《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9)

[瓜葵三辈] 《齐民要术》:瓜早晚及中三辈。又葵三更生,岁中得辈。(《六帖补》卷十,四库 948—786)稻更生岁终得三辈。(《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9)

[旌节花] 唐王处回家居,有道士以花种遗云:“此仙家旌节花也。”后处回历三镇。(《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9;《说郭三种》V1,P1087 及 V4,P1499)

[小门下] 齐世呼侍中为门下,给事黄门为小门下。(《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四库 924—590;《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9)

[宦海] 《仙传拾遗》:有道士谓颜真卿曰:“子骨可度世,不宜沉名宦海。”(《说郭三种》V1,P1087 及 V4,P1499;《绀珠集》卷十二,四

库 872—519)

〔象耕鸟耘〕 陆龟蒙曰：“耕欲深，如象之履，耘欲疾，如鸟之啄”他说舜之神怪，皆非。（《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9；《说郭三种》V1, P1087 及 V4, P1499）

〔日三竿〕 《南齐天文志》：永明五年，日出三竿，朱色、黄色、赤晕。（《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5）

〔月半环〕 韩渥诗：“月若半环霜若玉。”（《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5）

〔星牢〕 贯索九星，贱人之牢也，九星皆明，天下狱烦，出卯宿图。（《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5）

〔银湾〕 谓之银河也，出许洞诗。（《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5；又见《说郭三种》V1, P1087 及 V32, P1499；《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6）

〔桑林雨〕 应璩书曰：汤祷桑林，克致为雨。（《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5）

〔分香〕 陆士衡《吊魏武叙》云：“武帝遗令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5）

〔抱瓮〕 《语林》曰：“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得味好。”（《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食猪〕 宋明帝能食猪肉，炙至二百脔。（《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琼筵〕 张说诗云：“玉笋飞千日，琼筵荐八珍。”（《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长枪〕 李贺诗：“长枪江米熟，小树枣花香。”（《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数米秤薪〕 《金载》云：韦庄涩慳，数米而炊，秤薪而爨。（《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96）

〔钗泽〕 冯衍妻任氏悍忌，惟一婢头无钗泽，面无脂粉。（《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休休休〕 司空图歌曰：“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

恶，赖是长教闲处著。”（《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白足禅僧〕 魏武帝时，有一僧足白，名思始，甚有异，号白足禅师。（《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374）

〔谈柄〕 南朝栖霞寺大朗法师每谈论，手执松枝，以为谈柄。（《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甲乙夜〕 唐文宗曰：“若不甲夜观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也。”（《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出于系表〕 庾信《哀江南赋》注曰：“何休见郑玄注《易》，曰：‘子之道，出于系表矣。’”（四库 873—496）

〔薛涛〕 元和初，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乃狭小之皆以为便，减诸笺，皆小名曰：“薛涛笺”。（《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6）

〔急滩上水船〕 唐裴延裕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号上水船，又号急滩头上水船。（《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7）

〔结璘〕 《七圣记》：结璘奔月之仙，故曰结璘，黄文与月同居。（《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四库 924—8）

〔碧筒（霞）酒〕 魏公徵三伏之际，率宾僚避暑于使君林，取大莲叶盛酒，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轮困如象鼻焉，持翕之名碧筒（霞）酒。（《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四库 V34，P924；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五，四库 924—447）

〔八月一日五明囊〕 又《述异记》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四库 924—54；《天中记》卷五，四库 965—210）

〔朱出墨入〕 后周苏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之法。（《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四，四库 924—173）

〔薛瑶英〕 唐元载宠婢薛瑶英，杨炎赠歌曰：“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七，四库 924—221）

〔夜来针神〕 魏文帝美人薛灵芸，初别父母，泪下红色，至京凝如血色，帝改名“夜来”，好于针工，处深帷，不用烛，裁制立成。（《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七，四库 934—226）

〔灵凤集身〕 《南史》：王昙逸母昼寝，梦灵凤集身，因有娠，又闻腹中啼声，僧宝志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八，四库 924—240）

〔腹啼〕 《南史》：王昙逸母昼寝，梦灵凤集身，因有娠，又闻腹中啼声，僧宝志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天中记》卷三十九，四库 966—792）

〔芦三节〕 唐李全忠为棣州司马，有芦生其室，一尺三节，别驾张建曰：“芦茅类茅，土之兆也，传节者，其三世乎？”果如其言。（《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三，四库 924—293）

〔禁苑〕 西域国有禁树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为伽蓝，故曰禁苑。（《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364）

〔宝坊〕 给孤长者布黄金地，为伽蓝，故寺字号为宝坊。（《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365）

〔慈云〕 谓如来慈心如彼大云阴世界。（《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367）

〔鸳鸯盏〕 唐张易之与李迥同饮，以鸳鸯盏一只共饮，取其常相逐也。（《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三，四库 927—267；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五，四库 924—445）

〔醒酒石〕 李德裕平泉别墅有醒酒石，德裕醉则抱之。（《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五，四库 924—448）

〔寒具〕 晋人饮食中有寒具者，乃今环饼也。桓玄尝收书画，聚客观之。客有寒具者，不濯手执书画污之，自是不设。餠餠，亦名寒具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八，四库 924—454；又见《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七，四库 927—333；《群书通要》卷八丁集 V2，P569；《天中记》卷四十六，四库 967—233）

〔李令公十八种〕 李崇为尚书令，富而多俭，食常无肉，正

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祐，谓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故，元祐曰：“二韭十八。”闻者大笑。（《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六，四库 924—460；《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二，四库 926—351；《群书通要》丙集卷六 P392）

【雉尾蓴】 四月衰生茎而未叶，名为雉尾衰，五月衰叶舒长，名丝衰，入七八月中不食，有蜗虫故也。又至十月冰冻虫死，虽老犹可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八，四库 924—460；《天中记》卷四十六，四库 967—204）

【沙虫】 虾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九，四库 924—497）

【河祗脯】 武夷君食河祗脯，注：干鱼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九，四库 924—497）

【崇岩峭壁】 李贺文体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人多效之。（《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九，四库 924—667）

【玉婆罗门】 唐修行杨相公每朝常弄一小玉婆罗门子，高数寸，莹彻精巧可爱，云是于阗王内库之物。（《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一，四库 924—756）

【近井哮吼】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安西道中，系于驿树，近井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雨大至，有龙出井而去。（《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九，四库 924—817）

【宋景文鸡跖集及穷齿记·履道】 白乐天得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因为池，上篇曰：“都门风水土木之胜在东南，东南之胜在履道里，其宅有池水可泛舟。”乐天每命宾客绕船以百十油囊沉水中，随船而行，一物尽则左右，又取之藏盘筵于水底也。（《天中记》卷十四，四库 965—637）

【郁华】 郁华又名郁仪，奔日之仙，故曰郁仪赤文，与日同居。（《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四库 924—7）

【筮蹇卦】 汉明帝时，旱，筮得蹇卦，帝以问王辅，辅曰：“蹇者，坎上艮下，山上有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四库 924—15）

【飞白之始】 蔡邕见皇都匠人施垆帚，遂创意焉，此飞白之

始。(《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三,四库 927—715。按:标题为辑录者所加)

[鸡跖集] 《吕氏春秋》:“善学者如齐王食鸡,必食跖。”
(《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7)

张师正《倦游杂录》

考 略

张师正,字不疑,襄国(今河北邢台)人,登进士甲科,换武为遥郡防御使。仁宗嘉祐四年(1059)知宜州,英宗治平三年(1066)为辰州帅。神宗熙宁十年(1077)为鼎州帅。又曾官仪鸾使,英州刺史。除《倦游杂录》外,另著有《括异志》10卷,《全宋诗》收其诗2首,《全宋文》也有其文若干篇。

张师正与著名僧人文莹私交甚厚,文莹《玉壶清话》卷五有一段张师正生平重要记载,全文录示如下:

文莹丙午岁访辰帅张不疑师正,时不疑方五十,齿已疏摇,咀嚼颇艰。后熙宁丁巳,不疑帅鼎,复见招,为武陵之游,凡巨脔大截,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诘焉,曰:“得药固之。时余满口摇落,危若悬带,漫

以此药试之，辄尔再固。”因求此方，以疗病齿者，凡用之皆效，题曰：西华岳莲花峰神传齿药方……不疑晚学益深。经史沿革，讲摩纵横，文章诗歌，举笔则就。著《括异志》数万言，《倦游录》八卷，观其余蕴，尚盘错于胸中，与余武陵之别，慨然口占二诗云：“忆昔荆州屡过从，当时心已慕冥鸣，渚宫禅伯唐齐已，谁向诗豪宋惠崇。老格疏闲松倚涧，清谈萧洒坐生风，史官若觅高僧事，莫把名参伎术中。”又云：“碧嶂孤云冉冉归，解携情绪异常时，余生岁月能多少，此别应难约后期。”风义见于诗焉。

丙午岁为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此时张师正年方五十，由此上溯50年，其生年应为公元1016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文中又说熙宁丁巳，张师正62岁，熙宁丁巳为宋神宗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由此上溯62年，应为公元1015年。如果62岁是虚岁，那么实际年龄为61岁，由此上溯61年，刚刚好为1016年，与上述“年方五十”推算其生年相合。

在《宋朝事实类苑》中，也有一段关于张师正生平的重要记载，全文引录如下：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内外将校厢军，皆加恩。是时荆南所给缣帛，皆故恶不堪，既陈于庭中，军士睨之失色，扬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给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赐，而偶语纷纷不已。转运使刘述大惧，不知所为，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变起矣，是时张师正为州钤辖，驰入军资库，呼将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无预备，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辈不肯拜赐，将何为也？必欲反，则非杀我不可。”遂掷剑于庭下，披胸示之，群校茫然，遽声喏，受赐而去。

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张师正临危不惧的品格和在军事方面的组织能力。张本进士出身,也工诗能文。《茗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云:近世有张师正,本进士及第,换武为遥郡防御使,亦能诗,有《升平词》云:“旧将封侯尽,降王赐姓归。”又“蜗角功名时不与,涧松才干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梦,落花贵贱不由人。”他句皆类此。文莹也说他“文章诗歌,举笔则就”。再加上宦游四方,阅历广泛,是完全有能力写出《倦游杂录》的。但也有云,该书非张师正所作,《文献通考》卷二十七引宋李大性《典故辨疑》序云:“《括异志》、《倦游录》以张师正名,而实非张师正。”邵博《邵氏闻见录》卷十六引宋王铨《范仲尹墓志跋》也说,《倦游杂录》、《括异志》等皆是魏泰假名武人张师正所作。这种推测,不知何故。前面我们所引文莹《玉壶清话》一段明确称,张师正“著《括异志》数万言,《倦游录》八卷”。文莹是张师正好友,对张师正生平应最了解,如果《倦游杂录》等书是托名的,文莹肯定会为其辩诬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郡斋读书志》卷十三、《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六中有一篇张师正《倦游杂录》序言:

倦游云者,仕不得志,聊书生平见闻,将以信于世也。自以非史官,虽书善恶,而不敢褒贬。

这篇序言,可能为节录,但却概括了作者撰写该书宗旨。据《郡斋读书志》载,该书作于宋神宗元丰初年,元丰初年为公元1097年左右,此时,张师正已64岁左右,《倦游杂录》应是他晚年作品。张师正在外宦游40年后,厌倦了官场生活,又加上不得志,所以将平生之见闻倾注于笔端,因此以“倦游”为名。

《倦游杂录》是一部笔记小说类著作。其内容极为广泛,既有千奇百怪的轶闻趣事,也有诗词文章吟咏评说,制度名物源流

的记叙,更有对宋代人物事件的纪实,尤详于熙宁年间事,因而并不都是闲谈之资,有许多极有史料价值。如“石鼓”条,作者对石鼓文的考证,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大庾栽梅”条记叙了古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长沙三绝”、“山蕨”、“沉香木”、“慎火木”、“八羹”、“石鱼”、“木馒头”等记载了各地特产。特别是“辰砂”条,记叙辰州开采朱砂的情况和方法,苏轼有一诗《观张师正所蓄辰砂》:“将军结发战蛮溪,篋有殊珍胜象犀。漫说玉床收箭簇,何曾金鼎识刀圭。近闻猛士收丹穴,欲助君王铸袅蹄。多少空岩人不见,自随初日吐虹霓。”苏轼在《与王定国书》中也说:“近有人惠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悟神谴日。”即指张师正所蓄辰砂。张师正曾任辰州帅,熟悉辰砂情况,可见这都是写实,是我们了解宋代矿石开采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是张师正创作《倦游杂录》而非他人托名的一个有力佐证。

在记叙宋代人物事件方面,作者白云自非史官,虽书善恶,而不敢褒贬,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张师正鲜明的爱憎感情。如“巩大卿放生”条,记巩大卿在王安石丞相生日时,笼雀鸽作为生日礼物,并跪着——放生,每一放,就说,愿王丞相一百二十岁;“程师孟”条,叙程师孟写信给王安石丞相,说恨自己身体健康,希望自己能早死,能获王安石写的墓志铭,而名扬后世。寥寥几句,将巩大卿、程师孟奴颜婢膝,事奉权贵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杨孜”条,写杨孜未应举前,与一妓女来往,妓女尽全力资助他赴考,应举后,因贫无以为谢,遂与之成婚。在归故里的路上,假称其原妻悍戾,回家后,可能他们俩都要受其害,想自杀。妓女甚为感动,愿与其一起死,杨孜诱骗妓女饮毒药,自己却未饮,并振振有词对将死妓女说,决不让她抛尸荒野,等安葬她后再去死。此时妓女方知杨孜狡诈,但已无回天之力。该事记叙有声有色,很是曲折,结局更出人意料。在记叙中对杨孜阴险狡诈、忘恩负义的本性进行了无情鞭挞。其他像“李定”、

“一网打尽”等,对宋代官场奸臣李定、刘元瑜无端兴起冤狱,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所以,宋人陈渊也看出了这本书的价值,他特意写了一篇《书倦游杂录后》,云:

此书记胥魁卖女,群女之偕逃,辩诬也;表河仙之腐败,于师之丑秽,辟邪也;慢行之逾垣,跣足之规利,诛奸也。予于是见斯人之不可惑矣。戏述如是,不无小补,岂独贤于己乎?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螺川书室书。(《默堂集》卷二十二,四库 1139—534)

文中所提胥魁之卖女,见辑文“黠胥”条;跣足之规利,见辑文“诈修庙”条,都是对宋代丑恶人物进行批判的文章。可见,该书不少条目,是作者失意后,以抑郁愤懑之情,对官场腐败之事和社会鄙陋之俗进行的强烈抨击和揶揄。这是尤为珍贵的。

《倦游杂录》又名《倦游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目录书均已著录,共 8 卷。《宋史·艺文志》作 12 卷。该书流传至今,大部分已经散佚,仅《说郛》存 1 卷,共 18 条。由于该书较为著名,诸书多有引录,尤以《宋朝事实类苑》为多,引录近百条,《类说》也节录 61 条,其他像《古今事文类聚》、《紺珠集》、《群书类编故事》、《锦绣万花谷》、《苕溪渔隐丛话》、《记纂渊海》、《天中记》、《永乐大典》等书也多有引录,去其重复,笔者共辑得 163 条,近 3 万字。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云“二百五十篇”之记载相差 80 余条。虽非完璧,但三分之二的內容均在此。现将佚文辑存如下。

[候柱窠脉] 孔嗣宗自言,善候柱窠脉,布指其上,即知虚实。(《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4)

* 岭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鱗,草虫曰茅虾,鼠曰家鹿,蛤蟆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鱼之异者,黄鱼化为鸚鵡,泡(去声)鱼大如斗,身有刺化为豪猪,沙鱼之斑者化为鹿。(《说郛三种》V1, P274; 又见 V4, P1520;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27;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典·禽部》卷八二鼠部 V52, P63813、上卷一四六 V53, P64407、卷一四七 V53, P64416; 《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4; 《天中记》卷五十四,四库 967—610; 《海录碎事》卷六,四库 921—245)

[善谿驿] 襄州南有驿名善却,盖唐之善谿驿,乃淳于髡放鹄处也。《柳子厚集·和刘梦得善谿驿》,莫淳于髡先生是也。(《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4; 《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

[肠痒疾] 传舍人忽得肠痒之症,至剧时,往往对众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所未有。(《永乐大典》卷二万三百十一,二质 V5, P3297)

[守城而死] 侂贼破邕州,偶江涨,遂乘桴沿流番禺,时赞善大夫赵师旦行康州,到任始一月,贼始迫境,谕官属吏民使避贼。谓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然守城而死,乃监兵洎吾之职也。若曹无预祸。”贼既至,率弱卒不满百,御之,半日,城陷,赵与监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无一二。先是,一日,赵方出其妻,藏于山洞,道中生一子,弃草中。贼去凡三日,视之尚生,人谓忠义之感。又有曹观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贼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余里,为贼所擒。贼犹谓曰:“汝乃好骂我南人作蛮者也,今日犹不拜耶?”曹竟不屈,至晚积薪燔死于江壩。时本路主漕运者,与曹有旧,乃移师旦事于观。仍诗之于石,朝廷赠观太常少卿,子孙弟侄洎女子授官赏命服者数人。赵赠卫尉少卿,一子得

殿直。赵史君之事，岭外人率皆知之。康州人为之立祠堂，至今祭享不绝。（《永乐大典》卷一万三百九，二纸“守城而死”V3，P1742；《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三 P692）

〔陈希夷〕 真宗时，陈抟被召赴阙下，间有士大夫诣其所止，顾闻善言，以自规诲。陈曰：“优好之所勿久恋，得志之处勿再往。”闻者以为言。（《永乐大典》卷一万三百九，二纸 V3，P1742；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一 P535；《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一）

〔长沙三绝〕 长沙人常自咤吾州有三绝，天下不可及。猫儿头笋，一枝重秤；镬黑鱼潭取鱼，一网逾千斤；巨舰漕米，一载万石。（《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23；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六，四库 924—72）

陈搏隐居华山。太平兴国初，至阙求一静室休息，乃赐馆于建隆观，扃户熟寐，月余方起。（清·周城《宋东京考》卷之十二，四库存目 247—438）

〔石鼓〕 《倦游杂录》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处于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攀至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樛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穴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几希。欧阳论石鼓元在岐阳，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尔。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八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见在，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案《太史公年表》：自宣和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皇帝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

此,此其疑者三也。前世所传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耳,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宋·黄朝英《靖康缃素记》卷六,四库 850—413)

【节度除不降麻】 丁谓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召为参政知事,(中书)以当降麻。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衔之(《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四库 925—71;《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八,四库 928—122;《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九,四库 924—582)

【冠莱公】 袁杭大监尝言:曾守官营道,闻吏民言,寇莱公始谪道州司马,素无公宇,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守土者闻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马复惶蹙不进。寇以策叩马曰:“吾尚敢留滞耶?汝何不行?”马即前去。寇泣且曰:“语丁谓,我负若何事,致我于极地邪?”其后丁自朱崖移道州,袁尝接其语论,遂以所闻质之。丁曰:“寇自粗疏,先朝因节日赐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饮人。时曹利用为枢密副使,不领其意。寇曰:‘某劝太傅酒,何故不饮?’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尔邪?’曹厉声曰:‘利用(上擢某)在枢府,而相公谓之一夫,明日当于上前辩之!’自此二公不协。厥后发莱公之事者,曹貂也,预谓何事?”然中外皆知莱公之祸,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当太平之盛,至于赞燮王度,亦无善恶之大者。至今天下识与不识,知与不知,闻莱公之名,则许以忠尽,言晋公之为,则目以奸谀。岂非丁以才过其实,寇以诚过其才欤?(《自警编》卷八,四库 875—434;卷六,四库 875—328;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一 P126;《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

【蜥蜴求雨】 熙宁中,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蜥蜴,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蜴蜥蜴蜥,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开封府准堂札责坊巷寺观祈雨甚急,

而不能尽得蜥蜴，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无能神变者也。小儿更其语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64；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9；《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四库 925—81；《天中记》卷三，四库 965—122）

〔献图赞〕 陈恭公判亳州，遇生日，亲戚多献老人星图，侄世修独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伯，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纳节，明年乞致仕。（《天中记》卷十八，四库 965—789；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四，四库 925—725）

〔死后休妻〕 王雱，安石次子也。有心疾，娶妻庞氏，不相睦，离而嫁之。时侯猷死，其妻帷薄不修，安石表其事而斥去，时语云：“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天中记》卷十九，四库 965—844；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9）

〔大庾栽梅〕 大庾岭上有佛塔庙，有妇人题云：“妾幼年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归，父以大庾本有梅岭之名而反无梅，遂植三十株于道之右，因题诗于壁，今随失之，任端溪，复至此寺前，诗已污漫矣，因再书之云：‘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见梅。辍俸买将三十本，清香留与雪中开。’”好事者因以夹道植梅矣。（《天中记》卷五十二，四库 967—503；又见《方輿胜览》，《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V55，P66878）

〔竹不根而茂〕 寇莱公卒于海康，诏许归葬，道出荆南公安县，邑人迎祭于道，断竹插地以挂纸，竹遂不根而茂，邑人神之，立庙于侧，奉祀甚谨。（《类说》卷十八，四库 873—284）

〔皂罗糊屏风〕 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李氏有江南日，中书皆用皂罗糊屏风，所以养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罗糊屏风。（《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27；《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4；《说郭三种》V1，P273；又见 V33，P1519、V37，P631“皂屏养目”）

〔相逢不改旧时青〕 范讽自给事中谪官，数年方归济南，城西有张士园亭，泉有金钱、真珠之目，水木环合，乃历下之胜景。园亭主人张寺丞聪也。尝邀范宴饮于亭，题二韵于壁，诗曰：“园

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能改斋漫录》卷十五 P446；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4；《记纂渊海》卷四五 V2, P774 及卷一二〇 V3, P1923）

〔钟离二诗〕 邢州开元寺壁有五代时隐士钟离权二诗，曰：“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知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可伤神。闻来屈指从头数，得见升平有几人。”（《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5）

〔十年骑马听朝鸡〕 欧阳永叔在政府，以诗寄颖隐士常秩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字直史馆，召秩，秩遂起。有无名子改前诗曰：“昔日汝阴常处士，却来马上听朝鸡。”秩旧（好）治春秋，（凡）著（书）讲解，（仅）数十卷，自谓圣人之意，尽在是矣。（及诏起），而介甫不好春秋，遂尽讳所学。熙宁六年，两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青苗本钱，权行倚阁，王平甫戏（秩）曰：“公之春秋，亦权倚阁乎？”（秩色颇赭）。（《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5；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59；《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四库 927—831、774）

〔点绛唇词〕 王平甫熙宁中判官告院，忽（于秋日作宫词）《点绛唇》（一解以示魏泰）泰曰：“断章有流离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废归金陵，）其词曰：“秋夜微凉，梦回明月穿帘幕。井梧萧索，正远（绕）南枝鹊。宝瑟尘生，金雁空零落。情无托，鬓云慵掠，不似君恩薄。”（《类说》卷十六，四库 V873—286；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七 P144）

〔盘量出制〕 刘绰天圣中为京西漕，分遣属官盘量诸都在仓之粮，凡收十万余石，归朝上殿具札子，乞付三司收系。时章献太后垂帘，问曰：“已盘量者余贯许再盘量否？”曰：“向来盘量官多徇颜情，不肯尽收入历。”又曰：“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盘量收出剩斛斗，致身于此。”刘大惭，谓人曰：“当时殿上甃罅可入亦入矣。”（《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6）

〔藏恢诗〕 夏侯公咏《杂手伎藏恢诗》曰：“舞绋抛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6）

〔宗叔诗〕 张宗叔有诗云：“大书文字提防老，剩买园林准备闲。”（《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6；又见《记纂渊海》卷八五 V2，P1351；《宋诗纪事》卷十五 V1，P278）

〔金鉴长老〕 洗马欧阳景素轻薄，有金鉴长老以阙斋供，将贷米于玉泉长老，乞书为地，景笑曰：“诺。”既至玉泉，启封乃一诗云：“胡芦自去缠胡芦。”（《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6）

〔苑中狮子〕 石参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为员外郎时，西域献狮子，蓄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尝率同列往观。或曰：“彼兽也，给羊肉乃尔，吾辈参预郎曹，日不过数斤，人反不及兽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员外郎耳，安可并邪？”（《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1；《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7；又见《说郭三种》V1，P273“员外郎”；《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五十九“狮部”V52，P6359 下及 V33，P1519 及 V37，P631）

〔语嘲〕 韩龙图赞，山东人，乡里食味好似酱渍瓜啖之，谓之瓜齏。韩为河北都漕，廨宇在大名府，府中诸军营多鬻此物，韩尝曰：“某营者最佳，某营者次之。”赵阅道笑曰：“欧永叔尝撰《花谱》，蔡君谟亦著《荔枝谱》，今须请韩龙图撰《瓜齏谱》。”（《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62；又见《说郭三种》V1，P273、V4，P1519；《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2）

〔罨画流苏锡销〕 昔之歌诗小说，多言罨画流苏者，询之朋游，莫知其状。予曾知广南恩州，恩有匠人求见，问其所能，曰：“某善锡销”，亦不晓其事，再诘之，则曰：“今所谓银泥者是也。”又问更有何艺，曰：“亦能罨画”，遽以小儿衣试之，乃今之生色也。又向在京师，常到州西，过一委巷，憩茶肆中，对街乃凶具之家，命其徒拆卸却流苏，乃是西角所系盘线绘绣之球，五色，昔谓之同心，而下垂者。流苏帐者，古人系帐之四隅以为饰耳。（《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27；又见《群书通要》卷四巳集 V79，P798；《类说》

卷十六,四库 873—287;《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六,四库 927—605、606)

〔中书有生老病死苦〕 熙宁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人,曾丞相将及引年。时介甫、赵阅道、唐子方为参政,介甫日进说以更庶政,阅道颇难之,而不能夺,但退坐阁中,弹指言苦。子方屡争于上前,既而发疽而死。京师人言,中书有生老病死苦之说。谓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阅道苦,子方死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7)

〔梦手捧天〕 韩魏公知泰州,卧疾数日,忽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其后英宗于藩邸,翼神庙于春(东)宫。(《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7;《古今事文类聚》卷二,四库 925—20)

〔始终言新法〕 王荆公尝云:“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叛而复附,或出或入。”(《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7)

〔高丽求王平甫诗〕 熙宁中,高丽使人求王平甫学士京师题咏,有旨令元厚之钞录以赐。厚之时权尹京,诣平甫求新著,平甫戏作诗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8)

〔舍人面色如衫色〕 胡秘丞旦自制诰落职,通判襄州时,谢学士泌知州事,尝因过庭饮酒,胡面色发赤,谢戏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应声答曰:“学士心头似幞头。”胡时衣绯。(《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6;又见《类说》卷六十七,四库 873—288)

〔阎罗见阙请速赴任〕 王介俊爽语言多易,人谓之心风。熙宁中,自省判守湖州,王荆公送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不足多。遥相邦人迎下担,白苹州上起沧波。”以风能起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题为十篇,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鲔。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公笑曰:“阎罗见阙,请速赴任也。”(《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8)

〔下官踪迹转沉埋〕 张铸以京东转运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葛源为提举坑冶,取铸脚色欲发荐状,铸为诗曰:“提司坑冶是新差,职比权纲胜一阶。若发荐章求脚色,下官踪迹转沉

埋。”(《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8;《记纂渊海》卷一二七 V3,第 2034 页;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四库 925—492)

[巩大卿献放生] 熙宁中,巩大卿申者,善事权贵,王丞相生日,即饭,僧具疏笼鹄鸽以献,丞相方家宴,即于客次开笼搯笏手取鹄鸽,跪而放之,每放一鸟,且祝曰:“相公一百二十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9)

[一网打尽] 苏舜钦监进奏院,因十月余赛神会馆中同列,御史刘元瑜弹击下狱,坐监主自盗,削籍。同会者皆至斥。刘谓时相曰:“与相公一网打尽。”(《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9;又见《记纂渊海》卷六一、七九 V2,P1259、1006;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九,四库 927—816)

[刘元瑜] 刘待制元瑜既弹苏舜钦,而连坐者甚众,同时俊彦为之一空。刘见宰相曰:“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是时南郊大礼,而舜钦之狱继于赦前数日,舜钦有诗曰“不及鸡竿下坐人”,盖谓不得预赦免之囚也。舜钦死,欧阳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赛神之事,略曰:“一时俊彦,举网而尽矣”,盖述御史之言也。舜钦以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废为民,后二年,得湖州长史,四十余卒。(《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3)

[啖男胎衣] 桂州妇女产男者,取其胞衣,净濯细切,五味煎调之,召至亲者合宴置酒以啖,若不预者必至忿争。(《说郭三种》V1,P274;又见 V33,P1520;《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9)

[杜园贾谊] 陈和叔为举子通率少检后,举制科骤为质朴,时号热熟颜回。时孔文仲对制策,言天下有可叹息恸哭者,既而被斥。陈曰:“真杜园贾谊也。”王平甫曰:“杜园贾谊好对热熟颜回。”(《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9)

[盛天下苍生] 有进士曹奎,屡掇上庠南宫高选,居常自负,作大袖袍衣之,袖广数尺。时有进士杨卫怪之,谓曰:“袖何广耶?”奎曰:“要盛天下苍生。”卫答曰:“此但能盛一个耳。”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将相,尝自题其写真曰:“尔形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五 P861;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0)

[改裴公赞] 张绶甚美,常绘其容寄兄环,环改裴晋公真赞,曰:“尔形甚长,尔貌甚扬,不为将,不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0)

[明年强健更重来] 京师祭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两禁二十年,熙宁间复被差,题诗于斋宫曰:“邻鸡未动晓骖催,又向灵坛饮福杯。自笑治聋知不足,明年强健更重来。”(《岁时广记》卷十四 P149;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0)

[山蕨] 山药,按本草名薯,唐代宗名豫,改下一字为药,本朝英庙讳上一字为山,今合谓之山蕨。(《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4;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0)

[落牙诗] 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一日因食忽落一牙,戏为诗曰:“昨朝饭里有粗砂,隐落翁翁一个牙。为报妻儿莫惆怅,见(舌)存足以养浑家。”(《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3;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0)

[不喜歌舞] 冯当世晚年好佛,知并州,以书寄王介甫曰:“并州歌舞妙丽,闭目不喜,日以谈禅为事。”甫答曰:“若如所谕,未远理,闭目不喜,已是一段公案。”(《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0)

[飞鱼易名鸱吻] 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号(尾)星,宜为其像,冠于屋以禳之。唐以来寺观殿宇尚有为鱼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时易名鸱吻(尾),状亦不类鱼尾。(《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1;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六,四库 927—603)

[平调二曲] 昭陵梓宫发引,王禹玉作《清平调二曲》云:“玉宸朝晚,忽掩赭黄衣,愁雾锁金扉。蓬莱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龙轩天仗转西畿,旌旆入云飞,望陵宫女垂红泪,不见翠舆归。”又云:“上林春晚,曾是奉宸游。水殿戏龙舟,玉箫吹断催仙驭,一去隔千秋。游人重到曲江头。事往涕难收,空余御幄传觞,依旧水东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1;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十,四库 925—826)

[录公得替] 大理寺丞路坦尝宰相中一县,有神录“四年方

解”。后坦赠诗云：“百里传呼号录公，三年得替普天同。惟君四载过常例，更有何人继后风。”其诗闻于朝，坦一官而停之。（《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

〔今日谁非郑校人〕 王介甫为相，引用不次，及再罢相，颇有潜之者。公至金陵，每得生鱼，多放池中。有门生作诗曰：“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

〔范文公蚊诗〕 范希文监泰州西溪盐场，地多蚊蚋，作诗云：“饱侣樱桃重，饥如柳絮轻。但知从此去，不用问前程。”（《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

〔三拗〕 皇祐中，长沙有三拗：开福长老每季一剃头而致慎，樊著作三日一开顶，一拗也；苏推官丧父乐饮，林察推丧妻庐墓，二拗也；时有边臣为守非赂不行，孔目官陆静平生不受賂，三拗也。（《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

〔得意之所勿再往〕 真宗召陈抟至京师，士大夫多求其言，抟曰：“优游之所勿久恋，得意之所勿再往。”（《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

〔陈希夷戒〕 真宗召陈抟至阙下，士大夫多谒见，求其言，告之曰：“爱好之所无久恋，得意之所无再往。”如此而已。（《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4）

〔著也马留〕 京师优人以杂物布地，遣沐猴认之，即曰：“著也马留。”绍熙中状元叶祖洽赴宴，有下第进士作诗曰：“著甚来由去赏春，也应有意惜芳辰。马啼（蹄）莫踏乱花碎，留与愁人醉作茵。”（《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

〔宋罗江〕 庆历中，有亲事官阑入殿门，御史宋禧乞内庭畜罗江之狗，时号宋罗江，亦曰宋神狗。（《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

今人呼奢（煮）面为汤饼，唐人呼馒头为笼饼，岂百非水淪而食者皆可呼笼饼，笼蒸而食者皆可呼笼饼。市井有鬻胡饼者，不晓著名之所谓，得非熟于炉而食者呼为炉饼宜矣。（《说郛三种》V1, P274）

〔石燕〕 零陵出石燕，旧传遇雨则飞，尝见同年谢郎中鸿云：“向在乡中山寺为学，高岩石上有如燕状者，因以笔识之，石为烈日所曝，忽有骤雨过，所识者往往堕地，盖寒热相激而迸落，非能飞也。”予过永州，有人赠一石板，上亦有燕形者在焉，土人呼为燕窠。（《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8；《说郭三种》V1，P274 页）

沉香木，岭南诸郡悉有之，濒海州尤多，交干连枝，岗岭相接，数千里不绝，叶如冬青，大者合数人抱，木性虚柔，山民或以构茅庐，或以为桥梁，为饭甑尤善（佳）。有香者百无一二，盖木得水方结（香），多在折枝枯干中，或为沉，或为煎，或为黄熟，自枯死者谓之水盘香，今在南恩高窦等州，惟产生结香，盖山民入山见香木之曲干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经年得雨水所渍，遂结香，复以锯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结为斑点，亦名鹧鸪斑，燔之甚佳（极清烈）。沈之良者，惟在琼崖等州，俗谓角沈，乃生木中，取者宜用薰施，黄熟（沉）乃枯木中得之（者），宜人药用，其依木皮而结者，谓之青桂，气尤清，在土中岁久，不待剗剔而精者，谓之龙鳞，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韧者，谓之黄腊沉香，尤难得。（《说郭三种》V1，P274 及 V4，P1520；《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第 813 页）

〔唐陵无碑〕 唐诸陵皆无碑记，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余尺，螭首龟趺归然，表里无一字，亦不知其何为而立。（《说郭三种》V1，P631）

〔造舟赐号〕 元丰元年春，命安焘陈陆二学士使高丽，敕明州造万斛船二只，仍赐号一为凌虚致远安济舟，一为赓飞顺济神舟，令御书院勒字，明州造碑。（同上）

〔雁〕 华清宫温泉碑，唐太宗撰并书，又飞白“贞观”二字于额。天圣初，自粪壤中发出之，再加刊刻，而立于小亭前。进士刘稹未第，居德州孔子庙中，尝市一雁，翅虽折而尚生，不忍烹。闻自然铜治折伤，乃市数两，燔而淬之末以饲焉。至春晚，遂飞去。是年秋深，忽有群雁集稹所居之后圃，家僮执挺往击，诸雁悉惊飞，一雁不去，因捶杀之。燂剥毳羽，见翅骨肉坏，剖之，中

皆若银丝，乃向所养者，稊咨嗟累日。（《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九 P919；《说郭三种》V1, P631）

〔具启切当〕 终慎思，大名人，家贫苦学，衣冠故敝，风貌寝陋，始来应举，魏之举人，视之蔑如也。既就试，遂为解首，其谢解启曰：“三年于此，众人悉谓（指）于毛生。一军皆惊，大将果归于韩信。”又董储郎中悯其穷，尝于书荐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辙，而士人殊无哀王孙之意，终复取书归，而具启于董曰：“鲁箭高飞，谓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怀赵璧以空归。”人多嘉其切当。（《说郭三种》V1, P632；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 P519；《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0）

〔担中乐记〕 张客省退夫应举，因辞（醉）乘驴过市，误触倒杂货担子，其人喧呼不已。视担中止有《乐记疏》一册，遂以五千钱市之，其人乃去。张初不携文字，止阅所买《乐记疏》。及省试出《黄钟为乐之末节论》，独张论为详，论擅场，遂高过，明年擢甲科（《千古功名镜》卷六，四库存目·子 83—389；又见《群书通要》卷五己集 V79, P823；《群书类编故事》卷五 P82；《古今事文类聚》卷二十七，四库 925—427）

〔张客省〕 瀛州城本隘狭，景德中，几为北虏所破，自讲和之后，居民军营，悉在南关，张客省元守郡日，召郡中高货户谓之曰：“闻若等产业多在南关，吾亦城人之，然而计工匠楼橹之费，非十余万缗不可。”咸曰：“苟得围入大城，愿备所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数，未经旬日，不督而集，乃命官籍其数，募厢库禁卒以充役，既成，始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为城，必不立矣。今兴工而后奏，俟朝旨允与不允，吾城已筑过半矣。倘或得罪，不过斥张元耳，民获百世之利，又何疑焉？”其后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闻，果被迁漕司。或疑有乾没，俾官穷究，无毫厘之欺。治平中，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地因而斲去。今为大郡，寇戎苟至，亦不可攻围矣。公昔守鄆州，鄆州有两城，守居北城，上佐廨宇，器甲军财之币，皆在南城，渡一小

涧,几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谋而后闻,前并南入北,省守陴者十之三,朝廷亦不罪。近闻边建水利,缮城垒,必先计己之恩赏厚薄,然后为之,校乎张公之心,一何异哉?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三 P274)

〔石守道〕 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读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介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得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 朝餐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当赐。”便以食还。王咨重之。(《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四;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二 P133;《记纂渊海》卷八一 V2, P1287)

〔欧阳文忠公〕 欧阳文忠公在蔡州,屡乞致仕,门下生蔡承禧因间言曰:“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岂容遽去也?”欧阳公答曰:“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绘尽,惟有早退以全节,岂可更俟驱逐乎?”承禧叹息,无以答。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三;又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二;《群书通要》卷十 V79, P891;《宋人轶事汇编》卷八上 P388;《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二,四库 925—519)

〔寇丁相轧〕 寇莱公与丁晋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为相,丁公尚为两制,莱公曰:“屡以丁荐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为两禁矣,稍进则当国,如斯人者,果可当国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终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相轧,竟如文靖言。(《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七;又见《群书类编故事》卷十七)

孔道辅以刚毅直谅名闻天下,知谏院日,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为中丞日,谏废郭后。其后知兖州日,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仁宗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乃以孔道辅为龙图阁直学士。(《宋朝事实类苑》卷五 P46)

〔柳仲涂〕 柳开知润州,有监兵钱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属也。乃父方奉朝请,在京师,开乘间来谒,造其书阁,见壁有绘妇

人像甚美，诘以谁氏，监兵对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开丧偶已逾期，愿取为继室。”钱曰：“俟白家君，敢议婚事。”柳曰：“以开之才学，不辱钱氏之门。”遂强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礼。钱不敢拒，走介白其父，乞上殿面诉柳开，劫取臣女。仁宗问曰：“卿识柳开否？”曰：“不识。”上曰：“真奇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嘉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不敢言，但拜谢而退。（《宋朝事实类苑》卷七，P72）

〔张乖崖〕 张乖崖未第时，尝游汤阴，县令赐束帛万钱，张即时负之于驴，与小僮驱而归。或谓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泽深奥，人烟疏阔，可俟徒伴偕行。”张曰：“秋夜矣，亲老未授衣，安敢少留邪？”但淬一短剑而去。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见咏来甚喜，密相谓曰：“今夜好个经纪。”张亦心动，窃闻之，因断柳枝若拱者为一椽，置室中。店翁问曰：“持此何用？”张曰：“明日早行，聊为之备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去矣。”张不答，即来推户，张先以坐床左拒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应，即再三排闥，张忽退立，其人闪身踉跄而入，张擗其首，毙之，曳入阍。少时，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及持剑视翁，方燎火爬痒，即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呼僮牵驴出门，乃纵火，行二十余里，始晓，后来者曰：“前店人失火，举家被焚。”（《宋朝事实类苑》卷九 P104）

〔孙资政〕 孙资政沔出师环庆，宿管城，值夏州进奉使至，或白当选驿者。公曰：“使夏国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犹当在某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庙闻而嘉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一 P132）

〔韩丕〕 骊山白鹿观，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经。结茅庐数十区，讲授生徒几百人，韩丕亦尝从之学。王间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韩挈榼以往。王谓诸生曰：“韩秀才风骨粹重，向去进士不可量也。然到山岁余，未尝见其业。”命破扃，索其寢室中，于席下得榭叶厚四五寸，或二三叶，或十数叶，以细梗贯之，乃韩

之著述也。王见之惊骇，自此厚加礼待。其后官至贰卿翰林学士。（《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二 P133）

〔范蜀公〕 范内翰景仁以宏才硕学，时所推仰。始立朝，或不以鯁直许之。仁庙春秋高，少阳虚位，首拜疏乞择宗室亲贤为皇嗣。熙宁初，将推行新法，独不肯阿谀附议，知不可争，即告老归第。天下士大夫始知仁者必有勇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六 P190）

〔张杲卿〕 张杲卿为御史中丞日，因登对言及家世及履历本末。仁庙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书生，陛下擢任至御史，三子皆服官裳，亦有先臣之田庐，家事有托，自谓非孤寒。陛下可谓孤寒矣。”仁庙徐曰：“亦有说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庙社稷之重，主鬯尚虚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系，是陛下孤寒也。”仁庙改容，颇嘉其意，后遂参柄用。（《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七 P202；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4）

〔韩稚圭〕 河东人众而地狭，民家有丧事，虽至亲，悉燔爇，取骨烬寄僧舍中。以至积久，弃捐乃已，习以为俗。韩稚圭镇并州，以官镪市田数顷，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则有敛殡附葬之礼，惟胡夷洎僧尼，许从夷礼焚柩，齐民则一皆禁之。今韩公待俗以礼法，真古循吏之事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三 P276；又见卷三十二 P413 “禁焚尸”）

〔腰金带〕 国朝，翰林学士得服金带，朱衣吏一人前导。两府则朱衣吏两人，金笏头戴带佩金鱼，谓之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时黄？”处内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时两？腰金甚日重？”（《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五 P317；《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8）

〔真宗幸吕文穆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时，尝驾其厅，后人不敢复坐，间以栏楯，设御榻焉。即今张文孝公宅是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五 P318）

〔前任班趁办〕 唐朝,官有定员,缺则补之。后唐长兴二年,诏诸州得替节度、防御、刺史,并令随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放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国初,尚多前资官,今阁门仪制,尚有见任前任防御团练使。(《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六 P322)

〔丁晋公自节度使以制除参政〕 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中书以丁节度使,召学士草麻。时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此条今见《归田录》卷一,《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六 P329)

〔冯太傅〕 冯太傅端,尝书一绝云:“鸣鹤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顾坐客曰:“此可画于屏障,乃柳如京塞上之作。”(《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 P448;又见《宋诗纪事》卷二 V1, P46;《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四库 925—678)

〔蔡子正〕 蔡子正久在边任,晚年以龙图阁直学士再守平凉,作《喜迁莺》词一阙以自广,曰:“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汉马嘶风,边风翻月,陇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须报。寒垣乐尽橐鞬。锦领山西年少,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长报平安耗。圣主深仁,威棱遐布,骄虏尚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恩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频倒。”此曲成,大传都下。(《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 P452)

〔张郑公〕 退傅张相公与陈文惠公同秉政,张既以帝傅致政,有诗寄文惠曰:“赭按(案)当年并命时,蒹葭衰飒倚琼枝。皇恩乞与桑榆老,鸿入高冥凤在池。”张公既退居,年七十八岁,有《除夜诗》:“八十光阴有二年,烟萝门户喜开关。近来无奈山中相,频寄书来许缀班。”退傅以八十二岁薨,正八十有二之讖。(《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 P456;又见《宋诗纪事》卷五 V1, P116;《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二,四库 925—527)

〔凤栖梧词〕 蜀路泥溪驿,天圣中,有女郎卢氏者,随父往汉州作县令,替归,题于驿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临水,不废

于讴吟，易羽移商，聊纾于羈思，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阙，聊书于壁，后之有君子览之者，无以妇人切弄翰墨为罪。”词曰：“蜀道青天烟霭翳，帝里繁华，迢递何时至？回望锦川挥粉泪，凤钗斜亸乌云膩。钿带双垂金缕细，玉佩珠玑，露滴寒如水，从此鸾妆添远意，画眉学得遥山翠。”（《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九 P504）

〔谢谏议〕 谢泌名知人，少许可，平生荐士，不过数人，而后皆至卿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荐士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七 P753）

〔慎火木〕 《酉阳杂俎》云：“广州有慎火木，大三四围。”慎火，本草一名景天，俗亦名护火，多以盆缶植之，置屋上，其花红白细错如锦。予尝两至番禺，段成式说谓慎火，乃烽火木耳，又名龙骨，其干叶若慎火，断之有白汁，著人肌肤，遂成疮痍。亦无花，盖不识者误传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九 P774）

〔辰砂〕 辰州朱砂，嘉者出蛮峒锦州界猗獠峒老鸦井，其井深广十丈，高亦如之。欲取砂，必聚薪于井，俟满，火燎之，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为烟气矣，其偶存在壁者，方得之，乃青色顽石。有砂处，即有小龕，小龕中生白石床如玉，床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簇，大者如芙蓉，光如磬玉可鉴，研之如猩血。砂自床大者重七八斤，价十万，小者五六万。晃州亦有赤色，如箭簇，带石者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86）

〔膾羹〕 真宗时，有人奉使交趾，以膾羹配龙饼而食，羹中血皆如皂荚子，虽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致然，洎回，苦求其法，乃取牛蝉淪而去其皮耳。（《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6）

〔王母像〕 故华清宫在绣岭之下，山半有玉蕊峰，天圣末，予为学于山之岭，所谓朝元阁者。峰侧有夹柱，作王母之像，虽小有损腐之处，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阶，甃以莲花砖千余步，则栽一石柱，端有孔，相传云：开元、天宝中，贯以红绵袍，宫女攀援而上。庆历中，再游，论王母之像，失之已久，石柱孔已为庸道士烧为灰而涂壁矣。岭之阴，温泉涌流，岭之南，有丹霞泉者，极

寒冽，予尝夏盥于彼。（《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6；《永乐大典》卷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四“十八漾”V5，P2978）

〔**华清宫**〕 唐华清宫，今灵泉观也。七圣殿之西隅，十数步间，有皂荚一株，合数人抱，枝干颇瘁，相传云：明皇泊贵妃，共植于此，每岁结实，必有十数荚合欢者。京兆尹命老卒数人守视之，移接于他枝，则不复合欢也。杜大监植尝言，南方无好羊泊面，惟鱼稻为嘉，故南人嗜之。北方鱼稻不多，而肉面嘉，故北人嗜之。易地则皆然，不必相非笑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7）

〔**白石碑**〕 江陵北四十里，有白石碑驿，其西有疏陂，东有鸭陂，白碑亦当作陂泽之陂也。盖驿侧数里，有后梁宣、明二帝墓。唐相萧嵩为其祖立碑于驿之北，因此人以陂为碑，误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7）

〔**虎畏橐驼**〕 天禧中，有武臣赴官青社齐州北境，时河水渐退，葭菼阻深，武臣以橐驼十数头负橐篋，冒暑宵征，有虎蹲于道右，驼既见，鸣且逐之，虎大怖骇，弃三子而走，役夫获其子而鬻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9）

〔**石鱼**〕 陇西地名鱼龙，出石鱼，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卿泊鳅，亦有数尾相随者，如以漆描画，鳞鬣肖真，烧之尚作鱼腥。鱼龙，古之陂泽也，岂非鱼生其中，同颓塞渐久，而土凝为石，故破之有鱼形。今衡州有石鱼，无异陇州者。杜甫诗有“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正谓陇州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8；又见《能改斋漫录》卷七 P168）

〔**阳朔石峰**〕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百丈，竹木苍郁，石如黛染。阳朔县尤佳，四面峰峦骈立，故沈水部彬尝题诗云：“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9；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 P217）

〔**南海啖槟榔**〕 南海地气暑湿，人多患胸中痞滞，故常啖槟榔，日数十口。以教楼藤泊蚬灰同咀之，液如朱色。程师孟知番

禺，凡左右侍吏啖槟榔者，悉杖之，或问其故，曰：“我恶其口唇如嗽血耳。”（《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9）

〔蚁鲊〕 岭南暑月欲雨，则朽壤中白蚁蔽空而飞，入水翅脱，即为虾。土人遇夜水次秉烛，蚁见火光，悉投水中，则以竹篦洒取，抐之如合捧，每抐一两钱，以豚脔参之为鲊，号天虾鲊。又有大赤蚁，作窠于木杪，有数升器者取其卵并蚁，以糝泊姜盐酿为鲊，云味极辛辣。（《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89）

〔杭人好饰门窗什器〕 熙宁八年，准浙大旱，人多殍饿。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大半饰门窗，具什器。荒歉既甚，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91）

〔木馒头〕 木馒头，京师亦有之，谓之无花果，状类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红，味颇甘酸，食之大发瘴。岭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为茶床高钉，故云：“公筵多钉木馒头。”或谓岭南诸州，刻木作馒头状，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样造五十只。”谈者之过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 P790；又见《天中记》卷五十三，四库 967—539；《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 V56，P67536；《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

〔采珠〕 《岭南杂录》云：“海滩之上有珠池，居人采而市之。”予尝知容州，与合浦密迩，颇知其事。珠池凡有十余处，皆海也，非在滩上。自某岸至某处，是某池，若灵渌、囊村、旧场、条楼、断望、皆池名也，悉相连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断望池接交趾界，产大珠，而蛋往采之，多为交人所掠。海水深数百尺已上，方有珠，往往有大鱼护之，蛋亦不敢近。（《宋朝事实苑》卷六十一 P804）

〔蓬莪茂〕 岭南青姜，根下如合棒，其旁附而生者状如姜，往往大于手，南人取其中者乾之，名蓬莪术，北人乃呼为蓬莪茂。字书亦无茂字，名之为术，乃是土人病泄痢者，取青姜磨酒煮服之，多愈，盖蓬莪术和气耳。（《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0）

〔鱼〕 河豚鱼有大毒，肝与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

花坠,此鱼肥大,江淮人以为时珍,更相赠遗,脍其肉,杂茼蒿荻牙,淪而为羹,或不甚熟,亦不能害人,岁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岭南有五脍鱼,百五斜纹,色如虹,或云与蛇为牝牡,春时食其卵,亦能杀人,啖其肉,必致呕泄。又有抱石鱼,状类科斗,生急滩石上,自庐陵、南康、雄韶人,皆取之酿酢淪羹,以为奇味。今之通远军,乃古渭州之地,渭源出焉。中有水虫,类鱼,鸣作兔兔声,见者即以挺刃击之,多化为石,可以为矿,名曰兔石,长尺余,直一二千,兵刃经其磨者,青光而不锈,亦奇物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0;《说郛三种》V1, P274 及 V4, P1514)

〔凤凰〕 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飞下,猿狖不能至,凤凰巢其上,彼人呼为凤凰山。所食亦虫鱼,遇大风雨,或飘堕其雏,小者犹如鹤,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谓之凤凰杯。古书谓凤凰生于丹穴,丹穴,即南方也。盖此禽独出尘寰之外,能远罗弋,所以为羽族之长者,以其智能远害,逢时而出也。本朝尝集清远合欢树。(《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1)

〔鸬鸟〕 至和中,予赴任邕,至金城驿一邮置早膳,闻如以手答腰鼓者,问邮卒曰:“何处作乐?”曰:“非也,乃鸬鸟禁蛇耳。”(《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 P810)

〔汜水关有唐高祖太宗像〕 汜水关东北十余里,即等慈寺,乃唐太宗擒窦建德时下营之地也。关之西峰曰昭武庙,有唐高祖、唐太宗塑像,共处一殿。高祖状貌如五十许人,仪状博硕,而不甚长,幅巾缕金,赫袍玉带,蹑靴合瓜,西南向立莲花上。太宗状如十七八少年,风骨清瘦,衣浅黄缕金袍,玉带,手捧冠,制度类远游,露首东北向,跣立莲花上。询诸士大夫,竟不知其仪制之由。庙乃会昌中所毁佛寺之殿也,至今不倾圮。(《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17)

〔象祠〕 道州永州之间,有地名鼻亭,穷崖绝徼,非人迹可历。其下乃潇水,无湍险,俗谓之麻滩,去两州各二百余里,岸有庙,即象祠也。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庠,所以富贵之也。”噫!既

远不可考知,其以今揆之,此地非迂,孰有肯居也?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18;《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六,四库 924—73)

[仙] 华岳张超谷,岩石下有僵尸,齿发皆完,春时,游人多以酒沥口中,呼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荐之,嘉祐中,有石方十余丈,自上而下,正塞岩口,岂非仙者所蜕,山灵不欲人之褻慢?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21)

[仙] 平凉西有崆峒山,乃广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绝壁有石穴,谓之皂鹤洞,鹤顶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岁不过一二出。今其地乃为僧徒所据,鹤或见,则僧必亡,反初者。(《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二 P820)

[诗嘲] 景祐元年九月二日,诏先朝免解者,候将来省试,与特奏名。时有无名子,改王元之《升平词》以嘲曰:“旧人相见问行年,名说真宗更已前。但看绿衫包裹了,这回含笑入重泉。”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P837;《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5)

[无比店有巴楼] 参政赵侍郎宅,在东京丽景门内,后致政,归睢阳旧第。宋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邸可比,时谓之无比店。李给事师中保厘西京,时驼马市有人造酒楼,李乘马过其下,悦其壮丽,忽大言曰:“有巴(京师谚语以美好为有巴)。”时人对曰:“梁苑叔平无比店,洛阳君赐有巴楼。”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P837;《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5)

[富弼] 吴善长郎中,仪状恢伟,颇肖富丞相,文章之誉,则未闻焉。有轻薄子赠之诗曰:“文章却似呼延赞,风貌全同富相公。”国初,有武臣呼延赞者,好吟恶诗,故云。(《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P837;又见《宋人轶事汇编》卷八上 P370)

洗马欧阳景,素有轻薄名,一旦金銮长老来上谒,告曰:“院门阙斋供,今将索米于玉泉长老,敢乞一书,以为先容。”景笑曰:“诺。”翌日,授一缄,既至,玉泉启封,乃诗一首曰:“金銮来觅玉泉书,金玉相逢价倍殊。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芦自去缠葫芦。”二僧相视,发笑而已。(《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P837)

〔待哭斯人久矣〕 郑尚知杭州，王耿为两浙转运使。二人者，屡以公事相失，以至互有论列，朝廷未推鞠，而耿死，郑往哭之，尽哀。杭州僚属相骇曰：“龙图素恶端公，今何哭恻也？”范拯在傍戏曰：“诸君不会，龙图待哭斯人久矣。”（《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60；又见《记纂渊海》卷四四；《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6）

〔教坊杂剧〕 熙宁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献香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卒。伶人丁仙见假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视之，乃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何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乃有此语。（《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60；《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6）

155

〔语嘲〕 景祐末，诏以郑州为奉宁军，蔡州为淮康军。范雍自侍郎领淮康节钺，镇延安。时羌人旅拒戍边之卒，延安为盛。有内臣卢押班者钤辖，心尝轻范，一日军府开宴，有军伶人杂剧，称参军梦得一黄瓜，长丈余，是何祥也？一伶贺曰：“黄瓜上刺，必作黄州刺史。”一伶批其颊曰：“若梦见镇府罗卜，须作蔡州节度使。”范疑卢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为城旦。（《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61）

〔天狗下勾当公事〕 曾巩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水利，振流民者，各辟三两选人，充干当公事，巩一日宴诸使者，座客有言，昨夕三鼓，大星坠于西南，有声甚厉，次又有一小星随之。巩曰：“小星必天狗，下干当公事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61；《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0）

〔弹御膳有发〕 凡御史有事，百日不言，罢为外官。侍御史王平院满百日未言事，或云：“端公有待而发，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入札子，乃弹御膳中有发。词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

发如之状。”(《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2;《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9)

[茶床谜] 陈恭公以待制知扬,性严重,少游宴。时陈少常亚罢官乡里,一日上谒,公谓曰:“近何著述?”亚曰:“止得一谜。”因谓之曰:“四个脚子直上,四个脚子直下,经年度不曾下,若下,不是风起便是雨下。”公思之良久,曰:“殊不晓,请言其旨。”亚曰:“两个茶床相合也。”“方欲以此为对,然不晓风雨之说。”亚笑曰:“乃待制厅上茶床也。苟或宴会,即怪值风,涩值雨也。”公为之启齿,复为之开樽。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一日,因食落一牙,戏作诗曰:“昨朝饭里有粗砂,隐落翁翁一个牙。为报妻儿莫惆怅,见存足以养浑家。”(《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五 P862;又见《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四,四库 927—286)

[体貌大臣] 科场中,进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国学试策,问体貌大臣,进士对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体者。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谓文、富丰硕,冯、沈美少也。刘原父遂目沈、冯为有貌大臣。又欧阳永叔主文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有进士散句云:“观兹黄倍之状,类我严君之容”,时哄堂大笑。(《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六 P878;《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91)

[权顿幞头] 张逸密学知成都,善待僧。文鉴大师,蜀中素所礼重。一日,文鉴谒张公,未及见。时华阳主簿张唐辅同候于客次,唐辅欲搔发,方脱巾,睥睨文鉴,罩于其首,文鉴大怒,喧呶。张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与此官人素不相识,适来辄将幞头罩某面上。”张问其故,唐辅对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大师头闲,遂且权顿少时,不意其怒也。”张公大笑而已。(《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2;《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7)

[戏陈亚] 陈少常亚以滑稽著称,蔡君谟以其名戏之曰:“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复之曰:“蔡襄无口便成衰。”时以为名对。为殿中丞日,知岭南思(恩)州,到任书与亲旧曰:“使君之五马只

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两个,真实不虚。”又尝曰:“平生得一对最亲切者,是‘生红’对‘熟白’也。”(《说郭三种》V1,P274及V33,P1519;《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3;《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8;《记纂渊海》卷一五六 V4,P2456)

[机辨] 杜祁公向以太常博士、陕西提点刑狱丁太夫人忧,寓华下郡,有进士巩汉卿者,俊敏有才,公常与之谈燕,关中养蚕,率是黄丝,故居民夏服多以黄缣为之。因问:“何故关右人,好着黄绢生衣?”巩对曰:“似浙中人,好吃紫苏熟水。”及见鸭没池中,公云:“鸭入池中董。”巩即对曰:“蝉鸣树上缙。”公尝撰国初一节将墓碑,其中一句云:“某官以生运推移”,巩即下阶磬折曰:“日南长至”,公笑为改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2)

[语讹] 关右人或有作京师语音,俗谓之獠语,虽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杨献民,河东人,是时鄜州修城,差望青斫木,作诗寄郡中寮友,破题曰:“县官伐木入烟萝,匠石须材尽日忙。”盖以乡音呼忙为磨,方能叶韵,士人而徇俗不典,亦可笑也。(《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 P897)

[林瑀] 仁宗圣性好学,博通古今,自即位,常开迩英讲筵,使侍讲、侍读日进经史,孜孜听览,中昃忘倦。有林瑀者,自言于《周易》得圣人秘义,每当人君即位之始,则以日辰支干配成二卦,以其繇为人君所行之事,其说支离诡驳,不近人情。及为侍读,遽奏仁宗曰:“陛下即位,于卦得需,象曰:‘云上于天’是陛下体天而变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饮食宴乐’,故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骇其言。翌日,问贾魏公昌朝,魏公对曰:“此乃诬经籍以文奸言,真小人也。”仁宗大以为然,于是逐瑀,终身不齿矣。(《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1)

[甄复] 英宗即位之初,有著作郎甄复履进继圣图,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岁,天书降后二十四年,陛下生之日,复是天庆节,是天书于二纪已前,为陛下降圣之兆也。又迩来市民以油渍

色，谓之油紫，油紫者，犹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视仁宗为诸父，此犹子之义也。”又云：“京师自二年来，里巷闻多云：‘看个羊’，陛下生于辛未，羊为未神，此又语瑞也。”又以御名拆其点画，使两日相并，为离明继照之义，其言诡诞不经。英宗圣性高明，尤恶谀谄，书奏，怒其妖妄，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灵。（《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2）

〔宋子京〕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余，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子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为制诰，人或传有某大官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贄，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乃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文忠益骇。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2）

〔李定〕 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货易，以具酒饌，至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神，例卖拆封纸以充，舜钦因其举乐而召馆阁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预会之客，亦醪金有差。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先是，洪州人李定，愿预醪厕会，而舜钦不纳，定衔之，遂腾谤于都下，既而御史刘元瑜有所希合，弹奏其事，事下右军穷治，舜钦以监主自盗论，削籍为民，坐客皆斥逐。梅尧臣亦被逐者也，尧臣作《客至》诗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盖为定发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2）

〔张杲卿〕 张杲卿丞相致政居阳翟，于少室下造庵，为养性

存神之地。间或乘肩輿而往，从者不过五六人，处庵中，往往逾月方归。一日，有道人形神潇洒，野冠山服来谒，公与之语，颇达道，要亦究佛理，侍之甚喜。既夕，道人曰：“某新自浙中回，得茗芽少许，欲请相公一啜。”公欣然可之，道人乃躬自涤器，进火烹茶以进。公颇称善，良久，又取茶饮从者各一瓯，少时，从者皆昏瞑颠仆且睡，道人即白公曰：“某欲往罗浮，炼丹之药鼎灶之资，行从多金器，愿赐数事。”公遽呼从者，皆不应，亦无可奈何，任其所取，几十余斤，悉持去。迨晓，从者始醒。（《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9）

【杨孜】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倡妇往还，情甚密，倡尽所有以资之，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给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计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倡曰：“今悦偕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晚。”倡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即燔瘞而归。杨后终于祠曹员外郎、集贤校理。（《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9；《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6）

【史沆】 史沆以进士第，为著作佐郎，累坐事羈房州，移襄以卒。沆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长，世亦凶人目之，然亦竟以此败。常过江州琵琶亭，作诗榜于楝，其略曰：“坐上骚人虽有咏，江边寡妇不难欺。若使王涯闻此曲，织罗应过赏花诗。”（《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39）

【石守道】 石介性纯古，学行优敏，以诱掖后进，敦讲风教为己任。庆历中，在太学，生徒咨问经义，日数十人，皆怡颜和气，一一为讲解，殊无倦色。尝请仁庙驾幸太学，欲为儒者荣观，因作《庆历圣德颂》，诋忤当途大臣。既而谤介请驾幸太学，将有

他志，介因罢学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通判濮州，待阙于徂徕故栖，岁余病死。当途者诬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实”，遂诏京东提刑司发坟剖棺，验其事。继而有孔直温者，狂悖抵罪，直温昔在介书院为学，以为党，遂编置介之子弟于诸郡。呜呼！谗人之口，真可惧哉！（《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 P941）

〔丁晋公〕 丁晋公既投朱崖，几十年，天圣末，明肃太后上仙，仁宗独览万机。当时仇敌多不在要地，晋公乃草一表，极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诬罔之事，言甚哀切，自以无缘上达，乃外封题云：“启上昭文相公”，是时王冀公钦若执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启入京，戒公（“公”字似为“奴”之误。）须俟王公见客日，方得当面投纳，其奴如戒，冀公得之，惊不敢启封，遽以上闻。仁宗拆表，读而怜之，乃命道州司马。温公有诗数首，略曰：“君心应念前期老，十载漂流若断篷。”又曰：“九万里鹏容出海，一千里鹤许归辽。且作潇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复用矣。穆修闻道州之徙，作诗曰：“却讶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谓失人心如此。（《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一 P946）

〔匍匐图〕 陈烈福州人，博学不循时态，动遵古礼，蔡君谟居丧于莆田，烈往吊之，将至近境，语门人曰：“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将与二三子行此礼。”于是乌金赭纈，与二十余生，望门以手踞地，膝行号恸而入。孝堂妇女望之皆笑（走）。君谟翳笑受，即时李遇画《匍匐图》。（《说郭三种》V1，P273 及 V4，P1519；又见《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7；《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七百九十四 P48，P59513；《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一 P949）

〔潘逍遥〕 潘阆，字逍遥，疏荡有清才，最善诗。王继恩都知待之甚厚，往往直造卧内，饮笑于妇女间，未尝信宿不见也。忽去半岁，不知所诣，俄而王生辰，阆携香合来谒，王大喜，延之中堂共宴。席罢，王留之，询其所适，潘曰：“虽然游历山水，访寻亲旧，亦为太尉谋一长安之策耳。”问其策谓何，潘曰：“上顾君侯恩礼之厚，天下莫不知君侯恃上之遇，于人亦有不足者矣。况复

缩时权，席天宠，媚媚而嫉者，不止南北之朝臣与诸王，戚里亦有不善者，一旦宫车晏驾，君侯之富贵，安得如旧邪？”王瞿（似当作“矍”）然曰：“吾亦忧之，先生何以教我？”潘曰：“上春秋高，诸子皆贤。何不乘间建白，乞立储嗣？异日有天下，知策自君侯出，何惧富贵之替乎？”王曰：“我欲乞立南衙大王，如何？”（时章圣以襄阳判开封府。）潘曰：“南衙自谓当立，岂有德于君侯邪？立其不当者，善也。”王繇是屡以白神功，乞别择诸王嗣位，神功竟不听。其后继恩得罪，章圣嗣位，即遂出阊，阊遂亡命，诏天下捕之。其后会赦方出，以信州助教召，羈置信州久之，移泗州散参军而死。（《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一 P952）

〔程师孟〕程师孟能奉权贵，尤好身后名。尝启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躯日益安健，惟愿早就木，冀丞相一埋铭，庶几名附雄文，不磨灭于后世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二 P961，卷七十三 P969“诈佛”条；《说郭三种》V1，P274 及 V33，P1520 及 V37，P632）

〔黠胥〕陈学士贯为省副时，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狴，潜通权幸，省中之事，率以咨之。胥每声喏使造前，往往阳为欠伸，不敢当其礼。陈闻而不平，决入省斥之。既来参见，严颜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弥谨，禀承明敏，举无留事。岁余，陈亦善待之。一日，陈谓胥曰：“宅中欲会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干办？”胥曰：“某公事之隙，暂往督视亦可。”陈不知其心包藏，乃曰：“尔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须，十未具一。”胥乃携十余岁女子，于东华门街插纸标于首，曰：“为陈省副请女客，令监厨无钱陪备，今嫁此女子，要若干钱遂结。”皇城司密逻者，俾潜以闻，朝廷将以黜降，赖宰臣办解，终岁竟罢去，止得集贤学士。（旧例，省副罢，皆得集贤学士。）（《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 P966；《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一，四库 927—858；《类说》卷十六，四库 873—285）

〔秋霖赋〕徐仲谋在皇祐中罢广东提刑，到阙时，京师多雨，遂献《秋霖赋》，其略曰：“连绵乎七月八月，滄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霁而终朝礼佛，放朝参而隔夜传宣。泥途半没于街心，不通

车马；波浪将平于桥面，难度舟舡。”时贾文元、陈恭公秉政，共引过于上前，且云：“阴阳失序，自当策免，然臣等已屡乞罢，而圣恩未允，致有疏远小臣，以猥语侵侮，臣等实无面目师长百辟。”仁宗怒，降仲谋监邵武军酒税。（《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 P966）

〔**矫伪**〕 夏英公知安陆日，受大敕举幕职，令录诣京师。有节度官王某者，粝食敝衣，过为廉慎，一马瘦瘠，仅能移步，席鞞绳辔不胜骑，自二车而下，列状乞以斯人应诏。夏亦知之，遂改官宰邑，去安陆数百里。泊至任，素履一变，侈衣靡食，恣行贪墨。夏俾亲旧喻之，答曰：“某乃妙攫也，必无败露，请舍人无虑。”夏常谓僚属曰：“世之矫伪有如此者。”斯人今为正郎，不欲道其名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 P967）

〔**伺察**〕 李公素学士为京西漕运时，李君俞以大理评事知河南府福昌县。一日，得漕牒，令体量簿尉，泊邑界巡检者，既而召三人者，从容饮食，谓曰：“监司牒，令某奉词同僚之失，某固知诸君无事，窃恐降复遣他人来，幸各防慎也。”三人相顾而笑，乃怀中各出一牒，乃是令簿尉察知县、巡检廉官也。俱笑而退。后朝廷亦闻其事，乃下诏申戒，其略曰：“守倅则互责刺廉，令尉则更容伺察，乃至怨满行路，章交公车。”少时，竟罢伺察之名。（《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 P967）

〔**踏犁**〕 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具，不用牛，以人力运之。太宗以宋亳牛多死，得此制，召之造数千具，先遣尧叟于宋州大起冶铸，以给贫民，以时雨沾足，令趁时耕种。参知政事苏易简曰：“此长沮桀溺耦耕之遗象也。”按耦耕以双耜并耕，了非踏犁之制，易简之浅陋，甚矣。（《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 P969）

〔**劝谕**〕 庆历中，有张待制为河北路转运使，徼诸郡邑，俾劝谕村乡上等人户，多酿豆酱米醋，及修造食气风药，准备贫民求之。且一村之民，食具醯醢者，十无一二，况品剂药饵，固所不晓。斯言殆为识者口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 P968）

〔**三虎四圣**〕 考功郎中齐化基，资性贪墨，哀敛不知极，竟

以赃抵罢，黥配海外，会赦，得归。家于平原，尝取南郡阳起石，亦贮数十石，他物称是。其后生涯离散，无以自存。庆历中，诏诸郡转运使，各带按察使，于是江东有三虎，山东有四圣。三虎者，监司有王诰、杨闵辈、事务苛察。圣者，探侦之义也，谓俾部下小官，奸儉好进者，廉察属郡官吏之过失。自是吹毛求疵，刑狱滋彰矣。（《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 P968）

〔诈修庙〕 天圣、景祐间，京师建龙观，有道士仇某者，教化修真武阁，冬夏跣足，推一小车。近世士人，洎闾巷小民，军营卒伍，事真武者十有七八，无不倾信，所得钱无算，阁竟未功，后以奸监败。因知世间矫伪欺俗之人，固不为少，书之亦可为轻信者之戒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 P970）

〔卖庙〕 张谔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寺，上言，天下祠庙，岁时有烧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场，召人买扑。王荆公秉政，多主谔言，故凡司农起请，往往中书即自施行，不由中复。卖庙敕既下，而天下祠庙各以紧慢，价值有差。南京有高辛庙，平日绝无祈祭，县吏抑勒，祝史仅能酬十千。是时张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财，当自有理，岂可以古先帝王祠庙卖与百姓，以规十千之利乎？上览大骇，遂穷问其由，乃知张谔建言，而中书未尝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请，必须奏禀，方得施行。卖庙事寻罢。（《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四 P979；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八，四库 925—780）

〔西夏〕 康定中，羌人盗边，陷金明县，又迫延州，取北关，王师败于五龙川，都总管刘平石元孙被擒。后数日，贼乃出塞，时许怀德为鄜延总管，闻贼深入，自东路归，所统兵才数千。至延州东有百余山下，见贼马几万骑，许皇遽妄呼曰：“令河东广锐若干指挥往某处，令折家蕃兵几万骑往某处。”既而，羌亦退。明日入城，见通判计用章，握手窃语曰：“不意贼马遂至塞外，其愬早来，亦为擒矣。昨日忽逢贼兵，不觉皇骇，遂诈为河东救兵，妄语分布。今日幸得相见，初勿与他人说也。”相次诸州擒蕃俘，问

元昊遁归之因，咸云：“闻河东救兵至，遂走出塞。”其钤辖卢押班讼通判计用章之失，自称贼围城时，守捍有功。用章屡进状，言贼之遁去，由许怀德假言河东救兵使然，完延州者怀德也。既而卢计皆得罪，朝廷嘉怀德之功，擢为殿前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以年逾七十，特减岁数，仍总宿卫之职，凡领节钺者二十余年。（《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五 P996）

〔西夏〕景祐末，夏羌叛，僭号于其境，改易正朔冕服制度，遣使来上旌节。旧制，羌人来朝，悉服胡衣冠，既至，有司命易之，使者曰：“奉本国命来见大国，头可断，冠服不易。”竟不能夺，遣归。庆历初，羌人输款，保安军侔邵良佐已与戎人议定，岁予金帛之数，朝廷遣著作佐郎张子奭假祠曹外郎、殿直王正伦假供奉官阁门祗候至朔方，责戎酋盟书。夏人以金饰头冠胡蹠躅之类。子奭正伦皆受之，既归，但云：“羌人新附，不敢逆其意，止以胡服纳保安军官帑。”朝廷亦不罪，尽与所假官。（《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五 P996）

〔南蕃呼中国为唐〕太宗洎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龟兹为四镇，以至城郭诸国皆列为郡县。至今广州胡人，呼中国为唐家，华言为唐言。（《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P1009）

〔刘潜〕刘潜以淄州职官知郓州平阴县事，一日与客饮驿亭，左右报太夫人暴疾，潜驰归，已不救矣。潜抱母一恸而绝，其妻见潜死，复抚潜尸，大号而卒，时人伤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义，孝义之美，并集其家。”（《说郭三种》V1，P272、V4，P1519“子孝妻义”；《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三 P692）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数千里，悉有给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谓之熊馆，惟虎出百里外则迷失道路。（《说郭三种》V1，第272页）

唐介为台官，廷疏宰相文彦博以灯笼锦媚贵妃，致位宰相。仁宗怒，谪介英州别驾。朝中士大夫以诗送行者颇众，独待制李师中一篇为人传诵。（《诗林广记》后集卷八第381页）

〔山鸡〕 巴峡中有吐绶鸡，以其羽毛有圆点，又名真珠鸡，唼藏肉，绶长阔数寸，红碧相间，极绚烂，常时不见，须遇晴日，向阳摆之顶，首先出两角，肉亦两寸许，然后徐舒其绶，逾时悉敛于唼下，披其毛不复见，或有死者，割其颈臆，间亦无所睹。（《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十六，四库 926—718；《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 P82）

〔嘲口吃〕 王汾口吃，刘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徒闻艾气。”以周昌、韩非、杨雄、邓艾皆口吃也。（《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九，四库 925—71；又见元不撰人《群书通要》丙集卷十一 P320）

〔倒绷孩儿〕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试馆职，晏相曰：“宜稍温习。”振曰：“岂有二十年为老娘倒绷孩儿者乎？”既试，果不中选。公曰：“苗君竟倒绷孩儿矣。”（《群书通要》卷六巳集 V79，P837；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七，四库 925—423）

〔风月闲人〕 赵叔平退居睢阳，欧阳永叔致政居颖，叔平来访永叔时，吕晦叔知颖开宴，召二公，永叔自为致语，其诗曰：“欲知盛席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过莺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好景难逢良会少，乘欢举白莫频频。”（《群书通要》卷十巳集 V78，P892；又见《记纂渊海》卷二四 P451；《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二，四库 925—526；《诗林广记》后集卷一 P192）

〔登溷诗〕 任师孟知洪州，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笑曰：“此乃登溷诗也。”（《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四库 927—213）

〔死后出嫁〕 熙宁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庆国夫人郑氏，临终遗言，乞度为女真，敕特许披戴，赐名希真，仍赐紫衣，号冲静大师。（《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P567）

〔轨革〕 李璋太尉罢郢州入朝，至襄阳，疾病，止驿舍两月余。璋尝命蜀人费孝先作轨卦影，先画一凤止于林，下有关焉。又画一凤立于台，又画衣紫而哭者五人。盖襄州南数里，有凤林关，传舍名凤台驿。始璋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闻璋病甚，

悉来奔视。至之日，璋乃卒，果临其丧者五人。（《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七 P621）

〔寇忠愍〕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时唐郎中谓方为郡，夕梦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闻朝廷有宰相出镇者。晨兴视事，而疆吏报寇廷评入界，唐公惊喜，出郊迓劳。见其风神秀伟，便以公辅待之，且出诸子罗拜。唐新饰勒鞞，置厅之左，寇既归船，其子拯白其父曰：“适者寇屡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对以十四秀才。既力为延誉，拯于孙汉公榜等甲成名。（《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八 P639）

〔富大监 王郎中〕 扈郎中褒尝言，昔知苏州吴县，苏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无不请托州县，独致仕富大监严三年无事相委。又丘太傅舜元言，尝知洪州新建县，洪之右族多挠官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贫杜门，衣食不足而未始告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知其廉节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四 P704）

〔以姓名相谑〕 刘攽性滑稽，熙宁中为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若何？”攽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马默为台官，弹奏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吕嘉问提举市易，曾布劾其违法，反得罪嘉问，治事如故，攽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乎？”嘉问字望之。（《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四库 927—828）

〔雪诗寓讽〕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为枢密使，会大雪，置酒西园，欧阳永叔赋诗云：“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曰：“昔韩愈亦能作言语，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开合。”（《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四库 925—71）

〔奴盗银器〕 张文定公齐贤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中，公熟视不问，后为宰相，厮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寸禄，乘间泣告，公曰：“尔忆江南盗吾银乎？我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进退百官，激浊扬清，安敢以盗贼荐耶？”

念汝事我久，与汝钱三百千，不可复留。”奴拜谢而去。（《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七，四库 926—261）

[作赋被嘲] 张亢滑稽，有门客作《坤厚载物赋》云：“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讲以之座主，即传法之门。”（《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一，四库 927—682）

吴淑《秘阁闲谈》

168

考 略

吴淑(947—1002)字正仪,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初仕南唐,以校书郎直内史。入宋后,以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历任太府寺丞、著作佐郎、秘阁校理、职方员外郎等职。吴淑好古博学,工文辞,喜篆隶,曾参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编纂工作。著有《事类赋》并注 30 卷、《江淮异人录》、《谑名录》1 卷,皆存于世。惟独其别集已散佚。《全宋文》除收录《事类赋》外,仅录其佚文 5 篇,《全宋诗》也仅录其诗数首。

其所著《秘阁闲谈》,又名《秘阁雅谈》、《秘阁闲观》,共 5 卷,其文大部分已经佚逸。仅《说郛》有阙名《秘阁闲话》1 种,有“金梭”、“辟蠹”、“司书鬼”、“官市”、“本草白字”共 5 条,全部与我们所辑佚文相同,由此可定,《说郛》本阙名《秘阁闲谈》即为吴淑所著。

《秘阁闲谈》是一部志怪性质的小说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均已著录,入小说类。衢本《郡斋读书志》云:“记秘阁同僚燕谈。”可见此书作于吴淑任秘阁校理时。原书虽已佚失,但《类说》引有 13 条,《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引文较全,共 11 条。其他像《苕溪渔隐丛话》、《天中记》、《说郛》等均有引录。除去重复,共得 28 条佚文。

今检所辑佚文,该书多记神仙鬼怪,定命梦兆故事,是为茶余酒后燕谈闲话之资。但很多故事文学趣味较浓,正如人们所说:叙述中呈明显寄托,却清新畅达,不事雕饰,具有浓厚民俗小说气息。(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提要》)如《卢绛梦曲》,写卢绛梦一白衣女子,唱完后,说:“后当于固子陂相见。”后卢绛被诛固子陂,行刑者果姓白。虽为离奇,但所唱《菩萨曲》词,极为文雅,可见出于文人手笔。此事又见于《洞微志》、《南唐近事》和马令《南唐书》,虽文字略有差异,但基本情节一致,可见该事在当时流传极广。其他像《柏阁行者》、《思道点阅》、《丘旭定分》、《虚已赐绯》、《沈昶鄂字》、《仙客遭变》等都写得生动、曲折,很有文采。当然《秘阁闲谈》也不全是天马行空,怪异梦应之事,在有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事实。如“吴淑丹阳”条,就记载了吴淑早年的生平事迹:吴淑先人曾为润州书记,吴淑登第后,徐铉以女妻之,后任丹阳尉。据“毛仙述配”条,我们得知吴淑有一妹,曾嫁与陈枢,枢卒后,又嫁与安州云梦尉马淑为妻。可见,宋初婚姻观还是比较开放的。

《秘阁闲谈》一书也不全是闲谈博笑怡情的故事,其中也有一些极富教育意义。如“青瓷碗”条,记巴东下岩院主有一神奇青瓷碗,只放少许米、银、金、钱于其中,就会变成满碗。院主临死前,当着众弟子面,将青瓷碗掷于中流,免得弟子们吃现成饭而不能自守。由此启迪人们,什么事都不能坐享其成,而要靠自己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现将佚文辑存如下。

[戊与丁合及第] 赵化成初举进士,梦皂衣人曰:“子名化成,成字戊丁也。须戊与丁合。即及第。”其年果得及第。(《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2)

[卢绛梦曲] 卢绛梦白衣女子以甘蔗两盘遗绛,绛食,其一女子曰:“若食尽,终富贵。”乃歌《菩萨曲》云:“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欹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背灯惟暗泣,甚处砧声急。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绛问何人,曰:“姓白,后当于固子陂相见。”后为江南李主将,(金陵平,朝廷以节镇招之方降)被诛于(阊阖门外)固子陂,刑者果白姓也。(《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510;又见《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902;《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八 P405 云:该条为《洞微志》所载)

[换茶瓿] 江南门押司陈永遗失要害文书,一巫占事颇验,问之,云:“文书在东壁架上。”陈见神前茶瓿,初念为易之,及出门,巫曰:“传语莫忘却茶瓿(盏子)。”陈果寻得文书,乃为换茶瓿也。(《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2)

[古镜石人物] 徐铉得一镜,照面只见一眼,有熊山野人好访异物,有石龟石桃石枣之类,尝梦人自云:姓石,相依附,后得一石人,长尺余,具眉目,今世有石燕石蟹之类,又松亦化为石,陇州有鱼石子,置书籍中能辟蠹。(《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2;《天中记》卷四十九,四库 967—379)

[辟蠹] 熊山野好访异物,有石龟、石桃、石枣之类,尝梦人自云姓石,相依附,后得一石人,长尺余,眉目皆具,今世有石燕、石蟹之类,又松亦化为石,陇州有鱼石子,置书籍中能辟蠹。(《说郭三种》V4, P1266;又见《天中记》卷八,四库 965—364)

〔方丈山麻姑〕 王保义为荆南高从诲行军司马，生女不食荤血，五岁通黄庭经，及长梦渡水登山，见金银宫阙，云是方丈仙女山，类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结姊妹，授以琵琶数曲，自是数夜一遇，岁余得百余曲，其尤者有独指商，以一指弹一曲，复梦麻姑曰：即当相邀。明日庭中有云鹤音乐，女奄然而卒。（《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802）

〔益巧思〕 蔡州丁氏精于女工，每七夕祷以酒果，忽见流星坠庭中，明日，于瓜上得金梭一枚，自是巧思益进。（《岁时广记》卷二十七 P310；又见《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2“七夕瓜上金梭”；《天中记》卷五，四库 965—216；《说郭三种》V4，P1266）

〔纸鸢诗〕 陈继远本武夫，不知书，梦人以墨水升余饮之，即识字，作《纸鸢诗》曰：“人生宠辱能如此，一似翩翩纸老鸱。霄汉只因风送上，无风还有下来时。”（《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3）

〔服术〕 世云服术忌雀鸽，非鸠鸽也。乃蜃蛤耳。外郎刁衍久服水，因食蛤泻血，食鸠鸽则无恙，尝有雀斗入盆池中，旬日皆化为蛤，后以死雀投其中，则不化雀蛤，气味相同也。（《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903）

〔油头污绣枕〕 阶州一妓，为客所录，一日其人外出，妓堂下枕一绣枕，独寝，忽见一妇人挟妓首令起，曰：“油头污他绣枕。”妓搏之，趋堂东不见。（《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3）

〔青磁碗〕 巴东下岩院主僧水际，得一青磁碗，携归，折花置佛像前，明日花满其中，更置少米，经宿米亦满碗，以钱及金银置之，皆然。自是院中富贵，院主年老，一日过江检田，怀中取碗，掷于中流，从弟惊愕，师曰：“吾死，尔等宁能谨飭自守，弃之，不欲使尔增罪累也。”院主寻卒。（《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3）

〔鹤名丹哥〕 沙州凤凰山道士赵自然，梦阴真君与柏叶一枝九叠，食之，因不食，神气异常，为诗曰：“尝欲栖山岛，闲眠玉洞寒。丹哥时引舞，来去跨云鸾。”或问何名丹哥，曰：鹤也。（《天中记》按：万花谷道士赵自然以丹歌为凤，《秘阁》误也；《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3；又见《天中记》卷五十八，四库 967—767；《古今图书集成

·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九“鹤部”V52, P63102)

〔吞艇鱼〕 李崇规见海上沙岛有大鱼,割其腹,得一艇兼三死人,衣服犹备。(《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3;又见《天中记》卷五十六,四库 967—685)

〔仙人换骨〕 建州武夷山上,忽有仙乐声,其曲似迎仙客而无节拍,山中有仙人换骨函甚多,在绝壁上。(《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9873—903)

〔化成得雁〕 员外郎赵化成,曾梦与友人张某坐庭中,忽有一雁自天而下,徘徊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诣张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雁下于庭际,因共而得之,相与惊骇,乃以帛为诗系其足放去。又有人夜梦所持伞柄折,明日果折。梦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最微事而犹有前定如此,猖狂之士视此可无妄动。(《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95;又见《永乐大典》卷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一送,“梦雁飞下”V4, P2239;《天中记》卷五十八,四库 967—773)

〔司书鬼〕 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鱼不生。(《说郭三种》V4, P1266;《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七九 V53, P64741)

〔宫市〕 《南部新书》云:自贞元来,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谓之宫市。(《说郭三种》V4, P1266)

〔本草白字〕 善医者取本草白字药用之,多验,黑者,是汉人益之者也。(《说郭三种》V4, P1266)

〔高雅见怪〕 高雅为荆湖转运使,尝至公安驿,假寐于厅上,忽闻人呼其姓名,雅惊起应之,见一人朱衣自地出,云禄命俱尽,言讫不见。雅急行至荆南,果卒。自见怪及卒,三日耳。(《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48)

〔柏阁行者〕 钱若水家居新安,于柏阁院独居一室,院僧衷公有小行者,时来室中翻乱文字,点污笔砚,乃白衷公,请拘而笞之,衷公曰:“此王氏子,少孤不笞苦。”钱曰:“不然,日授之以经,可禁其扰人。”初授五行,曰太少,自十行至一纸,以至一纸,以至一卷,才经目便出,走戏如初,七日诵一部,后一月,授《华严经》

八十卷，忽一日上树而去，至夜不下，竟不知所在。后七年，钱入洛阳，逢敕葬一内人，扶柩者四十辈。钱于马上忽认见其行者，青巾布衫，钱乃下马，使人召之，欣然而来，公曰：“向柏阁何适，今乃为此贱役？”笑曰：“时云嵩山本欲念却大藏经，恐惊于人。”公相之曰：“君异人也，请尽言之。”行者曰：“世间如某辈者千万人，人自不识，公有仙风道骨，可惜作官，此去甚达，然终不至宰相，惟忌为御台官，必不久。”又问寿如何，曰：“转官迟则寿亦迟。”言讫而去。后钱公自布衣至两府，改登州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叹曰：“王行者之言至矣。”心恶之，果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暴卒，时咸平六年也，享年四十四，夫禄寿修短，其数前定，则不可改，知命君子委心而任之可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 P62）

〔吴淑丹阳〕 吴淑未冠时，其先人为润州书记，时严续相公作镇，书记宅在子城西门，一夜梦雨过，门外有泞，严相策杖蹶履，淑随之，忽顾谓曰：“与汝丹阳尉。”寤而志之。明年东海徐铉解淑，淑登第，因以女妻之。淑欲求都下一官。徐铉时在中书，谓曰：“已选得一县，可二百里内。”淑思之，曰：“得非丹阳乎？”及领官，果如所梦云。（《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79）

〔思道点阅〕 员外郎阮思道在江南围城中，梦与官员数千百人为官府点阅，首唱曰：“舒雅”，雅应喏即过。次曰：陈净，净次阮思道，思道趋过，更呼问曰：“姓阮为是苑思道否？”对曰：“阮”，其人曰：“疑是苑，但过但过。”时城已危，思道以梦中所见是阴司阅鬼籍，而已在其中也。及升州平，命江南降人朝见，先命殿前杨公阅名，初呼雅，次呼净，次呼思道，既过，复问姓阮为是苑思道耶？对曰：“阮也。”杨曰：“疑是大苑，但过。”因恍然忆所梦，一一符合。噫，行止语默，信有前定，何阮君之梦若是之异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79）

〔丘旭定分〕 丘旭，江南人，进士登第，累任州县，后秘丞李至奏举为秘阁，辞之，乃得临淮令，尝见吴淑，有徒劳之叹。吴曰：“向李秘阁举君，君何不欲？”旭曰：“诚悔之，然亦有定分。旭

在江东，梦至一处，满目是山，指一山问人云：‘此何山？’曰：‘云台山。’及归朝，除阆州苍溪令，群山满目，指其一大山问县人，乃云是云台山。又尝梦淮泗官，上木杪看水，比至临淮，果大水，乘舟从木杪过，岂非前定乎？”由是言之，非人事明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80）

174 [虚已赐绯] 李虚已为遂州通判时，太宗勤政，急于至治，知通皆给纸为历，以书一任课绩，罢日考能否以黜陟。至是纸自内出，以天词戒励敦勉之御翰，亲题卷首，已赐数人，至虚已受赐，乃为诗二十韵以谢。上善之，召赐章服，仍赐钱五十万。初，虚已进诗而未被召，往诣殿中侍御史陈矜，矜曰：“昨夜梦与君坐谈，谓君曰：‘今日见君，明日君当赐绯’，今见君正如昨梦中，岂明日赐绯乎？”虚已不以进诗告，但曰：“岂敢望。”至明日果有是命，然形于他人之梦，何耶？（《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80）

[沈昶鄂字] 沈昶者，其父为两浙大将，昶好学能诗，尤工笔札，监某州日，适殿中侍御史龚颖丁母忧，与昶常往还，一日梦见大书一鄂字而从四口，明日以语颖，皆未晓其故，后转运使以昶勤于，移监鄂州酒税，及入州门，见上题鄂字从四口，一如梦中所书，盖阳冰篆也。初昶在汉阳，又梦著靴履水而过，登岸入府署，见汉阳监军郑文宝在后门，文宝曰：“君自何所来？”对曰：“自武矶来。”及是昶渡江，州中官吏皆江际迎接，昶乃著靴入舡，及入州是廊庑，一如所梦。文宝时为武矶巡检，以公事至州，昶不知之，问其所自，乃云武矶来，其符合如此，信知动静语默，皆前定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80）

[张洎二驴] 参政张洎尝梦至一处，行路有泥潦，两旁皆葭菼，有二驴在后从旁过，及使回，至登州岸，时潮退，泥水载途，路在葭芦中，少顷，果有二驴后至，皆昔日梦中所见，呜呼！行止果非人欤？（《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94）

[韩丕甚贵] 谏议大夫韩公丕，未应举时，尝在洛京，有紫阁院主僧宗渊能知人，见韩曰：“秀才甚贵，且速达。”后枢密副使

钱若水亦见僧，僧惊曰：“前见韩秀才讶其速达，今见钱秀才又速于韩，当居其上。”及钱赴举，韩已知制诰，及钱登第，为同州推官，入直史馆，韩公犹在制诰之职。无何，韩迁翰林学士。钱曰：“吾方直馆，而韩已在翰林。僧言妄矣。”不久钱知制诰，而韩迁谏议大夫，职罢，钱乃代焉。真速而居其上也。仕官迟速，信有前定。彼躁进之士，一或不调，见他人居其上则郁郁亡聊，可谓不知命者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 P150）

〔毛仙述配〕 吴淑，江东人。有妹在江南，适陈枢，枢卒，至京师欲求再配，有一尼，江东人，其母谓尼曰：“女子欲求亲，有乡里官者愿求偶。”一日，尼曰：“有马淑者湖南人，今为安州云梦尉，欲求亲。”因遂成结。初马淑之先君在江南为饶州副使，其前妻冯氏，方强壮之时，常使术士毛大仙者作卦歌，其中曾述配偶之事曰：“水马为妻婿，不久下泉乡，命里妨头妻，再得口天娘。”后冯卒，再娶吴氏，马淑虽经乱离，常录此歌于巾箱中，因以示吴淑之妹。初淑与吴氏绝不相闻，尼亦非素识，因在京师卜铺相遇，遂得偶合，岂非前定欤？（《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六 P200）

〔仙客遭变〕 唐王仙客者，建中朝刘振之甥也，少孤，与母养于外氏。振有女名无双，振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后振为尚书租庸使，门馆赫奕，冠盖填塞，与仙客甥舅之分，欢然无间，但寂不闻姻亲之议。一日，振入朝，忽骤马归，汗流气促，良久乃言：“泾原兵乱，天子出苑北门，百官赴行在。”因召仙客主管家事，先出开远门，我将续至。仙客出门既久，而其舅不至，乃至门伺之，门者云：租庸刘尚书欲出北门，不敢放出，追骑至，驱向北去矣。仙客大哭，走归襄阳。村居二十年，京阙克复，乃入京访舅消息。至新昌，得旧使苍头塞鸿及婢采苹二人，后振以授伪官被诛，无双没入宫掖，仙客干故人李齐运，齐运以仙客为富平尉，知长乐驿，忽中使领内家三十余人往园陵，无双预其数，过驿留书与仙客，末云：“富平县古押衙，人间有心人，能求之否？”仙客乃厚结古生，以其事告之，古生取茅山使者药，以采苹为中使，赐

无双令自尽，托亲赎其尸还仙客，曰：“此无双也，茅山使者药服之立死，三日却活。”使者及塞鸿皆杀之，古生亦自刎。仙客乃与无双变姓名寓居于渚数年。归襄阳，夫妇偕老，男女承家。噫！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尝谓古今所无。无双遭变籍没，而仙客之志，至死不夺，卒遇古生之奇法，至冤死者十余人，艰难走窜，其后归故乡，为夫妇二十余年，岂非前定乎？（《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六，四库 1047—156）

陈正敏《遁斋闲览》

177

考 略

《遁斋闲览》，《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 14 卷，入子部小说类。《直斋书录解题》于《剑溪野语》后，称本书为 10 卷。以上诸目录书均题为陈正敏撰。陈正敏，自号遁翁，生平未详。晁公武本《郡斋读书志》曰：“皇朝陈正敏崇、观间撰。”知该书作于宋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年间，陈正敏为北宋末年间人。《说郛》收录《遁斋闲览》1 卷，共 44 条佚文，但题为“宋·范正敏撰”，又云正敏为福州长溪县令。查清《福建通志·艺文志》卷四十九有“《遁斋闲览》十四卷，沙县陈正敏撰。”可知正敏为福建沙县人。又《容斋随笔》卷八云：《遁斋闲览》为陈正敏所作，故《说郛》云范正敏，可能为笔误。又查《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有陈正由、陈正式、陈正汇诸人传记，均为陈瓘子侄，而且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也为福

建南剑州沙县人。估计陈正敏与他们辈分相同,与陈瓘可能也为子侄关系。

陈正敏著作流传于世甚少,《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均未载其名,《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又著录其著有一部《剑溪野语》3卷,也已佚失,未见其佚文。《说郛》(四库)卷三十一有题程正敏撰《剡溪野语》一书,存12条文录,疑“程”为“陈”之误,“剡”为“剑”之误,估计程正敏《剡溪野语》即为陈正敏《剑溪野语》,是否确实,还待考证。所以《遁斋闲览》是陈正敏惟一一部能见其佚文的著作,显得颇为珍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遁斋闲览》“录其平昔所见闻,分十门,为小说一编,以备日后披阅。”恰好《说郛》收录其佚文时,保留了10门分类,清《福建通志·艺文志》卷四十九也保留了10门分类名称,计:名贤、野逸、诗谈、证误、杂评、人事、谐谑、泛志、风土、动植等,可见其所记内容极为广泛,应为一部笔记小说类的著作。

今检其佚文,收录最多的是诗话文评,可以说占所辑佚文的二分之一。如“半夜钟”条,记欧阳修对唐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提出的疑问,是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典故;“编诗”条,记王安石对李白、杜甫诗评价,反映了王安石评价诗歌的理念,是研究王安石文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关于杜甫“黛色参天三千尺”诗句争论,是文学史上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之间区别的典型例证。其次为小说类的条目,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主要收录在“名贤”、“野逸”、“人事”、“谐谑”等门类,主要记载士大夫和民间的传闻逸事。如“应举忌落字”,记柳秀才应举,特别忌讳别人说“落”字和“落”同音字,因为与落第相联系,由此而闹出许多笑话,从而嘲笑了封建科举制度对文人造成的变态心理,与清《儒林外史》“范进中举”有异曲同工之妙。“编竹桥救蚁”条记宋祁、宋庠两兄弟年少时,救活了数万蚂蚁,因而都中高科,宣扬了善有善报思想。“盗入魏公室”条记韩魏公宽恕偷儿事,颂其宽宏大量,更是佛教以德报怨思想的体现。其他小说故事也多类此。

可见作者深受佛教思想影响。从该书“动植”、“风土”、“证误”诸条,我们可以了解许多自然界、民间和人文史方面的知识,如什么叫痴风和报风;如“吉贝”条,记闽南等地采木棉花为布,号吉贝布,是棉花种植史上重要资料。“诸异”条记述了登州海市蜃楼现象。“李庭圭墨”条详细记述了李墨之由来,人们常说:“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从此记述可以证实。“一介行李”条,考证了行李之本义,不是指行装,而是指行人。“拓枝”条记载了拓枝舞的起源,是中国舞蹈史上重要的参考资料。

《遁斋闲览》除《说郛》存 44 条外,《类说》节录 97 条,其他如《天中记》、《群书通要》、《虚谷闲抄》、《群书类编故事》、《古今事文类聚》、《永乐大典》、《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记纂渊海》、《诗林广记》、《岁时广记》、《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多有引录,去其重复,共辑佚文 150 条,现辑存如下。

辑 存

〔麻胡〕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儿,其说有二,《朝野僉载》云:伪赵石勒虎以麻将军秋为帅,秋,胡人,暴戾好杀,国人畏之,有儿啼,母辄恐之曰:麻胡来,啼声既绝,至今以为故事,又《大业拾遗》云:炀帝将幸江都,令将军麻胡浚河,胡虐用其民,每以木鹅为试,鹅流不迅,谓浚河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栗,常呼其名以恐小儿,小儿夜啼不止,呼麻胡来,应时止。《大业拾遗》在《僉载》前,当以《拾遗》为是。或云,胡本名祐,胡者,为其多髭髯也。(《说郛三种》V1, P554 及 V4, 1190;明·胡侍《墅谈》卷六“麻胡”,四库存目·子 102—408)

福州、泉州、兴化军濒海,七八月多风,俗云痴风,亦云颶风。其来风雨俱作,蜚瓦拔木,甚者再宿乃止,食顷,有风自南来,其

势力益甚,名为报风。[明·陈道等《(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十五,四库存目·子 178—754;又见《瓮牖闲评》卷三 P23]

昔有登天目山,北遇雨,风云雾在山腰,雷似婴儿声。(《天中记》卷七,四库 965—308)

[兄弟同游娼馆] 李汉英与昆弟同游娼馆,题壁而去,有滑稽子书昔人雁诗于其旁,曰:“两行何处闹文字,一队谁家好兄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2;《天中记》卷十七,四库 965—783)

[妻妒] 妇人之妒出于天性,殆不可开谕,甚者虽肋以白刃不变也。故小说载唐太宗赐房玄龄妻酒事,至今以为口实,近世士人中二事尤异,皆不欲显其名姓,陈浩吉通直云:四十年前,抚州监酒范寺成妻色美而妒,范甚宠惮之,同辈每休招妓燕集,皆不得预,一夕范轮次直宿,谓告有私酿者,范晨率吏卒径往搜捕,其司李供奉平日与范无间,素知其妻妒,乃戏其官双履密置范卧具中,须臾务吏挈衾囊归妻,见履神色沮丧,诘吏所以来,吏对不知,于是泣怨良久,因拊心而呼曰:“天乎,吾至是耶!”乃入室闭户而寝。顷之,范还,排门而入,则其妻自经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始及粹,倅甚爱怜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摄郡事,会邻郡太守过郡,与倅有旧,倅为开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慧者,立待倅侧,倅顾与语及戏为酒令,笑语方酣,见铃吏擎生肉二盘,一置倅前,一置客前,倅愕问其故,则其子肉也。盖妻忿夫与妓语,乃手其子肉以献,其忍毒至此。(《说郭三种》V1, P552 及 V4, P1186;《古今说海·虚谷闲抄》卷一百二十七,四库 886—73;《天中记》卷十九,四库 965—8412;《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6—821)

[仇览梅福] 今人号县令为字民,簿为仇览,尉为梅福。有王伉者顽鄙为尉氏,尉呼令为薛家,或谑之曰:“君知字览之义乎?县令必须识字,故谓之字,簿与令同览词状者也。故谓之览。”伉曰:“然则尉何以为梅福?”曰:“职任雄系一枚有福人也,如足下可谓王福矣。”伉尝为富家主藏,故以此讥之。(《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5;又见《天中记》卷三十四,四库 966—595)

柳道者，泉州人。遇异僧，授以要旨，能预言未兆，或问之曰：“今岁状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绿。”复曰：“亦知其名乎？”乃举衣裾以示人。后数日捷音至，乃黄裳也。（《天中记》卷三十八，四库 966—783；又见《群书通要》卷十丙集 V78, P459）

〔应举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讳，应举而同辈与之语，有犯落字者，则忿然见于词色，仆夫误犯，辄加杖楚，常语安乐为安康，忽闻榜出，亟遣仆视，须臾仆还，冕门迎，问曰：“我得否？”仆应曰：“秀才康了也。”（《说郭三种》V1, P553 及 V25, P1189；《群书通要》卷七巳集 V78, P850；《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4；《天中记》卷三十八，四库 966—786）

〔笛声〕 余尚书靖，庆历中知桂州，州境穷僻处有林木，延袤数十里，每月盈之夕，辄有笛声发于林中，甚清远，土人云，闻之已数十年，不详其何怪也。公遣人寻之，见其声出一大柏中，乃伐取以为枕，声如期而发，甚宝惜之，凡数年，公之季弟欲穷其怪，命工解视，但见木之文理，正如人于月下吟笛之像，虽善画者不能及，重以胶合之，则不复有声矣。（《古今说海·虚谷闲抄》卷一百二十七；又见《天中记》卷四十三、五十，四库 967—75、446）

〔送子出山〕 有任岭南者于山寺登厕，忽见异禽集石上，跳跃作声，若巫家禹步然。须臾，石下出一青蛇，衔之而去，问之寺僧，云：“此鸬鸟也。”又蕲州黄梅山有鸬巢于山岩大木中，巢下数十步无生草，每春生一子，能飞即送出山，惟二雌雄独留。（《天中记》卷五十九，四库 967—834）

〔盗入魏公室〕 韩魏公镇相州，因祀宣尼，斋宿省，夜偷儿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济，求济于公。”公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尽以与汝。”偷儿曰：“愿得公首，以献西人。”公即引颈，偷儿稽首曰：“以公德量过人，故来试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赐，愿无他（泄）也。”公曰：“诺。”终不以语人。其后为盗者以他事坐，罪当死，于市中备言其事，曰：“虑吾死后，惜公之道德不传于世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5；又见《群书类编故事》卷十六 P296；《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六，四库 927—766；元不撰人《群书通要》丙集卷二

〔醉僧〕 孙元规知杭州，号为神明，有僧元夕中炙顶求化施，利山积，公命捕其妻女数人，遂置于法。又有僧醉卧道上，为巡者所擒，规问：“为僧而饮何也？”对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遂与对酒，一壶一引而尽，公令扶归，勿使侵侮。僧明日声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于此，不幸为此子所识，不可复留矣。”跣趺而逝。（《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6）

〔荆公思咸恒二卦〕 王荆公知常州，对客未尝有笑容，一日会客，娼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之，有客乘间启公，公曰：“畴昔席上偶咸恒二卦，自喜有得，不觉发笑耳。”（《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6；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三，四库 925—717）

〔雪诗〕 罗可尝作《百韵雪》诗，其间有“斜分潘岳鬓，横上马良眉。”诚佳句也。（《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九 P118）不知如何是佳句，而遁斋称之若此。每笑青矜诗，其《咏席》云：孔堂曾子避，汉殿戴凭重。殆与罗可雪诗无异。（《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二支“诗话”六十三 V1, P95；《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6）

〔唐参军簿尉〕 杜甫《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愈《赠张功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上（土）惊皇皇。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以此明唐之参军簿尉有过，即受笞杖之刑，犹今之吏胥也。（《说郭三种》V1, P550 及 V4, P1183；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十七；《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三 P57；《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6）

〔罗绍威诗〕 罗绍威唐末为魏博节度使，喜为诗，时江东罗隐有诗名，绍威厚礼之，因目已所为诗，号偷江东集，如“楼前淡淡云头日，帘外萧萧雨脚风”之句无愧于隐。（《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6）

〔金山诗〕 郭祥正金山诗，王荆公极爱之，有“鸟飞不尽暮天碧，鱼歌忽断芦花风。”又《山居》诗云：“谢家庄上无多景，只有黄鹂三二声。”（《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6）荆公命工绘为图，自

题其上云：“此是功甫《题山居》诗处。”即遣人以金酒钟并图遗之。（《诗林广记》后集卷八 P364；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七 P146；《宋诗纪事》卷二七 V2, P678）

〔荆公金山诗〕 金山留题诗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又“天多剩得月，土少不生尘。”若用之于落星寺有何不可。王荆公云：“天末海云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尤为中的。（《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6）

〔西山寺诗〕 唐人《题西山寺》云：“几夜（终古）碍新月，半江无夕阳。”或谓冠绝古今，以其尽得西山之景趣也。金（今）山寺（留）题者甚多，而绝少佳句，唯“树（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最为人称颂。要亦未为至工，若用之于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宁中介甫（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尤为中的。（《诗话总龟》卷四十八，四部丛刊本；又见《诗林广记》后集卷二 P219；《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四 P136）

〔徐寅诗〕 莆阳徐寅诗云：“身闲不厌频来客，年老偏怜最小儿。”洛阳李度诗云：“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2—816）

〔动人春色不须多〕 唐人诗：“（嫩）浓绿万枝（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不记作者名氏，邓元孚曾见介甫（王荆公）亲（新）书此两句于所持扇（书）上，或以为介甫（荆公）自作，非也。（《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四 P135；又见《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7）

〔狄遵度诗〕 狄遵度幼而聪慧，弱冠为文，词气豪迈，有韩柳之风，其为歌诗，每以子美为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为文使之耒阳，吊子美之坟，数日忽梦子美与之反复为诗十余篇，皆世未闻者，及觉，仿佛可记才十余字，遂自缀足成章云：“佳城郁郁颓寒烟，孤雏乳兽号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木前霜拱雁远天。浮云西去半落日，行客东逝随长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与螻蛄论天年。”岁余，遵度卒，时十六矣。余从遵度族人闻此事为

最详，因附于此，东坡亦尝记此事，但差略耳。（《茗溪渔隐丛话》卷九 P40；又见《宋诗纪事》卷十 V1, P242；《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7）

〔编竹桥救蚁〕 二宋少，有胡僧曰：“小宋他日当魁天下，大宋亦不在其下。”后十余年，僧惊谓大宋曰：“公丰神顿异，如能救活数百万者。”答曰：“贫儒何力及此？”僧曰：“试记之。”宋曰：“堂下比有蚁穴，为暴雨所漂，群蚁缭绕穴旁，吾戏编竹桥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岁首捷，公终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选，章宪后临朝，谓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为第一，小宋为第十。（《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7）

〔草堂和尚〕 曾楚公居泉南，有草堂和尚年九十余，戒行孤洁，公与其夫人时携衣食遗之。僧曰：“愿为夫人之子以报。”时夫人方娠，一夕梦僧披帔而入，惊悟而生子，则草堂和尚已坐化，其所生子即鲁公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7）

〔燕巢尺吉祥〕 俗传燕巢人家巢户内向及长过尺者，吉祥也。集贤张公每岁燕巢正寝，其长可容足练，户悉内向，数年遂登庸焉。（《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9）

〔诵金刚经〕 张持国日诵金刚经二遍，每展卷必焚香，正坐诵经，未果不中起，与语亦不答。其家素多怪，持国在家则帖然。一日妻病恍惚，见数妇人侵侮，妻曰：“不能媚吾夫，乃独困我。”妇人曰：“彼常诵金刚经，吾侪安敢近？”妻曰：“吾岂不诵经耶？”答曰：“汝日诵万遍，吾犹不惧？”于是始加精勤，其怪遂息。（《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8）

〔口中芙渠花香〕 欧公知颍州，有官妓卢媚儿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渠花香，有蜀僧曰：“此人身为尼，诵法华经二十年，一念之误乃至于此。”公后问妓曾读法华经否，妓曰：“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公命取经示之，一览辄颂，如素所熟者，易以他经，则不能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8）

〔一介行李〕 《左传》云：君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注云：行李谓行人也，今人乃谓行装为行李非是。（《类说》卷四十七，

四库 873—818)

[李陵江淹书] 东坡云：李陵答苏武书，其词儇(猥)浅，乃齐梁间人拟作，萧统不悟而刘子元独知之。据《宋书·江淹狱中上书》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也。正引陵书中语，是又非齐梁间人所作明矣。年世既远，真伪难辨，如此者多，如《系辞》，欧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诗序》非子夏之文，《礼记》多汉儒所增，五经如此，况其余哉？朱威(宋咸)以私意改《周易》正(五)经数十处多，见其不知量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2—818；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五，四库 927—856)

[吉贝] 闽岭已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余后因读《南史·海南诸国传》言林邑等国出古贝木，其花成时如鹅毛，抽其绪访之以为布，与纴布不异，亦染成五色，织(为)班布正此种也，盖俗呼古为吉耳。(《说郭三种》V1, P550 及 V4, P1185；《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2—818)

[半夜钟] 欧公《诗话》识唐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钟鸣时，或云人死鸣无常钟，疑诗人偶闻此耳。尝过姑苏，宿一寺，夜半闻钟，因问寺僧，皆曰：“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9；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 P303；《能改斋漫录》卷三 P67)

[打字不字] 今土俗同讹者，岂打字不字，本分鳩切，人皆以逋骨反呼之，遍检诸韵，并无此音。(《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9)

[通应子鱼] 蒲阳通应子鱼，名著天下，盖其地有通应侯庙，庙前有港，港中之鱼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谓之通印子鱼，故荆公亦有诗云：“长鱼俎上通三印”，此传闻之讹也。(《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四 P135；《说郭三种》V1, P550 及 V4, P1184；《宋诗纪事》卷三三 V2, P844；《容斋随笔》卷八 P477；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之七；《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9；《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四三 V53, P64380)

[兰芷] 荀子云：兰槐之根为芷，自是两物，又云：蟹六距

(跪)而二螯,蟹实八足,不应言六距(跪)。荀卿,楚人,兰、芷、蟹皆楚地所有,著书者既借物以为喻,当能辨物之形性,不知何以致误如此。(《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2—819;又见《记纂渊海》卷一七〇 V4, P2689)

〔柘枝〕 柘枝舞本后魏拓跋氏之戏,后人鄙之,易拓以柘,易拔以枝。(《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9)

〔拟古诗〕 《文选》有江文通《拟古》三十首,如拟休上人《闺情》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今人遂用为休上人诗故事。又拟渊明《田园诗》云:“种禾在东臬,苗生满阡陌。”今此诗又在渊明集中,皆误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9;《说郛三种》V1, P551 及 V4, P1184;《苕溪渔隐丛话》卷四 P20;王懋《野客丛书》卷一二)

〔香奁集〕 《笔谈》谓《香奁集》乃和凝所为,后人嫁其名于韩偓,误矣。唐吴融诗集中有《和韩致尧侍郎无题》二首,与《香奁集》中《无题》韵同,偓《序》中亦具载其事,又尝见偓亲书诗一卷,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卷中。偓词致婉丽,非凝能及。凝言:予有《香奁集》,不行于世。凝好为小词,洎作相专令人收拾焚毁,然则凝之《香奁集》乃浮艳小词,所谓不行于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奁集》为凝作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9;又见《诗林广记》卷九 P152;《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三 P94)

〔欧公疑易未完书〕 欧永叔作《传易图序》云:“予读经解,至引《易》曰:差若毫厘,谬以千里之句,今《易》无此文,疑《易》非完书。”且《经解》所引,按王充论注,乃《易》之纬文,永叔于易经求之,误矣。(《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973—820;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卷九十四 V57, P68906 上)

〔南北史〕 李延寿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体,故《唐书》本传,亦谓过本书远甚,然好述妖异兆祥谣讖特为繁猥,如云陈主名叔宝,以反语为少福,且俚俗反语岂足载。凡人以叔宝为名字者固多,若从反语尽为少福乎?又齐文宣即位年号,以字文析之为一大人只十,故天宝尽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萧归袭位,亦号天保而

尽二十三年，一何无据也，此类甚多，可尽削去。（《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0；又见《记纂渊海》卷一七〇 V4，P2684；《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四，四库 927—570）

[兰亭叙之疵]（季父虚中谓），王羲之《兰亭叙》，世言昭明不入《文选》者，以其“天朗气清”，或曰：《楚词》云：秋之为气，天高而气清，似非清明之时，然“管弦丝竹”之句，语衍而复逸少之累耶？（《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五，四库 927—587；又见王懋《野客丛书》卷一 P3；《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0；《能改斋漫录》卷十 P283）

[杜预碑] 杜预制二碑，一沉水中，虑数百年后，水为陵，则碑出。预但知陵谷有迁变，而不知石亦有磨灭，此一说也。然深谷为陵则必实以土，然后为陵，谷既为陵则石亦埋没，岂复可见，此又不达物理。（《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1）

[少伏生八岁多太公二年] 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无及第，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类说》四十七，四库 873—820；又见《容斋随笔》卷十四 P525；《记纂渊海》卷一二五 V3，P1991；《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六，四库 925—419）

[消风散] 王荆公尝访蔡君谟，取绝品茶烹点，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亦叹公直率。（《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1）

[合依元降指挥] 元厚之熙宁中知福州，有吏白事，公问如何行遣，对曰：“合依元降指挥。”公曰：“元降未尝指挥。”吏悚而退，终不罪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1）

[误探澡豆末] 沙阳医者邓献臣，夜有叩门者甚急，曰：“吾家去此一十里，父年八十，忽病困殆，远投先生。”邓方被酒，遽于篋中探药一贴授之，其人仓忙而去。及晓方悟药乃澡豆末耳。邓悔恨，意其人必死。既而其人至，曰：“赖君灵饵，父已痊愈，以十千为谢。”盖邓以无心付之，此人至诚，服之故疾愈。（《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2—822）

[李伯时画] 李伯时至骐驎院，见外国所进六马，乃画图

之，未几六马继死，人以为李画入神，夺其精魄。（《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2）

赵阅道少保，宽厚长者，与物无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侄有欲悦公者，厚以直，易邻翁之居以广公第，公闻不乐，曰：“吾与此翁三世为邻矣，忍弃之乎？”命亟还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岁大歉，公召州之一富民毕集，劝诱以赈济之义，即自解腰间金带，置庭下，于是施者云集，所全活十数万人。曾子固作《救灾记》备述其事。（《厚德录》卷一，四库存目·子 V83—428）

【皤然一翁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置婢妾数人，发白令妻妾镊之，妻忌其少，为群婢所悦，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几颐颌遂空。又进士李居仁尽摘白发，其友惊曰：“昔日皤然一翁，今则公然一婆矣。”（《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3；又见《记纂渊海》卷一五六 V4，P2456；《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四，四库 925—735）

【三鹿为犇】 石甫学士尝戏荆公云：“鹿之行速于牛。牛之体壮于鹿，应以三鹿为犇，三牛为羸，而其字文相反，何耶？”公笑而不答。（《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3）

【上官弼下官口】 陈亚性滑稽，知润州，幕中有上官弼，亚所亲信，任满将去，亚曰：“何以见教？”弼曰：“郎中才行无玷，但调谑过差。”亚笑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2—823；又见《记纂渊海》卷一五六 V4，P2456）

【学士院题】 有人于学士院题云：“李伯阳指李木为姓，生而知之。”杨大年见之索笔云：“马文渊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3）

【云破月来花弄影】 郎中张子野以乐章擅名，宋子京往见之，先令人戏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3；《记纂渊海》卷一五六 V4，P2445）

【嘲聂姓】 国子博士郭忠恕嘲司业聂崇义云：“近贵全为聩，妆（攀）龙只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答曰：“莫

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3；又见《记纂渊海》卷一五六 V4, P2455）

〔戏作启事〕 孔大夫嗣宗为浙曹，戏作启事云：“满肚里伴客茶汤，一眼底欠人书启，火炉头却如孤鬼，门道里正似院翁。”（《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2）

〔谜语〕 王荆公戏作谜语：“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吉甫解云：“东海有一鱼，无头亦无尾，更除脊梁骨，便是这个谜。”（《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3）

〔门上书午字〕 李安义者谒富人郑生，辞以出。安义于门上大书“午”字而去，或问其故，答曰：“牛不出头耳，此亦昔人题凤之意。”（《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4）

〔仆呼司徒〕 文潞公戏云：“某平生仕宦，不能追一仆，某未入西府，比仆已呼仆射，某得仆射，此仆复迁司徒矣。”益俚俗之呼如此。（《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4）

〔墨池皮棚〕 王僧彦父名师古，常呼砚为墨池，谓鼓为皮棚，守岭南一郡，有李彦古以进纳得官，过郡请谒，刺云：“永州司户参军李墨池皮棚谨祇候参。”（《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4）

〔中丞雇船归乡长老递马赴关〕 舒信道元丰中得罪南归，时方召本长老住慧林，或问京师新事，答曰：“舒中丞雇客船归乡，本长老乘递马赴关。”（《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4）

〔我依尔依〕 杜三思，吴人，有口辩，襄邑人李防戏曰：“闻仙乡有尔依我依之说，出于何典？”答曰：“出应我里第二篇。”我里盖北人相语之词。（《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4）

〔竹诗〕 钱塘有学人作《竹诗》献东坡，有云：“叶攒千口剑，茎耸万条枪。”公曰：“此竹叶似太少。”其人未喻，公笑曰：“十竹方生一叶，岂云多耶。”（《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5）

〔作诗图对偶亲切〕 魏达可朝奉喜为谑谈，尝云：“李廷彦献百咏诗于一上官，其间有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恻然伤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是！”廷彦遽起自解曰：

“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说郭三种》V1, P554 及 V25, P1189;《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5;《茗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 P218）

〔作邀僧夜话诗〕 又云：许义方妻刘以端洁自许，义方尝出，经年始归，语其妻曰：“独处无聊，得与邻里往还乎？”刘曰：“自君之出，唯闭户自守，足未尝履闕。”义方咨嗟不已，又问：“何以自娱？”答曰：“唯时作小诗以适情耳。”义方欣然命取诗观之，开卷第一篇云：“月夜招邻僧闲话。”（《说郭三种》V1, P554; 又见《茗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 P218;《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5）

〔堂字口不合〕 太学有至乐堂，举人居此，多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钱塘一寺极佳，而僧好争讼。沈睿逵因阅僧堂，见堂字口不合，戏举笔涂合之，争竞遂息。今所在遇火灾，亟须州县牌额焚之得息，乃知祈禳厌胜理或有之。（《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5）

〔一壶千金〕 传云：中流失船，一壶千金。乃今所谓浮铈者，浙人呼为壶，明州昌国县在海岛中，今往来船有二铈，舟人云壶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5）

〔钟馗〕 今人岁首画钟馗辟邪，俗传起于唐明皇，时皇祐中穿地得碑，乃宋宗恣母墓志，载其妹名钟馗。又北史，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生于魏武时，又有于劲者，亦字钟馗，以世考之，暄又居前，则知不特起于宋也。然馗、葵二字不同，必传写有误。（《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6; 又见《岁时广记》卷四十 P436）

〔雌黄〕 古人写书皆用黄纸，以檠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黄卷，有误字以雌黄灭之，为其与纸色相类。故可否人文章，谓之雌黄。（《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6; 又见《群书通要》卷三巳集 V79, P787;《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三，四库 927—545）

〔讶鼓戏〕 王子淳初平熙河，教军士为讶鼓戏，遂盛行于世。其举动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淳所制也。或云子淳与西人对阵，命军士百人装为讶鼓队出军前，虜见皆惊愕，乃进兵奋击，大破之。（《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6）

[倒诵揭谛咒] 渔人以猢猻毛置网四角,则多得鱼,云,鱼见之如人见锦绣也。有人见垂钓布网,但志心默倒诵揭谛咒七遍,可使终日无获。(《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6)

[燕肉饵鱼] 有渔者得鱼甚易,云:取燕肉和面为饵尔。则人食燕肉,必为蛟龙所害,鱼与蛟龙皆水类,故其说为可信。(《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7)

[张百杯] 张伯玉饮酒数斗不醉,号张百杯,即吸水漱涤,云酒之毒在齿,涤去则不为患。陈康民用其说亦能饮至一斗不醉。(《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6)

[太阴玄精石] 盐有十余种,海盐最美,其次解盐,然食之令人多风。盐精英在地,岁久凝结如水精,名太阴玄精石,其味苦,《本草》云味咸者,误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6)

[李泌茶诗]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益州,唐以蒙山顾渚蕲门者为上品,尚杂以苏椒之类,故李泌诗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苏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为贵,止曰煎茶,不知点试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陆羽《茶经》,统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极佳而已,今建安为天下第一。(《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7)

[荔枝谱] 《荔枝谱》称,汉初南越王尉佗以备方物。和帝时,交趾七年贡生荔枝。天宝中,涪州岁驿致之,未尝言及闽中者。今广南夔梓所出,仅比闽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阳为天下第一。然闽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方熟者谓之火山荔枝,东坡有《四月十三日食荔枝诗》:“海中仙人绛罗襦,红绡中单白玉肤。”予诵之,未尝不爱其体物之工,然其后云:“似开江珧砍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东坡未尝到闽中,亦不识真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广南火山者耳。故其比类,仅与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谱》又云:“火山本出广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闽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宇记》云:《岭表录》:梧州府对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桂林,独秀山山下水澄,潭深无底,其火每三更夜见于山顶。一更初见,火起匝

其顶，如野烧，甚者广十丈余，食顷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宝珠，光照于上，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热，故为火山也。沈佺期诗：“身经火山热，颜入瘴乡低。”即此山也。予按，宋之问集有《早发韶州》一联云：“身经火山热，颜入瘴乡消。”恐非佺期诗，盖《寰宇记》之误。（《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七 P267；《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7）

〔忌食羊血〕 服饵之家，忌食羊血，虽服药数十年，一食则前功尽丧。（《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7）

〔目疾忌浴〕 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7）

〔细末将来〕 太祖皇帝内宴，令进粉，故名头食。后人宴集将终，方荐此味，盖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将作曲，伶人呼细末将来。盖御宴进乐，先以弦声发之，后以众乐和之。故号丝抹将来。今所在起曲，先以竹声，不惟讹其名，亦失其实矣。（《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8；《群书通要》卷九乙集 V78，P275）

〔鼠泪〕 夜藏饮食于木器中，复之不密，鼠欲盗食不可得，不器而走，泪滴器中，食之者得黄疾，遍身如蜡，针药不能疗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8）

〔南人不识雪〕 岭南无雪，闽中惟建、剑、汀、邵四州有之，故北人嘲云：“南人不识雪，向道似杨花。”南方柳实无花，是南人非止不识雪，亦不识杨花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8）

〔柳连道中托宿〕 湖南好事妖神，杀人以祭，儒生为上祀，僧为次，余人为下。有儒生出，行柳连道中，日暮，耕者曰：“前有猛虎，不宜夜行，此林下有居民，可以托宿。”生入一荒径，忽见高门大第，主人延入一室，肴饌丰美。既夕有妇人出，甚妍，生挑之，欣然而就，留连数日，情意款昵，私曰：“是夜将谋杀子以祭鬼，我亦良家子，为其所劫至此，遣妾侍君，欲联君心耳。”及夜冗壁，与妇人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县，县遣吏捕之，尽得奸状，前后被杀者数十人。指途耕者，乃其党也。于是一家伏法。生

用赏得官,与妇人偕老。((《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2—828)

〔**蠹毒**〕 闽蜀之俗好畜蠹,其法先聚百虫于器中,任其自相啖食,数月食尽,惟留一物者,则事以为蠹,以其子内饮食中,即杀人,妄云:杀人多,则蠹家富饶,不然反受祸,故愚人造畜不已。初中毒而未觉有异,半年后,其毒始行,孕育渐多,食人肠胃尽乃死。临死时,辄能自道所毒之家姓名,被者多是游行商贾,故其事难究。蔡君谟为民曹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土人云:家有蠹,不可畜。鸡飞去(缺)。又有物不惧,惟蝎能制之,白蓑荷亦能疗其毒。柳子厚种白蓑荷诗颇述其事。《本草》云:以知(缺)子三两枚,藏衣领间,遇食有毒蠹,自击颇有声。((《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8)

〔**朱虎残**〕 虎每食一人,则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为射者所杀,两耳如锯焉。虎性甚灵,不妄食人,盖命所值或宿冤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为虎所搏而去,泰大呼云:“虎暴杀我,母将无所依!”虎遽舍之,泰复安健如故,乡里号朱虎残。((《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8)

〔**蜈蚣**〕 有人野外见蜈蚣逐一蛇甚急,蛇知力屈回身张口向之,蜈蚣入其口,俄顷蛇死,穴其腹旁而出,折蛇视之,已无肠矣。传言,螂蛆甘带,螂蛆即蜈蚣。((《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9)

〔**虫入耳**〕 虫之类能入耳者,不独蚰蜒,如壁虱即火头虫,皂角虫皆能为害,有人患脑痛,为虫所食,或教以桃叶为枕,一夕蠹自鼻出,形如鹰嘴,人莫晓其名。有人蚰蜒入耳,遇其极时,以头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尽,又能滋生凡虫。入耳惟用生油灌之为妙。((《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9)

〔**水蠹虫**〕 凡夜食必以烛,陈正敏大醉,取水将饮,闻水中有声,急呼烛视之,得一虫,状如蚯蚓,左右曰水蠹虫也,入腹中食人肠胃。((《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9)

〔夜虎〕 岭南有虫如蚯蚓，长尺余，觜利如锥，多夜半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误触之者，直入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为夜虎。（《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9）

〔栽松〕 凡松欲偃盖甚易栽，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旁须根，则无不偃盖。（《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30）

〔妙龄颖悟〕 杨大年内翰七岁，对客谈论，有老成风，年十一，太宗闻其名，召对便殿授秘书正字，且谓曰：“卿久离乡里，无念父母乎？”对曰：“臣见陛下如臣父母。”上叹赏久之。（《说郭三种》V1, P550 及 V4, P1183）

〔刚果而和〕 程丞相琳性严毅无所推，下出镇大名，每晨起，据案决事，左右皆揣恐无敢喘息，及开宴，召佐饮酒，则笑谈欢谐，释如无闻，于是人畏刚果而乐其旷达。（《说郭三种》V1, P550 及 V4, P1183）

〔性度宽弘〕 罗可沙阳之硕儒也。性度宽弘，词学赡丽，尝预乡荐，见黜于礼部，遂慨然不复有进取意，以疏放自适，乡人共以师礼事焉。人有窃刈其园中蔬者，可适见，因蹶足伏草间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其鸡者，可以携索（壶）就之。其人惭悚服罪，可执其手曰：“与子幸同闾里，不能烹鸡以待子，我诚自愧。”乃设席呼其妻孥环坐，尽醉而归。终不以语人，人由是相诫无犯。年六十七而终。（同上）

〔华清宫诗〕 杜牧《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常以十月至（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六月（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说郭三种》V1, P550 及 V4, P1183；《诗林广记》卷六 P118；《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三 P94）

〔花瑞〕 扬州芍药名著天下，郡国最其盛处，仁宗朝韩魏公以副枢出镇维扬，初夏芍药盛开，忽于丛中得黄绿丛者四朵，人呼为金腰带，云：数十年间或有一二朵，不常见也。魏公开宴，召

三人者同赏,时王禹玉作监郡,王荆公为幕官,陈秀公初授卫尉寺丞,为过客,其后四人相继登台辅,盖花瑞也。(《说郭三种》V1, P550 及 V4, P1183)

〔春秋所引非逸文〕 春秋襄六(五)年,楚杀令尹子辛,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不刑,因举虞(夏)书成允成功为证,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传引官占惟(为)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此皆大禹谟之文,杜预(并)注曰:逸书也,是(知预)未尝读古文尚书耳。(王懋《野客丛书》卷十四 P136;又见《说郭三种》V1, P550)

〔夷言无正音〕 欧公云:契丹阿保机,李琪集中《赐契丹诏》乃为何布机,后人有自虏中归云:虏中实呼为何保谨,以为传闻之误,余尝思之,盖夷言无正音,用华语译,不能无讹谬,如汉身毒国,亦号狷笃,其后改为乾笃,又曰乾竺,今遂呼为天竺矣。译者但取在语音与中国相近者言之,故随时更变,而莫能定也。(《说郭三种》V1, P551 及 V4, P1184)

〔引易纬文〕 永叔作《传易图序》云:“予读《经解》至引《易》曰:‘差若毫厘,谬以千里’之句,怪今《易》无此文,疑《易》非完书,且《经解》所引。”按,王充《论衡》乃《易》之纬文,永叔于《易经》求之,误矣。(《说郭三种》卷三十二 V1, P551 及 V4, P1184)

〔编诗〕 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绚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舟(驾)之马者,有寂寞(淡泊)闲静如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语兼人,人所独专,斯言信矣。”或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语之李杜,岂当时之论有所未当欤?”公笑曰:“名姓先后之呼,岂足以优劣人哉?盖汉之时,有李固、杜乔者,世号李杜,

又有李膺、杜密亦语之李杜，当时甫与白复以能诗齐名，因亦谓之李杜，取其称呼之便耳。退之诗有‘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尝读李白杜甫诗’，则李在杜先，又曰‘少陵无人谪仙死’，则李居杜后，如此则孰为优劣，如今人呼其姓则谓之班马，呼其名则谓之迂固，先而白居易与元稹同时唱和，人号元白，后与刘禹锡虽和，则语之曰刘白，居易之才岂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杨卢骆，杨炯固尝自言：余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益知称呼前后不足以优劣人也。晋王导尝戏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邪？恢答曰：譬言驴马，岂驴能胜马耶？君若泥称呼为优劣，将复有以此戏君者矣。”（或）又曰，评诗者曰，谓甫期（欺）白太过，反为白所诮，公曰：“不然，甫赠白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之）诗又在庾鲍下矣。‘饭颗’之嘲，唯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说郭三种》V1, 551 及 V4, P1185；又见《诗林广记》卷二 P23；《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一，四库 924—269）

【安石遇人谈文】 舒王退谢金陵，幅巾杖履，独游一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词辨纷然，公在侧，人莫之顾，有一客徐谓曰：“尔知书乎？”公但唯唯，复问君何姓，拱手而答曰：“安石姓王。”众宾惶惭，遽谢而退。（《说郭三种》V1, P551 及 V4, P1185）

【修寺焚僧】 太平兴国，江东有僧诣阙请修天台寺，且言，寺成愿焚身相报，太宗命入内高品卫绍钦督其事，绍钦日与僧笑语无间，及营缮毕，乃积薪于庭，呼僧从愿，僧言愿见至尊面谢，绍钦不许，僧大怖泣告，绍钦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绍钦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同上）

【娶妇离间友爱】 姑苏冯氏兄弟三人甚相友爱，其季娶妇，逾年，辄风（讽）使其夫分异，夫怒诟曰：“吾家义居三世矣，汝欲败吾素业耶？”妇乃不复言，而其仲每对亲戚常切齿以语：“此妇必败吾家。”一日其妇向夫悲泣求去，诘之不答，固问之，始收泪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笃于友义，故以妾妇君，今仲常欲私我，

我不敢从，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劝君卜居于外，其实虑此，使妾不幸为仲所污，纵君含耻能忍，妾亦何面目发见亲族乎？”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王荆公曾言，柳开所撰其叔母墓志云：人家兄弟无不友爱，多由娶妇离间。观此真可以为诫焉。（《说郭三种》V1, P551 及 V4, P1186；《古今说海·虚谷闲抄》卷一百二十七，四库 886—73）

〔六虎〕 延平吴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残忍，号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适人皆不终，平生手杀婢十余人，每至夜分，尝（闻）堂庑间喧呼击扑之声，同室者皆惧，五虎怒曰：“狂鬼敢尔邪！”命闭户移榻于中庭，乃手持刃独寝于是，彻旦寂然，人谓之五虎之威，鬼犹畏之也。（《说郭三种》V1, P552 及 V4, P1186；《记纂渊海》卷一九二 V4, P3076；《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1）

〔刘喜焚妻〕 德州军士刘喜有气节，尝出经年，妻与一富人子私通，夫归给语妻，曰：“汝之前事我尽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能间两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饷我，我则使汝诈为得病而死者，载以凶器送诸野，汝夜则潜往奔之，如是庶可以灭口。”妻以为然，因进百金，托以病逝，夫乃纳妻于棺，胶以大钉，纵火焚之，即以身自诉于郡将，张不疑奇其节而释其罪。（《说郭三种》V1, P552 及 V4, P1187）

〔医巫〕 田岩，闽人，以医著名，尤善治瘵疾，察形诊候，度疾浅深以计所酬之直，约定，始肯为治，多至五百千，少不下百千，疾平，（酬）受期以时月，未尝有失，岩后自得瘵疾，历试平日所用之方，无一验者，遂死。南人信巫，有疾病不召医，惟命巫行禁咒，辛巳年，临汀大疫，郡巫尽死，余人不治多自瘵，然则医巫岂足恃乎。（《说郭三种》V1, P552 及 V4, P1187）

〔柏木中作笛声〕 余尚书靖庆历中知桂州，州境穷僻处有林木，延袤数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辄有笛声发于林中，甚清远，土人云，闻之已数十年，终不计（详）其何怪也。公遣人寻之，见其声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其以为枕，声如期而发，公甚宝惜，凡数

年，公之季弟欲穷其怪，命工解视之，但见木之纹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虽善匠者不能，及重以胶合之，不复有声矣。（同上）

〔**肠痒疾**〕 傅舍人为太学博士，忽得肠痒之疾，至其剧时，往往对众失笑，吃吃不止，数年方愈，此疾殆古人所未有。（《说郭三种》V1, P552 及 V4, P1187;《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2—822）

〔**应声虫**〕 余友刘伯时尝见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惊曰：“此应声虫也，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辑数粒，遂愈。余始未以为信，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此疾，环而观之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说郭三种》V1, P552 及 V4, P1187;《能改斋漫录》卷八第 228 页）

〔**腹鸣如鼓**〕 陈子直主簿之妻有异疾，每腹胀，腹中有声如击鼓，远闻于外，过门者皆疑其家作乐。腹消则鼓声亦止，一月一作，经数十医，皆莫能名其疾。（《说郭三种》V1, P553 及 V4, P1188;《古今说海·虚谷闲抄》卷一百二十七，四库 886—74）

〔**嗜酒**〕 镇阳有士人嗜酒，日常数斗，至午后饮兴一发则不遏，家业由是残破。一夕大醉，呕出一物如舌，初视无痕窍，至欲饮时，眼偏其上耸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至尽，常日所饮之，数而止，遂投之猛火中，忽爆烈为数十片，士人自此恶酒。（《说郭三种》V1, P553 及 V4, P1188）

〔**诸异**〕 登州海中遇晴霁，忽见台观城市人物往还者，谓之海市。东坡常一见之。又欧常（公尝）过河朔高唐县，宿驿舍，夜闻神鬼自空中过，人畜之声可辨。父老云，二十年曾昼过县，土人谓之海市。高唐去海实远，谓之海市，窃恐不然，旧说汉时有人奉使过海，忽见汉家宫阙台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阙而拜，须臾风驶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阳杂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数丈不见水，忽闻向下车马人物喧阗之声近如隔壁，

出以告州将，将遣数人验之，不诬，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广，每至四月朔日在东壁则照见维扬官府楼堞居民宇舍，彰著壁上，亦物物可数。又家弟公叙曾夜宿福清紫微院，三鼓，忽闻院后欢呼买物之声，正如城市，皆是浙音，达旦而止，明日起视，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岁之中凡数次，如此人谓之鬼市，阴冥之事，盖有非人意所能测者。（《说郭三种》V1, P553 及 V4, P1188;《古今说海·虚谷闲抄》卷一百二十七，四库 886—74）

〔颂虱〕 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公亦为之解颐。（《说郭三种》V1, P553 及 V4, P1189）

〔长年术〕 蒲传正如（知）杭州，有术士请谒，盖年逾九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传正接之甚欢，因访以长年之术，答曰：“某术甚简而易行，它无所忌，唯当绝色欲耳。”传正俯思良久曰：“若然，则虽寿千岁何益。”（《说郭三种》V1, P553 及 V4, P1189;《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2）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晋公自崖州还，与客会饮，一客论及天下地理，谓四座曰：“海内州郡何处最为雄盛？”晋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问其故，答曰：“朝廷宰相祇作彼州司户参军，它州何可及也。”（《说郭三种》V1, P553 及 V4, P1189;《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4）

〔海南人情不恶〕 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饌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来相见。’”（《说郭三种》，V4, P1189）

〔裔婿〕 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裔婿，其语盖本诸袁山松，尤无

义理,其间或有意不愿就而为贵势豪族拥逼而不得辞者。有一新贵少年,有风姿,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至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逊,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紫金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我归家试与妻子商量如何。”众皆大笑而散。(《说郭三种》V1,P554 及 V4,P1189)

〔复名〕 东汉人无复名者,或以问其乡贡进士方绚,绚云:王莽时禁用两字名,盖沿袭所致。(《说郭三种》V1,P554 及 V4,P1190;又见《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6)

〔李庭珪墨〕 唐末墨工李超与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廷珪始名庭邽,其后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李廷邽字者,伪也。墨亦不精,庭珪弟庭宽,庭宽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长子尔明,次子尔光,尔光之子丕基,(庭珪之弟之子文用)皆能世其业,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应宫,用庭珪墨为染饰,今人所有,皆其时余物耳。有贵族常误遗一丸于池中,疑为水所坏,因不复取,既逾月,临池饮,又坠一金器焉,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其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其人益宝藏之。然墨喜精坚,多珍宝之,愈久而愈妙也。(《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 P359;又见《说郭三种》V1,P554 及 V4,P1190;《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6;清·周城《宋东京考》卷之十,四库存目·史 247—434)

〔土宜〕 陕西凤州妓女虽不尽妖丽,然手皆织白,州境内所栽柳翠色尤可爱,与他处不同,又公库多美酝,故世言凤州有三出,谓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乡有四出。”问何物,曰:“漆、栗、笔、墨。”(《说郭三种》V1,P554 及 V4,P1190;《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8)

〔禽鸟有智〕 鸛能救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鸛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画字成符,即蠹虫自出。鹊有隐巢木,故鸢鸟莫能见。燕衔泥避戊巳日,故巢因(固)而不倾。

鸛有长水石,故能于巢中养鱼,而水不涸,燕恶艾雀,欲夺其巢,即衔艾置其巢中,燕见艾避去,皆鸟之有智者也。(《说郭三种》V1, P554 及 V4, P1191;《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四五 V52, P63460 上)

【鸩】 人有任岭南官,至山寺登厕,忽有异禽飞集厕前石,跳跃作声,若巫家之禹步者,须臾石裂,出一青蛇,乃衔之而去,见者大骇,问寺僧,云:正鸩鸟也,盖惟食毒蛇,乃能成其毒。(《说郭种》V1, P554 及 V4, P1191;《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五一“鸩鸟部”V52, P63515)

【鸩】 蕲州黄梅山有鸩,巢于山岩大木中,状类训狐,声如击腰鼓,巢下数十步无生草,每春生二子,一能飞,乃送出山,唯二雌雄独留此,与金山石穴二鸩无异。(《说郭三种》V1, P555 及 V4, P1191;《能改斋漫录》卷十五 P450)

【百劳】 百劳一名梟,一名鸱,能捕燕雀诸小禽食之,又能禁蛇,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赐梟羹又标其首于木,故后人标贼首以示众者谓之梟首。余曾居北门镇小寺,寺后乔木数株,有梟巢其上,凡生八子,子在能飞,身皆与母等,求食益急,母势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间,群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能逃,乃仰身披翅而卧,任众子啄食,至尽乃散去,就视惟毛嘴存焉。(《说郭三种》V1, P555 及 V4, P1191;《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四五 V52, P63460 上)

【毬鱼】 海中异物不知名者甚多,大抵以状名之。朱崖之傍有物正如鞠大小质状无异,亦有纹如线,谓味极美,土人但呼为毬鱼。(《说郭三种》V1, P555 及 V4, P1191;《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百五十 V53, P64442)

【种松令偃盖】 苏伯才奉议云:凡欲松偃盖,极不难,栽时当去松中大根,惟留四傍须根,则无不偃盖。(《说郭三种》V1, 第 555 页;又见 V4, 第 1191 页)

【五不祥日】 遁斋闲览:每月初四日、初七日、十六日、十九日为四不祥日,林复之言,上官用此日,鲜有善罢,指屈凡八九人

如此。又方君云：初四日辰虽佳，亦不可上官，若更值丁日，尤不佳。有亲必忧去。又法有增二十八日，谓五不祥，大忌上官，其日虽不犯兀，纵得吉辰，亦不宜用。欧阳参政《记事》云：犯此日者多不终任。应上官嫁取必参差。沈存中《笔谈》云：常历数亲知犯此日，皆不善脱。（《岁时广记》末卷 P446；又见《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7）

〔诸家兀日〕 遁斋闲览：仕宦多忌日不赴官，人多不晓其义，或云瓦日，然兀日数家之说不同，最为无据，弹冠必用所载，有年兀、月兀、日兀、时兀、大兀、小兀、上兀、下兀，又有大小月兀法、逐月上下兀法、六轮兀别法、传神经兀法、百忌历兀法、通仙六局兀法、演星禽兀法，并祥见上官拜命玉历，然今之士夫信用与万年口口历所载，乃六轮经上下兀日法，其上起正月，阴历巽上起正月，并顺行，月上便起初一，若逢闰月，则于本月上起初一，只数六位，震兑二宫不数，遇巽为上兀，遇坤为下兀，盖兀者，兀陞不安也；瓦者，谓瓦解离散也。（《岁时广记》末卷 P447）

〔避火〕 有孙供奉者，火发于堂，众皆逾垣奔逃，有乳姥直穿焰中出，身不焦灼，婴儿尚眠未觉，人问之，答曰：“吾夫云：避火当瞑目，认（路）劲直趁出，目开则气闷必倒，我用此说，故出而不损，亦不觉身蹈烈火也。”（《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8；《天中记》卷十，四库 965—464）

〔诗人以弃官为高〕 诗人类以弃官归隐为高，而谓轩冕荣归为外物，鲜有能践其言者，故灵彻答韦丹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盖讥之也。赵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若身事了，则仕进之心益炽，愈无归期矣。王易简云：“青山得去且归去，官职有来还自来。”岂能须臾忘情于轩冕邪？张乖崖在蜀，有一幕职官，不为乖崖所礼，遂献诗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公谢而留之，彼盖有激而云，岂诚心哉？《笔谈》言：有武人忽作诗云：“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弃官归此，最勇决。予尝于驿壁见人题两句云：“谋生待

足何时足，未老得闲方是闲。”予深味其言，服其精当，而愧未能行也。此与夫所谓“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者，异矣。（《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 P154；又见《野客丛书》卷九 P86；《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17；《群书通要》卷十巳集 V79，P895；《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二，四库 925—515）

〔四诗人名谜〕 或传一诗谜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霜）雪肤。走入（帐中）绣帟寻不见，任他风雨（水）满江湖。”乃贾岛、李白、罗隐、潘阆四诗人名也。云是荆公所作。（《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 P121；又见《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2；《群书通要》卷八丙集 V78；《古今事文类聚》卷二十，四库 927—842）

〔盗绢〕 有书生因盗绢被执，太守令作赋，获免，其警对云：“窥户而阒无人心乎爱矣，见利而忘其义卷而怀之。”（《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2）

〔张公吃酒李公醉赋〕 郭肱有才学而轻脱，夜出为醉人所诬，太守诘问，肱笑曰：“张公吃酒李公醉者，肱是也。”太守令作《张公吃酒李公醉赋》，肱云：“事有不可测，人当防未然何，张公之饮也，乃李者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盘之乐，陇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守笑而释之（《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2；又见《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四，四库 927—282）

西头供奉官钱昭度曾作《咏方池诗》云：“东道主人心匠巧，凿开方石贮涟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轻薄子见而笑曰：“此所谓一局黑，全输也。”盖唐寥凝有《咏白鸥诗》云“满汀鸥不散，一局黑全输”之句。（《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 P219；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十八）

陈智夫，襄阳人，博学有才思，尤长于歌诗，尝遇异人，授以吐纳之术，故佳句多于梦中得之，若“花笑似留客，鸟声如唤人。文野花临水，数枝恨芳草，连天千里情。”之句，虽前辈不能远过。（《诗话总龟》卷三十四）

凡咏梅多咏白，而荆公诗独云：“须撚黄金危欲堕，蒂团红腊，巧能妆。”不惟造语巧丽，可谓能道人不到处矣。又东坡咏梅

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凡诗之咏物，虽平淡巧丽不同，要能以随意造语为主。公后复有诗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盖取苏子卿云“只言花似雪，不悟暗（有）香来”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颢文字韵梅诗》二首。东坡在岭南，有嗽字韵梅诗三首，皆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也。（《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八；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七 P111；《后集》卷二十一 P325 云：陈敏政《遁斋闲览》云云；《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八，四库 926—446）

东坡尝饮一豪士家，出侍姬十余人，皆有姿伎，其间有一善舞者名媚儿，容质颇丽，而躯干甚伟，豪士特所宠爱，命乞诗于公，公戏为四句，云：“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妓赧然不悦而去。（《诗话总龟》后集卷四十七；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卷六十 P238；《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六，四库 926—247）

〔而立岁古稀年〕 东坡在丰城，有老人生子，为具召东坡，且求一诗，东坡问翁年寿几何，曰：“七十。”翁之妻几何，曰：“三十。”东坡即席戏作八句，其警联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稀年。”（《诗话总龟》后集卷四十八；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卷六十 P238；《类说》卷四十七，四库 873—824）

《遁斋闲览》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渊明《归去来》，以为江左高文，当世莫及。涪翁云：颜、谢之诗，可谓不遗炉锤之功矣。然渊明之墙数仞而不能窥也。东坡晚年尤喜渊明诗，在儋耳遂尽和其诗。荆公在金陵作诗，多用渊明诗中事，至有四韵诗，全使渊明诗者。又尝言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僻。’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趣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苕溪渔隐丛话》卷三 P17；又见《诗林广记》卷一 P4）

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致远》诗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是

知公棋不甚高。又云：“讳输宁断头，悔误仍搏颊。”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茗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 P131）观此诗（《围棋》：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奩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则“图性忘虑”之语，信有证矣。若鲁直于棋，则不然，如“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则苦思忘形较胜负于一着，与介甫措意异矣。（《诗林广记》后集卷一 P213；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二，四库 925—709）

《遁斋闲览》云：“世谓太守为五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诗》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旟，汉太守比州长，故云。后见庞几先云，古乘驷马车，至汉时，太守出，则增一马，事见《汉官仪》也。”（《茗溪渔隐丛话》卷六 P27）

《遁斋闲览》云：沈内翰讥“黛色参天二千尺”之句，以为四十围配二千尺为大细长，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犹言其色苍然，仰视高远，有至于二千尺，而几于参天也。若如此以求疵，则二千尺固未足以参天，而诗人谓峻极于天者，更为妄语，又破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乃日光题中无日字，不当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无日影，从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如荆公《金山寺》诗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须藉松影方见月光之破碎，却怪题中无影字，可乎？善论诗者，正不应尔。（《茗溪渔隐丛话》卷八 P38）

《遁斋闲览》云：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辘。”钩辘、格磔，谓鸱鸚声也。诗话、笔谈皆美其善对，然鸱鸚未尝栖木而鸣，惟低飞草中，孙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绝句云：“儿童窃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满院飞。”盖《谱》言，荔枝未经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经摘，飞鸟蜂蚁竞来食之，或谓鸱鸚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枝，夏月即非鸱鸚之时，语意虽工，亦诗之病也。（《茗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七 P112）

《遁斋闲览》云：李太白诗“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欧阳文忠

公题子美沧浪亭诗乃云：“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二人者致词虽异，然皆善谈风月者也。（《茗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二 P129）

《遁斋闲览》云：荆公集句诗，累数十韵，皆顷刻而就，词意相属，如出诸己，他人极力效之，终不及也。如《老人行》云：“翻手为云覆手雨，当面论心背面笑。”前句老杜《贫交行》，后句老杜《莫相疑行》，合两句为一联，而对偶亲切。如此又《送吴显道》云：“欲住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应识。”《胡笳十八拍》云：“欲住城南望城北，三步回头五步坐。”此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诗《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住城南忘南北。”荆公两用皆以“忘南北”为“望城北”，始疑杜诗误，其后数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荆公故易此两字，以合己一篇之意，然荆公平生集句诗未尝改，古人字，观者更宜详考。（《茗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五 P140）

《遁斋闲览》云：荆公《百家诗选序》云：“予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诗，请予择其善者，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观唐人诗，观此足矣。”今世所传《百家诗选》印本，已不载此序矣。然唐之诗人有如宋之问、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益、韦应物、韩翃、王维、杜牧、孟郊之流，皆无一篇入选者。或谓公但据当时所见之集诠释，盖有未尽见者，故不得遍录。其实不然，公选此诗，自有微旨，但恨观者不能详究耳。公后复以杜、欧、韩、李，别有四家诗选，则其意可见。（《茗溪渔隐丛话》卷三十八 P143）

《遁斋闲览》云：苏子瞻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茗溪渔隐丛话》卷四十一 P156；又见《群书通要》卷八丁集 V79, P578；《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四库 927—440）

〔含笑〕 南方花木北地所无者，大含笑、小含笑，其花常若菡萏之未敷者，故有含笑之名。（《古含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一〇八 V55, P66082）

《晋书》伪校多，有甚害名教者，如邓攸弃子，则攸之灭天性，

何足为贤？《列女传》：王深见趋庭，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意。”妻钟琰曰：“新妇得配参军，生子不翅，如此何”等语，乃载之史册，谓之列女乎？谢安捷书至，还内屣折，谓之矫情镇物。安之过海，风起浪涌，诸人皆惧，而安自若。又亘安欲害安，与王坦之倒执手板而安神色不变。符坚入寇，独无惧色。如此之类，曰矫可乎？故荆公诗云：“彼哉斗筭人，得丧易惊怯。妄言屣齿折，吾欲刊史牒。”盖欲嫉作史者之谬也。（《记纂渊海》卷一七〇 V4, P2685）

〔槐黄赴举〕 长安举子六月后落第者，不出京师，谓之过夏；借净坊庙院作文章，曰夏课。时语曰：“槐花黄，举子忙。”故翁承赞有诗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群书通要》卷五己集 V78, P815）

〔孙山外〕 孙山末名得解，有同试者托山探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吾人更在孙山外。”山后恩榜成名，诗曰：“盘古榜中同进士，伏羲手里探花郎。”又云：“幸赖圣恩收拾了，这回含笑入黄泉。”（《群书通要》卷七己集 V79, P851）

蟹井泉穴，在壶山巖岩之侧，其源常竭，遇旱，州县遣吏斋祷，置器于前，泉乃徐出，盈器即止。时有红蟹大如钱，出穴外，则雨必沾足。刘屏山侔甫有诗云：“穴泉类蹄涔，幽灵隐其涯。仿佛小双螯，控御蛟龙随。”（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之七 V50, P288）

北人种芭蕉，冬月必架小屋遮护，何其诞也。芭蕉至秋后著霜，则皆枯瘁，不好人家遂以刀截去，明年再出新叶，特可爱。李林甫谓之清阴居士者此也。（《瓮牖闲评》卷七 P74）

《遁斋闲话》：佛印名了元，住金山寺，东坡人方丈戏云：“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师曰：“山僧有一转语，内翰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否则愿留玉带镇山门。”东坡解带置几上。师云：“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内翰欲于何处坐？”公拟议未即答，急呼侍者收玉带，永镇山门。公笑而与之。师取纳裙相报。（《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三四三 V73, P88971）

陈致雍《晋安海物异名记》

考 略

陈致雍，福建莆田人。五代时，初仕闽国，为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经及第，精熟宪章典故，后归宋。开宝年间，任秘书监致仕。徐铉赠以诗云：“三朝恩泽冯唐老，万里乡关贺监归。”既还，陈洪进辟为掌书记。著有《闽王列传》、《王礼仪鉴》、《曲台奏议》等。明·陈道《八闽通志》、清·郝玉麟监修《福建通志》卷五十一有传。

陈氏著作大部分已经散佚，查《全唐文》，有其文章3卷，主要为奏议、碑传之文，估计出自其所著《曲台奏议》。而他所撰的《晋安海物异名记》（简称为《海物异名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3卷，入地理类；《宋史·艺文志》也著录为3卷，却入小说类。从我们所辑录佚文来看，其中也掺杂一些故事趣闻，但主要记录海物，故入地理类为宜。

尤为珍贵的是,明代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保存了陈致雍为《晋安海物异名记》所作的一篇《记》文,全文录下:“泉州海错,品类最多,余尝欲知其所见,记录一帙,以广好事,会奔命未遑也。五代陈致雍作《记》谓:‘雍家于晋安,自观海族目有多品,而考其名实不同者,则华人之言异也。是故荒余之产,职方不入,郭璞未详,张华不载,沈莹《临海记》,颜之推《稽圣赋》、崔豹《古今赋》、《交州异物记》、《岭表录异》、《山海经》东方异物等记,及诸家博物之例,物同而名异者,集在此卷,就其方言而正之曰:《海物异名记》。’”(四库存目·史 247—844)此文,《全唐文》和《全宋文》都未收录,估计是陈致雍一篇佚文。

《海物异名记》现存佚文,记录海物异名缘由极为简短,如词条性质,与本书所辑的《鸡跖集》相似,除个别外,多无小说意味,但对我们了解海族知识却极为有益。据此我们知道,龙眼,岭南人又称荔枝奴;空豸,泉人言白虾,莆人名泥星;我们也知什么叫“蛎奴”、“郎官脍”、“海月”、“江珧柱”、“鹿角鱼”等等。当然,也有不记海产的,如“海鸥棠橹”条,记越人水战所用的舟与橹;特别是“春燕合葬”条,记的是蜀王孟昶与宫女春燕死后合葬,墓上长出鸳鸯树的故事,与海物全不相类,但宋周守宗《姬待类隅》与《天中记》均云出自《海物异名记》。估计有两种原因:一是因节录原文之故,省略了有关海族的记载;二是错录他书缘故。

该书虽已散佚,但《类说》存 13 条,《锦绣万花谷》存 3 条,其他像《岁时广记》、《侯鯖录》、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也多有引录。去其重复,共辑得佚文 21 条。

现将佚文辑录如下。

【蟹名虎蜉】海物之大者有虎斑文蟹谓之蜉者，以其随波湮沦，蟹之小者，每潮欲来出穴举螯迎之，名招潮子。又一种小蟹，随潮脱壳，潮退徐行泥中，名曰摊涂。（《类说》卷六，四库 873—115）

【蛎奴】蛎壳中有小蟹时出，取食复入蛎壳，谓之蛎奴。（《类说》卷六，四库 873—115）

【乌贼泥猴】上类有目如猴者，名泥猴。又《尔雅》云：鰩鰩有军鱼，故海上人酒令云：军鱼下海打乌贼，有功封泥猴。（《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信鸥】鸥之别类，群鸣啾啾，随潮往来，谓之信鸥。（《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白鹭蓑】江东人取白鹭颈上翰为接离，谓之白鹭蓑或以红鹤间之。（《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水母】澄澜挺质，凝珠成形，其名曰蜃，即水母也。（《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郎官脍】江南人喜作脍，名郎官脍，因张翰思脍得名。（《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八，四库 924—454；又见《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天中记》卷四十六，四库 967—226）

【蝉纱】泉女所织绡，细薄如蝉翼，名蝉纱。（《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八蚕绵】八蚕作共一大茧。（《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海鸥棠橹】越人水战凌波赴敌，则有海鸥，舟名也。又曰穿行鱼流，浴波不溺，则有棠橹，如棠不沉也。（《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虾须】海虾须有一丈，可作拄杖者。（《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荔枝奴】岭南人谓龙眼为荔枝奴。（《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春燕合葬】蜀王孟昶说官婢春燕，姓李氏，行则同舆，坐则同席，末年遭杀，并命合葬，墓上有树生异花，如鸳鸯交颈，人

不知名,但曰鸳鸯树。时有歌曰:“愿作坟上鸳鸯木,作双飞去作双归。”(《姬待类偶》卷上,四库存目·子 168—8;又见《天中记》卷十九,四库 965—873)

[鹿角鱼] 《海物异名记》:芒角持戴在鼻。小者,腌为鲈,味甚佳;大者,长五六寸许,其皮可以角错,亦谓之鹿角鱼。(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一“南产”,四库存目·史 207—715)

[乌鳎] 八足绝短者,集足在口,缩喙在腹,形类鞋囊,其名乌鳎,喻波喷墨,迷射水慝,以卫害焉。(《侯鯖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V2859, P20)

[枫叶鱼] 《海物异名记》:海树霜叶,风飘浪翻,腐莹化厥质为鱼,名枫叶鱼。(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一“南产”,四库存目·史 207—715)

[瓦珑矿殼浑沌钱] 文如建瓴,外眉而内渠,其名瓦珑,注云:眉为高为眉,渠为疏为渠,一名魁陆。《尔雅》“魁陆注”,《本草》云:魁状如海蛤,圆而厚,外有理纵横。《岭表录异》云:瓦栳中有肉紫色,曰天齑炙也。(《侯鯖录》卷三 P25;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九,四库 924—497;《类说》卷六,四库 873—116)

[空豸] 《海物记》:扬笔如凌澌甲,绝薄者为空豸,泉人言白虾。空豸足天与醋大,盖价蠹物肆,贫民以为甘,莆人名曰泥星。(《闽书》卷一五一“南产”,四库存目·史 207—719)

[海月] 《海物异名记》:一名老叶盘石华。《方言》谓之石雹,高广寸许,李善曰:附石肉可啖。(《闽书》卷一五一“南产”,四库存目·史 207—719)

[江珧柱] 《海物异名记》:厥甲美如瑶玉,肉柱肤寸,名江珧柱。(屠本峻《闽中海错疏》卷下,四库 P590—591)

毕仲询《幕府燕闲录》

212

考 略

毕仲询,生平未详,在《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隽宗神告”中有“至和中,毕景儒仲询之父知海州,亲访其事,备载之于《幕府燕闲录》”的记载。可知毕仲询,字景儒,其父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为海州知州。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中询,元丰初任岚州推官。”元丰初为公元1080年左右,元丰为宋神宗年号,因此,毕氏生活在仁宗、神宗年间。

《郡斋读书志》称该书“纂当代怪奇可喜之事,为二十门”。其二十门分类,今已不可考。今检其辑文,内容并不仅限于当代即宋代,还包括唐五代事。也不仅是“怪奇可喜”的奇闻异录之事,其中也有名物制度的考证,诗文辞藻的点评,人物是非的评说。如范文正公作墓志铭,尹师鲁一针见血指出其错误之处。又如欧阳修与其他文人关于“逸马杀犬于道”的文章修改,虽为

耳熟能详的典故,也反映宋代文人相重、互为师教的良好风范。其他如“讹字”条,是对《唐韵》所收字词的辨讹;“幞头”条,是对幞头起始发展考证。当然更多是有关因果报应的小说故事类,其中一些也富于教育意义,如“嫁金蚕”条,叙池州进士邹闾本家贫有守,因贪图一时小利,捡回无失主的数十件金酒器,结果将害人金蚕引入家中,几乎送命。这似乎告诫人们要廉洁自守,切不可贪图意外之财;“范讽三品”对历代嗜杀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鞭挞;“孙供奉”条记唐昭宗时,宫廷养有一猴,颇为驯服,被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朱温篡位时,唐降臣与此猴一起朝拜朱温,猴子竟直面扑向朱温而死。故事很明显是对唐降臣丧失气节,还不如猴的行径进行了强烈讽刺,的确发人深省。

《幕府燕闲录》原书已佚。《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均入小说类,著录为10卷。《类说》存有13条,《紺珠集》引录6条,《新编分门古今类事》收录13条。其他像《苕溪渔隐丛话》、《古今说海·虚谷闲抄》、《能改斋漫录》、《诗林广记》、《古今图书集成》诸书多有引录,去其重复,共辑得37条佚文,现列示如下。

辑 存

〔孙供奉〕 昭宗播迁,随驾伎艺只有一弄猴者,其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罗隐下第诗云:“如何贾得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是也。朱梁僭号,取此猴,亦令殿下随班,猴望陛,见全忠,径趋其所,跳跃奋击,遂令杀之。唐臣愧此猴多矣。(《紺珠集》卷十二,四库872—523;《类说》卷十九,四库873—345;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三十七,四库926—583;宋·林景熙诗“绯衣受天恩”原注,《全宋诗》V69, P43475)

〔上帝扇题诗〕 盛文肃梦朝上帝，见殿上执扇有题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其为天人诗，识之。既寤，以语客，乃杜甫诗也。（《诗林广记》卷之二 P40；又见《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23；《茗溪渔隐丛话》卷六 P27；《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5）

〔万病丸〕 律有不应，为法家易为附丽，谓之万病丸。御史台试补一吏，令断按引法，乃写不应为从重，问之乃曰：“中丞要重，则上下添杂端，要轻，则旁边注也。”（《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23；《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6）

〔驱山铎〕 渔人海滨得一铎，击之声如霹雳，问之博识，云：“此始皇驱山铎也。”（《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25；《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6）

〔宰相权日轻〕 冯道曰：“吾三人相，每不及前，以擢任亲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遗补；三人，不过州县。是宰辅之权日轻也。”（《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6）

〔协金石〕 有人得青石，大如砖，背有鼻，穿铁索数丈，循环无相接处。一日海贾见，以数十千易之，云：“此协金石，垂之海中，经夕引出，必有金。”（《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6；《天中记》卷八，四库 965—359）

〔龙听讲经〕 有僧讲经山寺，常有一叟来听，问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龙也，幸岁旱，得闲来此听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水，不得辄用。”僧曰：“此砚中水可用乎？”乃就砚吸水径去。是夕雷雨大作，逮晓视之，雨悉黑水。（《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6；又见《群书类编故事》卷一）

〔讹字〕 《唐韵》虔部有欢字，经部有蟬字，蟬字本以乾（干）为音，讹作乾（音虔），遂入虔部，《尔雅》蟬，白鱼，本以覃（谈）为音，讹作覃（音寻），遂入经部。各部中韵似此甚多。（《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6；《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23）

〔吕申公诗〕 张邓公致仕，居京师，吕申公奏请率二府贺之。公即席赋诗有“人间此会应无比，何必东山访谢安”之句。（《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7）

郭子仪自同归诏，大臣就宅作软局，人率三百千。（《说郭三种》V1, P50）

〔献魏公诗〕 韩魏公初罢相，出镇长安，或献诗云：“是非莫问门前客，得失须凭塞上翁。引取碧油红旆去，邺王台畔醉春风。”公以为然，请守相州。（《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7；又见《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五 P383）

〔钱氏归朝〕 唐末钱尚父鏐始兼有吴越，将广牙城以大公府，有术者告曰：“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筑西湖以为之，当十倍于此，王其图之。”鏐为术者曰：“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乎？有国百年，吾所愿也。”即于所治增广之，及忠懿归朝，钱氏霸吴凡九十八年矣。（《说郭三种》V1, P279 及 V5, P1900；《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 P25）

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志铭，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之。”明日以示师鲁，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己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范文正公尝作《岳阳楼记》，为世所贵，尹师鲁读之曰：“此传奇体也。”（《说郭三种》V1, P279 及 V5, P1900）

吴参正少以学究登科，复中贤良，为翰林学士，常草制以示欧阳文忠，称之，因戏曰：“君福至心灵。”欧阳文忠在翰林日，常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前，文忠顾曰：“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文忠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曰：“内翰以为何如？”文忠曰：“逸马杀犬于道。”（《说郭三种》V1, P279 及 V5, P1900）

〔嫁金蚕〕 池州进士邹闾家贫有守，一日将之外邑，侵晨启户，见一小箬笼子在门外，无封锁，开视之，乃白金酒器数十事，约重百两，殆晓寂无追捕者，遂挈归，谓其妻曰：“此物无胫而至，岂天赐我乎？”语未绝，闾左股上有物蠕动，见金色烂然，乃一蚕也，遂拔去之，未迴手复在旧处，以足践之，虫随足而碎，复在闾

胸腹上矣。弃之于水，投之于火，刀伤斧斫皆不能害。衾绸饮食之间，无所不在，闾甚恶之，遂访友人之有识者，曰：“吾子为人所卖矣，此谓之金蚕，近至吾乡，虽小而祸颇大，能入腹中，残啮肠胃，复完然而出。”闾愈惧，乃以挈笼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暴富矣，此虫日食蜀锦四寸，收其粪干而屑之，置少许于饮食中，人食之者必死。虫得所欲，日致他财以振之。”闾笑曰：“吾岂为此也。”友曰：“固知子不为也，然则奈何？”闾曰：“此虫并旧物置笼中弃之则无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虫，久而致富，即以数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谓之嫁金蚕，其虫乃去，置于原物中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贫，岂有数倍之物乎？实为子忧之。”闾乃叹曰：“吾平生以清白自处，誓不失节，不幸今有此事。”遂归家告其妻曰：“今之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为后事。”乃取其虫掷于口中而吞之，举家救之不及，妻子号恸，谓其必死。数日间无所苦，饮啜如故，逾月亦无恙，竟以寿终。因白金之故，亦至小康。岂以志诚之感不为害乎？（《说郛三种》V1, P280 及 V5, P1901；《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卷一九一 V53, P64862；方回《古今说海·虚谷闲抄》卷一百二十七，四库 886—73）

古之幞头，自隋以前只是皂缙幕其首，唐马周始制四脚系于上，二脚垂于后，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武后时，赐臣下巾子，谓之武家样。又有高头巾子之名，明皇赐臣下内样巾子。又裴冕（宽）尝自制巾子，谓之仆射巾，自唐中叶以后谓诸帝改制，其垂二脚，或圆或阔，周丝弦为骨，梢翘矣。臣庶多效之，然亦不妨就枕。余家有陈宏画明皇裹头坦腹仰卧吹玉笛图，又郑谷诗云：“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笏眠。”其便如此。唐末丧乱，自乾符后，宫娥宦官皆用木围头，以纸绢为衬，脚用铜线为骨，就其制成而戴之，取其缓急之便，不暇如平时对照系裹也。僖宗爱之，遂制成而进御。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名创新样，或翘上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角左右长丈余，谓之

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至刘汉祖始任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脚左右长尺余,横直不复上翘,迄今不改其制。予幼年尝见先祖文简公旧物中有幞头罗一段,织出花额头花界道,必是临时裁剪而为之。文简公畏漆,应举时犹裹罗幞头,其后服漆纱者,须隔年制下乃可戴,今时以垂脚素纱者为缠纒,不知起于甚时。(《说郭三种》V1, P280 及 V5, P1902;《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三三四 V73, P88899)

国子博士王某知扶风县,有李生以资(货)拜官,每见王辄称同院,王不能平,因而质曰:“某自朝士,与君名位不同,而见目同院,何邪?”李生徐曰:“固知王公未知县事时,自是国子博士谓之国博,某以纳粟授官亦谷博也。岂非同院乎?”王为之大笑。(《说郭三种》V1, P280 及 V5, P1902)

故事:边郡纳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纳粟授官,以厚价市骏马,犹不如意,每以为恨,尝骑过市,医士李生滑稽能谑,遮道谓曰:“君马新市,其价几何?”曰:“一百五十千。”李生盛称壮健,以为价贱,王怪问之。李生曰:“驮得三千石谷,岂非壮健耶?”(《说郭三种》V1, P280 及 V5, P1902)

〔孟震附尾〕 郢州孟震已殿试将唱名,梦与众人欲度水无舟,一马涉过,震将附尾。有人止之。见攀而过者三十余人。又一马过,震乃附尾而济焉。明日赐第,榜首冯京。又三十余人有冯直方,次乃及震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78;又见《永乐大典》卷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九 一送“梦附马尾”V4, P2225)

〔龙脚〕 马希范二脚左右长尺余,谓之龙脚,人或误触则终日头痛。(《天中记》卷二十二,四库 966—46)

〔田方阴府〕 北京书表司田方为人谨愿,书札尤精。曹南院玮判大名府时,一日凌晨,呼之不时至,曹怒,械于直司,及宾僚退而责问之,对曰:“小人不幸,别有拘役之处。”曹愈怒曰:“汝为使司典吏,复何处执役?”方请屏去左右,云:“某久为阴府所拘,主三品以上禄料。昨夜升降三人禄廩,迨晓而苏,奔赴早衙

不及。今日太尉食品某能知之。乃书于纸封之，俟暮可验。”曾异其说，及退归宅，食馄饨甚美，乃以野雉为之。曹遽索所封验之无差，乃释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三 P33）

[郑咸中允] 郑咸，太原人。当刘继元拒命，咸家苦于兵，父子离散，郑咸仗一剑而奔，一日渡水舟覆，同载者皆溺，闻空中有人指呼曰：“救中允！”既而咸得上岸不死。然不知一舟中有不死者几人，中允为谁也。既抵温州定居，举进士，后为武宁幕，以太子中允致仕卒，始悟空中之言中允为己也。事之前定，益可知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 P61）

[范讽三品] 范讽给事，少纵酒落魄，一日醉卧兖州尧庙殿中，仆使掖归已死矣，经一日而苏，言始为二紫衣吏所录，引入官府，立庭下，有大官据案，怒目而责之曰：“尧之为神，孰不知敬？子为儒者，敢褻慢之”，讽但谢罪而已。顾有司使付狱治之，有吏自东廊捧簿而上，曰：“讽当为三品官，寿限尚远大。”官者遂震呼戒而遣之，使一吏伴送归，经廊间，于窗隙中闻敲朴苦楚之声，窥之，但火焰洪然，闻声而不见其人，又至一处，窥之，见通天铜柱及缚金师子数十，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备，问其吏，低语曰：“此历代好杀之人，并杀将之侯，遭害者受生已尽则释去，然去人天之位尚除矣。”未几而醒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 P61）

[洪涛避官] 洪涛，字元宾，南康星子人。父亶为都官郎中，除王府教授。涛以太庙斋郎补学生，好学悃固，似有不能言者。熙宁三年登进士第，为石州法曹参军。一夕梦得官画卷若除目，内有某年月日都官郎中洪亶卒，某年月日石州司法参军洪涛卒。既觉，神情劳落，遂乞侍养。至京师亶卒，不逾梦中之日，然涛期亦近，乃急扶柩归南唐。居一日，有吏卒数人参见，言迎赴新官，涛曰：“尔误矣，我方在忧苦中，岂有赴官之事？”吏曰：“非误，太山辟君权判官，大符已下，不可移也。然不过半载却还。”未几，涛卒，亦不差梦中之日。时涛妻徐氏胎已数月，半年而生男，酷肖涛云。（《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 P61）

〔孔公新庙〕 彭城都灵应天王祠在子城上西北隅，唐节度使李愿元和中建，至孔给事道辅应举时，与马仅、周济同谒，卜科名掷茭，三人皆得吉兆，而孔三掷之皆同，又曰：他日合来镇此藩者，当再得吉兆，惟孔公得之。后果谏议大夫知徐，到治未久，即新庙貌，及落成，苦祝文未能畅意，窜改久之，会颜淳之来谒，公即命代笔，其警句云：“裴寂昔年，曾乞华阴之梦；子房今日，果如圯上之言。”孔公激赏曰：“神当恭以享斯言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 P62）

〔苏协愁字〕 蜀进士苏协字表微，盐泉人，幼寒素力学，为文典贍正雅，伪广政十九年贾珪下及第，入试前一日，宿圣寿寺僧房，夜梦入一官廨中，屏上有大书一“愁”字，于厅后复见置一秘器，甚高大，既觉，恶之，术士周世明占之曰：“此吉兆也。盖愁者不乐之祥，有秘器而高大，君之子孙当有至大官者。”是年协果登第，椽于阆中，又梦一入大府，伏谒上官，仪卫甚盛，唱言与协官授广都曹，遂觉，乃志之于书册，蜀有广都县，又终不在此邑，既归朝，椽于怀汝洛三任。及太平兴国五年，其子易简状元及第，践历清要，特旨授协开亡曹，仍赐朱绂，易简颇怀喜惧，岁余而协遂卒，易简参大政，子孙世为显官，其兆皆已先于三纪之前矣。语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士大夫不知命者，观此可以抑浮躁之志。（《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86）

〔梦人斫足〕 濮州李植与弟概赴省试，一夕梦奏名将出，同榻而寐，概忽惊叫植。问之曰：“梦人以刀斫足，觉犹微痛。”明日概预奏名，后数日因闲行，有人拜于街中，乃濮州军吏，云“喜六郎过省，某今隶名贡院，昨以六郎书榜，某几遭笞捶。”问之何也？乃曰：六郎之名乃木旁概，某误书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将逼出贡院，许修改无异，则免罪责。遂以力子刮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修字之时，乃概足痛之际，植嗟异良久。（《永乐大典》卷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卷，一送“梦人斫足”V4，P2268；又见《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90）

〔东坡大吴〕 苏子瞻学士少时梦谒于公府，主人紫衣面赤多髭，谓轼曰：“君是大吴。”觉以告父弟，皆不悟也。是时子瞻十四岁。后十四年举贤良中选，诣御台谢知试王綽，既入门，俨如梦中，视綽乃梦中人也，既坐谓子瞻曰：“君是大吴。”兄弟相顾而笑，因请其故，綽曰：“前日贤良就试，綽与封弥，以大吴为卷号，是时意君为第一，今则果然。”亦问其笑，乃以梦答，宾主大欢久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91）

〔杨砺记室〕 杨砺，周显德中赴举京师，尝夜分独坐，恍然见一人，衣冠甚古，谓砺曰：“汝能从我游乎？”砺从之，至一官府，仪卫严肃，引砺升大殿，见一人姿貌甚少，南面而坐，引者谓曰：“此来和天尊也。异日为尔之主。”砺再拜而寤。建隆初，砺擢第，真宗为襄王，以砺为记室，既谒见藩邸归，谓诸子曰：“今日襄王乃昔所梦来和天尊也。殆冥数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 P99；又见《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5；《说郭三种》V1, P50；《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23）

〔隽宗神告〕 天圣四年，海州书表隽宗远梦有神告之，来年状元是王尧臣，宗远寤，题于司房北壁。是年秋，赋开封府，解榜到，见王之姓名，因指谓同列曰：“此是明年状元。”洎省榜到，见王又预奏名，隽再题于壁，未几殿试，王尧臣果魁多士。至和中，毕景儒仲询之父知海州，亲访其事，备载之于《幕府燕闲录》。（《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 P100）

〔欧阳省元〕 欧阳文忠公举进士，试尚书省第一人，与刁学士约饮于茶肆，近坐有数僧私语，刁疑问之，众指一僧能相，适方窃议二君。刁问文忠何如。僧曰：“此省元也。”刁曰：“作状元耶？”曰：“不。”“第二？”曰：“不。”“第三？”曰：“不。”“第四第五耶？”曰：“不。”故事：省试第一人御行不出第。刁曰：“然则如何？”曰：“当在第一甲，但不高尔。登科之后，万古艰难，十年始改京官。自此后当富贵，然有名无实。”刁勃然曰：“无文章耶？无德行耶？”曰：“非此之谓也，有富贵之名，无富贵之实。虽居大

位，不得享其乐。”语已罢去。殊不以为然。既而唱名，果在第一甲之末，为西京留守推官三年，召试文，入高等，故事改官旧职，而执政者不悦，止馆阁校勘，久之有后命，三年改官，尹师鲁不喜数术，闻而笑之曰：“六年后为京官，狂僧妄言矣。”未几贬夷陵，十年方为太子中允。自是继历清要，遂参大政，遭劾贬黜，迁徙不常，而内苦死丧疾，皆如僧言。（《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 P132）

【利用极贵】 致政少师赵平叔尝话，海州推官王务本，顷在筠州依祀郡守，一日，闻有术者颇精。郡守乃召宾寮，呼术者令遍示座客何如。座中有一班行为巡检。术者云：“巡检极贵，众官皆不及。”坐客皆哂之。郡守问王秀才何时登第。述者顾而言曰：“须是巡检入两府方成名。”座间无不哈笑而罢。后王累举不第，忽闻巡检者以和虜功为阁门使，王颇思前事。又十余岁，巡检者拜枢密使，王生殿试下，往谒枢密，因语当日术者之言。翌日因对面陈其事于上，乃召试殿庭，特赐第一甲及第。巡检者，乃侍中曹利用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 P148）

【中和布算】 太宗皇帝尝游后苑，登一小亭，制度极湫隘，顾近侍，此处尤爽垲而木卑陋如此。遽命毁去，将重新之，于梁间得数板记，乃建隆初太祖所造。上颇悔之。新亭之意遂寝。一日司天监邢中和奏事得对，上因以板记年月日谓中和曰：“卿试算斯人今如何。”中和播笏布策毕，奏曰：“斯人已亡矣。”上曰：“何也？”曰：“数已尽矣。”上曰：“非人而物如何？”中和曰：“凡万物异类，皆不能逃五行成败之数。虽物亦当废矣。”初帝以此为嫌，及得中和之奏，乃释然。徐谓中和曰：“此苑中一亭子，其年月乃所建之时也。”中和曰：“凡台榭楼阁屋木，数尽而废矣。”上曰：“卿之言，斯人已亡，何也？”对曰：“五行木为仁，仁主寿，臣以其寿言之。”太宗甚嘉之，赐与颇厚。（《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 P152）

【天圣高第】 天圣五年春，有二举人闲行建隆观中，相与语曰：“今岁高第是何人？”有二道士坐于庑下，白髭者曰：“不难知

之。”二生曰：“师岂有异乎？”曰：“无之，‘棹穿波底月，寒压水中天’，不离乎此也。”其年榜首王尧臣，小名越歌，次韩琦，次赵概。月与越同，寒与韩同，天水则赵氏郡号也。再寻道士，不复见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五 P190）

[蒙正槐瑞] 吕文穆公蒙正为举人时，客于建隆观道士丁君之舍，常往西洛省亲，自冬至春方还，至板桥，逢职方刘蒙叟相揖，并入顺天门，刘因送吕之道院，至则门户扃锁如故，既发籥启户，见卧床前有物高三四尺，蒙茸合抱，其色白而黄，刘吕惊讶，逼而视之，乃槐也。遽召道侣观之，乃槐根至室而生耳。无不叹异。是岁登科，不到十年，位至上公平章事，识者以为槐瑞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五 P191；《类说》卷十九，四库 873—346；《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741）

[孙觉误落] 孙觉作诸科考试官，误落一尚书学究对，及八通误作粗通，既落之后，其人陈词试官，议申覆对，果误落也。遂别出难题，时一科十二人，皆不能对，俱落之。后裴湘病绝而苏，曾鲁公往省之。湘曰：“此至阴司，见孙觉，相揖云：‘为误落举人见追，尚未对定。’”鲁公怪之。不数日孙觉果卒，此可为后来试官莽卤讹谬任私意而不行公道者戒。盖朝廷取士容可私耶？（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三，四库存目·子 83—466；《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 P251；四库作《翰苑名谈》）

[慕容五木] 慕容尝因樗蒲咒曰：“若富贵可期，愿得三卢。”于是三掷皆卢，人以为五木之祥，后果大贵。良由精诚所感而然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五 P190）

毕仲询《幕府燕谈录》云：今之州县造丁产簿书，言丁推者，其推字殊无意义。当为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盖唐避高宗庙讳，治与稚音同，故改作推。（《能改斋漫录》卷五）

潘若冲《郡阁雅言》

223

考 略

《郡阁雅言》又作《郡阁雅谈》、《郡阁杂言》,《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入小说类,计2卷,题为“赞善大夫潘欲(若)冲撰”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题为潘若同作。《说郛》引录该书也作潘若同。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认为,晁公武为避父讳,将潘若冲改为潘若同。潘若同,史书未载其生平。潘若冲,生平也不详细,仅知其早年事楚马氏,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官桂林守。六年(981)以右赞善大夫授维扬通理。雍熙初年,知零陵县。记其生平最为详细的是《诗话总龟》卷二十六引《雅言杂载》:“兴国中,潘若冲罢桂林,经南岳,留鹤一只与廖融,赠诗一章,云:‘峭格数年同野兴,一官才罢共船归。稻粱少饲教长瘦,羽翼无伤任远飞。侧耳听吟侵静烛,衔花作舞带斜辉。朝天万里不将去,留伴高人向

钓矶。’若冲到京，授维扬通理。临行复有诗寄融曰：‘曾经别墅住行踪，春浪和烟撼钓筒。共步幽亭连石藓，寄眠静榻带松风。秋来频梦岳云白，别后应添鹤顶红。又泛汴舟随汴水，不堪南望思忡忡。’至维扬，闻融与鹤相继而亡，若冲感而又为一绝云：‘南岳僧来共叹吁，风亭月榭已荒芜。先生去世未十日，留伴高吟鹤亦徂。’融卒未久，潘有泉陵之命，经隐居有诗哭云：‘天丧我良知，无言双泪垂。惟求相见梦，永绝寄来诗。应有异人吊，从此雅道衰。春风古原上，新冢草离离。’”又查《续资治通鉴》卷一二二、一二五、一八七、二六四及《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之三，有潘若冲记载：“宝元初为虞部员外郎。”宝元二年（1039）为三班奉直，嘉祐中（1056—1062）任宫苑使等职。与上一潘若冲生活年代相差七八十年，而官职也不一样，肯定不为同一人。晁公武称潘氏“太宗时守郡，与僚佐话及南唐野逸贤事佳言，辄疏于书，凡五十六条，以资雅言”。知其为宋太宗时人，应以前一潘若冲为是。

查所辑佚文，绝大部分记文人咏吟诗歌之事，应为诗话性质著作，缺乏故事情节，与小说体裁多不相关，而且所记之事，也不仅仅是像晁公武所称限于南唐，唐代之事占很大部分，也有部分为宋初事。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保存唐五代至宋初文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新近编纂的《全宋诗》就是从《郡阁雅言》中辑录数十条已佚宋人诗歌的。

《郡阁雅言》虽已失传，但史书多有引录，《说郛》引录1卷，共8条。另《锦绣万花谷》、《天中记》、《古今事文类聚》《群书通要》也有引录。特别是《诗话总龟》引录30余条，去其重复，共得35条佚文，与晁公武称原书56条相差21条，已过原书大半，基本保证该书原貌。现将佚文辑录如下。

〔杜牧〕 杜牧舍人罢任浙西郡，道中有诗曰：“镜中丝鬓悲来惯，衣上尘痕拂渐难。惆怅江湖钓鱼手，却遮西日向长安。”与杜甫齐名。时号大小杜。（《说郭三种》V3，P843；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二）

〔李远〕 李远体物缘情皆谓臻妙，尝有《赠筝妓伍云卿诗》云：“轻轻没后更无筝，玉腕红纱到伍卿。坐客满筵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咏鸳鸯》云：“鸳鸯离别伤，人意似鸳鸯。试取鸳鸯看，多应共寸肠。”又卢尚书哭李诗云：“昨日舟还浙水湄，今朝丹旆欲何为。才收北浦一竿钓，未了西斋半局棋。洛下已传平子赋，临川争写谢公诗。不堪旧里经行处，风木萧萧邻笛悲。”（《说郭三种》V3，P843；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三）

〔王易简〕 王易简，萧希甫下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归华山，寻就山释褐，授华州幕官，后拜左拾遗，又辞官归隐，留诗云：“泪没朝过愧不才，谁能低折向尘埃。青山得去且归去，官职有来且自来。”再入升朝官位谏垣台阁三十年，官至八座，乞致仕归华山，十年而终。（《说郭三种》V3，P843；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裴皞〕 裴皞官至礼部尚书，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维翰、窦正固、张砺、马裔孙。清泰二年，马裔孙知贡举，才放榜谢恩，引诸生诣座主宅，谒拜裴公，以诗示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著盛名。三主礼闱年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未开宴裔孙登庸。（《说郭三种》V3，P843；又见《诗话总龟》卷十八）

〔崔公佐〕 崔公佐牧名郡，日宴宾僚，有一客巾履不完，衣破肘见，突宴而入，崔喜其来，令下牙筹，引满数觥，神色自若饮，（歌）妓骇其蓝缕，因大噱，客献诗曰：“破帽幞头衫也穿，使君犹许对华筵。今朝幸倚文章守，遮莫青蛾笑揭天。”崔令掩口，无哈贤士。（《说郭三种》V3，第843页；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十二）

〔张祐〕 张祐素藉诗名，凡知己者，皆当世英儒，故杜牧之云：“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祐有《华清宫诗》，为世所称，云：“龙虎旌旗雨露飘，凤池歌断玉山遥。明皇上马太真去，红杏满园香自销。”（《说郭三种》V3，P844；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十四）

〔王定保〕 王定保，唐光化三年李渥侍郎下及第，吴子华，侍郎裔为婿子华，即世，定保南游湖湘，无北归意，吴假缙衣服，自长安来，明日访其良人，白于马武穆，王令引见定保于定保寺，吴隔帘谓之曰：“先侍郎重先辈以名行，俾妾侍箕帚，侍郎没，虑先辈以妾改适，是以不远千里来明侍郎之志。”定保不胜惭赧，致书武穆，乞为婿，吴确平不拔，定保为盟，毕世不婚矣。吴归吴中，外家沈彬有诗赠定保云：“仙桂曾攀第一枝，薄游湘水阻佳期。皋桥已失齐眉愿，萧寺行逢落发师。废苑露寒兰寂寞，丹山雪断凤参差。闻公已有平生约，谢绝女萝依兔丝。”定保后为马不礼，奔五羊，依刘氏，官至卿。（《说郭三种》V3，P844；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十六）

〔王著〕 王著，洛阳人也。七岁能属文，十四岁进士及第，初依师宛勾县张嘏，东京应举，久不知消息，赁居相国寺东，因出通衢，忽遇张嘏，遂邀茶肆叙阔，至乃赋蝴蝶诗，最嘉，云：“今夜君栖芳草里，为传消息到王孙。”嘏无言，忽然不见，著惊问乡人，云卒已半年。著自及第，便历华省，至翰林学士，只及中年而终。（《说郭三种》V3，P844；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八，四部丛刊本）

〔掷筊卜举〕 孟宾于字国仪，连州辅国乡人，天福中自湖湘越京洛应举，远人无援，遂卜命于华山神筊，有如一年乞一筊，凡六掷，得上上大吉，每年下第有诗，今略举一联，用表其第，一年云：“蟾宫空手下，泽国更谁来。”二年云：“水国二亲应探榜，龙门三月又伤春。”三年云：“仙岛却回空说梦，清朝未远自嫌身。”四年云：“失意从他桃李春，嵩阳经过歇行尘。云僧不见城中事，问是今年第几人。”五年云：“因逢日者教重应，忍被云僧劝却归。”

天福九年，礼部侍郎符蒙下及第，果六举，后往江南，官至水部郎中，致仕居吉州玉笥山，复知丰城县，年七十余卒。（《诗话总龟》卷十八；宋·吴大有《千古功名镜》卷十；《擲玃卜举》，四库存目·子 83—405；《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二，四库 924—279）

李白才思不羁，《醉吟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饮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忆贺知章》曰：“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诗话总龟》卷三）

张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梦五色云自天而下，取一团吞之，遂精雅，道有寄远诗曰：“锦字凭谁违，闲庭草又枯。夜长灯影灭，天远雁声孤。蝉鬓凋将尽，虬髯白也无。几回愁不语，因看朔方图。”携卷谒齐己，点头吟讽无斲，为改“虬髯黑在无”，迥遂拜作一字师。（《诗话总龟》卷六）

郑谷幼负名誉，司空图见而奇之，问之，答曰：“大夫曲江晚望断篇云：村南斜日闲回首，一对鸳鸯落渡头。意深矣。”司空抚背曰：“当为一代风骚主。”（《诗话总龟》卷六）

徐休雅，长沙人。因马希范夜宴，迎四仪夫人，赋诗云：“云路半开千里月，洞门斜掩一天春。”又作《宫词》云：“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一把柳丝收不得，和风搭在玉栏杆。”曾献家宴堂十首，时称冠绝。（《诗话总龟》卷十）

僧齐己往袁州，谒郑谷，献诗曰：“高名喧省闕，雅颂出吾唐。叠嶂供秋望，飞云到夕阳。自封修药院，别下着僧床。几话中朝事，久离鸳鹭行。”谷览之云：“请改一字，方得相见。”经数日再谒，称已改得诗云：“别扫着僧床”，谷嘉赏，结为诗友。（《诗话总龟》卷十一）

潘天锡员外与沈郎中宅相邻，同游古观分题，天锡云：“风便磬声远，日斜楼影长。”沈彬云：“松欹晚影离坛草，钟撼秋声入殿风。”（《诗话总龟》卷十三）

廖凝字熙绩，十岁《咏棋》诗云：“满汀鸥不散，一局黑全输。”识者见之曰：“必垂名于后世。”（《诗话总龟》卷十三）

唐人徐凝多吟绝句，曾吟《庐山瀑布》诗云：“瀑泉瀑泉千丈直，雷奔入江无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题处州缙云山鼎湖》诗云：“黄帝旌旗去不回，空遗片石碧崔嵬。有时风卷鼎湖浪，散作青天雨点来。”后无题者。（《诗话总龟》卷十五）

江南道士任右元能篆，见人题常州忠烈王庙诗一绝云：“松竹萧萧野笛悲，寂寥冰雪对旌旗。前山月夜阴风起，神去神来人不知。”时人不会其意，寻毁其碑，元厚之，篆于石后，愈无识者，因此漫灭。（《诗话总龟》卷十五）

陈谊吉州人，题《螺江庙》云：“庙里杉松萧飒风，庙前江水碧溶溶。凭栏不见当时事，落日远山千万重。”太平兴国中，史馆学士张齐贤为转运使，至其庙，览留题诗牌甚多，俱打去，独留谊诗，方知名。（《诗话总龟》卷十六）

范摅处士有子七岁，作《隐者诗》云：“扫叶随风便，浇花趁日阴。”方干闻之曰：“此可入室。”又作《夏景诗》云：“闲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干曰：“必不寿。”果卒。后有欧阳彬之子，稚齿作《田父》诗云：“桑柘残阳里，见孙落叶中。”廖凝见之曰：“可惜天才，同范氏之子。”寻亦卒。（《诗话总龟》卷三十二）

王仲简潭州人，少修进士业未谐随计，性宽厚敦孝悌，周显德中摄长沙县丞，累任甚能为理，与潭州通判耿振相善。太平兴国二年忽染患而亡，兄仲伟夜梦庄客持书一封云：“评事差送来。”伟便开其书，乃诗一章，云《赠耿郎中》，曰：“得接英贤喜可知，人生能得几多时。自从别后容颜改，恰似庭前雨泪碑。”仲伟梦觉而记分明，众叹讶，振不十年而终。（《诗话总龟》卷三十三）

〔梦吞五色云〕 张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梦五色云从天而下，取一团吞之，遂精雅道。（《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四库 924—258）

【薛涛】 涛字洪度，本良家子，父郑官寓蜀。涛八九岁知声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令涛续之，应声曰：“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愀然，久中父卒，母孀居。韦臬镇蜀，召分侍酒赋诗，目入乐籍。涛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诗五百首。（《天中记》卷二十，四库 965—915）

【受谒】 桑维翰亦裴晔之门生，尝谒晔，晔不迎不送，或问之。答曰：“晔见翰于中书，则庶僚也。翰见晔于私馆，则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天中记》卷三十八，四库 966—775；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八，四库 925—439；《群书通要》卷七 V79, P846）

【得句必燃烛】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苦吟风月，终于贫病，妻黄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然烛供具纸笔，元甚重之，有《听琴诗》曰：“拂琴开素匣，何事独频眉。苦调俗不乐，正声公自知。寒泉出涧涩，老桧倚风悲。复有来听者，谁堪继子期。”好事者画为图。（《诗话总龟》卷十；《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三，四库 924—773）

僧虚中宜春人，游潇湘山，与齐己、颜栖蟾为诗友，住湘江西宗成寺。潭州马氏子希振侍中好事，每出即延纳于书阁，中好烧柴火，烟昏彩翠，去后复节题马侍中亭云：“嘉鱼在深处，幽鸟立多时。”集首寄华山司空图侍郎云：“门径放莎垂，往来投刺希。有时开御札，特地挂朝衣。岳信僧传去，天香鹤带归。他时周召作，无复更衰微。”司空侍郎有诗言怀云：“十年华岳峰前往，只得虚中一首诗。”（《诗话总龟》卷十；又见《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三，四库 924—773）

【如四十个贤人】 刘禹昭字休明，婺州人。少师林宽，为诗刻苦，不惮风雪，诗云：“句向深夜得，心从天外归。”言不虚耳。《怀萧山隐者》云：“先生入太华，杳杳绝良音。秋梦有时见，孤云无处寻。神清峰顶立，衣冷瀑布吟。应笑干名者，六街尘土深。”

尝与人论诗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乱着一字，屠沽辈也。觅句者若掘得玉匣，有底有盖，但精求，必得其宝。”在湖南累为宰。卒于桂府幕，有诗行于世。（《诗话总龟》卷十；又见《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三，四库 924—774；《天中记》卷三十九，四库 966—734）

许坚，不知何许人，遇酒筵，不问尊卑远近必到，乘兴只三五杯便去，性嗜鱼，将鱼火上旋炙，熟处即吃，生处复炙，殊不去其鳞肠。每和巾带入溪涧内浴，度自浸身出水，即于风日中坐，候干，其衣服多有鬃气，人恶之。或有人与物，忻然而受，将散与贫者。多于梦中吟诗，宿溧阳县灵泉精舍，僧出白字韵，请留诗，其僧对榻，见熟睡至晚起，出七言诗云：“近枕吴溪与越峰，前朝恩赐云泉额。竹林晴见雁塔高，石室曾栖几禅伯。荒碑字没秋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经年别故林，落日啼猿情脉脉。”太平兴国九年，自茅山再游庐山，于方先生房内安下，至夜深，常与数人谈笑，人疑听，坚已知之，高声云：“不得来，不得来。”今在洪州西山或吉州玉笥山。（《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沈道士，筠州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二子也。性孤僻，形貌秀彻，初名有邻，弃妻入道，居玉笥山，易名廷福。每遇深山古洞，日不返。严寒风云，常单衣危坐，或绝食经月，或纵酒行歌，缘峭壁升乔木若猿猱之状，骨肉相寻，便却走避，忘情混俗，人莫测之，往往为同道者困。雍熙二年正月，内于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甲辰，辞道侣，归所居院集仙亭，念《人生几何赋》，无病而终。遗言于弟子，将画者土宿一帧，《度人经》一卷随葬。后二年二月二十日，有閤皂山僧昭莹于山门数里相遇，閤皂山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莹问所往，云暂别庐山寻知己，留下土宿一帧，及《度人经》一卷，五言诗一首为别，云：“南北东西路，人生会不无。早曾依閤皂，又却上玄都。云片随天阔，泉声落石孤。何期早相遇，药共煮菖蒲。”后昭莹到玉笥山话及，方知沈道士已亡，具说途中相遇，并所留土宿及经诗示于人，众皆骇异，遂往坟上看，见土交横折裂，阔及尺余，至今不敢发坟。质其文，验

其事，即尸解而去。（《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张白邢州人，应进士举不及第，入道，常挑一铁葫芦，得钱便饮酒，自称白云子，注《天尊升玄护命经》，著《武陵春色》三百首，略一两篇云：“武陵春色好，十二酒家楼。大醉方回首，逢人不举头。是非都不采，名利混然休。戴个星冠子，浮沉逐世流。”《赠酒店崔氏》一绝云：“武陵城里崔家酒，地下应无天上。南游道士饮一斗，卧向白云深洞口。”又《哭陆先生》一绝云：“六亲恸哭还复苏，我笑先生泪滴无。脱履定归天上去，空坟留入武陵图。”忽一日称患，至夜闭户，晓不开，问之不应，道众讶之，执门见血满地，问之，别无所苦，嘱身后勿烧焚，寻时而卒。酒户崔氏出木柜而葬于武陵西，经半年有鼎州官，忘其名，在扬州勾当公事，遇于酒肆，同杯数日，众闻之，道俗看验其坟，有一穴如碗大，深透基棺，敲之已空。（《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陈省躬，金陵人，于伪朝颇历政事，显德中出为临川宰，泛舟阙下，道经章江，泊女儿浦，抵暮，有书生不通姓名，登舟求见，与省躬语论甚奇，问今晋朝第几帝，省躬具以实对，微笑而已，坐间高吟云：“西去长沙东上船，思量此事已千年。长春殿掩无人扫，满眼梨花哭杜鹃。”省躬疑是神仙，再拜告问，无言而退，出船不见所之。（《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吴含灵，江西人也。为道士居南岳六七年，俗呼为吴獠，好睡，经旬不饮食，常言曰：“人若闲即须懒，如勤即不闲也。”素不攻文，偶作《上升歌》甚奇绝，云：“玉皇有诏登仙职，龙吐云霄凤着力。眼前蓦地见楼台，异州奇花不可识。我向大罗观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当时不为上升忙，一时提向瀛州卖。”清太年羽化，后有客人于乾祐中在嵩山见之。（《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许鹤真人唐末游南岳招仙观，壁上题歌一首云：“洪炉烹银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斗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黄口小儿初学行，唯知日月东西生。还为万灵威圣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蕴弃深泥终不易。邓通饿死严陵贫，

帝王岂是无人力。丈夫未达莫相侵，攀龙附凤损精神。”题后数日上升。（《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李梦符，不知何许人。梁开平初，钟传镇洪州，日与布衣饮酒，狂吟放逸，尝以钓竿悬一鱼向市肆，蹈渔父引卖其词，好事者争买，得钱便入酒家。其词有千余首传于江表，略其一两首云：“村寺钟声渡远滩，半轮残月落前山。徐徐拔棹却归湾，浪叠朝霞锦绣翻。”又曰：“渔弟渔兄喜到来，婆官赛了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瘤杯，烂煮鲈鱼满案堆。”查考取状，答曰：“插花饮酒何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遂不敢复问，或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气如蒸。钟氏亡，亦不知所在。（《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吴崇岳，泉州人也。为龙兴观道士，辟谷多年，常登其宫松梢礼拜，据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谓因请随行，抵于德化县，县治之东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鹤巢，乃命崇岳登之，宛若猿狖容易直上，出鹤巢之外，端身飞步，手无攀缘，就纤枝拜，如平地，松枝柔软随步低昂，略无损处。周谓乃为诗赠云：“楮为冠子布为裳，吞得丹霞寿最长。混俗性灵常乐道，出尘风格早休粮。枕中经妙谁传与，肘后方新自写将。百尺松梢几飞步，鹤栖枝上礼虚皇。”太平兴国中诏入。（《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



刘斧《翰府名谈》与《摭遗》

考 略

在宋代小说家中,刘斧可以说是比较著名的一位,历代目录书中记载他的3部著作《青琐高议》、《翰府名谈》、《摭遗》都是小说类著作。其中《青琐高议》流传既广,据当代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说:“《青琐高议》是北宋最早也是最大一部小说集,北宋传奇小说大多都收集在《青琐高议》里。”(《宋元小说研究》P9)刘斧另两部小说《翰府名谈》、《摭遗》虽都已散佚,但对它们的辑佚与研究,早在学术界进行。鲁迅在《唐宋传奇》卷末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刘斧秀才《翰府名谈》二十五卷,又《摭遗》二十卷,《青琐高议》十八卷,见《宋史·艺文志》部小说类,今惟有《青琐高议》……(《青琐高议》)又有别集七集,宋元所无,然宋人即时有引《青琐摭遗》者,疑即今所谓别集。宋志以为《翰府名谈》之《摭遗》者。”近年来,程毅中先生在《宋元小说研究》中专门对《翰府

名谈》和《摭遗》进行了辑佚和研究工作，特别是从北京图书馆所藏朝鲜刻本《樊川诗集夹注》卷二辑佚的《玄宗遗录》一篇，更是《翰府名谈》罕见的遗文。全文数千字，比新旧《唐书》“杨贵妃传”和《长恨歌传》、《杨娃传》等，更加详尽而深刻，又富有学术性。李国维先生的《从〈永乐大典〉所存宋人刘斧小说集佚文辑考》，也对《翰府名谈》和《摭遗》进行了辑佚考证工作。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也指明了该两书佚文在史书中的存留。

根据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笔者又在史书中进行爬梳梳理，去其重复，共钩沉出《翰府名谈》57条佚文、《摭遗》54条佚文，芹献读者。《宋史·艺文志》、《遂初堂书目》、《中兴书目》均著录《翰府名谈》25卷、《摭遗》20卷，我们所辑佚文，肯定离原书相差甚远，就现存佚文看，刘斧大部分都是收录前人的作品，或是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改写的，这些情况，程毅中先生已作了详细举例，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十分遗憾的是，刘斧三部小说，虽引起了众多学者如此关注，但对其生平却鲜为人知。惟《青琐高议》存有一篇序言，我们略略可知其生平情况：

刘斧秀才自京来杭谒予，时论明白，有足称道，复出异事数百篇。予爱其文，求予为序。子之文，自可以动于高目，何必待予而后光价？予嘉其志，勉为百余志字叙其所以。夫虽小道，亦有可观，非圣人不能无异云耳。

下题“资政殿大学士孙副枢序”，这个孙副枢应为孙沔。据《宋史》记载，孙沔因平侂智高有功，升为枢密副使。后张贵妃去世，追册为皇后，命孙沔读册，孙沔认为，以“枢密副使读册不可”。遂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杭州。又据《宋史》本纪卷一百四

十二载,张贵妃于“皇祐初进贵妃,后五年薨,年三十一”。皇祐初年为公元1050年左右,再加上5年,那么张贵妃薨于公元1055年左右。此时孙沔已出知杭州,刘斧也将《青琐高议》初稿来杭州请孙沔作序,而此时刘斧尚未取得功名,故称秀才。又《青琐高议》“巨鱼记”云:“嘉祐初年,余侍亲通州狱吏。”嘉祐年为公元1056—1062年间。此时,刘斧先人为通州狱吏,他也侍亲随行。在《青琐高议》“甘棠后序”有“熙宁丁巳季冬”之记载,熙宁丁巳为熙宁十年(1077)。《翰府名谈》佚文“于生遇风”、“樊元遇僧”记元丰年间事,元丰年间为公元1078—1084年间,《青琐高议》后集有记至哲宗元祐年间事,也就是说刘斧大约生活在仁宗(1023)至哲宗年代(1086)。同时也可以证明,刘斧将《青琐高议》给孙沔看过之后,又进行了修改补充,故有皇祐年间以后事。

在辑佚《翰府名谈》时,笔者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在《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中,引有一部名为《翰苑名谈》的书,“府”与“苑”相差一字,是否为同一书呢?《宋史·艺文志》又另著录《翰苑名谈》30卷,无名氏撰,好像别为一书。但查所辑佚文“王庆叙功”条,《类说》卷五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群书通要》乙集卷七、《诗话总龟》卷五、《群书类编故事》卷十四,均作出自《翰府名谈》。又如“后主古诗”条,《诗话总龟》卷三十一、《类说》卷五十二也均作出自《翰府名谈》。“从周诗卜”条,《岁时广记》卷三十一、《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均标明出自《翰府名谈》。“叔贤降品”条,宋·李昌龄《乐善录》也作出自《翰府名谈》,但在《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一书中标明出自《翰苑名谈》。如此众多史籍证明以上4条佚文都为同一书所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翰苑名谈》就是《翰府名谈》。

《翰府名谈》内容比较庞杂,其中多以诗话为主,但有别于一般诗话,大部分有故事情节。如“梦女子相遇”,记寇准与茜桃离合聚散的故事,写得曲折有致,特别是“一曲清歌一束绦,美人犹

似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似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讽喻，以后流传很广，引录该事就有《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类说》和《永乐大典》等书。“怨妇诗”通过一位怨妇题驿亭诗，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婚姻不自由的悲剧。写得哀婉动人。“后主古诗”写后主李煜在南唐灭亡前后所作几首诗词，经过作者巧妙安排，反映了一位亡国之君悲惨命运和亡国前后心路历程。虽言因果报应，但情节显得跌宕有致，有浓郁的悲剧氛围。“明皇”条记杨贵妃梦与唐明皇游骊山，明皇梦与贵妃在太一玉真元上妃院相会之事，预兆杨贵妃马嵬坡当缢死，与白居易《长恨歌》情节相似。而写杨贵妃马嵬坡缢死最为详细的是程毅中先生发现的《玄宗实录》，全文数千字，是《翰府名谈》最长的一篇佚文，不但故事情节完整，而且写得极为细致，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个性特别鲜明，玄宗之软弱无能，贵妃之悲戚哀婉，高力士之机警应变，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程毅中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点达到了最高水平。”

《摭遗》一书，主要以收录和改编前人的故事为主，如“李积化为虎”，记李积化虎遇友之事，是从唐人《宣室志》中李徵化虎故事敷衍而来。“裴度还带”故事曾广为流传，基本上是自《唐摭言》。“王魁传”叙桂英冤魂捉拿忘恩负义王魁之事，所记极为生动，这更是前人流传既广的故事。当然也有作者自己创作的。“滕王阁记”记王勃马当遇神风相助，至洪州作《滕王阁记》故事，虽为美丽传说，但《摭遗》记载最详。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四十《马当神风送滕王阁》即据此改写，更广为流传。“李白游华山”记李白乘醉骑驴过华阴，被华阴县令相阻，李白豪言一出，县令转而敬服之事，由此而见李白豪爽性格。该故事《摭遗》记载最早。冯梦龙《警世通言》“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曾引用此事。

现将两书佚文辑录如下。

[梦女子相遇] 寇莱公少时过大梁,宿邸中。梦至一处,翠峰流水,有女童引至磐石上,与两人对坐,共食茜桃。女童曰:“某有分趋左。”公引执其手,即觉。自汴河回梁,再宿旧邸。有老姥曰:“吾孙女小名茜桃,衣冠家欲娶之,则女大骂,曰:我已有夫。”公曰:“尔试呼之。”少选出拜曰:“此吾主也。”公悟向所梦,遗姥银数百星,售女为妾。语言多有补益。后公出镇北门,燕集无虚日。有善歌者,公赠之束彩。意尚未满,茜桃为诗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似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以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宋·周守忠《姬侍类偶》卷下《倩桃束绫》四库存目,子168—29)后公南迁雷州,茜桃泣曰:“妾无奇功,不升于仙。有薄效,亦不入于鬼。前世师事仙人为侠,尝有官,为侍儿所鸩。妾往戳之,失于详审。孕已数月,是一戳而杀二人,受谴再入轮回。宿根有契,为公侍妾。今将别去,公当为地下主者,乃阎浮提王也。天符即下,宜集后事。”明日茜桃果卒,公不久亦逝。(《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 一送“梦女子相遇”V4,P2193;又见《诗话总龟》卷二十二;《类说》卷五十二,四库873—905;《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 P405)

治平中有吉州吉水令,忘其姓名,治邑严酷,有野人马道为《啄木诗》,讽之曰:“翠翎迎动日,红嘴响烟萝。不顾泥丸及,唯贪得食多。才离枯朽木,又上最高柯。吴楚园阔,忙忙争奈何。”令见其诗,稍缓刑。时人曰:“马啄木”。(《诗话总龟》卷一;《宋诗纪事》卷二十四 V1,P603)

陈烈幼与蔡君谟同砚席,后君谟镇福唐,励精为郡,严肃吏治,毫发不容。一日先生往见,维舟庭下,闻公严查,前不往谒,

留诗曰：“溪山龙虎盘，溪水鼓角喧。中宵乡梦破，六月夜襟寒。风雨生残树，蛟螭喜怒澜。殷勤祝舟子，移棹过前滩。”庭吏录诗以呈公，遽命以记过曰：“先生既以诗诲之，不若耳提面教之也。先生竟去，公为之少霁威。”（《闽书》一百五十二卷《畜德志》，四库存目·史 207—723；《诗话总龟》卷一）

范希文有《赠钓者》诗曰：“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涛里。”《竞渡》诗曰：“小艇破涛去，旁观亦损神。他年在平地，无忽险中人。”（实寓深意，）皆不徒作也。（《诗话总龟》卷一；又见《诗林广记》卷十 P419）

丞相李文正公昉，少年时尝以诗呈叔侍中，览而喜赠之诗曰：“反观西里盛，世世秉钧衡。”后文正果大用，诏赐所居为谢元卿秉钧里，是知李氏自五代至本朝世居将相，非一日也。（《诗话总龟》卷三）

〔王庆叙功〕 唐庄宗得天下，有从行禁旅王庆乞叙功赏，奏大军济河日，系第一队。及入汴日，又系前锋。合迁补。帝颌之，使且去。他日又奏，帝不纳，或谓曰：“帝方好音乐，今乐工多被恩赏，子何不为之？”庆乃学吹管，得供御，终不获赐。庆后事李嗣源，嗣源亦陈述其事。帝曰：“朕亦知庆有功，但吾见其面则愤然，安更有赐与之意。”帝因举太宗诗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时。”信哉，庄宗之意也。人君提赏罚之柄，一喜怒为人之祸福，王庆虽有功，而前定不合富贵，虽区区陈述，乌能回帝之意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 P220；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九，四库 925—663 作《翰府名谈》，《群书通要》卷七乙集 P258 作《翰府名谈》；《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909；《诗话总龟》卷五；又见《群书类编故事》卷十四 P271）

〔薛麟诗〕 苏（薛）麟为杭州属县巡检，范文正镇钱塘，城中官兵往往皆获荐书，麟在外邑，未见收录，因公事入府，献诗曰：“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文正荐之。（《诗话总龟》卷五；又见《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9；《宋诗纪事》卷十七 V1, P436）

刺史县令故事尤多，士子以诗投献，难得佳句。方谔有上广

州太守诗曰：“鰐去恶溪韩吏部，珠还合浦孟尝君。”虽善用故事，议者未许。《赠邑令诗》云：“琴弹永日得古意，印锁经秋生藓痕。”句虽佳，但印上不是生藓处，不若“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花村。”意清句雅，又见令之教化仁爱，民乐于丰年之耕耨，且无盗贼之警，不见之迹。（《诗话总龟》卷五）

西方琥，东州人，郑毅夫榜登第，期集处，告毅夫曰：“榜中琥最少年，乞作探花郎。”毅夫云：“已差二人。”琥曰：“此无定员，添一员何损？”公吏曰：“前日琥第三甲，合出铺地钱二十缗，若作职事则不出钱。”琥曰：“愿出钱。”毅夫从其请，琥已受符，不出缗钱，毅夫切责之而倍其罚，琥白毅夫曰：“晚进未尝工诗，愿状元先为之以这楷式。”毅夫曰：“绿袍不怕露痕湿，直入闹花深处来。”他日复见毅夫曰：“一见雅诗，不敢下笔，翌日当再进诗，愿公代之。”毅夫复云：“朝来已与碧桃约，留住春风不放归。”闻者叹服。（《诗话总龟》卷十）

〔李后主诗〕 江南李主一日重瞳，务长夜之饮，内日给酒三石，艺祖敕不与酒，奏曰：“不然，何计使之度日。”遂复给之。李主姿貌绝美，艺祖曰：“公非贵貌也，乃一翰林学士耳。”（李煜作诗，大率多悲感愁戚），有诗曰：“鬓从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又云：“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皆是气不满，有亡国之悲。临终有诗云：“万古到头为一醉，死乡葬地有高原。”（《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8；《诗话总龟》卷十二）

〔后主古诗〕 江南李后主尝一日幸后湖，开宴赏荷花，忽作古诗云：“蓼稍蘸水火不灭，水鸟惊鱼银梭投。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敷清流。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识者咸谓吴宫中而有佳人头，非吉兆也。是年王师吊伐，城将破，或梦草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篋物散落如豆，著地皆人头，问其故，曰：“此当死于难者。”最后一人冠坠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徐锴已死围城中，当围城时作长短句云：“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琼金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

人去后，望残烟草凄迷。”章未就而城破，及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暖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含思凄婉，殆不胜情，又尝乘醉大书诸牖曰：“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醒而见之，大悔。未几果下世。又“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又“鬓从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又“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皆意气不满，非久享富贵者。其兆先讖于言辞云云。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斯之谓欤。（《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P161；《诗话总龟》卷三十一）

陈亚大卿士大夫徒传其谐谑之语，不知其作诗甚佳，如“浪平天影接，山尽树根回。”得作者之格。（《诗话总龟》卷十二）

赵师民龙图有《春日即事诗》云：“委地露花啼晓泪，拂堤烟柳弄春容。”又如“天麦辰气润，槐夏午阴清。”“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皆佳句。（《诗话总龟》卷十二；《宋诗纪事》卷二十六）

陈希夷《题西峰》云：“为爱西峰好，吟头尽日昂。岩花红作阵，溪水绿成行。几夜碍新月，半江无斜阳。寄语嘉遁客，此处是仙乡。”（《诗话总龟》卷十六）

陈希夷先生每睡则半载，或数月，近亦不下月余，《赠金励睡诗》曰：“常人无所重，惟睡乃为重。举世皆为息，魂离神不动。觉来无所知，贪求心愈动。堪笑尘中人，不知梦是梦。”又曰：“至人本无梦，其梦本游仙。真人本无睡，睡则浮云烟。炉里近为药，壶中别有天。欲知睡梦里，人间第一玄。”又尝《题石水涧》曰：“银河洒落翠光冷，一脉回环湛晚晴。几恨却为顽石碍，琉璃滑处玉花飞。”又《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鱼寒不跳。晚景愈堪观，危峰露残照。”《题西峰》曰：“为爱西峰好，吟头尽日昂。岩花红作阵，溪水绿成行。几夜碍新月，半山无夕阳。寄言嘉遁客，此处是仙乡。”又《华山》曰：“半夜天香入岩谷，西风吹落

岭头莲。空爱掌痕侵碧汉，无人曾叹巨灵仙。”又《与毛女游》曰：“药苗不满笥，又更上危巅。回指归去路，相将入翠烟。”又曰：“曾折松枝为宝栉（一作髻），又编栗叶作罗襦。有时问着秦宫事，笑拈仙花望太虚。”（《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王仲仪镇真定，惠爱在人，罢日，攀辕卧辙不得去，题村寺曰：“宽猛三年无枉理，公私兼济不欺心。如今受代朝天去，遮路人人泪满襟。”（《诗话总龟》卷十六）

刘辉为金陵小倅摄府事，一日邀郡僚泊宾客仅百人游蒋山，就太平僧舍开宴赋诗，辉诗曰：“两道翠阴迎骑合，四围清气逼人来。林端有路云千级，物外忘机酒一杯。”杨蟠诗曰：“猿惊鹤怨不知处，（蒋山有猿惊、鹤怨二谷。）虎踞龙蟠空见山。芳草路随流水远，老僧心共白云闲。”（《诗话总龟》卷二十二；《宋诗纪事》卷二十六 V3, P667）

唐僖宗朝，自内制袍千领，赐塞外吏士，神策将士马直于袍中絮得金锁一枚，诗一首，云：“玉烛制袍衣，金刀呵手裁。锁情寄千里，锁心终不开。”直货锁于市，为人告其将，并得诗奏闻，僖宗令马直赴阙，以宫人赐直为妻，有情者为金锁曲流于世。（《诗话总龟》卷二十三）

僧无梦尝在府畿村落求化，手持木牌题诗二绝曰：“心为车兮身为轼，车动轼随何意息。交梨火枣是谁无，自是不为荆与棘。身为客兮心为主，主人和平客安堵。若还客主不康宁，精神必定随君去。”（《诗话总龟》卷三十）

侯复字复之，世本三秦人，尝登乾陵，赋诗曰：“势欲倾江移泰华，乾坤都在手心中，几时直欲更唐祚，不奈帘前有狄公。”又曰：“太宗喋血平寰宇，何事高宗信女王。当时朝端无正人，天下分毫皆姓武。”归寝，梦一朱衣人引至大宫阙，有一妇人坐殿上，衣王者服，侍立皆妇人，知其为唐天后也。问复曰：“前代帝可讥而陵寝可登乎？”复逊谢之，令升殿与论当时事，酌以酒，再令赋诗，曰：“堂殿无人古苑空，幽花尽日度春风。山莺海燕旧时在，

时复飞来入故宫。唐宫秦苑皆离黍，常遣诗人兴倍增。落日牛羊归已尽，朦胧初月上乾陵。”后览诗尤异，令呼杜夫人来至，即谓复曰：“此如晦之远孙也，当时为第一色，帝欲见之，多称疾，其强项与尔敌。”令与复饮，杜夫人赠复诗曰：“深宫锁闭暗生尘，默默那知岁月新。泉室久无人气味，不知今日再逢春。”留数日而归。临行复以诗别夫人，曰：“丈夫钢铁肠，因花反柔弱。男子忠义心，于情安可薄。几有潏潏厄，席有燕赵姬。人生舍此外，万事俱不知。魂魄恍游仙，自信皆偶然。忽遽又分散，涕泪何流连。从斯对佳景，萧索春风前。今夕天角月，光满人不圆。幽池双鸂鶒，日日浮清泉。霜鹞长天外，惊飞急似弦。一落江沙上，一堕古溪边。独行寒水畔，悲鸿谁见怜。何时再相遇，共戏复双眼。”复徘徊不忍去，为执伞者击其脑，遂觉。（《诗话总龟》卷三十三）

怨妇不知其姓，既笄受币于姨兄马生。父没，继母渝其约，改适母之族兄，老而猥恶，居官纳贿，以罪犯为五羊民椽，舟过英州，庸良醉卧，妇因题三绝于驿亭。初与马绝，马作诗贻妇人曰：“急水浮花入乱流，浓云遮月暗西楼。风流忿恨知多少，但看青春已白头。”妇答诗曰：“金丸打折鸂鶒翼，利刃偏伤连理枝。自古一床无两好，如今方信昔人词。”题驿亭曰：“情若分满归故国，梦随瘴月过梅峰。谁将此骨埋烟陇，寂寞魂游山雾中。”（《诗话总龟》卷四十二）

唐王轩字公远，游苕罗山间西施遗迹，留诗于石上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见浣溪人。”回顾见一女子青衣琼珮，谓轩曰：“妾自吴宫离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轩知其异，又贻诗曰：“佳人去千载，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花，岩花自开落。猿鸟旧清音，风月闲楼阁。无语立斜阳，幽情人天幕。”西子曰：“子之诗美矣，不尽妾之所寄也。”乃答轩诗曰：“高花岩外晓相鲜，幽鸟雨中啼不歇。红云飞过大江西，从此人间怨风月。”既暮已散，期来日会于水

滨。翌日轩往，西子已在焉。又相与饮，轩诗曰：“当时计拙笑将军，何事安邦赖美人。一似仙葩入吴国，从兹越国更无春。”西子见之，怨慕久之。又曰：“云霞出没群峰外，鸥鸟浮沉一水间。一自越兵齐振地，梦魂不到虎丘山。”既夜乃散。异日又相遇而留者逾月乃归。郭素闻王轩之事，游苕罗，留诗于泉石间，莫知其数，寂无所遇。无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无言，却被斜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王素学王喧。”闻者大笑。（《诗话总龟》卷四十六；又见《异闻总录》，四库存目·子 246—290）

李珣，字温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岁能诗，尝作《榴花》一绝云：“烈火真红轻皱面，晨霞碎剪贴枝条。金刀刺出猩红血，溅落芳丛久不销。”后适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江湖间。姜诩为江州清风亭记，常观叹美，珣曰：“未之尽也，何不云：好山绿水，万里有尽处；清风明月，千古无老时。”一日举其文于诩，诩卒用其为破题。不久常死，而溺于三山矶下。后三日，尸忽出于水中，士人异之，为立庙。熙宁间，都人张芝过庙作三绝，焚于庙中，一云：“风软潮生江水平，遥峰隐隐浸寒青。自从香骨沉波底，独我为诗吊尔灵。”二云：“轧轧橹声离远浦，萧萧帆影落寒涛。殷勤滴酒陈佳果，将此深心慰寂寥。”三云：“江雨初晴远岸低，心因啼鸟陡思归。尔如会我题诗意，魂梦相求一处飞。”既夜，一青衣召云：“娘子奉俟久矣。”芝曰：“娘子为谁？”青衣答曰：“早来献诗与谁耶？”芝乃悟，见一妇人谓芝曰：早来佳章，欲托以梦寐，是或不真，不能尽所怀，故求面见。妾溺此时，水官令赋诗及校《九江会源录》，一夕而毕，水官大悦，令江神出其尸显其灵，今有祠在此，血食于人，谢子之诗，意所不敢，当答以诗，曰：“梅天半霁江水涨，水摇花影红荡漾。东风抛雨过江西，截江一瞬生银浪。阒然不见鸥鹭飞，渔唱四沉烟暝荡。忽然晴霁碧虚阔，水色天光月下上。柳风和软浪无声，客橹呕轧中流鸣。两岸沙头拾翠女，嬉笑携手相将行。秋入空江潦水静，澄江一碧如寒镜。远帆灭没人云中，菱唱微茫晚风暝。西风脱木露三山，隐隐樵归

乱石间。霜猿哀落岩前月，杜宇枝间更啼血。蓬窗风紧客衣单，中夜危肠几欲绝。我本民家闺中女，聘得良人共途路。相将云水二十年，所得欢心亦无数。岂其天祸及一身，夫死身沉大江去。猛风吹云无定踪，尽日阴愁难得雨。秋高水冷白骨寒。孤见稚女归何处。因公遗我白玉篇，慰此穷泉生和煦。明朝仙舸宿何州，回首寒江烟雨暮。”芝见诗，叹赏久之。又出白金二百星赠芝曰：“烦砣一石，载妾前事，亦有奉报，如何？”芝受其金，送芝出幄，则已五鼓矣。后因循不能为立石，舟再过三山下，几至倾覆。是夜又梦其女深诟责之负其事。（《诗话总龟》卷四十七；《宋诗纪事》卷二十六 V2, P667）

〔独击鹞〕 王素为宪台，风力甚劲，时号“独击鹞”。（《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一，四库 924—130；又见《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9）

〔明珠射体翠鸡五色〕 西子母浣帛于溪，有明珠射体，感而孕，又梦有翠鸡五色自空而下，久之化为鸮飞去。（《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八，四库 924—238）后生西子。（《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十一“鸮部”V52, P63124）

〔宰相坊侍郎里〕 西洛有五相宅，乃文潞公、富相、王相、二张相也。谚曰：有宰相坊侍郎里。（《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5）

〔五相清燕堂〕 张泽民死七日复生，白云：至一处若琼瑶世界，有堂高隆金牌曰：五相清燕之堂。泽民问其守门吏，曰：“五相可得闻乎？”曰：“吕相（夷简）、李相（迪）、刘相（沆）、庞相（藉）、富相（弼）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六，四库 924—322）

〔仁宗容谏〕 包拯直谏院，危言正义，倾动朝野。仁宗曰：“忠鲠之言，苦口逆耳，盖有所益，已设或无益亦无所害，何必拒而责之。”（《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5）

〔明皇〕 唐杨妃梦与明皇游骊山，至兴元驿，方对食，后宫忽告火发，仓卒出驿，回望驿木俱为烈焰，俄有二龙，帝跨白龙，其去如飞；妃跨黑龙，其行甚缓，左右无人，惟一蓬头黑面，物貌不类人，望帝去远，触一危峰，沉烟霭之中，开目则独在一室。黑

面物曰：“某此峰神也。有一骑来授妃益州养蚕。”元后倏然梦觉。翌日，渔阳叛，书至马嵬，缢妃子死，帝曰：“梦今应矣，与朕游骊山，骊与离同，方食火发，失食之兆。火，兵气也。驿木俱焚，易与驿同，加木于旁，杨字也。吾跨白龙西游之象，彼跨黑龙，阴暗之理，独行无左右之助，一骑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马嵬乎？当授益州养蚕，元后养蚕，所以致丝也。益旁加丝，缢字也。”梦至一处，题曰：“东虚府”，又至一院，题曰“太乙玉真元上妃院”，人见太真隔一云母屏，对坐不见其形，帝曰：“汝思吾乎？”妃曰：“人非木石，安得无情，异日当共跨暗晖浮落景游玉虚中。”帝曰：“碧海无涯，仙山路绝，何计通也。”妃曰：“若遇雁府上人，可附信矣。”帝既觉，作诗曰：“风急云惊雨不成，觉来仙梦甚分明。当时苦恨银屏影，遮隔仙妃只听声。”后思雁府上人之言，果有洪都道士于海上仙峰得钿合私言而回。（《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6）

【玉帝赐清凉丹】 吕海献可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独坐小轩，合目即有所见，有一碧衣童子云：玉帝南游炎州，召子同行，纠正群仙，自此口食天庖，身游紫府，炎州苦热，上帝赐公清凉丹一粒，公拜赐而咽之，喉若冰雪，公自知不久于世，有朱明复者，湘江道中见金甲吏兵数百人跨玉角青鹿，明复拜曰：“公其仙乎？”笑而不答，口占诗曰：“功行偶然书玉阙，衣冠无限葬尘埃。我今从帝为师纠，更有何人直柏台。”（《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6）

【卖卒死药】 管城有一道人衣青布袍，挟一小篮，但云：卖卒死药。有一弓手姓李，曰：“闻吕先生晦迹人间，此人货药累日，无一人买，岂非以道化人乎？”即往问曰：“人皆惧死，岂有买者？”道人叹曰：“吾药七粒，服之立死，只卖七金。”李曰：“我不怕死，奉纳七金，求药一服。”道人解瓢取药，皆深红色，曰：“决死矣，宜谋后事。”李得药，迟疑未敢辄，至晓，又思曰：“服药七粒即死，岂有是正理。”因取服之，开贴乃俗所谓尸盘虫七枚，因骂曰：

“道人给我耳。”即往问之，笑曰：“前药已尽，当别与君药。”又解瓢取七粒，皆褐色，李即服之，道人曰：“他日淮浙间相见。”长揖而去。李自尔见饮食，臭秽不可近，惟饮酒数杯。（《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6）

〔带取老婆去〕 封丘县南赤冈店，夜辄有怪，常称带取老婆去，行人恐惧不敢过。递铺张德承受急递，不敢迁延。夜深一姥自草中出，曰：“带取老婆去。”德素有胆，厉声曰：“我带你去，可上我背。”姥欣然前就，德捉其两足，绳缚于腰，间行数里，姥却云：“放下。”德不应，姥求哀不已，既而甚低，身亦轻，到前铺，举视之，臭闻数里，啾啾有声，其怪遂绝。（《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7）

〔嵩山见李白〕 白龟年至嵩山，遥望东岩，古木帘幕罕地，步至其旁，樽俎罗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龟年趋进，其人褒衣博带，色泽秀发，曰：“吾则唐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虽不同代，亦一时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复。吾自水解放，遁山水之间，因思故乡，西归嵩峰，中帝飞章上奏，见辟于此，掌笈奏已百年矣。近过潼关，适有词曰：‘误入桃源深洞，一曲妙歌舞风。常记欲别时，明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龟年曰：“吾祖今在何处？”曰：“在台上，功德所从昔日之志也。”又出书一卷遗龟年，曰：“读之可辨九天禽语，大地兽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后龟年游潞州，太守知有异术，召而询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过，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家闲廩有余粟在地，共食之。”使人验之，果然。又见厩马，仰首而嘶，问曰：“此又何言？”曰：“槽中料热不可食。”时近清明，将吏驱羊二十余，曰：“后一羊不行，鞭之有声。”太守曰：“羊不行，有说乎？”曰：“羊言腹内羔将产，待其生子，然后就死。”守乃留羊，月余果产。龟年放迹方外，时有人见之者。（《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7）

〔游奕将求金光明经〕 陈尧咨泊舟三山矶，有老叟曰：“来日午后有大风，舟（行）必覆，宜慎之。”来日天晴，万里无片云，舟

人行请解缆，公曰：“更待之。”同行舟一时离岸，公托以事，至午，天色帖然，俄黑云起于天末，大风暴至，折木飞沙，怒涛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惊叹，又见前叟曰：“某亦非人，乃江之游奕将也。以公他日当位宰相，固当奉告。”公曰：“何以报德。”叟曰：“吾本不求报，贵人所至，龙神理当卫护，愿得《金光明经》一部，某乘其力，薄有迁职。”公许之，至京以《金光明经》三部至三山矶投之，梦前叟曰：“本欲祈一，公赐以三，令连升（数秩）。”数拜而去。（《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8；又见《群书类编故事》卷三；《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七，四库 925—281；《天中记》卷九，四库 965—406）

〔**溷狱对事**〕 市民丘信暴卒，经宿复活云：“初见一吏出，吾口气遂绝，掷于门外，俯首入门，望其尸卧堂下，又一吏曰：‘无令气绝。此当对事耳，留一魂以守尸。’俄至一处，令赴溷狱对事，入一棘门，污地臭秽，不可近地面，有乱发吏以杖击一髻曰：‘樵成即出。’头应声，吏曰：‘汝适拟言，某年月日杀羊豕十二只，乃丘信遣汝杀，今以信对。’信闻其声，乃州南二郎也，面色丑恶不可辨，呼信曰：‘昨以众户赛神，信实主之，但于子处过，非我遣子杀也。’其头复没秽下，吏曰：‘子无罪，当回。’信问此人何时可出，吏曰：‘杀猪羊逾数万，受此苦满数千岁，方受生。’复割其肉，以偿杀者，死而复生，生而复死，虽千百世，偿之未尽。”（《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8）

〔**蓝守山魃**〕 诏州太守衙有山魃庙甚灵，嘉祐中，蓝丞郎中知州晚见一叟，异之，曰：“山魃神也。知公爱民。今年五月十八日当有大水，居民漂溺，愿备之。”至日，果大水，民皆获免，时提刑赵琪与康州守黄郎中者交章争讼，蓝守问山峭神曰：“赵黄交争，竟谁胜也。”神曰：“吾尝入阴府询之，二公所争，恐胜负未决，相继皆没矣。”公曰：“二公年少气焰，何遽死乎？”神曰：“阴数已定，则何可逃乎？”后逾月，二公皆就狱，果相继而卒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51）

〔**吉宝得汉**〕 吉宝臣，都下人也。熙宁五年，卧病六日，神

游阴府，见紫衣据案云：“何来？”宝臣诉以病六日而未得汗，紫衣命左右下汗案，检宝臣汗当下否？吏回报更五日。宝臣曰：“五日则死矣。”吏曰：“禄未算终，更十日亦无所损。”俄有二金人引宝臣出，曰：“此去日诵《金刚经》一遍，生无病苦，死不入恶道。”引宝臣临池，堕池中而觉，见妻子泣守之，果五日大汗而愈。嗟夫，一汗之微，阴司犹以案牒注定，况大于此者乎？二金人，则宝臣佛室中所塑二金像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51）

〔文叔遇侠〕 林文叔，字野夫，兴化军人，治平间游上都，寓甘泉坊后巷，贫甚，几不聊生。比邻一孀妇，年三十余，朝肩故衣出售，暮即归居之，对门有茶肆，文叔多坐其中，妇人亦时来饮茗。时初冬，文叔尚暑衣，妇人怜之，乃以全体之服与之。月余雪寒，又以一衾遗之，数日又以钱与文叔，文叔愧谢。妇人曰：“人有急难而不拯者，非壮义士也。”后遂与文叔为婚。问其姓氏祖先，皆不答。二岁育一子。一夕同寝，中夜失之，文叔惊起，烛以寻之，杳然不见，其户牖则如故，俄自天窗而下，手携紫囊，胸插匕首，喘犹未定。妇人曰：“与子别矣。子以视我为何等人，吾在仙鬼之间者，率以忠义为心。吾居此十年者，吾故夫为军使枉杀，吾久欲报之，吾上诉于天，下讼阴，方得旨。”囊中取其头示文叔，曰：“此吾戮其神也。”执文叔恋语曰：“吾观子之面与气，禄甚薄，有禄则寿不永，宜切戒之。可货宅携归故乡。溪山鱼酒，醉卧一生足矣，何必区区利禄者。”言讫跃出。文叔依其言而归，寿八十余而卒。以此知禄薄而贪冒侥幸，寿必不永，录之可为浮躁者戒。（《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 P64）

〔燕王遇张〕 张九歌，不知何地人，庆历间游京师，人皆有道者，燕王尝以酒与之。一日诣门见王，取疋帛重叠，剪为蜂蝶，随剪飞去，或集王衣，或聚美人钗髻，王甚悦，少选九歌曰：“恐失王帛。”乃呼之，一一皆来。复为罗一端，王异之，因问曰：“吾寿几何？”曰：“王寿与开宝寺浮图齐坚。”乃饮之以酒而去。后浮图灾，王亦薨。由此知寿夭固有定数，而亦不逃乎数也。（《新编分

门古今类事》卷五 P64)

[温裕喜鹊] 孔温裕尝以谏事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其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辟作御史。”日望敕下,又报曰:“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未有的耗。一日喜鹊鸣于庭,乃祝之曰:“愿早得官。”鹊乃飞去,坠下方寸纸,上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未几,果除此官。(《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 P65)

[郑滂凤字] 进士郑滂久在场屋,颇有后时之叹。一夕梦及第,与韦周方同年。至太和初,有韦景方者,尚书弘景族弟也。因与景方更名为周方,滂闻之喜,是年滂果及第,与周方遂同年,又其子傅曾梦看及第,榜位大书一“凤”字,大中元年,乃以凤翔贯求解卷,卷首便是凤字,至东都,试“缙山月夜闻子晋吹笙”诗,左右诸诗悉有凤字,果登第焉。嗟夫,一凤字犹有前定耶?(《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95)

[王蒙占色] 王蒙与赵憬布衣之旧,赵既入相,蒙以县令谒之,将擢为御史。时德宗方亲任憬,所言多从。蒙自喜,谓绣衣之拜可坐俟也。一日,诣慈恩寺见僧占色,蒙问早晚得官,僧曰:“观君之色,未见喜兆,此后若干年当得一边上御史。”蒙大笑之。数日,赵乘间奏御史府阙官,因荐二人,其一蒙也。既出,裴延岭问曰:“相公奏何事?”公不对,延岭骂云:“看此人奏请得行否?”既见问上,憬向论请何事,上以语裴,裴曰:“此人不可,憬所荐必其私也。”他日上问憬,何以知此二人。憬曰:“与臣故且亲。”上无言,他日见延岭,上谓曰:“憬所请,果如卿言。”遂寝不行,蒙却归故社而赵公薨。后数年,边帅奏蒙为从事,得假御史焉。以赵憬之力而蒙犹不得官,信乎僧之言,知其前定不虚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一 P141)

[从周诗卜] 何龙图中立,初西川郭从周精于卜筮,乃于缣素求之,从周诗以赠之云:“三字从来月正园,一麾从此出秦关。钱塘春色浓如酒,贪醉花间卧不还。”公后八月十五日改制造,以言边事出知秦州,移之杭,乃捐馆。何郭君卜筮之明若此,抑亦

以前定而知之也。惜乎，知秦庆而不入两府，自公始云。（《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 P152；《岁时广记》卷三十一 P357；《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四库 924—49）

【郑滂朝官】 滂常自言为大理司直，常叹淹滞，有僧宝锐，知人休咎，因问之，乃曰：“司直朝官终得，但中间合为数政使府官耳。”既而果历河阳、浙西、淮南，累至检校郎中，方除比部员外郎，亦如锐师之说。锐师说事，虽不皆中，然此极验者，以阴鹭前定之事耳。（《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 P154）

【牛字助语】 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人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者，必曰：“我有兄即到，其奈我何！”未几而奇章公（牛僧孺也）带平章事，节制武昌军，其语乃绝。师云：我兄即到，此其先兆也，乃知人相出将，岂偶然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70）

【于生遇风】 于立礼，元丰时自岭表归，至落星庙，舟遇风而沉，立礼为人导至一处，有榜曰：“三江都水使用权者。”立礼趁庭，有官坐庭上，问曰：“舟覆损几人？”吏曰：“都不救。”官曰：“若有数未尽者，立当送还。”命吏立礼簿，吏出曰：“立礼算未终。”官曰：“速送去。”立礼出门，为吏推之，遂浮沉波浪，渔者获之，乃免。以此知人之算数，皆阴籍注定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 P221）

【从政延寿】 治平之初，渝州巴县主簿黄靖国，权怀化军使，有戍卒冒本辖将官，黄谓军校曰：“冒本辖官罪当死，若械禁推鞠，烦紊多矣，宜自处之。”故军中以次捶击至死。熙宁五年，黄官仪州沿台，檄出抵良原，病疫而死，凡二十二日乃苏。因谓所亲曰：始见二黄衣来追，出西门十数里，见宫城仪卫甚盛，乃入见王，黄再拜，王曰：“何敢枉杀人？”俄引一人至，厉声曰：“可速还我命！”黄视之，乃怀化戍卒也。黄乃陈本末。王曰：“若是岂枉杀耶？”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黄出门，见门户鳞次，各有防卫，黄问之，吏指一门曰：“此唐武后狱也。”又指一门曰：“此唐酷

吏狱也。”又指一门曰：“此唐奸臣狱也。”黄曰：“何此辈锢之之久耶？”吏曰：“此辈死受无穷之苦，历劫无有出期。”既而复见王，王曰：“卿官仪州，医工聂从政识之乎？”曰：“识。”王曰：“有一事可以警于世。”徐驱一妇人年二十余，卒以利刀割其腹，刮其肠，流血满地，叫号之声所不忍闻。王曰：“此华亭主簿王某妻李氏也，思与聂乱，聂不肯从，故受此苦，聂延寿一纪，阴司最以此为重也。阳间网疏而多漏，阴司法密而难逃，避罪图福，君其勉焉。”乃遣还家，及询聂从政，事盖十五年矣。无知者，幽冥之报可不惧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 P234）

〔丁甫诵经〕 丁甫鄱州人，幼多病，有僧教甫日诵金刚经，甫从其言，一日病死七日，见一吏，引入一院，有朱衣人呼判官，判官问甫生平，造何福业。甫曰：“十五岁日诵金刚经，至今不废。”判官叹曰：“此第一功德。金刚经比儒教论语圣人法言之根本也。”令甫诵经，甫乃诵之如流。判官曰：“止止，非徒灭罪，亦可延年。”遂更令延寿一纪。命吏送还，为门限碍仆而觉。后人多慕之而诵经，甫从此日加精勤。后果一纪方卒。（《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 P237）

〔樊元遇僧〕 樊元，都下人。元丰初，有安定院僧真觉，年五十余，不知何所人也。元遇之甚厚。一日僧来叩门欲别，元适卧病昏迷，元数日乃省曰：“有一异事，我初魂游幽府，至一门见罪人，或系或枷，或帛抹其面，或筐笼其头，莫知其数。或见安定院僧，急呼曰：‘何为至此？’乃引我入衙庭中，庭上官见僧，下阶迎曰：‘法师何为惠访？’僧曰：‘一弟子被摄，愿判官恕之。’判官唯唯，呼吏检元善恶，吏曰：‘一生好食鸡鸭卵，当入刀锯狱。’又问寿数尽未，吏曰：‘余一年。’判官曰：‘元虽有一年筭，业力甚大，烧灭善簿，灭其寿也。今且放归。’僧乃引元出。僧曰：‘吾自今日令元改过。日诵金刚经，幸为增其禄寿。’判官曰：‘果有功德，于阴法亦合延年。’”僧与元共登小坡，推元下，元乃觉，遣人访僧，云：“已去两日矣。”元自兹更不肉食。日诵金刚经数遍，老

而安强，此足以知为善为恶之报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 P238）

252 [崔应夺禄] 唐博陵崔应任扶沟令，亭午独坐，有老人请见，应问之，老人曰：“冥司韦判官拜谒。望厚礼待之。”老人延入，及庭自通名称思穆，曰：“某冥司要职，闻长官宏才，令器冠于当时，辄将心事相托，幸无惊异。”应曰：“蒙鄙何幸，明灵俯降，但揣微贱，力不符心，苟可施于区区，敢不从命。”冥使曰：“某谢去人世，得居冥职，爱子文卿，少遭悯凶，居郑滑院经十余载，交替院务之日，欠折数万贯正，实非己用，欲冒严明，俯为存庇。”应曰：“某扶沟令，焉知郑滑院。”冥使曰：“阁下将来历官清显，雄居方镇，位极人臣，数月后当与郑滑院交职，愧不负今日之言，某于冥司愿竭万分护，荣贵非止一身，当令庆及后嗣。”应曰：“唯唯。”冥使感泣而去，应闻淮南杜棕作相，方求政理，乃具录为县课绩，驰使扬州，欲验思穆之言。时棕都督维扬判盐铁，乃奏应知郑滑院事，及交割帐籍帛，欠折数万贯正，而应扶受思穆寄托事实丁宁，至是遽违前约，曰：“欠折数广，何由辩明？虽非文卿所盗，积年不举，当抵严刑，穷达既定，鬼何能移？”于是拘文卿，白其事于使，文卿自度必死，预怀毒衣带间，及将死，思穆见文卿曰：“无信之人陷汝家族，吾为汝上告于帝。许我夺崔应寿禄，然吾之族亦灭矣！”文卿仰药死，应视之，悔悟不已。应后感于声色，怠于为政，为妾金闰所毒而卒，果止于侍御史，崔氏遂微云。（《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 P244）

[叔贤降品] 蔡叔贤，汝人也。庆历中聚侯氏，生一子，名忠伯，既冠，博学能文，慕韩退之为人，排叱佛老，极恶缙黄，其父母不能禁止，然心知福业报应，不可诬也，但阴施财镪以修寺观，多饭释道，用补其子之过。一日盛夏，叔贤苦心痛不救，三日再生，召其子曰：“吾为阴府所追，至一厅，见绯衣人称判官，据案而坐，曰：‘汝一生好毁善道，当受拔舌之苦。’吾告其误，判官询祖父名及甲子，曰：‘果误矣’命赴功德案照问，判官曰：‘汝果有善，

后一月当生于某官家，得六品官，本合得四品，犹以子所累而降，父子合相坐也。”续命追其子，叔贤告判官，以方欲修东寺未了，愿得生还，乃给半日期，果后生，至昏复逝。其子忠伯亦卒，后忠伯妻亦死，经半日见忠伯有犬形之报。何啻影响，叔贤官品犹以子累而降，况自业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 P250；又见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三，四库存目·子 83—467）

丘浚寺丞失意，遍游诸郡，至山阳，郡守屡召之夜饮，翌日作诗曰：“丑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间君子心。”郡将它日再受文字饮以谢之。至宜真，太守召看牡丹，作诗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大妖妍。王孙欲种无余地，颜巷安贫无买钱。晓槛竞开香世界，夜栏谁结醉因缘。须知村落弃耘处，田叟饥耕妇不眠。”又至五羊，赠太守诗曰：“碧睛蛮婢头蒙巾，黑面胡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围山。”又诗曰：“阶上腥臊堆蚬子，口中浓血吐槟榔。”又诗曰：“风腥蛮市合，日上瘴云红。”太守见之不怿。（《诗话总龟》卷三十五；《宋诗纪事》卷十一 V1, P289）

〔洁惠侯〕 翰府名谈：《洁惠侯记》云：汾州灵岩县东有山曰绵田，山下有洁侯庙，朝廷锡之号，神乃世谓介子推也。昔文公遭骊姬之难，削迹燕赵，窜身齐楚，山潜水伏，昼隐暮兴，周流天下，起居坐卧中跋涉不舍者十九年，惟子推一人而已。洎文公复国，子犯辈无功俱受官爵，独遗子推，国人哀其有德于君而不见用，因代子推为歌，而悬之国门云：“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终不见处所。”文公见之曰：“此必子推之言也。”乃思其人而用之，子推乃请于母，曰：“就仕乎？不仕乎？”母曰：“二者汝宜深惟之，与其俯就一时之禄，不若成万世之名。”子推乃入绵田山不出。文公遣人焚山，意子推避火出山，是日烈风，火势雷动，玉石俱焚，草木尽灰。子推竟身为焦尸，里人悯子推之节义，横天而不得用，乃记其死日，一曰阳来复，一百五日也。至其日不举火，不炊饭，咸食冷物，自兹其日为寒食也。迄今天下皆如此，自洪河之北，尤重此节，先期数日，具膳灭火封

灶,无少长咸食冷食。灵岩之民,尤为谨畏。故举火造饭,雷电即至其家。山之顶有地数亩,土石色焦,亦若新过火焉。(《岁时广记》卷十五 P157)

〔玄宗遗录〕 玄宗一日坐朝,闻宫中奏《霓裳曲》,听之甚久,已而俛首不适者。后刻朝起,顾(原作愿)近侍取笔,私书于殿柱,又命取纸副其上,意不欲人见也。高力士跪膝前请:“臣晨侍立帝右,帝听宫乐,何圣颜不怡甚也?又宸翰亲书后楹,副以外封,不使人见,臣窃惑(原作感)之,是以敢有请也。”帝仰面长吁曰:“非汝所知也。”上谓力士曰:“朕所书殿柱,乃半月后当有叛者而志之也。事缠大祸,理在不收,朕早来听宫乐知之也。吾忧边臣之将叛,天下之将乱也。”力士曰:“日近台谏继有封章言渔阳事,陛下尚未处置,岂非此乎?”上曰:“天下精兵所聚,无如渔阳,朕旦暮疚怀之,事以胶固,无计可解。”力士曰:“禄山,吐蕃奴也,无奇谋远略,其所以叛者,臣知之矣。”上曰:“汝无再言,令人愤然不乐。”翌日,渔阳叛书至,帝御前殿,诏高力士护六宫,意留贵妃守宫。力士奏曰:“陛下留贵妃消患乎?天下谓之如何也?”帝许贵妃从驾,由承天门西去,至马嵬前锋不进,六师回合,侍卫周旋,帝欲挽辔,近侍奏曰:“帝且待之,恐生不测。”力士前曰:“外议籍籍,皆曰杨国忠久盗天机,持国柄,结患边臣,几倾神器,致天步西游,蒙尘万里,皆国忠一门所致也。是以六军不进,请图之。”俄顷,有持国忠首奏曰:“国忠谋叛,以军法诛之。”帝曰:“国忠非叛也。”力士遽蹶帝曰:“军情万变,不可有此言。”帝悟,顾左右曰:“国忠族矣!”不久,国忠弟妹少长皆为所杀。帝曰:“一门死矣,军尚不进,何为也?”力士曰:“军中皆言祸胎尚在行宫。”帝曰:“朕不惜一人以谢天下,但恐后世之切讥后宫也。”神卫军挥使侯元吉前奏:“愿斩贵妃首,悬之于大白旗以令诸军。”帝怒叱元吉曰:“妃子后宫之贵人,位亚元后之尊。古者投鼠尚忌器,何必悬首而军中方知也。但令之死则可矣。”力士曰:“此西有古佛庙,诸军之所由路也,愿令妃子死其中,贵诸军知

也。”“汝引妃子从他路去，无使我见而悲戚也。”力士曰：“陛下不见，左右不知，未为便也。愿陛下赐妃子死，贵左右知而慰众军之心也。”帝可其奏。贵妃泣曰：“吾一门富贵倾天下，今以死谢之，又何恨也。”遽索朝服见帝曰：“夫上帝之尊，其势岂不能庇一妇人使之生乎？一门俱族而及臣妾，得无甚乎？且妾居处深宫，事陛下未尝有过失，外家事妾则不知也。”帝曰：“万口一辞，牢不可破，国忠等虽死，军师犹未发，备子死以塞天下之谤。”妃子曰：“愿得帝送妾数步，妾死无憾（原作感）。”左右引妃子去，帝起立送之。如不可步而九回顾。帝涕下交颐。左右拥妃子行，速由军中过至古寺，妃子用拥项罗掩面大恸，以其罗付力士曰：“将此进帝。”左右以帛缢之陈其尸于寺门，乃解其帛。俄而气复来，其喘绵绵，遽用帛缢之。乃绝。挥使侯元吉大呼军中曰：“贼本已死，吾属无患矣。”于是鸣鼓挥旗，大军以进。力士回奏，以妃子拥项罗相进，视其泪痕皆若淡血。帝不胜其悲，曰：“古者情恨之感，悉有所应。舜妃泣竹而为斑，妃子拥罗而成血，异矣夫！”前军作乐，帝不乐，欲止之。力士曰：“不可。今日之理，且顺人情。”（转引自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第三章“《青琐高议》与北宋传奇”P105。原载北京图书馆藏朝鲜刻本《樊川诗集夹注》卷二所引《玄宗遗录》）

〔孙觉误落〕 曾鲁公尝话同年孙觉作试院诸科考试官，误落一尚书学究对，及八通误作粗通，既落之后，其人陈词试官，将议申覆对，果误落也。遂别出难题，一科十二人并不能对，乃俱落之，后因裴湘卧病，往问其疾，裴言死两日后复苏，见公在阴府，相揖云：“为误落举人见追，尚未对定。”不数日而孙觉卒。此可为后来试官莽卤讹谬，任私意而不行公道者之戒。（《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四库 1047—194；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出自毕中询《燕闲录》卷二十 P251）

〔误碎玉杯〕 韩魏公知北都，有献二玉杯，公答以百金，乃开宴召贵客，特设一桌，置杯其上，将酌酒，遍劝坐客，俄为吏误

触桌倒，玉杯俱碎，坐皆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曰：“物破亦自有时，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群书通要》丙集卷二 P333）

《摭遗》辑存

〔**头颅可知**〕 陶弘景与从兄书云：“昔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即投簪高迈，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请，头颅可知，不如早去。”（《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509；《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7）

〔**题诗得水仙**〕 桂阳王会客，分题作诗，弘景探题得水仙。（《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509）

〔**日窟月阿**〕 东卷日窟，西骈月阿。弘景赋词。（《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509）

〔**蓬莱都水**〕 夕见定录府丞，来日欲以公代蓬莱都水使者。（《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0）

〔**裴度还带**〕 唐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既黜场屋。颇亦自惑，会有相工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时造之，相者曰：“公形神稍异，不入相法，若不至贵，即当饿死。今则殊未见分贵处，可别日垂访，为君细看之。”公去，一日出游香山寺，徘徊于廊庑间，忽见一素衣妇人致缙褶于僧伽栏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其缙褶在旧处，知其遗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妇人再至而还之，日暮不至，度乃归逆旅。诘旦，复携往，寺门始辟，睹昨日素衣疾趁而至，抚声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讯之，曰：“父以罪被系，昨告人假得玉带一，犀带一，以赂津要，不幸失去，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恍然归之，妇拜泣请留其一以谢。度笑而不纳。后诣相者，审度声色顿异，惊叹曰：“此必有阴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后果

位极人臣。噫！富贵贫贱自有数，然不可得而知也。裴晋公以阴德而至贵如此，凡为善者可不免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百三十一；宋·李昌龄《乐善录》卷二，四库存目·子 83—464）

〔县妖破胆〕 唐李杲迁洛阳，令民吏畏服，时有夜闻衢中有人语曰：“李令，古今正人也。行事威猛，令人胆破。此中不可久居。”闻者启门视之，寂无影响，方知妖也。闻者李兼书其壁曰：“猾吏畏服，县妖破胆，好录政声，闻于御览。”（《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四，四库 924—172）

〔经年方遂偶句〕 贾岛诗思迟涩，抒轴方得至，如“鸟从井口出，人自岳阳来。”经年方遂偶句。（《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一，四库 924—274）

〔李积化为虎〕 唐李俨为御史，奉使岭表路，出荆南，驿吏曰：“溪曲有虎，可由山后路行。”俨曰：“吾衔王命，避虎何也？”鞭馭而去，有虎跃出，返入伏草中，曰：“几伤吾故人。”俨识其声，是其友李积也。问曰：“君何由至此？”虎曰：“昨病发狂走入山谷间，化为虎，自是见冕而趋，翼而翔者，毳而驰者，皆搏而啖之。向有一妇人银握臂，吾衔致水下，此去百步，君过则取之，遗吾家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遗妻子，非人所为，今日吾倒数行逆施耳。”俨曰：“君平生得无自恨乎？”虎曰：“吾尝私媼妇，其家常有害我心，吾因醉一家尽杀之而去，此为恨耳！”俨上山未定，见巨虎大吼，声震林木而去。（《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739；《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5）

〔人首鱼身〕 张守信泊舟新开湖，夜有渔者举网得鱼近百斤，自腰而下鱼也，腰上乃美妇人。守信酌酒饮之，面益红美，或取汤一杓饮之，急喷去，似伤乎热也。舟人曰：“杀之不祥。”复还之深水，其鱼合掌人言曰：“劫火未坏，人首鱼身。昔为东鲁太史，今作泊舟小君。投我以酒，固以为感，沃我以汤，斯亦不仁。”（《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739；《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5）

〔进士吕口〕 杨愿监都下仓，有通谒云：“江州进士吕口。”

既见,投短启曰:“幽室微光,寒泉涸滴,杨谊之庖屡空,孔绪之车何适?”愿曰:“孔绪之车何故事也?”其人曰:“杨三杨三,汝杨迈之孙,杨中之子,孔绪之事,何必问也。”愿怒系之,其人溘然仆地,惟露幞头巾子,愿遽锄之,化为大鼠,走入仓下。(《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739;又见《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5;《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1;又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五三 P63830 上)

[独眠孤馆] 广州押衙崔庆成辖香药纲,诣内库,抵皇华驿舍,夜见美妇人,曰:“今日见君,君必有疑,今日舍君,我宁不悔,俟君回辕,别图后会。”掷书云:“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泊还,不敢宿皇华,寓旅邸。前妇人来曰:“今日之事可诣否?十二字能辨否?”庆成不对,因命青衣进酒,终不能举盏,乃作诗云:“妖魄才魂自古灵,多情心胆似平生。知君不是风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尝养鹦鹉十余年,今不言,今其验乎?”妇人叹曰:“是矣!”乃作《哑鹦鹉》诗云:“雕笼驯养许多时,终岁曾无一句诗。深恨化工情太误,因何偏与好毛衣。”掷纸于地,灯火俱灭。丁晋公尝见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独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马扑儿,瓜子也,孤字,御厨饭,官食也,馆字。乃独眠孤馆四字。”(《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九,四库 924—740;《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6)

王师中知登州,一日大风异常,呼问父老,曰:“海鲮将过此,必先有大风。”次日,师中登蓬莱阁,候之,须臾鱼至,不见其首,但其脊如山出,水上隐隐,自北而南,经三日始见其尾。(《天中记》卷五十六,四库 967—695)

[禄山异闻] 唐明皇退,召禄山升殿,用银裹小杌子赐坐。询问甚久,方令引退。肃宗因暇陈曰:“自古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纵爱之,但加之禄秩赐之金帛可矣。”明皇不答。异日朝退,又召禄山赐坐。肃宗乃怀疏伏于寝殿青蒲上曰:“臣于家与陛下父子也,于朝与陛下君臣也。至亲切无如君臣父子矣。臣尝言,正

殿人臣不可坐，陛下又召禄山赐坐，金口询问，移时方使去，是臣言无所用，且臣位为太子，更欲何图？若坐视朝廷之礼有所不正而不言，是臣陷君父于有过之地，则臣之不忠不孝之罪可知也。”因涕泣交下。玄宗遽命引起，辟去左右，抚其背曰：“是非吾儿所能知也，此子有奇相，吾以此厌之也。”肃宗曰：“若然，则何不杀之？”玄宗曰：“杀假恐生真。”肃宗乃还东宫，私念默求计以杀之。一日召禄山饮，乃先教宫人曰：“若吾索寿酒，汝当进鸩。”禄山至，酒数行，肃宗曰：“将军与吾家亲愈骨肉，义极君臣，然将军亦谨厚，吾颇喜也。今日愿与将军为寿。”乃命左右进寿杯，禄山举之将饮，适会莺衔泥堕杯中，禄山乃不饮，复置杯于坐，起曰：“臣蒙殿下赐酒，已醉。”乃再拜而去。初禄山生于南阳，李筌为邓州刺史，尝夜东南有异气，明旦呼吏询其所，乃得牧羊胡妇之子，筌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劝杀之。筌曰：“不可，此牧竖必于国为盗，古有之，杀假恐生真矣。”（《分门古今类事》卷九，四库 1047—93；丛书集成初编本未标明出处；又见《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0）

〔李白游华山〕 李白失意，游华山，遇县宰方开门决事。白乘醉跨驴过门，宰怒，不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辄敢无礼！”白乞供状，状无姓名，曰：“曾令（用）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授砚，力士抹（脱）靴。天子门前尚容我走马，华阴县里不得我骑驴。”宰惊起，揖曰：“不知翰林至此。”太白跨蹇而去。（《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1；又见《群书类编故事》卷六；《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四库 926—16；《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三四四 V73，P88979）

〔乌衣国〕 唐王谢居金陵，以航海为业，遇风舟破，谢附一板抵一州，见翁姬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宫室，见王坐大殿，左右皆妇。王皂袍乌冠，金花闪闪。翁以女妻谢，谢问女曰：“此国何名？”曰：“乌衣国也。”王召宴于宝墨殿，器皿俱黑，命玄玉杯劝谢曰：“入吾国者，汉有梅成，今有足下。”王命作诗，卒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翮。”王曰：“虽不能与君生羽翼，亦可令君跨烟雾。”宴归，女曰：“尾句何相讥也？”王遣人曰：“某日当

回。”女取灵丹以昆仑玉盒盛之，遗谢曰：“此丹可召人神魂，死未逾月者，可使更生。”王命飞云轩既至，乃乌檀兜子耳。令谢入其中，闭目少息已至家，梁上双燕呢喃下视，谢乃悟所止燕子国也。至秋二燕将去，悲鸣庭户。谢书一纸系燕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漂去无消息，洒泪春风几百回。”来春燕至，尾有小柬，乃有寄诗，曰：“昔日相逢冥数合，如今睽远是生离。来春总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燕飞。”明年燕果不来。（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刘禹锡《金陵三咏》有《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即知王谢事匪虚耳。（《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1；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六；《诗林广记》卷四 P70 题“刘斧《青琐摭遗》”；《群书类编故事》卷二十四 P432；《古今事文类聚》卷四十五，四库 926—701；《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509；《群书通要》卷七庚集 V80, P999）

〔滕王阁记〕 王勃舟次马当水次，见一叟曰：“来日滕王阁作记，子可构之，垂名后世。”勃曰：“此去洪水六七百里，今晚安可至也？”叟曰：“吾助汝清风一席，中源水府，吾主此祠。”勃登舟张帆，未晓抵洪，谒府帅阎公，公俾为记，赠百缣回舟登岸，叟坐前石矶上曰：“神既借以好风，又教不敏寿夭穷通可得知否？”叟曰：“子神强骨弱，气清体羸，脑骨亏害，目睛不全，秀而不实，终不贵矣。子过长芦祠，以阴钱十万焚之，吾有博债未偿也。”叟冉冉没于水际。后过长芦祠，有群鸟飞集桅樯，舟不进勃取纸焚之，舟即行。（《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2）

〔蔓定僧〕 陈觉场屋失意，游雁荡山，远视一木如翠盖状，乃扳萝扞石至木下，蔓草缠绕一僧，坐入定，手触其衣，则随风而化，觉结庵其旁，僧忽欠伸开目曰：“吾有衣寄山岩，命虎守之，持吾锡杖取衣，虎自不加害。”觉入岩得衣，虎摇尾而去。僧衣新衣，说法申曰：“妙中得妙，即法性空中，得定乃真空，积善累凶，皆由汝意，成佛作鬼，悉自心源。一切法门，本来无门；一切妙用，本来无用。一身何所有，万法本归空。汝可削发，以顺吾

教。”曰：“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僧曰：“日月星为三光，明则一也；天地人为三才，道则一也；儒释道三教，道亦一也。道养性也，释适性也，儒修性也。”因授觉度世法，后人呼其岩为说法岩。（《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2）

[**长老悟卞**] 僧悟卞住持通州琅山，入城中开元寺说法，有僧问：“既称长，何故年少？”师沉吟曰：“千年朱顶鹤，一日凤凰雏。”僧曰：“见答何迟？”师曰：“涧深云出晚，涧阔水流迟。”或问：“琅山长老因何来开元寺说法？”师曰：“家家观世音。”或问木鱼何义，曰：“鱼昼夜不合目，欲修行者日夜忘寐思道也。”（《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2）

[**玉溪梦**] 金俞游关中，过大回山，望西峰石壁，日射如血，父老云：秦坑儒于此。俞题诗曰：“儒血未干秦鹿走，焚书烟断汉兵呼。归仁弃虐苍生意，黔首众来本不愚。”夜梦二吏追至一处，若王者居，曰：“此秦皇玉溪宫也。”俄见秦皇曰：“与汝时异而代变，何今是而古非，谤古者律文所禁，讪上者罪不容诛。”命左右斩之。俞曰：“向使陛下纳直士之正言，拒佞人之邪说，天下从何而叛也，尚以昔时不道之气，加今日无过之人。”秦皇怒少霁，令为文谢过，乃命东偏赐食，令著秦所以失，汉所以得。秦皇览奏，涕下曰：“卿言正中吾过，恨不与卿同时。”俞曰：“使臣生于陛下时，亦不能用，当时岂无正人哉？”秦皇曰：“吾幽处此宫，不知岁月多少，因卿言自咎不已，卿可还矣。”命吏送还。（《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4）

[**弱冠有几**] 王文正公曰：“卑幼接对尊长，或侍先生父执，有问当以实对。近有世家子弟，吾问其年几何，曰弱冠（阙）有几，问乘马，曰千乘驴，曰蹇卫子，又问曾谒某官乎，曰扎得一刺见拟祇候。”（《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4）

[**论琴**] 舜作五弦琴，歌南风长养之德也。后增至文武二弦，师旷一曲未终，则大风雨，隋三年国大旱。甚哉，正声之作，薄德者不能听也。其曲不过广陵散、风入松、别鹤怨十余弄耳，

好琴者杂以新声,悲夫! (《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4)

〔戴嵩牛〕 唐戴嵩善画水牛,因笔坠则为乌牛,画饮水之牛,则水中见影;画牧童牵牛,则瞳中有牧童。(《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6)

〔胡大婆〕 牛世基就学东林山寺,夜有叩门者云:“胡三婆祇候。”既坐,曰:“吾东海龙王之姑,龙王功德高,上天许作碑,故来奉化托世基。”未许,乃曰:“某言轻,令二家妇奉告。”俄有胡二婆祇候曰:“何故不为下笔,当令大家妇奉告。伊甚有性气。”旋有冷风触面,大婆目若电光,正色云:“适令二妹托作碑,已磨白螭石,乃请紫阳大人题额,足下若入此缘,万劫不朽。”世基急取纸书云:“洪因圣果,虽已有成。”有仆勾龙信乃持杖云:“空山夜半,是何鬼神,敢挠人。”于大婆胫后击之,大婆戟手曰:“此事当令孙骠骑折”,又闻人语曰:“地下幸有韩文公、李白辈随分,道得文字,那个冤家教托此人唆使下,打损大婆,这公事了不得。”忽有甲马泊殿东,召世基曰:“某即孙骠骑也。勾龙信自有处置,秀才亦须薄谴。”一吏刺世基面云:“配北山放羊。”骠骑领兵出寺,视勾龙信已毙于灶下。世基以妖怪文其面,欲自尽,老僧曰:“何不飞章上告。”世基才执笔,面上字已失,其仆竟不生矣。(《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6)

〔廖融得句〕 廖融处士潭州衡山邑人,有道高尚之士,年六十,以嘉遁之乐。上官多慕其高行。融好吟诗,有佳句,传湘人齿牙间,一日方苦吟,急召其子曰:“吾不久当去世。”子曰:“何以言之?”曰:“吾适得两句,自惟非吉。”子曰:“何句也?”融曰:“云穿捣药屋,雪压钓鱼缸。”融自解曰:“屋破而云穿其中,无人也;缸为雪压,无用也。”其子曰:“未形纸笔,无害。”融云:“虽未形纸笔,然吾已虑之于心矣。”乃嘱子身后事,六十日果卒。(《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77;《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六,四库 924—318;《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6)。

〔佛家乡〕 余安道游山寺诗云:“暂离人世界,且到佛家

乡。”议者以为不吉，果卒。（《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7）

〔沧浪亭诗〕 苏子美沧浪亭诗云：“自嗟不及游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又“山蝉带响穿松户，野蔓蟠青入破窗。”窗破蔓蟠，其中似无人居，竟世所惜。杨轩灯诗“解照日月不照处，独明天地未明时。”然日月不照处，有照何用也。天地未明时，能明何用也。轩竟卒于布衣。（《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7；《诗话总龟》卷十二）

〔杨轩灯诗〕 杨轩字公远，卫州人也。举进士，两至省，尤有学问，多栖倚贵宦门馆，平日好吟，有《灯诗》云：“解照日月不照处，独明天地未明时。”伦辈多称此句。然日月不照有何用也。天地未明而能明非明也。轩竟死布衣，果不得用。符于诗意，其前定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78）

袁夏过求见何仙姑曰：“吾乡有故人亭，全亦有故人亭，何是非也？”仙曰：“此亭名因选诗有‘洞庭值归客，潇湘逢故人’而得之，彼亭非也。”仙作诗曰：“全永从来称旧郡，潇湘源上构轩新。门前自古有流水，亭上如今无故人。风细日斜南楚晚，鸟啼花落东湘春。因公问我昔日事，江左亭名不是真。”（《诗话总龟》卷五）

〔江南李氏宫中诗〕 欧永叔曰：“诗，源乎心者也，富贵愁怨系乎所处。江南李氏宫中诗曰：‘帘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彻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时闻箫鼓奏。’与‘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之句异矣。”（《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4；《诗话总龟》卷五）

欧阳文忠公守滁，见王元之谢上表云：“诸县丰登，绝少公事，全家饱暖，共荷君恩。”因成诗云：“诸县丰登少公事，全家饱暖荷君恩。”（《诗话总龟》卷十二）

李文正公言：少保王仁裕与诸门生饮，出一诗，板挂于坐次曰：“二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长羽毛成。掷金换得天边桂，凿壁偷得榜上名。何幸不才逢盛世，偶将疏网罩群英。衰翁渐老见孙小，异日知谁略有情。”（公知举时年已老，诸子皆亡，唯有幼

孙。)又与诸门生会饮于繁台,赋诗曰:“柳阴如雾絮成堆,又与门生饮(繁)台。淑景即随风雨去,芳樽宜命管弦催。漫夸列鼎鸣钟贵,宁免朝乌夜兔摧。烂醉也须诗一首,不能空放马头回。”(《诗话总龟》卷二十二)

[老僧今日又迁居] 楚郎中失其名,宦游江东,泊金陵岸下,子弟辈游茅山,见一老僧住一小庵,谓诸子曰:“何所至此?”告以因游赏林泉而来,日晚欲丐宿,可乎?僧曰:“舍陋不可相容,此二里有寺,可宿。”因指诸子令往,抵寺已暮矣。寺僧问谁指来,诸子曰:“山下老僧。”寺僧曰:“闻此有老僧甚久,未之见也。”凌晨往,则庵中已无人,惟松上有诗云:“数株松桧食不尽,一沼芰荷衣有余。刚被傍人相问当,老僧今日又迁居。”(《诗话总龟》卷三十;又见《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2)

李璟游后湖,赏莲花作诗曰:“蓼花蘸水火不灭,水鸟惊鱼银梭投。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敷清流。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识者谓虽佳句,然宫中有佳人头非吉也。(《诗话总龟》卷三十一)

杜子美自蜀走湘楚,卒于耒阳,时人谓以牛肉齑白酒胀饫而死,则非也。僧绍员诗曰:“贤人矢志古来有,牛齑因伤是也无。”耒阳宰诗曰:“诗名天宝大,骨葬耒阳空。”耒阳有子美坟,时人谓聂令空堆土也。唐人诗曰:“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坟。”(《诗话总龟》卷四十三)

[子美漂湍] 杜子美客耒阳,一日过江上舟中饮酒,是夕江水暴涨,子美为急流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处。玄宗思子美,诏求之,聂令乃积空槎于江上,曰:“子美为白酒牛炙胀饫而死。”(《群书通要》卷九甲集 P131)

先生(指吕洞宾)唐僖宗时人,避乱多游湖湘间或梁魏之地,尝游大云寺,僧多唱和,僧有诗赠翁,翁乃依韵和曰:“三千里外无家客,七百年前云水身。行满蓬莱为别馆,道成瓦砾是黄金。待宾榼里尝存酒,化药炉里别有春。积德求师何患少,由来天地

不私亲。”一日游寂简观，淬剑于石，作诗赠道士侯日晦曰：“欲整锋芒敢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手中气岸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奸血点流随水尽。凶膏今逐渍痕销。削除浮世不平事，与尔相将上九霄。”尝游长沙智度寺，赠僧惠觉诗曰：“达者推心兼济物，圣贤传法不离真。请师开诉西来意，七祖如今未有人。”临行题壁上云：“唐室进士今时神仙，足斗紫雾却归洞天。”众方知其为吕仙翁也。（《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崔存字存中，博州博平人，因游王屋，见二人坐于水滨，存曰：“愿闻二仙名号。”东坐曰：“岂不知世有石曼卿乎？西坐者即苏舜钦子美也。”存曰：“世传学士为鬼仙矣。”曼卿曰：“甚哉，二三子之妄也。纯阳即仙，纯阴即鬼；升于天者为仙，沉于幽者为鬼，处于中为人。既为仙，又为鬼乎？”存曰：“愿得一语，以救尘骸。”曼卿作诗曰：“牛毛麟角成真少，莫道从来是壮夫。龟鹤性灵终好道，神仙言语不关书。不将青目观浮世，都把仙春驻玉壶。寄语世人无妄语，高真幽鬼适殊途。”子美作诗曰：“宿植灵根何太早，洞悟真风正年少。常令丹海飞日鸟，又使玉液朝元脑。昆台气候四时春，紫府光阴夜如晓。来时不用五云车，踏着清风下蓬岛。”须臾，有翠鸟飞下，衔书置于二子前，子美曰：“瀛洲有召。”遂飞逾山顶而去。（《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许周士泊舟淮阴，醉题淮阴庙曰：“脱身仗剑归明主，授钺登坛是得人。千骑争驰擒虎口，万囊不断堰龙津。拔旗破赵如摧朽。一鼓抢齐速若神，功业盖时虽不赏，威名震主即危身。时来且佩三齐印，势去翻输一妇人。得意不思防后患，穷居何用结边臣。名留青史成何事，血污西钟几掬尘。遂使后来征战者，却愁他日似将军。”还舟方寐，梦介士拥见周士曰：“足下诗固好，然未合于理也。信去楚归汉，起自行伍，高祖结坛授钺，虽立功名，一旦自蕴忿躁之气，外结边臣，内谋大叛，死为万世丑。吾今血食于此，亦出望外，而子之诗重过焉。懦无所守，将安用也。”（《诗话总龟》卷四十七）

东晋李鄂，立春日命芦菔芹芽为菜盘馈贖，江淮人多效之。《尔雅》曰：芦菔即萝卜也。古诗云：“芦菔白玉缕，生菜青丝盘。”老杜诗云：“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织手送青丝。”（《岁时广记》卷八 P83）

〔龙首山人〕 本朝杨状元贞，连魁天下，英俊时彦皆以杨三元呼之，释褐不久卧病，乃曰：“吾此疾恐不起矣。”家人惊问，公曰：“吾以梦证之也。吾昨梦至一处，若王公大人之居，有一人持一板云：‘杨某受龙首山人’，龙首者以吾今作殿元，山人无官爵之称也。此疾愈，吾当道服游林泉下，不复趋仕路矣。”已而果不免，惜夫！（《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89）

〔辛秘绿衣〕 辛秘五经及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困息于木阴傍，有丐者箕坐，访辛行止，不对，去之，丐者亦随行，辛马劣，不能相远，每强言不已，前及一绿衣人，辛揖而与之语，行数里，绿衣骤马前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如是，丐者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曰：“君言时至何也？”答曰：“少顷当知之。”将及店，见数人拥店，问之，乃绿衣者卒矣。秘大惊，遽礼下之，语言之间，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至是矣，公所适何事？”辛以娶约语之，乃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行赴礼会者非君妻，君婚姻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酒器与辛别，临去以绶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发视之也。积二十余年，辛为渭南尉，始婚裴氏，后因裴生日，会亲宾客，忽忆丐者之言，解结视之，得大纸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也。”辛计别丐者之日，妻尚未生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六 P193）

〔崔巽三年〕 唐明皇猎于温泉之野，鹞飞兔走，御驷骏疾，驶约二十里，左右不能从，惟白云先生张约马能从，帝缓辔过一山，有新坟居其上，先生顾视甚久，帝曰：“如何？”先生曰：“葬失其地，安龙头，枕龙角，不三年，自消铄。”傍有樵者，帝问何人葬此。樵者曰：“山下崔巽家。”帝令引至其家，巽之子尚衣斩纛，巽子不知帝也，乃延入坐。帝曰：“山上新坟，非吉地也。”巽子曰：

“父云遗言葬此，不敢违命。”帝曰：“汝父遗言何说？”巽子曰：“父存日有言，安龙头，枕龙耳，不三年，万乘至。”帝惊顾嗟叹称美，先生曰：“臣学未精，且还旧山。”后诏蠲巽子终身徭役。（《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七 P206）

〔天纲术验〕 袁天纲，成都人，与杜淹、王珪、韦挺游，天纲谓淹曰：“兰台学堂前，将以文章显。”谓珪法令成就，天地相临，不十年官五品，而谓挺面如虎，当以武处官，然三君久皆得谴，淹果入天策为学士，珪太子中允，挺为右武率。武德中，俱流雋州，见天纲，曰：“公等终且贵，杜三品，难言寿。王、韦亦三品，后于杜而寿过之，但晚节皆困。”见岑文本，曰：“眉过目，文才振海内，虽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兆。”文本后果至中书令，寻卒。见窦轨曰：“后十年且显，立功在梁益。”轨后果为益州行台仆射，见房玄龄、李审素曰：“房大富贵，李欲得五品，即从房求之。”李不信之。后房为宰相，李为起居舍人卒，房言于帝，以五品官赠之。武后幼，天纲见其母曰：“夫人必生贵子。”乃见元庆、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人也。”见韩国夫人曰：“此女贵而不利夫。”后最幼，抱以见给曰男，天纲视之，惊曰：“龙瞳凤颈，极贵验也，若为女，当作天子。”见张行成马周，曰：“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寿不长也。”张晚得官，位至宰相。高士廉谓曰：“君后得何官？”天纲曰：“自知相禄已绝，不合更有。及夏四月数尽。”如期而卒。其精微不可具纪。同时有张憬藏者，技与天纲并。（《分门古今类事》卷九，四库 1047—116；丛书集成初编本未注明出处）

〔莱公晚窜〕 寇莱公诗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风格。初授巴东令，人以寇巴东呼之，以比赵渭州、韦苏州也。然富贵之时，所作诗词，皆凄楚怨感，尝为《江南春》二篇，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州人未归。”又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日落汀州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议者常言深于诗词者，尽欲慕骚人情感清愁以主其格，若语意清切洒落高迈，始为不

俗。不知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故莱公常有送人使岭诗云：“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人以为警绝，及晚窜海康，至境上，雷吏呈图经拜迎于道，公问州去海远近，曰：只可十里以来，其惟淬走窜，已兆于前定矣。（《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四库 1047—138；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出自“杂录”）

〔玩冰箸〕 唐开元冬至大雪，檐溜皆为冰条，妃子使侍儿敲二枝看玩，帝问何物，妃子笑曰：“妾所玩者冰箸。”（《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四库 924—52）

〔记恶碑〕 卢奂素任大都，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恶迹之人，以所犯之罪，刻石立其门，再犯者处乎极刑，绝无患者，民呼其石为记恶碑。（《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三，四库 924—160）

〔红梅传〕 蜀州有红梅数本，清香赭艳，花之殊品也。郡侯构阁环堵以固之，梅盛芳则郡侯开宴赏之，他时则扃钥，游人莫得见之。一日梅已芳，郡将未至，有两妇人高髻大袖，凭栏语笑，守梅吏仰视，因验扃钥如故，而上有人何耶？乃走报郡侯，侯遣人往验，既启钥不见人，惟于东壁有诗一首，其词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二般。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阑干。”诗意清美，字体神秀，岂神仙中人乎？（《永乐大典》卷二八零九；又见《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3；《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 P362；《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八，四库 926—447；《古今图书集成》卷二一二 V55，P66886）

〔王魁传〕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东莱州，友人招游北市，深巷小宅，有妇人绝艳，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禄，足下得桂英而饮天禄，前春登之兆。”乃取拥项罗请诗，生题曰：“谢氏筵中闻雅唱，何人夏玉在帘帟。一声透过秋空碧，几片行云不敢飞。”桂曰：“君但为学，四时所需我办之。”由是魁朝暮去来逾年，有诏求贤，桂为办西游之用，将至州，北望海神庙，盟曰：“吾与桂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魁至京闱，寄书曰：“琢月磨云输我辈，都花占柳是男儿。前春我若功成去，好养鸳鸯作一池。”

后唱第为天下第一魁，私念科名若此，以一倡玷辱，况家有严君，不容也。不复与书。桂寄书曰：“夫贵妇荣千古事，与君才貌各相宜。”又曰：“上都梳洗逐时宜，料得良人见即思。早晚归来幽阁内，须教张敞画新眉。”又曰：“陌上笙歌锦绣乡，仙郎得意正疏狂。不知憔悴幽闺者，日觉春衣带系长。”魁父约崔氏为亲，授徐州金判，桂喜曰：“徐去此不远，当使人迎我矣。”遣仆持书，魁方坐厅决事，大怒叱书不受，桂曰：“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挥刃自刎。魁在南郡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无恙乎？”桂曰：“君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为汝饭僧诵佛书，多焚钱纸，舍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乱如此？”魁曰：“日与冤会，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高守素屡醮，守素夜至官府，魁与桂发相系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则勿复拔。”数日魁竟死。（《类说》卷三十四，四库 873—594）

〔梦人跨龙〕 王桂英既遇王魁也，岁月既久，情好益笃，桂尝语魁曰：“妾未遇君前一夕得梦，梦有人跨一龙，才高数丈，仰望跨龙者，状貌甚大。跨龙者执一鞭，鞭丝拂地，旁观者皆曰：‘此神仙也。’少顷，龙骧首欲上，我既执其鞭丝，升未数丈，鞭丝中断，而我堕地，仰望龙已不见，而微见其尾。忽然雷雨大作，望见一处有林木，欲休于其下。至则有一人欲避雨，顾其木曰：‘此白杨木，不可止。’其人遂去，妾则竟避下，雨势甚急，而妾独不濡。不久睡觉，意思恐非吉兆也。洎此日见君状貌，乃梦中跨龙者也。乃自解曰：‘鞭断则我堕，君当升腾而去，妾不得同处矣。’妾不识白杨木为何物也，常询人皆曰：‘人茔墓间多有此木。’吁！妾不久其死乎？雨泽万物而我不湿，是知非善梦也。”魁曰：“梦何足遽信，但无虑，非久复相会。”于是执手大恸，移刻，魁上马，桂祝之，得失早还，无负约也。魁遂行。（《永乐大典》卷二六零五 V4, P2207）

〔尸异〕 周助，畿邑封丘人，年十七八，风采甚美。父为助约同邑孙氏为妇，已问名纳采。一夕孙以病，问其母曰：“料不起

矣。所不足者，不得侍助之中栉，虽死为泉下恨矣。”孙卒，助闻其容色绝品，又知其瞑目之说，私心怏怏，与同里李生善，以情告之。李生庸人无识，但其志锐然敢为者也。因谓助曰：“此易耳。今方大冬，孙死未数日，尸顾未变，容色如旧，破其棺视之何害？”助然之，与李生极饮，暮出郭，至其窆所，掘之见其柩，李生乃令助自起盖，则尸欬然而起，执助曰：“郎真有情者也。我已化去，而能见遇，夫妇之情尽矣。”乃起与助携手而行，助初为之鬼也，又疑其更生，复见其颜色若桃李，亦不惧，乃共逾一垣，助脱袍藉地，与孙合。既已，助复询之则不语，以手举之则不动，奄然死矣。助惊，呼李生共举其尸，复还窆所，盖棺整窆而去，助不半年亦死。（《永乐大典》卷九一三）

〔灯台〕 东山寺道觉谓刘中明曰：“某备苏油如来圣像前，二十年不绝，积兹胜利，所谓无涯。”中明曰：“古者修行，子以身为灯台，心为灯盏，增诸戒，照一切无明，以油烛为胜利，即非也。”（《永乐大典》卷二六零五）

〔笑傲风烟〕 刘中明曰：“吾方放志云水，笑傲风烟，以好山为所止，用白云为故乡。”（《永乐大典》卷四九零八）

〔留柜付母〕 苏耽将飞升，母曰：“吾恃尔去，尔去，吾何依？”仙曰：“儿今虽去，母之动息皆可知也。”乃留柜付母，封钥甚固，曰：“愿母不拆，若有所需告之，如所言也。”后母凡有所乏，祷其柜，皆如所求。一日，母思仙，为在其中，乃发柜，了不见物，惟二鹤凌空而去。（《永乐大典》卷二零八一三）

〔东坡入海〕 东坡先生在资善堂，与吴博正为世外之友，常作《洞庭湖春色赋》，博正颇爱重之，求亲书其本。后又作《中山松醪赋》，自谓不灭前作。乃取澄心堂纸、杭州程奔鼠须笔、易水堂供墨，录本以寄博正。其赋云：“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遨游。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不久果有海南之窞，议者谓入海之讖也。（《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四库 1047—139；丛书集成初编本未注明出处）

钱惟演《金坡遗事》

271

考 略

钱惟演(962—1034),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越王钱俶次子。后随父归宋,累迁左神武将军。大中祥符元年(1008)擢司封郎中,知制诰。八年(1015)为翰林学士。天禧四年(1020)为枢密副使,累迁工部尚书。仁宗朝,拜枢密使。后坐事出为崇信节度使,卒。少有文名,与杨亿、刘筠以文学并称。曾参预《册府元龟》编修。著有《典懿集》30卷、《拥旄集》5卷、《伊川集》5卷,皆佚。《宋史》卷三一七有传。

《金坡遗事》是钱惟演另一部主要著作,钱氏曾为翰林学士,所以《金坡遗事》主要记翰林院之事。金坡为翰林院别称。洪遵《翰苑群书》卷十二云:“俗称翰林院为坡,盖德宗时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故亦称銮坡。”又简称金坡。宋代记翰林院书有好几部,如李宗谔的《翰林杂记》、苏易简的《续翰林志》、苏耆的《次续

翰林志》、洪遵的《翰苑群书》和《翰苑遗事》、周必大的《玉堂杂记》等。《金坡遗事》是宋代较早一部记翰林院之事的书籍,其所“记典故,不见前记,详矣”。(《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原书惜已佚失,现存《说郭》一卷本。该书在《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玉海》诸目录书中均著录为3卷。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载国朝禁林仪式迹”(《郡斋读书志》);二是翰林院学士题名,其中记宋代从建隆至天圣四年47名翰林院学士,又记唐代自开元而下315名翰林院学士;三是附录,主要包括“太宗御札御诗及铭共九首,真宗诗六首,标于上篇,终以杂记”。“晁迥别书三则附焉。”(《玉海》卷五十七)晁迥所书3则,《直斋书录解題》又别为一书,称《别书金坡遗事》1卷。据《玉海》卷五十七所称,《金坡遗事》完成于天圣四年(1026)三月十五日。

笔者所辑佚文,主要是该书第一部分,即学士院典故逸闻。第二、三部分,即学士院题名和附录均已散佚。主要从《宋朝事实类苑》、《类说》、《紺珠集》、《古今事文类聚》、《五朝名臣言行录》、《诗话总龟》和周必大《文忠集》等书籍辑出。去其重复,共得46条佚文,计5千余字。

翰林院是负责起草诏旨,职掌天文、书艺、图书、医学的官署。其官职清闲,又贴近皇帝,礼遇优渥。翰林院学士都是在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唐朝的李白就曾是翰林院学士,人称李翰林。由于这种特殊背景,人人以入翰林为荣,发生的典故逸闻也最多。唐代的李肇《翰林志》是最早记载翰林院典故的书。宋代由于重文轻武政策的推行,记翰林院典故书就更多。《金坡遗事》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一部。从我们所辑佚文来看,有反映学士院规制的,如“翠毛黄盘雕锦”、“玉楼侍立”、“学士班次”、“学士罢晚朝”等诸条;有反映君臣礼遇的,如“礼遇词臣”、“清切严凝”、“玉署”、“门扉下窃出”、“大雪赐诗”诸条;而更多的是反映翰林院学士典故趣闻的,如“一灰堆”条,记张洎与苏易简争宠之事,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不择手段之事实;

“康肃善射”条，写陈康肃以善射而自得，卖油翁以自己酌油技艺讽之的故事，说明了人们行事待人切不能骄傲自满。因此，所辑《金坡遗事》佚文，对我们了解北宋初期翰林院和文士们生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辑 存

〔一灰堆〕 张洎文章清贍，博学多闻，在江南已要近曾将命入贡。及还，作诗十篇，多訾诋京师风物，有“(风物)一灰堆”之句，以悦其主，苏易简得其亲书本。后洎人为学士，与苏易简争宠，颇成不协，上前谈议，往往异同。苏忿之，谓同列云：“清河公若更相矛盾，即将‘灰堆’之诗进呈矣！”张闻之甚惧，稍为之屈伏焉。（《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四 P984；又见《类说》卷八、卷二十二，四库 873—389；《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6；《说郭三种》V2, P1114）

〔翠毛锦黄盘雕锦〕 学士旧规：十月初，别赐锦长袄子，国初以来，赐翠毛锦。太宗改赐黄盘雕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一，四库 924—136；又见《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89；《岁时广记》卷三十七 P403；《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二十，四库 928—354；《海录碎事》卷五，四库 921—185；《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三四一 V73, P88955）

〔康肃善射〕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颌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耳。”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沥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唯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群书类编故事》卷十四；又见《天中记》卷四十一，四库 966—884，《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二，四库 925—694）

〔门扉下窃出〕 寇准在中书，多召两制就第饮宴，必闭闕苛留之。畏慎者甚惧。李宗谔尝于门扉下窃出，得马而走。后为修官使，恩顾渐深。一日，如至玉宸殿赐酒，宗谔坚辞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语云：“此中不须从门扉下出。”（《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973—390；又见《记纂渊海》卷一百七十四 V4, P2751；《天中记》卷四十四，四库 967—124；《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三，四库 927—255、281；《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二百九十二 V73, P88482）

〔玉堂之署〕 太宗谓宰臣曰：“苏易简告朕，乞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令付宰臣李助以下来于中书堂面宣赐。”（《类说》卷二十一，四库 873—388）

〔玉楼侍立〕 唐制：玉楼赐赦学士得升丹阳楼侍立，五代以后因循废之，苏易简奏，自今上御楼覃恩，与枢密使侍立御榻之侧。（《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89）

〔江南图画〕 太祖平江南，所得图画，赐本院，初有五十余轴，及景德、咸平中，只有《两村牧牛图》三轴，无名；《寒芦野鸭》三轴，徐熙笔；《五王饮酪图》二轴，周文举笔。亦令重装背焉。（《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 P653；又见《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89）

〔太宗押敕〕 陶穀、窦仪在翰林，乾德二年范质等俱罢相，命起韩王登庸制下，无宰相署敕，穀云：“自古辅臣无虚位者，惟唐文宗甘露事后绝班，仆射令狐楚、郑覃奉行制书令，南省官亦可署敕。”仪曰：“穀之所陈，非承平之事，不足援据。今皇弟开封尹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太祖曰：“仪之言是也。”即命太宗署敕赐之。（《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89）

〔破锁检旧章〕 韩丕能诗，及入禁中，不长应用。一夕，须诏书甚急，韩停笔问吏索书旧章，吏以本典扃户出宿，不可搜检，丕乃破锁取之，改易而进。（《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89）

〔御笔戒酒〕 苏易简嗜酒，御笔戒之云：“卿若覆杯，朕有何虑。”易简承诏断酒，已而复饮，上亦不责，及参大政，见上不复叙待，但严颜色责吏事而已，故易简诗什之中多思禁林。（《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89）

[弟拜相兄草麻] 钱希白于予为从父兄也，天圣三年十二月，予忝钧衡之命。时希白当制，世称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门生草麻，前代记之矣。（《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四 P301；又见《记纂渊海》卷一百〇四 V3, P1680；《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八，四库 926—112；《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90；《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二十，四库 928—377；《翰苑新书》前集卷十，四库 P18）

[狡兔三穴首鼠两端] 钱若水为学士，太宗礼遇殊厚，尝草《赐赵保忠诏》云：“不斩继迁，存狡兔之三穴；潜疑光嗣，持首鼠之两端。”太宗览之甚悦，谓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与赵保吉诏》有“既除手足之亲，已失辅车之势。”其辞甚美，太宗御笔批其后云：“依此诏本，极好。”至今其子延年宝藏之。（《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二；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 P525；《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90）

[不可令周翰知] 梁周翰少有文誉，及入禁林，年已七十。景德中，答宰相待罪表，不称旨，上别令赵安仁撰，曰：“不可令周翰知，恐其愧恨。”上圣德包容如此。（《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90；又见《宋人轶事汇编》卷六上 P250）

[留请假榜子] 杨大年性刚频，忤上旨，母在阳翟，有疾，遂留请假榜子与孔目吏，中夕，奔去，上怜其才，终优容之，止除少分司，仍许只在阳翟。（《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90）

[竇尚书] 王著既贬官，内署缺人，太祖谓范质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深严之地，当选谨重之士以处之。”质等对以前朝学士惟竇仪清介谨厚，然顷（须）自翰林迁端明，今又官为尚书，难于复召。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当谕朕意，令勉赴所职。”即日再入翰林，为学士。（《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四；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一 P130）

[灵鹊]（翰苑）院中有双鹊栖于玉堂之后海棠树，（驯熟不畏人，）学士会食，必徘徊翔集，或鸣噪，必有大诏令感召之事，因谓之灵鹊。故晁翰林（迥）诗有“却闻灵鹊心应喜”，并予诗云：“灵鹊先依玉树栖”，益谓此也。（《类说》卷二十二，四库 873—390；又

见《说郭三种》V2, P1114;《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一七“鸿雁部”V52, P63180;《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二十, 四库 928—357;《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一, 四库 924—139;《诗话总龟》卷十七;《紺珠集》卷十一, 四库 872—506;清·周城《宋东京考》卷之七, 四库存目·史 247—380;《天中记》卷五十九, 四库 967—80)

【大雪赐诗】 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 御制雪诗, 并酒赐学士, 诗云:“轻轻相亚凝如酥, 宫树花妆万万株, 今赐酒乡时一盏, 玉堂闲话道情无。”又御制五七言诗赐苏易简, 五言诗曰:“翰林承旨贵, 清净玉堂中, 应用咸依式, 深岩比更崇。归家思值日, 入内集英风。儒措门生盛, 高明大化雄。”七言诗曰:“运偶昌时远更深, 果然穀在我中心。从风臣偃光朝野, 此日清华见翰林。举措乐时周礼法, 思贤教古善规箴。少年学士文明世, 一寸贤毫数万寻。”(《诗话总龟》后集卷一;《类说》卷十九, 四库 873—388)

大中祥符五年, 杨亿为学士, 季夏被疾, 至十月方赴朝参具状称谢, 御笔状尾批七言二韵诗赐之, 诗云:“承明迺侍冗儒玄, 苦学劳心疾已痊。善保具居调饮食, 副予前席待名贤。”(《诗话总龟》后集卷一)

大中祥符二年春, 真宗御制诗赐贡举晁迥云:“礼闈选士古称难, 都为升沉咫尺间。较艺清时公道在, 抡才应得惠人寰。”五年二月, 又御制诗赐贡举晁迥云:“盛时选士贡闈开, 殿宇闻风献艺来。心似构衡求实效, 勿教蓬荜有遗才。”(《诗话总龟》后集卷一;又见宋·宇文绍奕《石林燕语考异》,《石林燕语》卷五 P64)

天禧三年正月九日, 钱惟演承明殿面奉知举, 真宗御制诗并序云:“卜贤能之多士, 允协盛猷;资侍从之洪儒, 书(聿)伸藻鉴。期申职业, 用示篇章。诗云:寅奉昌图绍庆基, 选伦多士叶前规。乡闾荐拔期无滥, 草泽搜罗讵有遗。德举况逢全盛日, 计谐咸造广场时。春官任职当求善, 宗伯抡才务得宜。侍从名儒当委任, 艺文公道辩妍媸。仁伸衡鉴裁深念, 允协菁莪乐有诗。”(《诗话总龟》后集卷一)

二月十八日, 将放文, 赐诗并序云:“详延造士, 允叶于盛猷,

乃春(眷)儒臣,式分于重寄。论秀才臻于显效,当官备著于纯诚。诗云:四海为家宝绪隆,旁求文雅振儒风,命乡随计来多士,较艺抡才有泽宫。簪绂近臣当显任,丝纶深旨论丹衷。旰宵汲汲予存念,夙夜孜孜尔徇公。名实岂惟衡鉴内,贤能皆萃网罗中。伫观翹楚登时用,布政分忧协庶功。”(《诗话总龟》卷一)

[晁迥] 大中祥符元年冬,行升中之礼,驻蹕岱宗。晁迥当草赦书之词,例先进呈裁定,准旧仪,学士当直日,或遇宣召,即系鞋以赴,上戴帽子见之,迥自忖度,今皇上以封祀大礼,方在致斋中,必加严肃,不同时常,乃盛服秉笏造行宫门。有中使人奏,俄出报云:“上适问之,闻学士穿执,遽起入内矣,可止此祇伺。”既中使复入,迥伫立移晷,中使来召,引至幄次,而上已改御巾帻而坐。起居讫,升诣帝所,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进呈词稿,省览称善,怡颜抚问,有加常等。既而赐坐,令饮茶而退(“茶”字注解云:春藏叶,可以为饮。古人诗云:“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因思古帝王,优礼节行之臣,不冠不见,则有之矣。内愧孱琐,何以当圣君体貌之重乎?兹惟先皇帝恭己待士之德,发于清衷而然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4)

大中祥符、天禧之间(忘其年月),暮春之月,阁门传宣布告,令赴池苑游宴之会。法从既集,俄而阴云兴,密雨降。有诏罢后苑之游。上赐宴饮,上御承明殿,面北而坐,预侍坐者翼列如仪。既而执事之臣,捧金盘进名花,有牡丹重沓千房者,并诸奇花,首置御坐前,余皆散布诸臣雕俎之上。内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宰执亦如之,以次诸臣,皆自戴焉。上忽乃眷西顾,宣言:“与学士戴花。”(内庭侍从,惟学士多不名呼。)俄有中使数人遽至,与迥及一二同僚戴之,观者无不竦动也。前代加宠词臣,有以宝装方丈赐食于前,则尝闻之矣。岂谓亲承日月之照,待以王公之礼,何幸会之深欤!(《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5)

大中祥符、天禧之间(忘其年月日),迥当宿直,方甲夜,奉召赴内东门,上御面东阁子坐。起居讫,升进次,宣索坐物,执事者

垒青墩于御坐之东北隅，方命坐，而上语及，遽起侧立以听焉。示意令草诏，（今忘其所诏之事。）恭受宸旨毕，命复坐，饮茶而退。却行才逾阙，上宣言曰：“将蜡烛与学士照路。”俄有中使就御前拔取列置炬之一。其围径甚大，中使执之前引，出内东门，付于本院引接人吏。古之赐金莲烛，其若是乎？上周知故事，善视迹臣，多此类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6）

278 [孙宣公] 孙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学，博通书，善讲学。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再调大理评事，充国子监直讲。太宗幸国子监，诏奭说尚书说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读详润，帝称善，因叹曰：“天以良弼资商，朕独不得邪？”因以切励辅臣，赐奭绯章服，累迁都官员外郎，侍诸王讲，赐紫章服。真宗即位，令中书门下谕奭，欲任以他官，奭对不敢辞，乃罢诸王讲。顷之，自职方员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龙图阁待制。会真宗幸亳州，谒太清宫，奭上言切谏，真宗不纳，遂为解疑论以示群臣。俄知密州，转左谏议大夫，知河阳，为给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养，诏知兖州。上即位，召还，以工部侍郎为翰林学士，预修先朝实录。丁父忧，起复旧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龙图学士。奭每上前说经，及乱君亡国事，反复申绎，因以规讽。又掇五经切治道者，为五十篇，号经典徽言上之。画无逸为图，乞施便坐，为观鉴之助。时章献明肃明皇后每五日一御殿，与上同听政，奭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旷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览万机。奏留中不报，上与太后雅爱重之，每进见，常加礼。久之，上表致仕，上与太后御承明殿，委曲敦谕，不听所讲，因诏与龙图阁学士冯元讲老子三章，礼部尚书晏殊进读唐书，各赐帛二百匹，改工部尚书，知兖州，宴太清楼，近臣皆预。俄出御飞白书赐群臣，中书、门下、枢密院，大字一轴，诸学士以下，小字各二轴，惟奭与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赐焉。并诏群臣赋诗。翌日，奭入谢承明殿，上令讲老子三章，赐裘金带银鞍马。及行，赐宴于瑞圣园，上赋诗饯行，诏群臣赋诗，士大夫以为荣恩。改礼部侍郎，是岁，

累表听致仕。病甚，戒其子不内婢妾，曰：“无令我死妇人之手。”年七十，有司谥曰“宣”。奭举动方重，论议有根底，不肯诡随雷同。真宗已封禅，符瑞屡降，群臣皆歌颂盛德，独奭正言谏争，毅然有古风采。精力孚同，定论语、尔雅、孝经正义。请以孟轲书镂板，复郑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从祀神不设席，尊不施幕，七祠时享，献神齐福，止用一尊，不设三登。登歌不雍彻。冬至，摄祀昊天上帝，外级上七十位，飨先农，在祈谷之前。上丁释典，无三献。宗庙不备贰舞。奭皆言其谬阙，并从增改云。又建言，礼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实则一帝，今位号重复，不合典礼。冬至宜罢五帝，雩祀设五帝昊天帝位，乞与群臣议定，时习礼者少，又惮改作，其议不行。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年月传于时。三子：瑶，虞部员外郎；琪，卫尉寺丞、早卒；瑜，殿中臣。（《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一 P124）

〔漕河〕 国初，方隅未一，京师储廩仰给，惟京东京西数路而已。河渠转漕，最为急务，京东京西自潍密以西州郡租赋，悉输沿河诸仓，以备上供。清河起清淄，合黄河，历齐、郛，涉梁山泺、济州，入五丈河，达汴都，岁漕百万余万石。所谓清河，即济水也。而五丈河，常苦于浅，每春初农隙，调发夫众，大兴力役，以是开浚，始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属意。至岁中兴役之际，必舆驾亲临督课，率以为常。先是，春夫不给口食，古之制也。上恻其劳，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一 P255）

〔玉堂之盛〕 国朝自建隆初至天圣四年，入院者凡四十七人。大拜者十人：李昉、卢多逊、吕蒙正、李沆、毕士安、王旦、王钦若、李迪、王曾、钱惟演。枢密使二人：王钦若、钱惟演。参政十五人：李昉、卢多逊、李穆、贾黄中、吕蒙正、李至、苏易简、李沆、张洎、王旦、王钦若、赵安仁、陈彭年、王曾、李迪。枢密副使六人：钱若水、宋湜、杨砺、钱惟演、王旦、晏殊。承旨六人：陶穀、李昉、宋白、晁迥、苏易简、李维。三人院一人：李昉。再入院七

人：窦仪、李穆、宋白、钱惟演、杨亿、刘筠、李维。父子入院一家：吕武父子。兄弟入院三家：二窦、二李、二钱。（《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四 P300）

[宰相自草奏拟状] 予尝求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道，乃除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前有拟状云：“具官刘昫右，伏以刘昫经国才高，正君志切。方属体元之运，实资谋始之规，宜注宸衷，委司判计，渐期富庶，永赞圣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书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如故，未审可否？如蒙允许，望付翰林降职处分，谨录奏闻。”其后有制画曰：“宰臣刘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令中书门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铸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异，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即黄纸书，宰臣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惟宰属于检背书押，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此其为异也。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皆有词，谓之判，则书判科是也。押检二人，乃冯道、李愚也。状检瀛王亲笔，甚有改窜勾抹处。按旧五代史，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刘昫判三司，正是十日，与此检无差。宋次道记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稿草拟状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拟状，冯道亲笔，盖故事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七 P345）

[宰相奏拟状] 唐宰相奉朝请，即退延英，止论政事大体，其进拟差除，但执熟状画可。今所见有开元宰相奏请状二卷，郑畋凤池稿草，内载两为相奏拟状数卷，秘府有拟状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纪其人履历性行论请，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莱公谓杨文公曰：“予不能为唐时宰相”，盖娴于命词也。今中书日进呈差除，退即批圣旨，而同列押字。国初范鲁公始为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七 P346）

〔宰相上殿命坐赐茶〕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进，入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论道者欤？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傅、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旧相，惮太祖英睿，具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某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寝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是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七 P346）

〔南郊执仗兵士〕 梁开平二年南郊，执仪仗兵士计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南郊，执仪仗兵士一万三千六百人，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仆寺推驾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军执擎人员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卫仗一百二十五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员并执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台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司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八 P352）

〔枢密院别撰时政记〕 左右史所以记言动也，然则王者之密画者切问，弼臣之金谐献纳，外廷分职，莫克与闻，则中书有时政记，得以详述焉。近制，参知政事二员，共掌其任，复有群司上殿奏事，及亲奉德音，或特出宸断，可以训俗示后者，月终录送中书同编纂，编讫奏御，宣付史馆。景德、祥符中，知枢密院王公钦若，陈公尧叟请今枢密院所睹嘉言美德，更不录送中书，愿别为时政记。从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八 P353）

〔学士班次〕 学士班，旧例虽遗补府参军，亦在丞郎之上。建隆中，陶穀任学士，自以官至尚书，因上言学士官未至丞郎者，并序于丞郎之下。至丞郎者，在左右常侍之上。至尚书者，从本品序，从之。淳化五年六月，诏曰：“翰林枢密直学士，职参内署，

礼绝外司，况品秩以既殊，在等威而宜峻。顷有所易，深未使安，宜申明于旧章，用遵行于故事，自今序立班位，宜依旧在丞郎之上。”旧规云：学士大庆贺大朝会，并立于宰相之后，今分行右立，在亲王使相之后。坐即居左，重行于参知政事之后。国朝侍读侍讲皆带翰林之名，在密旨（直）学士之上，又置龙图阁学士，亦在密直学士之上，龙图阁学士即在密直学（士）之下，立班坐位并少退。（《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九 P372）

〔学士班次〕 旧制，端明殿学士，必于翰林中久次者迁授，后改为文明殿学士，皇朝惟李昉为之。资政殿学士，真宗特置此官，以王钦若罢参知政事，优礼之也。时执政奏班，次学士之下，上不悦。月余，授钦若兵部侍郎，充资政殿大学士，班在翰林之上。天禧初，张知白自参知政事罢为侍读学士，以两府旧臣，诏升在学士之上。（《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九 P373）

〔学士班次〕 学士入院，旧例不以官之高下，惟以先后为班。以乾德元年十一月，以工部尚书窦仪为学士，诏仪班次承旨陶穀。天禧四年四月，杨亿再入翰林，诏亿班在钱惟演之下，盛度之上，惟演奏让云：“窃见太祖朝，窦仪自工部尚书再入翰林，班在旧学士之上。太宗朝，王旦以礼部郎中再知制诰，在吕祐之之上。况杨亿在景德中，已为学士，今来官位与臣并是丞郎，伏乞圣慈特升杨亿班在臣之上。”遂降诏从之。故亿谢表云：“更笃相先之义，俄颁得请之文。”（《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九 P374）

〔学士罢晚朝〕 旧规，学士当直，则趁晚朝，不当直，即无逐日起居。国朝之制，并早赴内朝，而罢晚朝矣。或知审官三班及判流内铨者，三五日一诣承明，禀奏公事，即俟上再坐也。旧制谓之诸司散，今谓之诸司公事退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九 P375）

〔太祖命李昉〕 李文公昉，开宝中为中书舍人，时卢多逊为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会学士阙人，太祖并命更直禁林，未几，昉请疾假，多逊先为学士。及九月九日宴大明殿，太祖见昉坐于多

逊之下，怪而问之，执政言，多逊已为学士，昉是更直。太祖坐间命为学士，又以昉是旧德，坐于多逊之上，时开宝五年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九 P375）

〔国忌行香〕 旧制，国忌迭命宰相、参知政事一员率文武常参官赴佛寺行香，内职不与焉。景德中，同知枢密院事王公钦若、陈公尧叟请率内职学士诸司使军职下泊列校同为一班，先诣西上阁门进名奉慰。宰相参知政事文武百官为一班，次诣阁门进名奉慰讫，退赴佛寺行香。小忌则否。（《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7）

〔礼遇词臣〕 真宗好文，待遇学士尤重，王钦若召见最频，其后晁迥、李宗谔、陈彭年、王曾、李维数人，皆被恩遇，惟演再入院，天禧四年间，屡蒙召对，或龙图阁、滋福殿、承明殿，泊宣和门之北阁子，皆从容赐坐，移刻而出，其言议及奏对，此略而不书。又常令中使密至院门，询吏云：“今日谁直？”然后召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7）

〔韩魏公〕 韩侍中薨，差内臣张知督葬事，玄堂瓮以石，一切用度，皆出于官。上自撰墓碑，题其额曰：“两朝顾命定册元勋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题其墓碑额曰：“两朝顾命赞册亚勋之碑。”（《宋朝事实类苑》卷八 P81）

〔玉署〕 玉署之设，密迩紫闼，每夜漏，既上宫钥，并入有大号令，大除拜，边境急奏，虽戴鹖之士充满千庐，典司翰墨数人而已，居是职者，岂不贵重乎？（《群书通要》卷六 V79, P697）

〔玉堂壁画〕 玉堂北壁，旧有董羽画水二堵，笔力遒劲，势若动摇，其下三尺，颇有雨坏处。苏易简为学士，尤爱重之，苏适受诏知举，将入南宫，属于同院韩丕，使召完葺之。苏既去，韩乃呼工之赤白者圻墁其半，而用朱画栏槛以承之。苏出见之，怅恨累日，命水洗涤，而痕迹至今尚在。时人以苏之鉴尚，韩之纯朴，两重焉。（《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 P660）

王旦、李沆、钱若水俱丙寅生，同在翰林，时号丙寅三学士。

(《宋人轶事汇编》卷五上 P191)

钱文僖公惟演《金坡遗事》：旧规云：学士六人遇圣节，共率百二十缗，寺中设斋，今送五十千，与枢密使同开道场，前一日赴宴。(《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四，四库 1149—1)

《金坡遗事》又云：圣节，唐时，惟六学士及二使(谓中官枢密使)赴待诏，虽发书(阙)，亦不坐。又云：淳化五年十月，上赋诗一首，令待诏吴郢、张用和，斋以示学士张洎、钱若水。(《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四，四库 1149—1)

〔清切严凝〕(翰林院)若乃职任之清切，曹局之严凝，礼遇优渥，赐与繁缛云云。(《翰苑新书》卷十，四库 P10；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四库 928—352)

学士非文章则不可为。(《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二十，四库 928—367)

景焕《野人闲话》与《牧竖闲谈》

考 略

《野人闲话》，《崇文总目》、《通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均已著录，景焕撰，共计5卷。《宋史·艺文志》作耿焕撰，或可因避太宗讳，而改其姓。景焕，一名朴，自号玉垒山人、匡山处士、闲吟牧竖。善绘画，后蜀时曾与诗人欧阳炯游成都应天寺，画天王及部从，炯为作长歌美之，草书僧梦归画于廊壁，成都人号为应天三绝。又善制墨，曾制“香璧”墨五十团。检所辑佚文，“景焕”条中云“景焕为壁州白石县令”，可知他曾入仕途，并未完全是山野之人。

弥足珍贵的是，《说郛三种》曾留有景焕所作《野人闲话序》：

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闲话者，知音会语，话前蜀主孟氏一朝人闲闻见之事也。其中有功臣

瑞应,朝廷规制可纪之事,则尽见自史官一代之书,此则不述,故事件繁杂言语猥俗亦可警悟于人者录之,编为五卷,谓之《野人闲话》。时大宋乾德三年乙丑岁三月十五日序。(《说郭三种》V1,P309;又见V4,P1333)

由此可知,该书作于宋太祖乾德三年(965),是为宋初时作品。《遁斋闲览》主要记载四川孟昶朝廷与民间事。在记载孟昶朝廷之事中,有一篇《颁令箴》,是蜀后主孟昶写给下属官员的。据洪适《容斋随笔》载,其《颁令箴》放在《野人闲话》首篇,该《颁令箴》为四言诗,孟昶告诫下官要勤政爱民,严禁刻剥百姓,要知道尔俸尔禄,都是民脂民膏,所以要仁慈爱民。此《颁令箴》,可以说至今仍有教育意义,不失为廉政爱民的一篇文章。该文放于首篇,体现作者将“警悟于世人者录之”的创作宗旨,可见该书并不单纯是野人的闲话。作者创作动机是十分深刻的。再看看所辑佚文,很多是写民间下层人士的。“击竹子”条写成都酒肆中以击竹卖唱的乞丐;“李客”条写一位披蓑戴笠在城中卖杀鼠药的穷人;“黄万祐”条也是记一位成都卖药人;“蜀都妇人”条则述一位女乞丐受人呵叱,苦难不堪之事;“杨于度”和“灵砂饵胡孙”条均记一位名为杨于度玩猴子的艺人。可见景焕这位山野之人,长年生活于民间下层,深知下层百姓疾苦,以无限怜悯之情,反映他们苦难生活,颇有愤世济生之意,这在历代文人作品中,是极为鲜见的。景焕在该书中还描写了一些救人济世之人,如“赵尊师”条,记赵氏能飞符救人疾病,有一病女,因服其符,而得痊愈。其所居百里内,无妖怪作祟;“掩耳道士”条,记一道士预测一二年内洪水将至,告于众人买葫芦种子,欲济百姓能以葫芦漂浮而生,却不被人理解,后果发大水,人们后悔莫及。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人是很赞赏的。反之,对一些权贵邪恶者,作者进行了无情鞭挞。如“章邵”条,记富商章邵性贪狠残忍,路见一小鹿,都要捕杀。后夜间行路,见一人卧睡,即杀

人劫物而逃。天明方知所杀者为自己独子；“九十字”条，记燕王贻邺之子孟德崇，自恃权贵，无法无天，梦中受老人责卜，不久果卒；“樵本”条，记一位不孝不义之人樵本，因作恶多端，而变为赤虎，被人射杀分而食之的故事。上述诸事虽在“闲话”中展开，但褒贬扬抑，历历在目，表明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

作者还记载了一些文人雅士谈诗论文，评画说艺之文，虽无深意，但却保留了许多珍贵文献，特别是绘画史方面更为丰富。由于景焕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画家，他评画之文，如“贯休”、“楚安”、“应天三绝”、“八仙图”、“黄筌”等诸条，都是孟氏王朝四川绘画史难得的资料。

《牧竖闲谈》是景焕另一部志怪小说，因作者自号闲吟牧竖，故名。《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已著录，无卷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3卷。今检其佚文，体裁与《野人闲话》相同，其思想内容却相差甚远，多记异闻奇事，并无深意，但诡譎奇特，颇为引人。如“玉局井洞”条，记成都玉局观一井洞，深不可测，行至数日，才见白、赤二巨蟒，原来是前朝王建、高骈的化身；“梦吞金龟”条，述刘纘初为文迟涩，后吞一金龟，文思大进，与著名文人欧阳炯同名，后某一日，口中吐出金龟，不久而卒；“元植及物”条，写陈元植爱动物而延寿百年的故事；“十色笺”条，写唐代名妓薛涛与元稹互题诗于十色笺上的故事；“长发五丈”条，记李山甫发长五丈，被误识妇人之事；特别是“胡猯报冤”条，是该书写得最为出色的一篇，记一胡（猯）猯目击其子被鸢啄死，三日不食，哀鸣不已。后终于捕获飞鸢，为子雪恨，极富哲理性。

《遁斋闲览》与《牧竖闲谈》虽然在思想内容上相差较大，但其艺术手法颇为一致。记述都极为生动，故事情节也颇为曲折，特别善于细节描绘。有些故事搜奇录怪，虽无蕴藉，但文采焕然，是宋代小说颇有特色的两部。

《野人闲话》佚文，《太平广记》保留最多，共31条；《说郛》引《自序》1篇，文7条。另《锦绣万花谷》、《诗话总龟》、《天中记》、

《野人闲话》辑存

《古今事文类聚》、《古今图书集成》多有引录。另《诗话总龟》卷四十七有一条记苏东坡志海南双井事，注明出自《野人闲话》。作者景焕为宋初人，与东坡生活年代相差甚远，故为误录，不予收录。上述诸书所引佚文，去其重复，共有 38 条佚文。

《牧竖闲谈》佚文多存《类说》中，共节录 7 条；《说郛》存 3 条；《新编分门古今类事》、《锦绣万花谷》、《永乐大典》等多有引录。另“独击鹞”条，《类说》、《锦绣万花谷》都标明出自《翰府名谈》，《海录碎事》标明出自《牧竖闲谈》，也一并辑出，去其重复，共得 11 条佚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牧竖闲谈》共存 19 事，所存佚文已超过一半。现将两书佚文辑存如下。

〔颁令箴〕 蜀后主孟氏诘昶，字保元，尊号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道号玉霄子，承高纂业，性多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以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人游浣花者，游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贵门公子乘彩舫，游百花潭，穷奢极丽。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异果名花，小类神仙之境。兵部王尚书瑶题亭子诗一联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皆此类也。自大军收复，蜀主知运数有归，寻即纳款，识者闻之嘉叹。蜀主能文章，尝为箴诫，颁诸字（子），人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班令箴，曰云云，已载在前。（《说郛三种》V1，P308；又见 V4，P1333）案，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夷，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

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容斋续笔》卷一，《容斋随笔》P140）

〔赵尊师〕 赵尊师者，本遂州人。飞符救人疾病，于乡里间年深矣。又善役山魃，令挈书囊席帽，故所居前后百里内，绝有妖怪鬼物为人患者。有民阮琼女，为精怪所惑，每临夜别梳妆，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医疗，即先知姓名。琼乃奔尊师救解。赵曰：“不劳亲去，但将吾符贴于户牖间，自有所验。”乃白绢朱书大符与之。琼贴于户，至一更，闻有巨物中击之声，如米坠地，遂攒烛照之，乃一巨鼉，宛转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见，女乃醒然自悟，惊骇涕泣。琼遂碎鼉之首，弃于壑间，却诣尊师，备陈其事。赵慰劳之，又与小符，令女吞之，自后无恙，大符却归于案上。（《太平广记》卷七十九 V2, P504）

〔击竹子〕 击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许人，年三十余。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节相击，锵然鸣响，有声可听，以唱歌应和，乞丐于人，宛然词旨皆合道意。得钱多饮酒，人莫识之，如此则十余年矣。一旦，自诣东市卖生药黄氏家，从容谓曰：“余知长者好道，复多气义，有日矣。今欲将诚素奉讫，得否？”黄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击竹子谓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门外七里亭桥下盘泊，今病甚，多恐不济，若终焉之后，敢望特与烧爇。今日赍钱两贯文，充买柴用，慎勿触我心肝，是所托也。阴鹭自有相报。”因留其钱，黄氏自不取，则固留而去。黄氏子翌日至桥下，果见击竹子卧于蒹葭之上，见黄氏子来，忻然感谢，徐曰：“余疾不起。”复与黄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触我心肝，则幸也。”珍重且辞，言讫而逝。黄氏子亦悯然出涕，太息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备棺敛，将出于郊野，堆积柴炭，祭而焚之，即闻异香馥郁，林鸟鸣叫。至晚，只余其心，终不燃烬，复又其大如斗。黄氏子收以归城，速语令人以杖触之，或闻炮烈，其声如雷，人马皆骇。逡巡，有人长余尺，自烟焰中出，乃击竹子也。手击其竹，嘹然有声，杳杳而上。黄氏子悔过作礼，众人皆叹奇异。

于戏！得非不触其心，复在人间乎？触其心，便可上宾乎？复欲于黄氏子显其蜕化乎？始知成都乃神仙所聚之处，如击竹子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贫贱行乞之士而轻易焉。（《太平广记》卷八十五 V2, P550）

【李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尝披蓑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或有人买药，即曰：“此不惟杀鼠，兼能疗人众病，但将伴餐之，即愈。”人恶其鼠药，少有服饵者。有百姓张赞，卖书为业，父年七十余，久患风疾，一日因鼠啮其文字数卷，赞甚怒，买药将以饲鼠，赞未寝，灯下见大鼠数头出，争食之，赞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见皆有羽翼，望门飞出，赞深异之，因就李客语之。客曰：“应不是鼠，汝勿诞言。”赞更求药，言已尽矣，从此遁去。其父取鼠残食之，顿觉四体能屈伸，下床履步如旧日。（《太平广记》卷八十五 V2, P553；又见《六帖补》卷十一）

【黄万祐】 黄万祐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言人灾祸无不神验。蜀王建迎入宫，尽礼事之。问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饵之士，但虚心养气，仁其行，少其过而已。”问其齿，则曰：“吾只须记夜郎侯王蜀之岁，蚕丛氏都郫之年，时被请出，尔后乌兔交驰，花开木落，竟不记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为之地，何其炎炎。”请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为瓦砾矣。后坚辞归山，建泣留不住。问其后事，皆不言之。既去，于所居壁间见题处曰：“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鸛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详之。至乙亥年，起师东取秦凤州，报捷之际，宫内延火，应是珍宝帑藏，并为煨烬矣。乃知太岁乙亥，是为青猪，为焚烧之期也。后三年，岁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为鸛兽，干与纳音俱是土，土黄色，是以言鸛兽两头黄，此言不差毫发。（出《录异记》。明钞本作《野人闲话》，《太平广记》卷八十六 V2, P558）

【王处回】 王侍中处回常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

士庞眉大鼻，布衣蓝缕，山童从后，擎拄杖药囊而已。造诣王公，于竹叶上大书：“道士王挑杖奉谒”，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见，因从容致酒，观其谈论，清风飒然。处回曰：“弟子有志清闲，愿于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适闲性。”道士曰：“未也。”因于山童处取剑，细点阶前土广尺余，囊中取花子二粒种子，令于盆覆于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渐渐长大，颇长五尺已来。层层有花，烂然可爱两苗。尊师曰：“聊以寓目适性，此则仙家旌节花也。”命食不餐，唯饮数杯而已。曰：“珍重，善为保爱。”言讫而去，出门不知所之。后王公果除二节镇，方致仕，自后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种。（《太平广记》卷八十六 V2, P560；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二，四库 924—293）

〔抱龙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庙，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设斋，乃至诸州医卜之人，亦尝集会，时有一人，鹑衣百结，颜貌憔悴，亦往庙所，众人轻之，行次江际，众人憩于树阴，贫士亦坐石上，逡巡谓人曰：“此水中有一龙睡。”众之不应。旁有一叟曰：“何得见？”贫士曰：“我则见。”众士曰：“我等要见如何？”贫士曰：“亦不难。”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龙出，腥秽颇甚，深闭两目，而爪牙鳞角悉备，云雾旋合，风起水涌，众皆惊走遥礼，谓之圣人，遂却沉龙水底，自挂鹑衣而行，谓众人曰：“诸人皆以医卜为业，救人疾甚，知人吉凶，亦近于道也，切不得见贫素之士便轻侮之。”众人惭谢而已。复同行十里，瞥然不见。（《太平广记》卷八十六 V2, P561）

〔掩耳道士〕 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中所，一旦有道士羽衣蓝缕，来于稠人中，卖葫芦子种，云：“一二年间，甚有用处，每一苗只生一颗，盘地而成。”兼以白土画样于地，以示人，其规模甚大，逾时竟无买者，皆云：“狂人不足可听。”道士又以两手掩耳急走，言风水之声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竞相随而笑侮之，时呼为掩耳道士。至来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涨，漂数百家，水方渺弥。众人遥见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声风声

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八十六 V2, P561）

〔何昭翰〕 伪蜀度支员外郎何昭（原昭下有曰字，据明钞本删。）翰，尝从知于黔南，暇日，因闲步野径，于水际见钓者，谓翰曰：“子何，判官乎？”曰：“然。”曰：“我则野人张涉也。余比与子交知知久矣。子今忘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谓翰曰：“子有数任官，然终于青城县令，我则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满与君同归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辞而去。翰深志之。后累历官，及出为青城县令，有忧色，钓者亦常往来，何甚重之。一旦大军到城，劫贼四起，钓者与翰相携入山，何之骨肉尽在城内，贼众人县，言杀县令，齑而食之。贼首之子自号小将军，其日寻觅不见，细视县宰之首即小将军之首也。贼于是自相残害，莫知县令所之。后有人入山，见何与张同行，何因寄语妻子曰：“吾本不死，却归旧山，尔等善为生计，无相追忆也。”自此人不复见，莫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八十六 V2, P562）

〔嘉州僧〕 利州广福禅院，则故戎帅张处钊所创，因请长老灵贵主掌，以安僧众。经数年矣。灵贵好烧炼，忽一日，取众僧小便以大镬炼而成霜，秽恶之气，充满衢路。堂有一僧，元自嘉州来，似不得意，咄咄焉。灵贵觉之，遂请收买众僧食米，冀其少在院内。不旬日，其僧尽将簿历钱物，就方丈纳之，云：“缘有小事，暂出近地。”遂欲辞去。其夜，于堂内本位踣跌，奄然而逝。众僧皆讶其无疾，告行常议，堂内有僧迁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请众僧，人擎一枝，送至郊外，垒而为棚，焚烧讫，即归院集众，以其所有衣钵，尽归众用，以为常例。其日，坐亡僧于柴棚之上，维那十念讫，其僧忽惊起，谓维那曰：“有米钱二贯文，在监行者处。”又合掌谓众僧曰：“来去是常，谢诸人远来相送。”瞑目敛手，端然不动，右肋火烧，即成灰烬。众咸惊骇，是知圆明真往，死而不亡，或来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太平广记》卷九十六 V2, P642）

〔章邵者〕 章邵者，恒为商贾，巨有财帛，而终不舍路歧，贪

猥诛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为邵之所获，邵便打杀，弃之林中，其鹿母遥见悲号，其声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谋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树下憩息，以伺其父。未间，且寝于树阴中，邵不晓是子，但见衣幙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幙而前行，及天渐晓，见其衣幙，乃知杀者是己子也。嗟乎，章邵凶率如此，报应亦宜然。（《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三 V3, P950）

〔安守范〕 伪蜀彭州刺史安思谦，男守范，尝与宾客游天台禅院，作联句诗，守范曰：“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云：“忘机同一祖，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云：“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时松柏下，联接百千灯。”因纪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贫子乞食见之。朗言曰：“人道有初无尾，此则有尾无初。却后五年，首领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抚掌大笑，院僧驱逐之。贫子走且告曰：“此后主人，不远千里，即欲到来。”众以为狂，莫测其由。后数年，守范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领俱碎之义。周与李，累授官资，此不如尾句之义也。院主僧寻亦卒。相承住持者，来自兴元，则主不远千里也。贫子之说，一无谬焉。（《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V3, P1046）

〔贯休〕 唐沙门贯休本婺州兰溪人也。能诗善书妙画，王氏建国时，来居龙蜀中龙华之精舍。因纵笔，用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萦云，枯松带蔓，其诸古貌，与他人画不同，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门人昙域、昙弗等甚秘重之。蜀主曾宣入内，叹其笔迹狂逸，供养经月，却令吩咐院中。翰林学士欧阳炯亦曾观之，赠以歌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目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去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窸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是画工虚废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

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揩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崖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文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二片，线补纳衣千万行。林间落叶纷纷坠，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四 V5, P1638）

〔楚安〕 西蜀圣寿寺僧楚安妙画山水，而点缀甚细，至于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岚人物，悉皆有之。每画一小团扇，内安姑苏台或画滕王阁，其有千山万水尽在目前，然须一季已来，方就一扇。其时诸王宰辅竞相有请，得之者奉遗甚厚；有不得画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适意而已。归寂后，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笔迹，或谓之墨宝也。（《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四 V5, P1638）

〔应天三绝〕 唐僖宗皇帝翠华西幸之年，有会稽山处士孙位随驾止蜀，位有道术，兼攻书画，皆妙得笔精。曾于应天寺门左壁上画天王一座，部从鬼神，奇怪斯存，笔势狂纵莫之与京，三十余年无有敌者。景焕其先亦专书画，尝与翰林学士欧阳炯乃忘形之交。一日联骑同游兹寺，偶画右壁天王以对之，渤海在旁观其逸势，复书歌行一篇以记之。续有草书僧梦龟后至，又请书之于廊壁上，故书歌画行，一日而就，倾城人看，阆咽市中，成都之人故号应天三绝，歌行亦录附曰：“锦城东北黄金地，故迹何人与此寺。白毛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彩仗时驱拂琳装，金鞭频策骐

骐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吴道子称无敌者。奇哉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搯(上声)生威容，趋踰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织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有，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名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髻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颌髑髅乾子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人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置，地脉沉沉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象百般生眼前。后来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太平广记》卷二百十四V5, P1640)

[八仙图] 西蜀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绘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堵。笔迹遒健，精彩欲活，见之者心竦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中之奇绝也。蜀主累遣秘书少监黄筌令取模样及下山，终不相类。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八幅，以献孟昶，观古人之形相，见古人之笔妙，观赏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无以写神仙之质也。”赐物甚厚。一日，令伪翰林学士欧阳炯次第赞之，又遣水部员外郎黄居宝八分题之。每观其画，叹笔迹之纵逸，览其赞，赏文词之高古，视其

书,爱点画宏壮。所谓八仙,不让三绝。(八仙者,李巳、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葛永瓚)(《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四 V5, P1641)

〔黄筌〕 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以右手第二指搥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谢恩讫,昶谓曰:“此钟馗若母指搥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缙绢素,画一钟馗,以母指搥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采段银器,旌其别识。(《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四 V5, P1642; 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四库 925—103)

〔文谷〕 伪蜀词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常诣中书舍人刘光祚,喜曰:“今日方与二客为约,看予子桃核杯。”文方问其由,客至,乃青城道士刘云,次乃升宫客沈默。刘谓之曰:“文员外亦奇士。”因令取核桃杯出视之,杯宽尺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也。刘云:“予少年时,常游华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睹之惊骇。”道士笑曰:“尔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见授,予宝之有年矣。”道士刘云出一白石,圆如鸡子,其上有文彩,隐出如画,乃是二童子,持节引仙人,眉目毛发,冠履衣帔,织悉皆具,云,于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阔一寸余,长二寸五分,上隐出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周备,云,于巫峡中得之。文谷一日尽睹此物,幸矣。(《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二 V5, P1781; 又见《古今图书集成》卷二一八“草木典”V55, P66937; 《天中记》卷八,四库 965—357)

〔辛夤〕 孟蜀翰林学士辛夤,顷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则古道院,在一峰之顶,内塑像皇姑,则唐玄宗之子也。一夕,梦见皇姑召之,谓曰:“汝可食,令汝聪利,老而弥健,心力不倦,亦资于年寿矣。汝(非)有道性,不久住此,须出佐理当代。”夤梦中

拜请法制，则与申天师怡神论者中者同，（玄宗孙申天师有《怡神论》二卷，下卷中有神仙秘方三十首，首则甘草为首，又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个，去皮尖，早晨盥漱了，内于口中，久之，则尽去其皮，又于口中暖之，逡巡烂嚼，和津液如乳汁，乃顿咽，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换血，令人轻健安泰。夤逊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轻健，年遂从心，犹多著述）又梦掌中草不绝。后来内制草数年，复掌选，因知申天师怡神论中仙方，尽可验矣。（《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V6, P2212；又见《古今图书集成》卷二一八《草木典》V55, P66904）

〔覃鹭〕 孟蜀工部侍郎刘义度判云安日，有押衙覃鹭梦与友人胡针同在一官署厅前，见有数人，引入刘公，则五木备体，孑然音旨，说理分解，似有三五人执对，久而方退，于行廊下坐。见进食者，皆是鲜血，覃因问，旁人答曰：“公为断刑错误所致，追来已数日矣。”遂觉，及早，见胡针话之，针曰：“余昨夜所梦，一与君叶，岂非同梦乎？”因共秘之。刘公其日果吟《感怀诗》十韵，其一首曰：“昨日方鬢髻，如今满颌髯。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今其诗皆刊于石，人皆讶其诗意，不数日而卒，岂非断刑之有错误乎？（《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V6, P2225）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贻邺之子也。自恃贵族，脱略傲诞，尝太庙行香，携妓而往。一夕，梦一老人责之，且取案上笔，叱令开手，大书九十字而觉。翌日，与宾客话及此事，自言老人责我，是惜我也。书九十字，赐我寿九十也。客有封琬戏之曰：“九十字，乃是行书卒字，亚卿其非吉兆乎？”不旬日，果卒。（《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V6, P2225；又见《天中记》卷二十三，四库 966—85）

〔蜀都妇人〕 元和子尝因暇日，出蜀都东郭门，见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舰，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妇人衣布襦拜于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将加殴击，妇人乃去，傍江岸伫立，四顾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视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牵拽飘然而逝，直抵大岸，应时粉碎，财货悉皆溺于水，二

人大骇，疑妇人所为，欲擒之，已亡去矣。（《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七 V6, P2288）

298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尝归郫城别墅，过桥见一婴儿，以蕉叶荐之。泳怜其形相貌异，收归，哺养为子。六七年，能书，善谈笑，父母钟爱之，过于亲子。至十二岁，经史未见者，皆览之如夙习，人皆谓之神者。尝独居一室中阅书，父母偶潜窥之，见一人持书簿，复有二童子接引呈过，其子便大书数行，却授之去，父母异之。来日，因侍立，泳欵曲谓之曰：“吾夜来窃有所睹，当得非判阴府事乎？”曰：“然。”重问则唯拜不对。泳曰：“阴府人间，事意不同，吾不欲苦问，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后六年，一旦白父母：“儿只合与少卿夫人为儿一十八年，今则事毕，来日申时，却归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为之出涕。泳问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来日申时，其子卒，故泳有退闲之志，未久，坐事遂罢。（《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四 V7, P2482）

[谯义俊] 罗江县道士谯义俊，壮年，忽梦太山府君追之，赐以黄敕，补为杖直。昼归阳间，夜赴冥府，如此二十余年。常人间有命未终为恶者。追生魂答之，其人在阳间之病或贫乞是也。往见亲戚及里人被答者，明日往视之，皆验，然恒愿得免。忽于冥间遇道士，不言姓名，谓曰：“尔何不致名香？昼于阳间上告南辰北海，必得免。”义俊依此虔告，忽尔太山府君却追黄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余。（《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四 V5, P2482）

[张飞庙祝] 梓州去城十余里，有张飞庙，庙中有土偶，为卫士，一夕，感庙祝之妻。经年，遂生一女，其发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状。至于长大，人皆畏之。凡莅职梓州者，谒庙，则呼出验之，或遗之钱帛，至今犹存。（《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V8, P2798）

[文澹] 前进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生三四岁，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才五岁，学人诵诗书，颇亦聪利。无何，失

足坠井而卒，父母怜念，悲涕不胜。后乃生澹，澹一日语父母曰：“儿先有银葫芦子并漆球香囊等，曾收在杏树孔中，不知在否。”遂与母寻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怜惜过于诸兄。志学之年，词藻俊逸，后应学，翰林范学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六 V8, P3095）

〔和文〕 蜀主人王昭远戊午为巡边制置使，及文州，遇军人喧聚，问之，言旧冢内有尸不坏，或以砖石投之，其声铿然。昭远往，见其形质俨然，如新逝者，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马步都虞侯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昭远致祭，复令掩闭之，于墓侧刻石铭之。（《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 V8, P3122）

〔梦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宫有卫圣神龙堂，亦尝修饰严洁，盖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别欲广其殿宇，因昼寝，梦一青衣谓后曰：“今神龙意欲出宫外居止，宜于寺观中安排可也。”后欲从之，而子未许，后又梦见青衣重请，因选昭觉寺廊庑间，特建一庙，土木既就，绘事云毕，遂宣教坊乐，自宫中引出，奏送神曲，归新庙中，奏迎神曲，其日玄云四合，大风振起，及神归位，雨即滂沱，或曰：卫圣神龙出离宫殿，是不祥也。逾年，国亡灭而去，土地归庙中矣。（《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五 V9, P2459）

〔樵本〕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百姓樵本者，兜率人也。不孝不义，邻里众皆恶之，少无父，常毁骂母，母每含忍。一旦，归自晚，其母倚门而迎，本遥见，便骂，母曰：“我只有汝一人，忧汝归夜，汝反骂我也。”遂抚膺大哭，且叹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时便出门，近城沿路上坐，忽大叫一声，脱其衣，变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来日，犹在城上。蜀主命赵庭隐射之，一发正中其口，众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变虎，地震者耳。（《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 V9, P3496）

〔杨于度〕 蜀中有杨于度者，善弄胡猕，于阆阆中，乞丐于人，常饲养胡猕大小十余头，会人语，或令骑犬，作参军行李，则

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如弄醉人，则必倒之。卧于地下，扶之则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狒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实，主严重，人皆惧之，故弄此戏。）一日，内厩胡狒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趺捷，皆不中，竟不捉获者三日，内竖奏杨于度善弄胡狒，试令捉之，遂以十余头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厩胡狒亦在舍上窥觑，于度高声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狒来。手下胡狒一时上舍，齐手把捉内厩胡狒，立在殿上。蜀主大悦，因赐于度绯衫钱帛，收系教坊。有臣因问杨于度，胡狒何以教之而会人言语？对曰：“胡狒乃兽，实不会人语，于度缘饲之灵砂，变其兽心，然后可教。”内臣深讶其说，则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胡狒鸚鵡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兽食灵砂，尚变人心，人食灵砂，足变凡质。（《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六 V9, P3647；又见《天中记》卷六十，四库 967—879；《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八六《猿猴部》V52, P63847）

〔景焕〕 景焕为壁州白石县令，行陟巴岭，峻险万仞，约七八程，达玉女庙，或有巨虺横亘其前，径可七八尺，鳞甲不啻开扇许大，头尾垂在山下，唯闻折木，震响山谷，童仆辈尽股栗惊骇，莫能前进。于是旦（且）驻山穴，因登高望之，竟目方见尾，欲谓之龙。龙之行动，必有风雨随之。其日晴朗，方见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鱼，翳天之鸟，虫禽之绝大者，信有之焉。（《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V10, P3761；又见《天中记》卷五十六，四库 967—683）

〔红梔子花〕 蜀主升平，尝理园苑，异花芳草毕集其间，一日有青城山客申迅入内，进花两粒，曰：“红梔子花种，贱臣知圣上理苑圃，辄进名花两树，以助佳趣。”赐与束帛，背至朝市，散与贫人，遂不知去处，宣令内园子种之，不觉成树两载，其叶婆娑，则梔子花矣，其花烂红六出，其香袭人，蜀主甚爱重之，或令图写于团扇，或绣入于衣服，或以熟革，或以绢素鹅毛作首饰，谓之红梔子花，及结实成梔子，则颗大于常者，用染素则成赭红色，甚妍

翠(丽),其时大为贵重。(《说郭三种》V1, P308 及 V4, P1333;《天中记》卷五十三,四库 967—560;《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三百十二 V56, P67693 中)

[火龙腾跃] 大军未至前,自春至夏无雨,螟蝗大作。一旦,汉州什邡县古井中,夜有十丈(尺)火龙腾跃而出,浩浩升天而去,乃至鳞甲首足明耀赫奕,大风吼天,树木皆拔,余烬坠地,延烧数百家。翌日有一人被发衣青布裤,奔走于街巷中,高声唱言:有一神人使作,无爷无母救你。汗流满面,困乏喘气而口不暂停,两日亦不知所在,复有鹌鹑鸣于屋,射之不中(俗呼为秃秋鸟),故老见之曰:“此鸟主少,主归命,咸康时来,此时又来,当有兴替乎?”皆秘而不奏,明年冬,大军入界。(《说郭三种》V1, P308 及 V4, P1333;《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三十 V53, P64252)

[蜀书画八人] 巴蜀三纪以来,(自蜀主好事)故艺能之士精于书画者众矣,沙门县城学李阳冰篆书,县城则神大师门人也。道士张昭胤学柳公权书,则傅贞夫天师门人也。工部员外郎昭嘏仿韩择木八分书,昭嘏亦杜光庭门人。僧晓峦攻张芝草圣,晓峦则梦龟弟子。皆超其本差其肩也。独黄少鉴筌师边鸾雀竹处士,滕昌祐拟梁广花草野人,姜道隐本张藻松石。道隐不事谈论,其与人交往,不冠带,不跪,人谓之操头相国。李昊为著名道德,常住绵竹山中。李司议文才继阎立本写真书画,八人皆妙绝当代,野人平生计(读)庄老之书有暇而性好图龙之真,兴思忽至,即画百尺之状,纵意挥画,苟不称意则涂抹之,不啻千余躯而已,飘飘然云阴雨气,似有蜿蜒之势,掷笔抚掌,自为怡逸,尝以此为适意之作。亦曾撰集《龙证笔诀》三卷传于家。(《说郭三种》V1, P308 及 V4, P1334)丁未年彭州倅郑昭请图真龙于城之西门太山府君之祠,为民致雨,二是与二道士数仆夫秉烛以画,使人槌鼓喷笛,掌祠者顿足起舞,其夕三更风雨大沛,奈何一时之戏,济农事。有蒋贻恭留题诗曰:“四人空解效丹青,惟子通玄得墨灵。应有鬼神看笔下,岂无风雨助成形。威疑喷浪归沧海,势欲

拿云上杳冥。静闭绿堂深夜后，晓来帘幕似闻腥。”（《诗话总龟》卷二十一）

〔灵砂饵胡孙〕 优旃杨干（千）度善弄胡孙，于闾阉中饲养胡孙十余头，会人语，亦可取笑一时。一日内厩胡孙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不中，三日内竖奏干度善弄胡孙，试令捉之，遂诏干度，谢恩乞，胡孙十余头亦朝殿上拜，叉手作行立，内厩胡孙亦在舍上窥之。干度高声唱言：“奉敕把下舍上胡孙来！”手下胡孙一时上舍，齐手把捉内厩胡孙，立在殿前。蜀主大悦，赐干度优绯衫钱帛，收系教坊。有内臣因问胡孙何以教之，会人言语，对曰：“胡孙乃兽，实不会人言语，干度尝饵之录砂，变其兽心，然后可教之。”内臣深讶所说其事，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胡孙鸚鵡犬鼠等以教之。（《说郭三种》V1，P309 及 V4，P1334；《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百十八 V48，P59732）

302

〔食杏仁〕 翰林辛学士顷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则古先道院，在一峰之顶，内有塑像皇姑，则唐六代玄宗之也。一夕梦见召夤逊，谓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聪明，老而弥壮，心力不倦，亦资于年寿矣。汝有道性，又不久在此，须出山佐理当代。”夤逊梦中拜，请其法，则与《怡神论》，中者同玄宗朝申天师元有《怡神论》两卷，下卷中有神仙秘方三十首，则甘草丸为首，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个，去皮尖，早晨兴嗽了，内于口中，久之则尽去其皮。又于口中暖之，逡巡烂嚼，和津液如乳汁顿咽，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换血，令人轻健安泰，夤逊日日食之，至今老而轻健，年逾从心，犹多著述。（《说郭三种》V1，P309 及 V4，P1334）

〔旌节花〕 王侍中处回尝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盖欲寻药术神仙之道，从蜀主之好也。一旦，有道士庞眉大鼻，布衣褴褛，山童从后，造谒王公，于竹叶上大书：“道士王桃枝奉谒”。王公从容置酒，观其谈论，清风飒然，甚仰之，因曰：“弟子有志清闲，思于青城山下致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也。”因之山童处剑细点阶前土广尺余，囊中取花子种之，令以盆覆于上，逡巡，去盆，

花已生矣。渐随日长大,形长五尺以来,层层有花,烂然可爱者两苗,道士曰:“聊以寓目适性,此仙家旌节花也。”王公命食,不餐,唯饮数杯而退曰:“珍重善为保爱。”出门旋失所之。后王公果除二节镇方致仕。自后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种。(《说郛三种》V1, P309 及 V4, P1335)

彭州天台禅院,前致仕焦将军彦宾所创也。天台僧行灯掌之,刺史安思谦男守范与宾客游,联句以纪其来,守范出首句曰:“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武军推官杨鼎夫继曰:“忘机同一祖,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周述曰:“古德玄意远,外窗虚景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音联曰:“片时松影下,联接百千灯。”遂请闲僧教大师义西八分书于碑。翌日,有贫子乞食于院,见而高声读之曰:“人道有初无尾,此则有尾无初。后五年,首颌俱碎,不如尾句者乎?”院僧驱逐,贫子曳杖四顾曰:“此后生不远千里即欲到来。”人以为狂言。果五年诛思谦,守范伏法,鼎夫大暴亡。此则首颌俱碎之义也。行灯归寂,寺僧蜀王尽遣出之后,主持院僧适自兴元归,则是不远千里之义也。贫子之说一无谬焉。杨鼎城郭都人尝游青城山,过皂江,溺而又出登岸,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曰:“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旋失老人所在。因作诗以纪之曰:“青城山峭江水寒,欲渡当时值急湍。棹(浪?)急狂风趋远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攀弱杖仓皇处,命在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思无以报,令人羞说雀衔环。”至成都与知己言,竟莫究盐里人之义。后为居安思谦幕,判成都盐院,感疾暴亡,以盐裹其尸归于蜀。(《诗话总龟》卷四十七,四部丛刊本)

《牧竖闲谈》辑存

[玉局井洞] 成都玉局观内井洞,初,莫得知其深浅。唐

末,高太尉骈节制西蜀时,因罪人令以绳绊其腰,并齐粮垂下,令探井洞深浅,若得命即舍前愆。于是接续绳索两日方绝。其罪人但觉幽暗,罔知昼夜,及底渐有明处,乃是一洞穴,四壁峭石中有浅水沙石而已。罪人遂解绳寻水而行,约数里以来,亦多有毒蛇,复不伤害,出洞口乃是一宫阙,旋有人至,问言何以到此,罪人即备述所因,遂引见二三道流,诘之。某则犯法罪人,相公令某来探玉局观井洞深浅。如得命,则舍前过。道流遂令左右,引此人至高骈下处。于是开锁数重,有屋宇甚严,面排二阁子,皆封锁了,上有牌额,左书王建,右书高骈。罪人于阁子孔中,遥见一大蟒蛇,赤色盘屈在石床上,深闭两目;又于左畔阁子孔中,见白大蛇亦如赤蛇,闭目盘在石床。罪人见之,惊骇不已。回见道流,乞指归路。道流问曰:汝见高骈否?言见。又谓曰:汝罪恶之人,不合来此,秽触仙洞。遂令左右送出洞门,于是离其洞穴。回望,但见丛林崖巘。信步行数里,夜在青城山洞天观,遂投宿。相次寻路归府,渤海令引于池亭,去左右问之,其罪人五备细言说:初垂身入洞,宜然莫知几昼夜,渐及水中,有沙石相次明朗,寻水行数里,然出一洞门,见宫殿,便有人急问,遂以实对,引见二三道流,令道相公阁子开锁数重,见屋宇皆严饰,二阁子皆有牌额,左畔书王建,右畔书相公名,窥见相公阁子内有一大赤蛇,盘屈石床之上不动;左畔阁子亦有大白蛇在石床中。某惊惧,恳乞归路,蒙道流令人指引出山穴,夜及青城山洞天观止宿,自正路归城。骈默然久之,遂令引去。其夕暗之以灭口,则不知尽泄于路人矣。今朝先皇开宝中,成都府龙兴观,王先皇御容殿内有大白蛇出浴池水,却入真殿。众人见之,莫知去处。道流申判府,知之者悉来看,验有踪迹径余其事,欲符洞中之说也。(《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七十五 一送“玉局井洞”V3,P2099)

〔梦吞金龟〕(五代)刘赞,成都人,性好文字而甚迟涩。乃恳祝乾象,乞少文才,一夕梦得一小金龟如钱许,文彩可爱,因便吞之,尔后大有才思,(孟氏朝为学士,有《玉堂集》)与渤海欧阳

炯齐名，官职荣盛一时，因谤出为戎牧，未及上，或一日吐出一小金龟，投于水中。赞言顷尝梦中所吞之龟，今却吐出，是不祥也。不久卒。（《永乐大典》卷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九 一送 V4, P2221；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四库 924—258；《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4）

〔发长五尺〕 李山甫美姿容而多发，翳然长五尺余，尝沐后令二婢捧金盆承而梳之。有客造焉，见理发趣出，疑其妇人，山甫连呼之，方悟。（《天中记》卷二十三，四库 966—35；又见《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4）

〔真菊野菊〕 蜀人多种菊，苗可入菜，花可以入药，园圃悉能植之，阡陌中卖，无所不可。郊野之人多采野菊，供药肆，真菊延人，野菊泻人，如张华言：黄精益寿，钩吻杀人。（《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4）

〔十色笺〕 元和中成都乐籍薛涛者善篇章，足辞辨，虽无风讽教化之旨，亦有题花咏雪之才，当时乃营妓中尤物也。元稹微之知有薛涛，未尝识面，初授监察御史出使西蜀，得与薛涛相见，自后元公赴京，薛涛归，浣花之人多造十色笺，于是涛别模新样小幅松花纸，多用题诗，因寄献元公百余幅，元于松花纸上寄赠一篇曰：“锦江滑腻岷峨秀，化作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皆停笔，个个思君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薛尝好种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纸、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纸近年皆废，唯十余年绫纹纸尚在。（《说郭三种》VI, P139）

〔狗经〕 贞白先生陶弘景云：裴真君好养白犬白鸡，犬名白灵，鸡名白精，学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辟邪。《狗经》言：“人家养犬，纯白者凶。”真君所言故非谬误，《狗经》所说，民庶之家是也。（《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4）

〔元植及物〕 陈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阴鹭，至禽虫皆蒙其惠，将食则百鸟飞鸣其坐隅，凡十年余，一夕梦绯衣人长三尺，谓曰：“尔有阴德及物，于一切命皆欲济活，况人乎？然而寿命短

促,以此之故,必当延寿,宜勉为之。”既觉后,饮食增加,至九十九岁,曾无疾苦,一日昼坐,袖中一物投地,化为绯衣人长二尺,谓之曰:“君寿本不逾四十,为有阴功,是以倍延,今仅百岁,须归常理。”瞥然不见,后逾月,无疾而终。(《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 P236)

知邛州事龚颖建溪人也,则真君靖之远孙,真君升天之后,涣尝病耳,龚曰:“恨蜀中无紫粉,为子修药饵之。”立差因以寻常紫粉献之,龚笑曰:“非是此物言紫粉,则苏枋树间自然虫粪也。”是则涣错认紫粉五十年矣。(《说郭三种》V1, P139)

[獬孙报冤] 近年有皇华,奉命来至蜀中,偶畜一子母獬孙,似有灵性,一日晴照,人系于庭树,獬孙方玩其子,次忽有鸢飞下搏去其子,只于舍上,对其母,啄其脑,食其髓,獬孙遥见,号叫泪下,三日不食,哀鸣不已,人皆闵之,且解其绊,獬孙径于厨中取肉一片,戴于头上,往中庭坐,似有所伺逡巡,鸢果至,搏其肉,獬孙两手捉住,便扯擘其翅,急啖其脑,食其髓,众人甚为快意,獬孙复来,将上京去。(《说郭三种》V1, P139;《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4;《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三十七,四库 926—583)

[光照室寝] 孟蜀时,军校张敌得一古镜模,阔尺余,光照室寝处,不施灯烛,将求磨涤之,有贫士见而叹礼曰:“久知实在蜀中,一见足矣。然此镜不久当亦归耳。”敌益珍藏,自得镜无疾病。(《天中记》卷四十九,四库 967—379)

[独击鹞] 王素为宪台,风力甚劲,时号“独击鹞”。(叶廷圭《海录碎事》卷十一,四库 921—580;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一,四库 924—130;《类说》卷五十二,四库 873—909 认为出自于《翰府名谈》)

王举《雅言系述》

考 略

《雅言系述》，又名《雅言参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为 10 卷，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云：“清·卢若腾《鸟居闲录》卷上引《王廷相雅述》，则作者字廷相。”《诗话总龟》卷首称《雅言系述》为王举撰。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王举撰《天下大定录》，中云：“殿中丞通判桂州王举撰，景祐间人。始高季兴，终刘继元。其所论疏略，独记南稍详。书本十卷，今俱为一卷，恐非全书也。”景祐为宋仁宗年号，即公元 1034—1037 年间。不知是否为《雅言系述》作者，待考。

《雅言系述》已失传，《天中记》、《锦绣万花谷》、《古今事文类聚》、《宾退录》诸书各引 1 条，《诗话总龟》引录最多，共 21 条，去其重复，共 22 条。检所辑佚文，多记唐五代及宋初太平兴国年间文人吟诗之事，小说意味无多，只能算诗话性质的著作。正因

此,《全宋诗》在编纂时,从中辑录了如孟宾于、卞震、邵洵美、王元等 10 多位诗人的佚诗,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现将佚文辑录如下。

辑 存

[献诗] 孟宾于献主司诗云:“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昔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主司得诗,自谓得宾于之晚,当年中第,兴國中致仕,归连上过庐陵吉守,赠诗曰:“曾闻洛浦缀神仙,火树南楼几十年。白首自忻丹桂在,诗名已得四方传。行随秋渚将归雁,吟傍梅花欲雪天。今日还家莫惆怅,不同初上渡头船。”(《诗话总龟》卷五;《天中记》卷三十八,四库 966—777)

[四怨三愁五情] 曹邨,字业之,桂林人,为四怨三愁五情诗,其《怨》云:“庭花已结子,岩花犹弄色。谁令生处远,用尽春工力。”其《愁》云:“别家鬓未生,到城须似发。朝朝临水望,灞水不入越。”其《情》云:“空城野雀饥,咬咬复飞飞。忽见官仓粟,官仓无空时。”为舍人韦慙所知,(力)荐于主司,乃中第,看榜日,谕主司云:“一辞桂岩猿,九泣都门月。年年孟春至,看花不如雪。”《杏园宴上呈同年》云:“贤路非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开,青云在平地。”又云:“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又云:“永持共济心,莫起胡越意。”(《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三,四库 924—775;又见《诗话总龟》卷十)

[梦贴云飞] 沈彬尝梦着锦衣贴月飞。识者谓,身不入月,不及第,果然。(《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二,四库 924—283)

孟宾于《蟠溪怀古》云:“良哉吕尚父,深隐始归周。钓石千年在,春风一水流。松根盘藓石,花影卧沙鸥。谁更怀韬术,追

思古渡头。”又《怀连上居》云：“闲思连上景难齐，树绕仙乡路绕溪。明月夜舟渔父唱，春风平野鹧鸪啼。城边寄信归云外，花下倾杯到日西。更忆海阳垂钓侣，昔年相遇草萋萋。”（《诗话总龟》卷十）

刘章字克明，江左人，事湖南马氏，有《蒲鞋》诗云：“吴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桃一样新。才自绣窗离玉指，便随罗袜上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诗话总龟》卷十）

黄损，连山人，作《公子行》云：“春草绿绵绵，骄骖骤暖烟。微风飘乐韵，半日醉花边。打鹊抛金弹，招人举玉鞭。田翁与蚕妇，平地看神仙。”又《出山》云：“来书初出白云扃，乍蹶秋风马足轻。远近留连分岳色，别离呜咽乱泉声。休将巢许争喧杂，自共伊皋论太平。昨夜细看云色里，进贤星座甚分明。”（《诗话总龟》卷十）

张瀛，碧之子也，事广南刘氏，官至曹郎，为歌赠琴棋僧，同列见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诗云：“我尝听师法一说，波上莲花水中月。不垢不净是色空，无法无空亦无灭。我尝听师禅一观，浪溢鳌头蟾魄满。河沙世界尽空空，一寸寒灰冷灯畔。我又听师琴一抚，长松唤住秋山雨。弦中雅弄若铿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听师棋一着，山顶坐沉红日脚。阿谁称是国手人，罗浮道士赌却鹤。输却药法怀，斟下红霞丹，束手不敢争头角。”（《诗话总龟》卷十一）

翁宏，字大举，桂岭人，常寓居韶贺间，不仕进，能诗，《宫词》云：“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微。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那堪向秋夕，萧飒暮蟾辉。”《秋风曲》云：“又是秋残也，无聊意若何。客程江外远，归思夜深多。岘首飞黄叶，湘湄走白波。仍闻汉都护，今岁合休戈。”《塞上曲》云：“风高弓力大，霜重角声干。”《海中山》云：“客帆来异域，别岛落蟠桃。”《中秋月》云：“寒清万国土，冷辟四维根。”《晓月》云：“漏光

残井瓮，缺影背山椒。”《送人下峡》云：“万木残秋里，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寻买珠客，误入射猿家。”《细雨》云：“何处残春夜，和花落古宫。”《途中遇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国十年心。”开宝中，衡山处士廖融南游，宏有诗云：“病卧瘴云间，莓苔渍竹关。孤吟牛渚月，老忆洞庭山。壮志潜消尽，淳风竟未还。今朝忽相遇，执手一开颜。”宏以百篇示融，融谢宏云：“高奇一百篇，见造化工全。积思游沧海，冥收入洞天。神珠迷罔象，瑞玉匪雕镌。休叹不得力，离骚千古传。”王元怀云：“独夜思君切，无人知此情。沧州归未得，华发别来生。孤馆木初落，高空夜正明。远书多隔岁，犹念没前程。”皆佳句也。（《诗话总龟》卷十一）

张子明，攸县人，居凤巢山，有诗名，《孤雁》一篇最佳，云：“只影翩翩下碧湘，旁池鸳鸯下银塘。虽逢夜雨迷深浦，终向晴天着旧行。忆伴几回思片月，蛻翎多为系繁霜。江南塞北俱关念，两地归飞似故乡。”（《诗话总龟》卷十一）

路洵美，唐相岩之元孙，有夜坐诗云：“帘卷竹轩清，四邻无语声。漏从吟里转，月自坐来明。草木露华湿，衣裳寒气生。难逢知鉴者，空悦此时情。”竟传于湖南。（《诗话总龟》卷十一）

伍彬，邳阳人，初事马氏，王师下湖湘，授官为安邑簿，秩满归隐，《题全义分水岭》云：“前贤功及物，禹后杳难俦。不及古今色，平分南北流。寒冲山影岸，清绕荻花洲。尽是朝宗去，潺湲早晚休。”《夏日喜雨》云：“稚子出看莎径没，渔翁来报竹桥流。”《辞解牧》云：“踪迹未辞鸳鸯客，梦魂先到鹧鸪村。”泊居隐，廖融书其屋曰：“圆塘绿水平，鱼跃紫莼生。要路贫无力，深村老退耕。犊随原草远，蛙傍塹篱鸣。拔棹茶川去，初逢谷雨晴。”路振赠诗云：“考终秋鬢白，归隐旧峰前。庭树鸟频啄，山房人尚眠。寒岩落桂子，野水遇茶烟。已绝劳生念，虔心向竺乾。”（《诗话总龟》卷十一）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有《登祝融峰诗》，云：“草叠到孤顶，身齐高鸟翔。势（疑）撞翼軫，翠欲滴潇湘。云湿幽崖滑，风梳古

木香。晴空聊纵目，杳杳极穷荒。”又《听琴》云：“拂尘开素匣，有客独伤时。（《郡阁雅谈》记第二句：何事独颦眉。）古调俗不乐，正声君自知。寒泉出幽涩，老桧倚风悲。纵有来听者，谁堪继子期。”《题邓真人遗址》云：“三千功满轻升去，留得山前旧隐基。但见白云长掩映，不知浮世几兴衰。松梢风触霓旌动，椶叶霜沾鹤翅垂。近代无人寻异事，野泉喷月写秋池。”与廖融为诗友，赠之云：“伴行惟瘦鹤，寻寺入深云。”终于长沙。（《诗话总龟》卷十一）

李韶，郴州人。苦吟固穷，《题司空山观》云：“梁代真人上紫微，水盘山脚五云飞。杉松老尽无消息，犹得千年一度归。”识者谓韶必无名，果如其言。王元有诗悼之云：“韶也命何奇，生前兴世违。贫栖古梵刹，终着旧麻衣。雅句僧抄遍，孤坟客吊稀。故园今孰在，应见梦中归。”（《诗话总龟》卷十一）

陆蟾，不知何许人，居攸县，《司空山闻子规》云：“后夜入清明，游人何处听。花残斑竹庙，雨歇岷山亭。树罅月欲落，窗间酒正醒。众禽方在梦，谁念尔劳形。”（《诗话总龟》卷十一）

王操，字正美，江左人。太平兴国上《南郊赋》，授太子洗马，奉使陇右，至濠驿，作《黄葵诗》于壁，云：“昔年南国看黄葵，云鬓金钗向后垂。今日林容篱落下，秋风寂寞两三枝。”李相国防自延安入覲，见诗爱之，后赠相国云：“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赠刘将军》云：“三十悬钩事圣朝，功名常爱霍嫫姚。锦衣香重花垂足，玉带光寒雪绕腰。秣马暖思秦地草，弦弓秋忆雁门雕。清时闲却英雄兴，醉听笙歌掷酒瓢。”《寒食》云：“马摇金勒嘶村墅，人抢花毡落野田。”《夜宴》云：“彩笺分卷碧云薄，蜡烛对烧红泪干。”（《诗话总龟》卷十一）

卞震，蜀人，曾吟《即事》云：“雨壁长秋菌，风枝落病蝉。”又云：“老筇措瘦影，寒木凭吟身。”《春日偶题》云：“诗债到春无处避，离愁因醉暂时无。”《即事》云：“茶香解睡磨铛煮，山色牵怀着屐登。”（《诗话总龟》卷十一）

狄焕《南岳石楼晓望》云：“数点当秋霁，不知何处峰。”《题岳路松》云：“一嶂雨声归洞壑，两条翠色下潇湘。”（《诗话总龟》卷十四）

狄焕，字于炎，唐相国梁公之后，寄于南岳，以林泉处处自适，《题柳》云：“天南与天北，此处影婆娑。翠色折不尽，离情生更多。雨余笼灞岸，烟暝夹隋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继得么。”（《诗话总龟》卷二十）

312 邓洵美，连山人，乾祐二（六）年进士第，与司空昉、少保溥同年，刘氏不礼，归武陵。时周氏有其地，且辟在幕府，未几，司空氏自禁林出使武陵，与洵美相遇，赠诗曰：“忆昔词场黄着鞭，当时莺谷喜同迁。关河契阔三千里，音信稀疏二十年。君遇已知依玉帐，我无才藻步花砖。时情人事堪惆怅，天外相逢一泫然。”洵美和云：“词场几度让长鞭，又向清明贺九迁。品秩虽然殊此日，岁寒终不改当年。驰名早已超三院，侍直仍忻步八砖。今日相逢番自愧，闲吟对酒倍潸然。”相国归阙，率偕载而辞，以疾不行，相国语同年少保公时在黄阁，洵美在武陵，又为诗寄之云：“衡阳归雁别重湖，衔到同人一纸书。忽见姓名双泪落，不知消息十年余。彩衣我已登黄阁，白社君犹葺旧居。南望荆门千里外，暮云重叠满晴虚。”周氏疑洵美漏泄密谋，急追捕，易俗场官而遇害。建隆初，王师下湖湘，相国复收衡阳，道经易俗场，作诗吊曰：“十年衣染帝乡尘，踪迹仍传活计贫。高掇桂枝曾遂志，假拖蓝绶至终身。侯门寂寞非知己，泽国栖惶似旅人。今已向公坟畔过，不胜怀抱暗酸辛。”（《诗话总龟》卷十四；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卷二十九，四库 925—465）

狄焕送人游邵云：“春江正渺渺，送别两依依。烟里棹将远，渡头人未归。渔家侵叠浪，岛树挂残辉。况入湖湘路，那堪花乱飞。”（《诗话总龟》卷四十）

《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赵与时《宾退录》卷五，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点校本 P64)

卢承丘,长沙人。被褐居芙蓉山,常著文,为《芙蓉集》,作落韵诗,虽一时讽骂,闻者亦可为戒。《题花钿》云:“傅粉销金剪翠霞,黛烟浓处贴铅华。也知曾伴姮娥笑,将来村里卖谁家。”又《题渡头船》云:“剡木功成济往还,古溪残照下前山。看看向晚人来少,犹自须来觅见钱。”年八十余卒于所居。(《诗话总龟》卷一)

张靓《雅言杂载》

314

考 略

《雅言杂载》，《诗话总龟》卷首题为张靓所撰。张靓，生平未详。查《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四和《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二五三、二八〇、三八〇，可知张靓熙宁三年（1070）六月因韩缜荐，由大理寺丞为殿中丞，审官两院主簿。十二月，管勾两浙路常平事。熙宁七年，由权发遣淮南东路转运副使，陟两浙路，历转运使。熙宁十年被劾。元祐初，罢平江军节度行军司马，监南岳庙，入监当差遣。《全宋文》收录其《体量官司行盐差误事奏》文，题为熙宁九年九月撰。可知张靓为宋神宗熙宁和哲宗元祐间人，除此之外，其他生平均不详。查所辑佚文，有“舒王当位，多进用文士”的记载，舒王即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实行变法，与上述张靓生平相符，由此可推定，《雅言杂载》为上述张靓所作。

该书主要记唐至宋熙宁年间文人墨客吟诗作文之事，是为

诗话性质的著作,与前所述《雅言系述》内容相似。两书有些条目也有相重之处,如“梦贴云飞”条,是记沈彬梦着锦彩衣飞月之故事,《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二标明出自《雅言系述》,《诗话总龟》却标明出自《雅言杂载》。宋朝赵与时《宾退录》引《雅言系述》吕洞宾事云:“《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与《诗话总龟》记吕洞宾事一样,但比前者详细,《诗话总龟》却作出自《雅言杂载》。抑或是两书书名相近,内容相近,前人引述出处时,混淆而成吧。《雅言杂载》也与《雅言系述》一样,保留了唐宋时诗人散佚的大量作品。《全宋诗》从该书辑录了如许坚、潘若冲、杨徽之、张观、王操、路振等十余人散佚的诗篇。其中“潘若冲”条是记载《郡阁雅言》作者潘若冲生平重要史料,笔者在《郡阁雅言》辑考中,引录了该条佚文。所以该书在文献史料上有重要参考价值。

《雅言杂载》虽已失传,但《诗话总龟》多有引录,存 24 条佚文;《岁时广记》引录 1 条,去其重复,共有 24 条佚文。现辑录如下。

辑 存

舒王当位,多进用文士,苏台卢中甫作诗以见志云:“青衫白发病参军,旋糶官粮买酒尊。但得有钱留醉客,何须骑马入傍门。”(《诗话总龟》卷二)

廖图,字赞禹,虔州人,文学博赡,为时辈人所服,湖南辟幕下,奏天策府学士,与刘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齐己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今有集行于世。《赠泉陵上人》云:“暂把枯藤倚壁根,禅堂初创楚江滨。直疑松小难留鹤,未信山低住得云。草接寺桥牛笛近,日衔村树鸟行分。每来共忆曾

游处，万壑泉声绝顶闻。”又《和人赠沈彬诗》云：“冥鸿迹在烟霞上，燕雀休夸大厦巢。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逼真但使心无着，混俗何妨手强抄。深喜卜居连岳邑，水边松下得论交。”僧齐已寓渚宫，与图相去千里，而每有书往来。临终有绝句有寄图兄弟云：“僧外闲吟乐最清，年登八十丧南荆。风骚作者为商榷，道去碧云争几程。”（《诗话总龟》卷四）

唐黄损，龙德三年登进士第，喜作诗，《吟读史》云：“逐鹿走红尘，炎炎火德新。家肥生孝子，国霸有谋臣。帝道龙云合，民心草木春。须知烟阁上，一半老儒真。”（《诗话总龟》卷十）

九华山人熊皎能诗，《早行》云：“山前犹见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栖。”《闲居》云：“深逢野草皆为药，静见樵人恐是仙。”又云：“厌听啼鸟梦醒后，慵扫落花春尽时。”（《诗话总龟》卷十三）

李范，关中人，善章句，为《道傍木》云：“虽当南北路，未碍往来人。”《经王山旧居》云：“鹤归秋汉远，人去草堂空。”《秋日江干远望》云：“清猿啼远木，白鸟下前滩。”《暮秋怀故人》云：“天涯故人无来信，窗外拒霜空落花。”《江寺闻书》云：“钓叟无机少鸟睡，禅师入定白牛闲。”（《诗话总龟》卷十三）

欧阳詹，乾德中献野史，授黄岗宰，有诗行于世，《闻猿》云：“啼猿非有恨，行客自多悲。”《闻笛》云：“不知吹者意，何以听人心。”《卧屏》云：“横琴遮远洞，举手出高峰。”《公宇芦》云：“渔家合得两三茎，公退徐吟思倍清。官满不将归旧隐，萧萧留与后人听。”（《诗话总龟》卷十四）

陆蟾寓居潭州攸县司空山，好神仙事，多辟谷累月，《题庐山瀑布》云：“正源人莫测，千尺挂云端。岳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难。夏喷猿鸟浴，秋射斗牛寒。流到沧溟日，翻涛更好看。”又《春末经石头城》云：“六朝多少事，搯肘思悠悠。落日空江上，子规啼渡头。蒹葭侵坏垒，烟雾接沧州。今古分明在，那堪向九秋。”（《诗话总龟》卷十五）

李宏皋，唐末八座善夷之子，善夷左迁武陵宰，卒于官。宏皋昇榑归故园，途中值兵革，为马氏拥入湖湘文昭王有功，授学士，至刑部侍郎，每笺奏至京，辞臣降叹。李崧相国器之。后马氏兄弟结隙，与弟宏节俱弃市。少攻诗，《题桃源》云：“山翠参差水渺茫，秦人昔在楚封疆。当时避世乾坤窄，此地安家日月长。草色几经坛杏老，岩花犹带涧桃香。他年倘遂平生志，来着霞衣侍玉皇。”（《诗话总龟》卷十五）

任鹄，字射已，富有学问，《题君山》云：“不碍扬帆路，盘根压洞庭。波涛四面白，云外一堆青。鱼跃晴波动，龙归石洞腥。才期托名画，为我簇为屏。”《送王正已归山》云：“五峰青柱天，直下挂飞泉。琴鹤同归去，烟霞到处眠。鼯跳霜叶径，虎啸夕阳川。独酌应怀我，排空树影连。”（《诗话总龟》卷十五）

刘昭禹《闻蝉诗》云：“一雨一番晴，山林冷落青。莫侵残日躁，正在异乡听。孤馆宿漳浦，扁舟离洞庭。年年当此际，那免鬓凋零。”（《诗话总龟》卷二十）

曾庶几，吉州人。一《猿诗》甚切，云：“孤猿锁槛岁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绿水任从联臂饮，青山不用断肠吟。”（《诗话总龟》卷二十）

兴国中，潘若冲罢桂林，经南岳，留鹤一只与廖融，赠诗一章，云：“峭格数年同野兴，一官才罢共船归。稻粱少饲教长瘦，羽翼无伤任远飞。侧耳听吟侵静烛，衔花作舞带斜辉。朝天万里不将去，留伴高人向钓矶。”若冲到京，授维扬通理。临行复有诗寄融曰：“曾经别墅住行踪，春浪和烟撼钓筒。共步幽亭连石藓，寄眠静榻带松风。秋来频梦岳云白，别后应添鹤顶红。又泛汴舟随汴水，不堪南望思忡忡。”至维扬，闻融与鹤相继而亡，若冲感而又为一绝云：“南岳僧来共叹吁，风亭月榭已荒芜。先生去世未十日，留伴高吟鹤亦徂。”融卒未久，潘有泉陵之命，经隐居有诗哭云：“天丧我良知，无言双泪垂。惟求相见梦，永绝寄来诗。应有异人吊，从此雅道衰。春风古原上，新冢草离离。”（《诗

《诗话总龟》卷二十六)

沈彬，字子美，高安人，为诗天才狂逸，下笔成章，好神仙之事，少孤西游，以三举为约，尝梦着锦彩衣贴月而飞，识者言，虽名播天下，身不入月，终不及第。洪州解至长安，初举行纳省卷，作《梦仙谣》云：“玉殿大开从客人，金桃烂熟没人偷。凤惊宝扇频翻翅，龙误金鞭忽转头。”第二举，《忆仙谣》云：“白榆风占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楼。日月渐长双凤睡，桑田欲变六鳌愁。云翻箫管相随去，星触旌幢各自流。诗酒近来狂不得，骑龙却忆上清游。”第三举，《赠刘象》一首云：“曾应大中天子举，四朝风月发萧疏。不随世祖重携剑，知为文皇再读书。十载战尘消旧业，满城风雨坏贫居。一枝何事于君惜，仙桂年年幸有余。”刘象三举无成，孤寒，主司览彬诗，其年放象及第，第五老榜即其数也。乾符中，值四方多事，遂南游湖湘及岭表二十余年，却回吴中，过江南，受伪命，官至礼部侍郎，致仕，退居高安。（《诗话总龟》卷三十三；又见《古今图书集成·仪礼典》卷三三八 V73, P88929）

318

湖南徐仲雅与李宏皋、刘昭禹齐名，所业百余卷并行于世，《耕夫谣》一首云：“张绪逞风流，王衍事轻薄。出门逢耕夫，颜色必不乐。肥肤如玉洁，力拗丝不折。半日无耕夫，此辈忽饿杀。”（《诗话总龟》卷三十六）

冯衮牧苏州日，多纵饮博因，大胜，以所得均与座客，吟云：“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物，不堪回首乞闲人。”（《诗话总龟》卷三十九）

吕仙翁，名岩，字洞宾，本关右人，咸通初举进士不第，巢贼为梗，携家隐于终南山，学老子法，绝世辟谷，变易形骸，尤精剑术，今往往有人于关右途路与之相逢，多不显姓名，以其趋舍动作异于流俗，故为人所疑，又为篇咏章句间泄露其意，尝有诗送钟离先生云：“得道来来相见难，又闻东去幸仙坛。杖头春色一壶酒，顶上云攒五岳冠。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先生去后应难老，乞与贫儒换骨丹。”《赠薛道士》诗云：“落魄薛道

士，年高无白髭，云中卧看石，雪里去寻碑。夸我吃大酒，嫌人念小诗。不知什么汉，一任辈流嗤。”（《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孟嘏，连山人，性落魄，狂溺于歌酒，赋咏后捷名不欲止，江左士人颇奇之，《赠史虚白》云：“诗酒独游寺，琴书多寄僧。”圣朝奄有金陵，孟宾于先居连上，嘏兴国中亦自吉水还故乡，逾年卒，书生成务崇因言庐山与嘏有忘年之分，兴国中，见嘏且言自连上来游江左时，有诗送成务崇曰：“同呼碧嶂前，已是十余年。话别非容易，相逢不偶然。多为诗酒役，早免利名牵。幸有归真路，何妨学上玄。”务崇询于连上知交，皆言嘏卒已十余年矣。（《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许坚，江左人，为性藪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绝，不知晓人事，少言，人不问，终日不启口。多居三茅山，不知年岁，形容不变，好饗鱼，能为诗，多谈神仙事，《题茆山观》曰：“尝恨清风千载郁，洞天今得恣游遨。松楸古色玉坛静，鸾鹤不来青帝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断梦乃劳。分明有个长生路，休向红尘叹二毛。”早年，坚以时事干江南李氏，人讶其狂慧，以为风恙，莫与之礼。一绝《上舍人徐铉》云：“几宵烟日锁楼台，欲寄侯门荐祢才，满面尘埃人不识，漫随流水出山来。”因拂衣归隐，今尚在，隐迹江淮间。（《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沈廷瑞寄食罔皂山，举作异俗辈，盛夏向火，严寒单衣，问其故，终不答，与袁州陈智周相善。兴国中，无病卒于玉笥观。数年有人于江筠路次见廷瑞，共语久之，令人将诗智周，智周得诗甚讶，驰出门求送诗者，已不知所在。诗曰：“名山相别后，别后会难期。金鼎销红日，丹田老紫芝。访君虽有路，怀无岂无诗。休羨繁华事，百年能几时。”智周于端拱二年登第，授衡阳尉卒。（《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伊用昌游江浙间，散诞放逸，不拘细谨，善饮，每醉行歌市中，其言皆物外汗漫之辞，似不可晓，亦能为诗，《留题皂观》云：“花洞门前吠似雷，险声流断俗尘埃。雨喷山脚毒龙起，月落松

梢孤鹤回。罗幕秋高添碧翠，画帘时卷对楼台。雨坛诗客何年去，去后门关更不开。”后人湖南谒马氏，时方设斋，独不请，用昌自造之，据其坐，洎食毕，则大声吟诗云：“谁夫能识白无君，上士由来尽见闻。避世早空南火宅，植田高种北山云。鸡能抱卵心常听，蝉到成形壳自分。学取大罗此子术，免教松下作孤坟。”诗毕，拂衣而起，众讶奇异，乃逼问无对，出门不见。（《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石恪，西蜀人，善画，尤长于山水禽鱼，亦攻歌诗，言论粗暴，多诮人短。开宝中，王师下西蜀，遣名画入京，恪在其数，宣于相国画壁，工毕，上状乞归，奉敕任便，出京，卒于道中。雍熙元年，殿直雷承昊奉命来衡阳，风土殊俗，恪痛勉之，为七言诗送承昊，迟暮，与恪宿于公舍，达晓分携。承昊行经数里，思恪已卒数年，遽出所赠诗，多言衡阳风物，其诗曰：“衡阳此去正三年，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邃门墙三楚外，清风池馆五峰前。西边市井来商客，东岸汀州簇钓船。公退只应无别事，朱陵后洞看神仙。”及到任，公宇一如恪言诗章，好事者争传之。（《诗话总龟》卷四十四）

吴仁璧，关右人，学进士，游罗浮洞，学老庄于张先生，得其大旨，辞归，入京取应，先生曰：“观子气法，可住此，吾授子长生之道。”仁璧辞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学亦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须早来。”是年中第，入浙谒钱武肃，殊礼之，累辟入幕，坚辞不就，以诗谢云：“东门上相好知音，数尽台前郭隗金。累重虽然容食椹，力微无计报焚林。弊貂不称芙蓉幕，衰朽仍惭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从此负归心。”武肃遣人请撰《罗城记》，仁璧坚不从，武肃怒沉于江，吴人惜之。仁璧有一女，有《闲居诗》云：“为惜苔钱妨换砌，因怜山色旋开尊。”又《赠道士》云：“五龙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题罌粟》云：“蒲草薄裁连蒂白，胭脂浓染半葩红。”又《游法华寺》云：“高阁烟霞禅客睡，满城尘土世人忙。”建隆初，广南刘隐遣中翁光普同礼丞宁昱就罗浮山设醮，醮毕，昱游诸岩洞，至山顶，见一石

门,有老叟衣薜萝,据门而坐,显问其由,云是罗浮先生宅,再问谁氏,低声对云:“吴先生也,仁壁。”言讫户阖,了无所见。其后或有人于罗浮勾曲诸山见仁壁,复引一十岁许妇子,验是其女也。(《诗话总龟》卷四十五)

[著绝唱] 雅言杂载:廖凝字熙绩,善吟讽,有学行,隐居南山三年,江南受伪官为彭泽令,迁连州刺史,与升州李建勋为诗友相善,有诗集行于世。《咏中秋月》诗最为绝唱:“九十日秋色,今宵已十分。孤光吞列宿,四面绝微云。众木排疏影,寒流叠细纹。遥遥望丹桂,心绪正纷纷。”(《岁时广记》卷三十一 P354)

江南韩熙载称左偃能诗,有集千余首。偃不仕,居金陵,《寄庐山白上人》云:“潦倒门前客,闲眠岁又残。连天数峰雪,终日与谁看。万丈高松古,千寻落水寒。仍闻有新作,懒寄入长安。”又《昭君怨》云:“胡笳闻欲死,汉月望还生。”《寄韩侍郎》云:“谋身谋隐两无成,拙计深惭负耦耕。渐老可堪怀故国,多愁翻觉厌浮生。言诗幸偶明公许,守朴甘遭俗者轻,今日况闻搜草泽。独悲憔悴卧升平。”韩见诗感叹,厌浮生不喜,不逾月果病卒,年二十四。王操有诗哭之曰:“堂亲垂白日,稚子欲行时。”(《诗话总龟》卷四)

温庭筠,彦博之裔孙,本名岐,字飞卿。少敏悟,薄行无检幅。多作侧词艳曲,与贵胄裴诚、令狐滈等饮博,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醉为逻卒击折齿,由污行诉不得理,连举不第。徐商镇、襄阳辟官,不得志,归江东。纪唐夫赠诗曰:“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多却累身。”人多讽之。庭筠既以才废,引长沙之事自云:“岂司命重文章而轻爵禄,虚有授焉。浮于行者必有怨。”尤不咎也。(《诗话总龟》卷四)

钱易《洞微志》

322

考 略

《洞微志》是一部志怪类小说，作者钱易（968—1026），字希白，五代吴越王钱俶之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太平兴国三年（978），随钱俶入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进士，年三十二，除通判蕲州。景德年间，举贤良方正、左司郎中等职。天圣三年（1025）为翰林学士，四年卒，年五十九。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除《洞微志》外，另著有《南部新书》、《青云新录》、《金闺集》、《瀛州集》、《西垣集》、《内制集》等。

《洞微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均著录为10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3卷，未知孰是。今《说郛》、《五朝小说》等书存1卷，仅有9条佚文。由此可知，《洞微志》散佚严重。其实在宋代，该书已大量散佚。赵与时《宾退录》卷八云：“如《夷坚志》谓穰子、偃孙、罗前所著稗说来示，如徐鼎宦《稽

神录》、张文定公《洛阳旧闻记》、钱希白《洞微志》、张君房《乘异志》、吕灌园《测幽》、张师正《括异志》、毕仲荀《幕府燕闲录》七书，多历二十年，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仅20年时间，该书就大量散佚，何况至今有千年，《洞微志》可以说基本失传了。所幸的是，由于钱易为北宋著名小说家，诸书多有引录，除《说郛》外，如《诗话总龟》、《绀珠集》、《新编分门古今类事》、《能改斋漫录》、《天中记》等书都保存了该书多条佚文，除去重复，共辑得31条。

另在《分门古今类事》中，引有署名为《钱希白小说》数条文录。程毅中先生在《宋元小说研究》中推测，《钱希白小说》或即《洞微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其作者相同，都是钱易所著；其二内容相同，所记小说均为灵验梦应之事；其三我们从《分门古今类事》所辑录的佚文，也有几条可以作为佐证。在“草制前定”中云：“后钱内翰希白作《洞微志》，集名贤小说，目此为《草制前定》云。”可见，在《洞微志》一书中，下分有一个类目，名为“草制前定”，内容均为某人在梦中见人草制自己官职任命书，梦醒后不久，果得其官职。像这类故事，我们辑录佚文中就有两条。一是“钱丕得官”，最后云：“此亦草制前定也。”二是“孙蟾除官”，最后也云：“钱(希白)亦标为‘草制前定’。”此条四库《分门古今类事》标明出自《钱希白小说》。可见《钱希白小说》极有可能是《洞微志》别名。为慎重起见，我们将《分门古今类事》标明出自《钱希白小说》佚文卷次篇名列于此，以求方家指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董祐赋题”、卷十七“由余氏墓”、卷十八“丘峦三笏”。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斧《青琐高议》中，收录了几篇署名为“钱希白内翰”所作的小说。一篇是《越娘记》，写的是杨舜俞与阴间越娘死而复生，人鬼相恋的故事；一篇是《桑维翰》，写的是桑维翰将秀才姜岵陷害致死，姜岵鬼魂索命桑氏，桑氏不久即死的故事；另一篇是著名的“王榭”篇，又名《乌衣传》，说的是唐人王榭在海上遇难，漂流至乌衣国，娶其国女为妻的故事。此篇虽

未署名为钱易所作,但严有翼《艺苑雌黄》说:“其言怪诞,遂托名于钱希白,该篇又取刘梦得诗实其事,希白不应如此之谬,是直刘斧妄言耳!”可见《乌衣传》原有钱易所作之说。以上3篇也可能为《洞微志》佚文。但未有旁证,笔者只得暂不收录于此。

《洞微志》内容,从我们所辑佚文来看,正如《郡斋读书志》所云:“记唐以来诡譎事。”其中多以因果报应、万事前定为主,具有很强宿命论思想,当然不可取。但神灵鬼怪与人共聚一堂,现实与梦境纷然交错一起,上穷碧落下黄泉,以离奇情节显示灵异诡譎。因此《洞微志》大部分篇章极富悬念性和故事性,更富有小说趣味,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现将佚文辑录如下。

辑 存

〔鸡窠中九代祖〕 太平兴国中,李守中为承旨,奉使南方,过海至琼州界,道逢一翁,自称杨遐举,(年八十一),守中诣其居,见其父曰:“叔连年一百二十。”见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语次,其梁上鸡窠中有一小儿出头视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语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孙列拜而已。”(《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0;又见《天中记》卷三十九,四库 966—815;《说郭三种》卷七十五 V1, P1086 及 V2, P1798)

〔石押衙〕 汴都之南百余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为怪,人或遇之,多称鲁校书,或云石押衙。(清·周城《宋东京考》卷之十六,四库存目·史 247—459;又见《绀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0;《说郭三种》卷七十五 V1, P1087 及 V2, P1798)

〔勃贺〕 僧便(辨)聪游五台,将还京师,有老僧托以书,其上题云:“东京城北寻勃贺分付。”僧窃启封视之,云:“度众生毕,

早来，苟更强住，却恐造业。”复封之，至京寻访不见其人。一日于五丈河侧，见一小儿逐一大猪名勃贺，屠者赵氏子，能引群猪令不乱，遂爱婆荷，故以名。僧呼其名，以书投之，猪遽食其书，人立而化。僧径之五台，访其老僧，亦化矣。（《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1；《天中记》卷五十四，四库 967—602；又见《说郭三种》V1, P1087 及 V2, P1789）

〔妙花〕 有郑超维者，洛人。赴官西蜀，道遇田参军，与俱行。田多声妓，临别以一人赠郑，名妙花，甚美丽。郑罢官，赴调京师，复见田参军者，问妙花，且云居西蜀，郑后归里，妙花告别曰：“某非人，乃狐耳。”问田参军者，亦狐也。将复问田君。郑送郊外，化为狐而去矣。（《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1）

〔卢相败土〕 卢多逊之父亿仕秘书，与李文公多往来，一日多逊同见李公，因同坐，卢面目尘埃垢污，颜色苍黑，李诘之，卢曰：“自少如此。”逡巡有兆山供养主来，一庞眉老僧，云善袁许术。见卢面色，笑曰：“此败土色，及第则变而润泽，便历华显，须是持心正平，事主忠孝。不如是则败土之色再来。却望应举时不及也。”自是卢登上第，历两省以至参大政入相。其面色润泽，肌体明莹，而卢之心乃大行憎爱，所为多不法。太平兴国八年事败南窜，二十年清润之色顿去，败土之色宛然不异旧时。路人指而惊曰：“非卢相之面也。”李公忆老僧之言，嗟惋久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 P130；又见《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1；《说郭三种》V1, P1087 及 V2, P1789）

〔鸦豚〕 有人善食野物，采鸦雏之未毛者，以油涂之，复置巢中，至大不毛。取食之，号鸦豚，后其妻产一物，正如其形状也。（《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1；《说郭三种》V1, P1087 及 V2, P1789；《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二三“鸟部”V52, P63241 上）

〔窃移〕 钱仁伉，尚父之孙也。为元帅府中书检校司徒，与中军都虞侯金沼邻居，沼所居堂东植牡丹花一本，著花三百朵，其色如血，如之金含棱，每瓶子顶上有碎金丝，如自然蛺蝶之状，

一城以为殊异。每岁花开张宴，仁伉预焉。开宝七年春三月花才一两朵开，仁伉一夕洪饮击剑裯服中，单背负大篮，左手携锄，腰插大匕首，逾墙而过沼，中外无知者，锄取牡丹置篮中，乃平其地，空中闻有吁叹之声，微细若游蜂音，辞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风。明年三百(月)里，朵朵断肠红。”仁伉异之，移植于亭后。明日，沼觉矣(失)，花(为)非人力所及，来年花盛开，乃宴召沼，沼一见无语，得疾以归，至夜愤闷不已，以刀决肠而卒，肠皆寸寸断，果符空中之语。(《天中记》卷五十三，四库 967—554；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六；《古今图书集成》卷 V56, P67529)

[论雌雄龙] 刘洞善画龙，一日有夫妇二人造门观画，因谓刘曰：“龙有雌雄，其状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鳍尖鳞密，上壮下杀，朱火烨烨；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鳞圆鳞薄，尾壮于腹。(洞微耸然)”刘不能平，作色问何以知之，其人曰：“身(吾)乃龙也。请公观之。”遂化作双龙而去。(《紺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498；又见《类说》卷八；《群书类编故事》卷二十四 P453；又见《说郭三种》V8, P5421)

[燕奴] 郭平振武旧将士，分配于钱塘，给官屋居之，屋在修文坊，旧为白校书尤赁烧药丹朱，欲往，而官吏丁踈因逐之，乃破炉而去。白因召丁踈同饮，谓踈曰：“大药为吾子所破，有小戏术子醒酒。”乃取盘一面，置于膝上，以指敲两腕，出五色弹子两枚，化为双燕而飞(名燕奴)。白曰：“仆射髭甚繁，燕好去可减此。”言未毕，二燕化为小剑，长五寸余，锋刃如雨交舞于踈之颐颌间，髭落如雪，踈惧甚，白呼剑下盘中，依前成二丸，纳于左右腕而去。钱昭度赠白诗曰：“袖里青锋秋水寒，谁疑双燕是金丸。出门风雨如何去，空有双髭在玉盘。”(《诗话总龟》卷四十六；又见《说郭三种》V1, P1087 及 V2, P1798；《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510；《宋诗纪事》卷五 V1, P124；《云仙杂记》卷九)

虞部郎中周仁得监永丰仓，有通谒者进士吕中，及见之，如十岁小儿，出一启以为贄。仁得阅之，有“庄周之壑已空，孔绪之

车适得”。又问孔氏之车出何书，乃厉声呼仁得父祖名，化为大鼠入仓(而去)。(《说郭三种》V1,P1087 及 V2,P1798)

杜荀鹤，字彦之，遇知于朱梁，高祖送名春官，于裴贽侍郎下第八人登科。大顺三年正月十日，荀鹤生日也。九华王希羽以诗献曰：“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记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诗话总龟》卷五)

杜荀鹤谒梁高祖，与之坐，忽无云而雨，祖曰：“无云而雨谓之天泣，不知何祥，请作诗。”荀鹤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显都相似，争表梁主造化工。”高祖喜之。(《诗话总龟》卷三)

周琬，湘中人，舣舟长沙，梦二吏引入南岳庙内，升殿，王起接之曰：“知入京铨选，欲奉辟在此，亦与人世之乐不疏。”琬曰：“名宦未达，且欲赴铨。”王曰：“如此，则不敢奉糜也。”乃作诗送琬曰：“住此既非乐，舍此去何面。若问青毡事，惟留一角书。”至京调中牟尉，忽卧病旅中，且虑不起，作妻子书一角，封毕而卒。(《诗话总龟》卷三十三)

彭城刘景直，雍熙间游清宫，因题诗于门屏问云：“天子多情宠太真，六宫专幸掌中身。渔阳鼓动长安破，从此香肌委路尘。”是夜梦明皇召去论当时事，妃子索景直有所赠，立作诗曰：“玉刻水中龙，云牌揭故宫。霓裳满天月，粉骨几春风。眉势从山尽，裙腰芳草空。共知千古事，凄恨与谁同。”岐王至，明皇曰：“来何晚？”王曰：“适杜甫到臣帐中，诵哥舒翰诗，向臣似有德色，云：‘日月低秦树，山河绕汉宫。’”明皇又曰：“常爱伊‘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句，李白终无甫之筋骨，至如贾至崔辅国，亦阙自然之句‘张老死把笔，无伊一字’。”遂宴饮，忽闻宝云寺钟声，方觉。(《诗话总龟》卷四十六)

无诸彭演西游雩县，宿甘泉店，闲步原野，忽有一少年，引至一古官舍，甚宏壮，梁上有红丝羯鼓绦数条垂于地，一老人杖而守之，演问曰：“此何处？”老人曰：“开元兴庆宫也。来此者，二百

年中十二人尔，去时莫不诗，请书一绝可乎？”演为诗曰：“长安宫阙半蓬蒿，尘暗虹梁羯鼓绦，惟有水天明月夜，一条空碧见秋毫。”演又曰：“十二人之咏可得闻乎？”老人举章曰：“小小蓬山刻得成，宫帘不动结飞鲸。谁将八月天河水，泻到重楼无浪声。此杨尚书书作也。”又诵一章曰：“金人无路守琼山，坐间云生棟宇间。忽坠霜飞翠楼晓，不知龙尾许谁扳。此裴中书所作也。”再询杨、裴之名，则瞪而不答。（《诗话总龟》卷四十六）

郑继超，广州人，赴官凤翔，道逢田参军，同行累千余人，言是东川替罢，亦入西京，继超与疑，自言洛下有庄，在北邙山下，因问鞍乘极多，何也。曰：“亡室人来多年，皆蜀中孤寡家子息，亦欲旋旋与人。”继超曰：“愿得一人。”乃令妙香与之，是夕归继超家。数年继超卜居西洛，一日忽谓继超曰：“妙香非人也，今将归北邙。”因问田参军何人，曰：“狐也。”是夕作别，妙香歌以送酒曰：“劝君酒莫辞，花落抛旧枝。只有北邙山上月，清光到死也相随。”翌日，同至北邙山下老君庙后，妙香佯坠马，化为一狐，迅走而去。（《诗话总龟》卷四十六）

【八十不返】 钱希白《洞微志》：《返魂香传》云：司天主簿徐肇，（徐温诸孙也）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庭闱。有苏德歌者，语肇曰：“子闻古之返魂香乎？”肇曰：“闻之。”“德歌善合此物，员外或有求见，必置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后三日夜，于此堂中，借绯幕二条遮之，一如召客。（死以八十一年以上，即返之，不可也。）”乃曰：“夜半可至。”盖候鬼宿渡河之后。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于幕外见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 P164；《天中记》卷四十，四库 966—876）

【天麦毒】 显德中，齐州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阳春，人间二月雨和尘，阳春踏尽秋风起，肠断人间白发人。”又歌曰：“五云华盖晓玲珑，天时由来汝腑中。惆怅此情言不尽，一丸罗卜火吾宫。”后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见一红衣小女引入宫殿，皆（多）红，多不知名（紫州），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麦毒，

女即心神小者脾神也。《医经》：罗卜治麦毒，故曰火吾宫。”即以药兼罗卜食，其疾遂愈。（《说郭三种》V1, P1087 及 V2, P1798;《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10）

[梁祖嗜鸡] 天福元年秋，汴州衙前冯章请假往宋州省亲，十日既满，过八日方参，朱全忠遣王镒责之，章曰：“某八日前忽暴死再活，初到冥司，见判官叱云：‘冯章未合死，有十五年禄命，可急放还，乃命紫衣吏一人引入别城。’城中有五大殿，第一题曰河东李克用，某窗间窥之，见黑龙一目；第二曰蜀城皇帝王氏，窥见一白兔，坐石床，女监十人立于右；第三曰岐阳节度李茂贞，窥见短小一紫衣人，凭小玉几而坐；第四曰梁王朱氏，窥见一小青窠虎，铁绳缚柱中，前有鸡肉一盘，吏者曰：‘此朱温也。’又曰：‘五殿英豪勇猛，惟朱温不得善死。’第五小殿曰楚王杨氏，吏曰：‘河东大王是独眼龙，好富贵，子孙三世承之，岁在丁卯必死。蜀王但自守一隅，又奉三教，八年当即帝位。岐阳极有福寿而无后。楚王江湖得志。梁王灭于申酉。汝慎勿泄，只与王镒言之，某乃出寤。’”其后一一如章言，梁祖平生嗜鸡，日凡再食，前有鸡肉之应也。由是知人之嗜好饮食皆有前定，况运兆兴衰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 P21）

[杨勋吟诗] 杨勋者，前蜀后主乾德中，世号杨仆射，不知何处人，变化无常，为后主召群仙于薰风殿，刑部侍郎潘娇奏其妖怪，帝命武士于西市戮之，随刃化为草，人未至所法处。仆射吟诗曰：“圣主何曾识仲都，可怜社稷在须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楂泛五湖。”其年冬，后主失国，果如其言。此亦可以知兴废之有前定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 P21）

[乾德名年] 建隆末将改年号，宣示宰臣，择前代所未用者，不得重叠。寻中书商议，遽改乾德。后二年平蜀，宫人有人掖庭者，艺祖皇帝因行幸，见一照子熔铸奇异，视之背云：“乾德六年铸。”上异之，令黄门持出便殿，宣问宰臣向所改年号有无重叠。时赵中令当国，对云无。上急召学士陶穀询之，穀云，伪蜀

后主王衍曾改此号。上由是重博洽之士，兼知衍之荒不足以当乾德之号，乃天以此为吾国家兴隆之识耳。（《洞微志》及《归田录》；《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 P24）

〔昭武贩马〕 封昭武者，余杭酒徒也。栖栖不偶，乃求随舡舶入新罗，遂得季都纲，季都大舡主也。未至占城，舶主令乘小舡，与三嵩工取水，忽为暴风所飘，不知何处。乃延步岛上，望见一道士，煮一银鼎，面浮一大珠，昭武趋礼之，具言穷相状。道士曰：“视子之面无外夷禄，可乘舟归，吾与好风送还。”昭武告以生计。道士曰：“但贩马当自给，我阴真人也。”谢去，风起，舟去如飞，一夕已达明州矣。遂贩马于衢婺间，果得充养。以此观之，衣食之数，果有前定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47）

〔师道勇退〕 刘密直师道尝为淮南转运使，因往荆湖，至岳州一山寺殿上，见一老父，幡然瞪目相视，刘意甚不平，乃取别路去，意不欲见之。已而，老父则先在其前矣。心始异之，因屏人延坐，问以人生死必可知乎。老父曰：“知其生，则知其死，只如官人生襄邓旅亭，则死亦可见矣。”刘大惊曰：“某实随先君于南阳逆旅生，此无人知，今遇神明，愿决平生通塞。”老父笑曰：“官人自以壬寅年当居权要，若不勇退，则祸至，既已黜削，且居散地以延年。倘复旧资，则甲寅不可得过。”语毕，拂衣而去。刘果以咸平五年自密直权计省以弟几道所累责降，正属壬寅，后闲居湘潭，乃牵复如旧，至大中祥符八年甲寅十月一日卒，略无差异，兹可以验官禄得丧果前定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49）

〔卢绛白衣〕 金陵之陷，有卢绛者，图兴复李氏，朝廷以节镇招之，绛遂自归，后以事乃被诛，初绛举事日，梦一白衣妇人（以甘蔗两盘遗绛，绛食，其一女子曰：“若食尽，终富贵。”）酌酒，歌《菩萨蛮》以逆之，词曰：“玉京人去秋圆索，金檐鹊起梧桐落。欹枕悄无言，月和残梦萧。孤衾惟暗泣，何处砧声急。独自凭栏杆，芭蕉生暮寒。”歌已，谓绛曰：“它日于固子坡相见。”后果伏法于固子坡，行刑者姓白。噫！祸福由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数

之前定，固可谓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V2, P84;《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3—510）

〔钱公自述〕 钱内翰希白自述云：“余淳化三年落第尧阶之下，便卧病于京师。五月六日，伏枕困睡，梦有老道士，请登一红泥坛，握手曰：成名二十六，章服二十九，时年二十二，心极喜，果然则进趋稍达也，无何十年词场不开。咸平元年，又以期服免。咸平二年方叨第。时已三十二矣。意疑梦之无证，细思之而后得之，云：二十六，非二个十六乎？隐密神告之言，其前定若此。至于二十九章服之兆，则已过矣。后捷制策，通闺藉，直集贤，宰南部，凡十五年，五品之消息，寂无闻焉。及摄鸿胪少卿，又修道书成，四上殿奏，皆是二十九日，又无恩命，不可望也。及修道书毕，与秘阁校理慎镛并蒙改赐章服，时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二日，于阁门受赐，秉笏之际，见笏上大书二十九字，询之库吏，云：‘此笏是第二等，第二十九面也。’笏尚前定，况官名乎？时士大夫皆异之。惜其字不敢洗去者数日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94）

〔若水见僧〕 邓州观察使太傅钱若水，雍容文雅，近世奇士，坚乞罢枢务，遂拜集贤殿学士，其日钱希白贺之，留坐后厅，因云：“某之此命，盖亦前定。夜来方思二十年前，白阁道者之言固不虚矣。”询之，乃曰：“某初应举往华阴谒陈抟先生，蒙倒屣相接，坐定数日，某欲问而中辍者数四，宾主情未洽，但啜茶而退，临别执手，约后十日相访。至期，延入山斋地炉中，先有一僧拥衲对座良久，僧熟视某而谓陈曰：‘无此骨法，但能得好官，能于急流中勇退耳。’陈又云：‘此人在太白山，累岁方一到耳。’某欲再一见，终不可得。人生万事固知不可以力取矣。”（《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 P130）

〔穆生官气〕 穆应之，后唐内园使延辉侄也。天成三年，赴举京师，时赵凤知举甚严峻，应之颇忧惧，乃于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辈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见之，有不允之色，乃谓穆于寺塔前说话。曰：“宋巡官甚不工，贫道喜袁许术，见秀才面

上官色已动，即三五日成就，骤请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岂自由，宿生之分如此。”穆殊不信，后一日，应之因省延辉，与内园吏微服入园中潜游，会帝乘小驷与五七官出长春殿，仓卒潜竹林边，帝召见，穆之称臣延辉之侄，应举已试，阑入内苑，愿归首领，帝急召延辉问曰：“此卿之侄耶？”奏曰：“是。”帝欣然曰：“卿乃有骨肉赴举，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汉琼宣名，往中书，与一好官。授河中府永乐主簿。翌日诣寺求前僧，皆曰无之。乃于东室见古画梵僧，皂衣面貌皆昨日所见也。授官之日，去卜之日，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岂不信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二 P145）

【少卿领马】蜀有朱少卿者，不记其姓名，寝旅舍中，梦有人叩扉觅朱少卿，声甚厉，觉访之，无影响，复睡，梦中又连呼之。俄见一人手中执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书两头，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续有一人自外牵马一匹直入云：“少卿领取。”朱视之，其马无前足，步步侧蹶，匍匐而前，其状非常苦楚。朱大惊，觉常自恶之。后蜀主开国，有亲知引荐，累至司农少卿，无何膝上患疮，双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经旬，五月五日乃殂，乃梦马之兆也。（《分门古今类事》卷五，四库 1047—66；丛书集成初编本后注为《蜀异记》所载）

【草制前定】何缙，太平兴国中任秘书丞度支判官，故尚书王化基任著作郎开封推官，缙忽一日在省，凭案而寐，梦入一官府，如中书制敕院，或官或吏，憧憧出入，皆若有所授，其中喜者沮者相半，皆形于色。缙见众人纷纷，亦前询问，到一房，见一朱衣吏据案而坐，簿书堆积如堂后官之状，因前揖之，问所来，缙曰：“众人皆有除改，某预数否？”朱衣若有所阅视，徐曰：“亦有，候王化基草词。”因出而梦觉，遂言于王公，不两月，王果超知制诰，又数月，缙授虞部员外郎，出知邢州，官诰果王之词。后钱内翰希白作《洞微志》，集诸名贤小说，目此为“草制前定”云。（《新

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V2, P92, 四库云出自《名贤杂录》;丛书集成初编本未注明出处)

〔孙蟾除官〕 孙蟾,邢州人也。雍熙三年堂除雩县尉,未授官,寓建隆道士院。一夕,平晓,梦入官府,曲池生莲花,蟾入门西小院,窗尽碧纱,忽一吏抱文书出,蟾问此何所,吏曰:“除官院。”孙欲除河北官,心甚连,遂擘窗纱窥之,见三吏在旁,据一案,一吏唱曰:“孙蟾除京北府雩县尉,是范舍人词。”一吏曰:“蟾非进士。范性刚,莫不肯下笔。”又一老吏曰:“当制舍人不草,更教谁草。”又一吏在后低声曰:“范舍人尚取伊作小试官右司理,无不草之理。”蟾闻除关中官,甚不乐,忽闻撞钟声,遂觉。后月余,果除雩尉,果范之词。既赴任二年,范自刑部郎中知京兆府,明年发解,取蟾为小试官,又奏授右司理参军,梦中之言,无一或差。钱亦标为“草制前定”。(《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V2, P92;丛书集成初编本未标明出处;四库标明出自《钱希白小说》)

〔钱丕得官〕 钱希白之侄名丕,天禧元年任将作少监,长子师古任廷评监建州丰国监,例以考满,合叙迁。一夕,丕梦入一府,见一吏趋走,有如掌官诰者,丕揖而问之何也。曰:“建州廷评监转官第二厅,舍人参假草词。”及觉以班次排次,乃令彭城中宪筠第二厅也。近在假多日更旬余,忽参假当日,师古果转,卫尉寺丞刘当制焉。此亦草制前定也。(《分门古今类事》卷七;四库1047—73)

张君房《乘异记》、《缙绅脞说》与 《丽情集》

334

考 略

张君房，字尹方（一作允方），岳州安陆（今属湖北）人。景德二年（1005）进士，初试校书郎，知升州江宁县事。大中祥符三年（1010）为开封府力曹参军。五年秋，因断狱过失，贬为宁海掾。八年冬十月，为钱唐令。官至郎中、集贤校理。年八十余卒。君房著作甚富，尤对道教颇有研究，曾主持《道藏》编修工作。编有《云笈七签》。另著有《乘异记》、《缙绅脞说》、《丽情集》、《科名分定录》等书，均佚。

《乘异记》是张君房一部志怪小说，《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3卷。《郡斋读书志》和道光《安陆县志》还载有张氏一篇序言：“乘者，载记之名。异者，盖志鬼神变怪之书，凡十一门，七十五事。”《直斋书录解题》说，该序作于“咸平癸卯”即咸平六年（1003），也就是说，该书作于张氏中

进士前两年。王钰《默记》卷下曾谈到张君房作《乘异记》事情，“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声，并以文名世，少卒，有文集行于世。常轻君房为人，君房心衔之。乃作《乘异记》，载白稹死，其友行舟，梦稹曰：‘我死罚为鼃，汝来日舟过，当见我矣。’如其言，行舟见人聚视，而乌鹊噪于岸，倚舟问之，乃渔人网得大鼃，其友买而放之于江中。乘异既行，君房一日朝还，出东华门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马奋击，冠中毁裂，泣血被体，几至委顿。乃白稹之子也。问：‘吾父有是事？必死而后已。’观者为释解，且令君房毁其板。君祈如约，乃得去。”

此文谈及了《乘异记》创作情况，也知该书多为虚构的神鬼幻化故事，有时捡拾身边之事之人，以泄私愤，可见其创作态度不很严肃。但这段记载可能有误。我们说过，《乘异记》作于张君房中进士前两年，即咸平六年（1003），关于此有张君房自序为证。但上段记载却称白稹为同年，即同年关于此〔景德二年（1005）〕进士。文中又称白稹已死，那更在景德二年之后的事了。两年前出版的书，怎么能记载2年后发生的事呢？可见该文记载有误，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该书虽已佚失，但诸书多有引录，《类说》卷八引录最多，共11条。《说郛》引5条，其他像宋朝吴大有《千古功名镜》、《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古今图书集成》也多有引录，去其重复，共有11条佚文，与该书分11门，共75事相差甚远。

从现存11条佚文来看，《乘异记》虽多为鬼神变怪之事，也时有寓意。如“安第三等眼”，叙陶穀少时，梦见官吏为其换眼，所换一二三等眼，索赂价格各有不同，明显是讽刺当时官场贪赂成风的丑恶现实；“秦妇罚为牝羊”，记一秦妇，因其夫市一妾，被秦妇儿鞭死，而累及己身，后被阴府罚为牝羊，又被烹煮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毫无地位的悲惨命运。“王生不食”，述王生向张生传授不食之法，数年之后，张生抵挡不住诱惑，终于进食，因而后悔莫及的故事。告诫人们做事要有恒心。如前

所述,君房对道教深有研究,所以现存 11 条佚文大部分与道教有关。当然也有部分文人诗话故事,如“李煜为狮子国王”、“道士唱感庭秋词”、“洞叶题诗”、“秘阁题诗”等均是,写得较有文采。

张君房另一部佚著《缙绅脞说》,简称《脞说》,也是一部志怪类小说。《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已著录。据《通志·艺文略》和《诗话总龟》引录《脞说》佚文来看,此书分为《脞说前集》和《脞说后集》两大部分。原书虽不传,但《类说》多有引录,共节录 22 条;《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存 8 条。其他像《群书类编故事》、《古今事文类聚》、《诗话总龟》、《天中记》、《锦绣万花谷》、《古今图书集成》也多有引录,去其重复,现存佚文 36 条。

《缙绅脞说》内容繁杂,今检其文,多为怪异梦兆命定之说。所记故事,据程毅中先生考证,多引前人旧著改编而成。如“浑家联句”出《玄怪录》;“滕庭俊”、“独孤妻梦玩月”出自《河东记》;“桐叶题诗”出《玉溪编事》。该书也有数条为君房亲历事,如“庐山红莲”,记君房雍熙年间寓庐山开先寺,采红莲磨汤饮之故事,此事无丝毫怪异;“月中桂子”记祥符年间,君房为钱唐令,读白乐天“山寺月中寻桂子”诗句,恰宿月轮山寺,因而寻找桂子之事。这也是写实,更是张君房生平重要史料。“良弼献诗”记君房与李防同舟至应天府,为李防之子李良弼所梦之诗作演释,事稍涉奇异;“雨中望蓬莱诗”记张君房所梦之事,这就很怪异了。以上诸条肯定是作者自己创作的。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著录《缙绅脞说》时说:“皇朝张唐英君房撰。”将君房作为张唐英字号,而误认为张唐英所作,这实在是不应犯的错误。为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进行了详细的辩诬:“按君房,祥符天禧以前人,杨大年《改闲忙令》所谓‘些微失却张君房’者,即其人也。尝为御史属,坐鞠狱贬佚,因编修《七签》得著作佐郎,《七签序》自言,君房盖其名,非字也。唐英字次

功,熙、丰间人,丞相商英天觉之兄,作《名臣传》、《蜀梼杌》,与君房了不相涉,不知晁何以合为一人也,其说明矣。”

张君房第三部佚著《丽情集》是一部传奇类小说。《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小说类均著录为20卷,但《郡斋读书志》又将其作为张唐英所作。明·高儒《百川书志》仅著录1卷,“凡十八事,《通考》作二十卷,今止存此。”可见至明代,《丽情集》散佚特别严重,至今更可以说全部佚失。所幸的是,由于《丽情集》在当时较为著名,各史书多有引录。《类说》卷二十九节录24条,《绀珠集》卷十一引录23条,内容比《类说》所载更为简略。《说郛》引15条,似从《绀珠集》出。其他像《锦绣万花谷》、《群書類编故事》、《古今事文类聚》、《苕溪渔隐丛话》、《岁时广记》、《天中记》、《绿窗新话》等书多有引录。在此基础上,当代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已进行了辑佚,其所作《丽情集》考(《文史》第十一集)共辑得佚文39条,并对其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进行了考证分析。可惜的是,编者对“现存佚文如唐宋传奇中常见故事就不再引录,只选录了一部分来源不详的佚文。”二是对所选同一条佚文其来源于何种史籍,并没有详尽注明。因此,笔者在程先生所辑佚文基础上,弥补上述两处缺陷,以便保存所辑佚文的全貌。

《丽情集》有别于张君房的《乘异记》、《缙绅脞说》佚著,此二部多记神仙鬼怪,讖应梦兆之事。而《丽情集》正如《郡斋读书志》所说,其内容主要是“编古今情感事”,多是爱情故事,而且大部分故事主角都是女性,并多以悲剧为终结,如“烟中仙”中的杨女,“崔徽”中的崔徽,“灼灼”中的灼灼,“燕子楼”中的盼盼,“感旧念”中的爱爱,“酥香”中的酥香,“燕女坟”中的姚玉京,“非烟”中的非烟,“归旧姬”中的赵姬,“沈真真”中的沈真真,“湘中怨”中的湘妇,“长恨歌”中的杨贵妃等,她们或因所爱所思之人染病而卒;或爱情不自由,被人当商品一样买卖;或无端遭受丈夫毒打致死致伤;或人老色衰被遗弃冷落,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沉沦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悲惨命运。虽然这些故事大多来源于唐人

传奇,但经过捏合敷演,也显得生动曲折感人。特别是本书佚文故事,有许多已成绝本,对我们研究唐宋传奇小说,探索戏曲渊源,尤显得重要。正如宁稼雨先生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中所说的那样,该书与唐人陈翰所编的《异闻集》“堪称唐宋传奇小说之双璧”。

现将三书佚文分别辑录如下。

《乘异记》辑存

338

[安第三等眼] 陶穀少时,梦为吏追去,云:“奉符换眼。”吏附穀耳求钱(十万),安第一等眼,穀不应,又(云钱五万)安第二等眼,又不应,吏曰:“只得第三等到眼矣。”(以二丸纳眼中)既觉,眼睛深碧色,后遇善相道士陈紫阳相谷曰:“一只鬼眼,固当清贵,然不至大位也。”后果然。(《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498;又见《类说》卷八,四库 873—152;《说郭三种》V8, P5421;宋·吴大有《千古功名镜》卷十二“安第三等眼”,四库存目·子 83—412)

[沈彬石灯] 朗官沈彬既葬,掘地得石墓,中有石莲花灯三碗,无它物,傍有铭云:“开成二年开,虽开即不埋,石灯犹不点,留待沈彬来。”因遂葬之。无乃天造地设,藏之以待沈彬耶?胡为而前定若此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七 P205;又见《说郭三种》V8, P5421;《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498)

[化鹤丹] 许邀有幻术,每为人烧丹必厚取其资,云市药造炉,使其人自守而候之,每烧四十九日,将成必有犬逐猫,触其炉破,有双鹤飞去,屡如此,时人呼为化鹤丹。(《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498;又见《类说》卷八,四库 873—153;《说郭三种》V8, P5422;《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九“鹤部”V52, P63108 中)

[天水碧] 李后主末年,宫人竞服碧衣,取靛花,盛天雨水,

澄而染之，号天水碧。（《类说》卷八，四库 873—152）

[道士唱感庭秋词] 蜀有狂道士诣紫极宫，谒杜光庭，先生求安泊，朝夕饮醉，讴歌《感庭秋词》。一夕灯烛荧煌，列士甚盛，道士正坐，二青衣童侍立，光庭窥户曰：识度凡浅，不料上仙降监，匍匐门下，冀拜光灵。道士曰：“何辱先生勤学如此。”乃令二童收拾筵具，折迭之，随手而小，如符子状，又将二童合为一，木偶可寸许，悉纳冠中，乃启户，光庭欣然而入，已无见矣，但四壁焉。（《类说》卷八，四库 873—152）

[李昱断师子国王] 贾黄中守金陵，恍惚有人展刺云：“前国主李昱祇谒。”既见，乃清瘦道士也。贾知其意，乃曰：“太师安得及此。”李曰：“某幼择释氏，未至通达，误有所见。今为师子国王，适思钟山，故来相见。”怀中取诗授贾，忽然不见。诗曰：“异国非所志，烦劳殊未闲。风涛千万里，无复见钟山。”载阅之，随手灰灭。（《类说》卷八，四库 873—152）

[秦妇罚为牝羊] 刘道芳为建溪令，秩满归京，夜宿县界富民秦氏，忽见一红裳妇人泣曰：“妾本秦氏子妇，夫婿市一妾，性刚不相下，遂为儿鞭撻而死，其妾诉于阴府，追摄儿已偿命，余业罚为牝羊，今在秦氏之栏，以员外经过，将烹为馔，念为羊，固甘忍死，腹中有羔就烹其业转甚，候媿就死无恨。”道芳戒主人出致意云：“私忌不茹荤血，切勿烹宰。”迟明有人出告之，笑曰：“适已烹羊。”道芳叹讶，告以夜来之事，秦氏举家感伤，内其羔于腹中瘞之。（《类说》卷八，四库 873—152；又见《说郭三种》卷四 V1, P73）

[桐叶题诗] 张士杰客寿阳，被酒历淮滨，入龙祠，见后帐龙女塑像甚美，乃于桐叶题诗投帐中曰：“我是梦中传彩笔，书于叶上寄朝云。”忽见舍有美女，士杰遂诣，置酒，女吟曰：“落帆且泊小沙滩，霜月无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为传风水到长安。”士杰昏醉既醒，孤坐于庙门之石，小女奴曰：“娘子传语，还君桐叶，勿复置念。”（《类说》卷八，四库 873—153；又见《说郭三种》V1, P73）

〔秘阁壁诗〕 淳化中，秘阁上高壁有诗一联云：“凉风送炎去，庭树叶齐落。”后月余，宋炎、叶齐、齐直舒俱以事出。（《类说》卷八，四库 873—153）

〔蚕飞〕 端拱中，常润民蚕大眠，起后，一旦有虫如蝗，翳日而飞过江北去，有力不及而堕者，乃蚕也。是年通泰民家蚕有数十倍者，后吴中大饥，民死大半。（《类说》卷八，四库 873—154）

〔王生不食〕 张生京城贼功也，有王山人者，往来洽熟知，不食烟火。已五十年，张求之，王以二物铺三贴并服二日，初一日觉甚饥，慎勿思食；二日犹饥，不可念食，三日后即永不食矣。生服之果应。数年后忽见王生气息羸弱，生哀之曰：“吾兄绝食之久，何有此病？”王曰：“药毒因循不曾解之故也。君他日药自发，亦当如是。”生欲药无发，王曰：“归餐葵羹，服巴豆，腹中之药后可无患。”生归服之，下泄数日，其臭皆香。后下黄脂一块，光莹中有小孔，可容钗，股乃通气，上下往来之所凡下三块，即曩日所铺二物也。后忽逢王君，颜采如旧，生喜问之，云：“是前药之功，即不解，亦不至害人。”生大追悔，乃悟王生见试也。（《类说》卷八，四库 873—154）

《缙绅胜说》辑存

〔王母侍女〕 王母见汉武左右侍女四人，问其名氏，曰：董双成、许飞琼、凌婉华、段安香。（《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5；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四库 924—382）

〔骑上杯〕 海东有姓刘人善作酒，盛暑可寄千里，谓之骑上杯。（《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5）

〔梦妻寄诗〕 苏检登第，梦妻寄诗曰：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如归。（《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5）

〔梦青衣妇人索眼〕 僧乘杲梦一使者押青衣妇人，问杲索眼，声气颇厉，使人将出刀，先断杲右手，杲曰：“愿以左手易之。”使人问左右何意，杲曰：“近方受戒，留右手搭袈裟。”使人曰：“更不用断手。”师一言搭袈裟，已还，嗔叱妇人，令去，又曰：“此妇鱼也，师前身为王家儿，六七岁家人买得此鱼，尚鲜活，师以手剜取其眼，故今来索。”（《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5）

〔雨中望蓬莱诗〕 君房梦出郊，望巨浸中楼台参差，忽有二青衣棹舟至，大呼曰：“张秀才赋雨中望雨中蓬莱诗。”君房曰：“重帘垂密雨，孤梦隔秋宫。红炉九华暗，香消芳思融。仙忻望不及，鹤信遣谁通。但云许玉斧，宁知张巨公。”二童曰：“凡世人争合道神仙名字。”俄巨兽哮吼，波上风涛大作，恐惧而觉。（《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5）

〔妇人在镜中〕 江南鲁思郾女一日将妆，忽见一妇人在镜中，被发徒跣，抱一婴儿，自是日日见之，思郾自问其故，曰：“我往岁建昌县录事娶我为侧室，逾年生此子，君女为正妻，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并此子投我井中，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家，讼于有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其女遂卒。（《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6）

〔阎罗王〕 唐严安之为京兆尹，以强明称，民吏畏之，一日见一神鞭橐，致礼甚恭，曰：“五道将军拜谒，今奉天符迎公为阎罗王，替韩王安之。”是夜卒，明皇闻之，追封为平等王。（《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6）

〔玲珑奈老何〕 商玲珑余杭歌者，乐天作郡日，赋歌与之云：“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腰间紫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罢汝还歌。”时元微之在越州，厚币邀至月余，使尽歌所唱之曲，作诗送行兼寄白乐天曰：“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多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 P293；又见《类说》卷五

十,四库 873—866)

[三仙] 武夷山中秋日,吕真人、钟离先生、武夷君三座空中,呼曰:若男女命皆坐。命鼓师捶引鼓,管师鲍公希吹横笛,板师何凤儿抚节板,弦师董娇娘弹坎侯,谢英妃抚长离(鬻篥也),吕阿香戛圆腹(瑟瑟也)。须臾命行酒令,歌人唱人间好曲词,曰:“天上人间兮会合疏希,日落西山兮夕鸟归飞,百年一饷兮志与愿违,天宫咫尺兮恨不相随。”(《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6)

[浑家联句] 滕廷俊洛阳道中投宿,庄家主人偶出,廷俊叹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忽有老父衰鬓敝衣出曰:“适闻郎诗,虽曹云,客子常畏人,不能过也。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和第大。”偕至西堂隅,见萃堂复阁中有樽酒盘杓,同坐良久,又一客出曰,和且邪,谓麻大曰:“适与君联句未成。”麻乃书题目云:“同在浑家平原馆”联句一首。麻大诗曰:“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净,有用去灰尘。”且邪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乃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符王笔端坐,迩来求食浑家门。”廷俊犹不悟,作诗曰:“田文称好客,凡有几多人。如有冯灌在,今希厕下宾。”二人相顾笑曰:“何得相讥?”曰:“使君在浑家门,一日当厌足矣。”于是餐肴饌,引满数十巡。主人归,呼廷俊,二人俱不见,身坐厕屋下,旁有大苍蝇、秃扫把而已。廷俊有热疾,自此顿愈。(《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6)

[南岳地仙] 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曰:“如何令生愿纳为妻。”画工曰:“予神画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遂活。”颜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饮食如常,逾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予有神剑可斩之。”其夕真真泣曰:“妾南岳地仙也,为人画形,君又见呼,既不夺君志,今忽疑妾,不可更住。”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前饮百彩灰酒,睹其上,惟添一儿子,皆是画焉。(《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7)

[忆其妻像] 齐王起九重之台,募国中能画者赐之钱,有敬君居常饥寒,其妻妙色,君工画,贪赐画殖,去妻日久,思忆其妻,像向之而笑,傍人见以白王,王召问之,对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窃画其像以慰离心,不料上闻。”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软障图》一妇人甚丽,欲得如此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应则以百家彩灰灌之遂活。”颜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饮食如常。逾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剑可斩之。”是夕,真真泣曰:“妾南岳地仙也,君忽疑妾,不可更住。”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前酒,画上添一子。(《群书类编故事》卷七 P143;《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二,四库 926—168)

[绿裙红袖] 建隆初,有人泊舟巴硖,夜闻人吟曰:“秋径填黄叶,悬崖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通宵凡吟百过。又有梁伯升者,肄业废宅中,梦一女子绿裙红袖呼曰:“梁君听妾幽恨之句。”诗曰:“卜得上硖日,秋来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7)

[楚小波] 进士谢朓寓居宝应,晚至县桥,忽见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见方舟中。”怀中出诗二首,其一云):“画桥直下是兰舟,抢(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无用处,早随年少去来休。”(其二云):“妾貌君才两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儿家自有清溪水,饮着方知气味长。”朓至友人家,夜深复见小波倚柱桥戏之曰:“尾生何来晚耶?”朓作顾揖状,平步水中而不知觉,其仆下水救拽上岸,若醉人矣。月余方醒。友人曰:“此倡鬼也。”夺诗焚之。(《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8;又见《诗话总龟》后集卷四十二)

[桐叶题诗] 蜀侯继图倚大悲寺楼,风飘大桐叶,上有诗曰:“拭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捻管下庭除,画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意。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后数年,继图卜任氏为婚,乃云:“是妾所书叶也。”(《类说》卷

五十,四库 873—868)

〔孟氏为少年所私〕 维扬万真者,大商也。在外贸易,其妻孟氏春时独游园亭,吟曰:“可惜春时节,依前独自游。无端数行泪,长抵对花泪。”忽有少年逾垣诱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开,而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偷顷刻之欢也。”孟氏作诗曰:“谁家少年郎,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报之曰:“神女配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由是私之挈归,已舍逾年,夫自外至,孟氏忧泣,少年曰:“吾固知其来。”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何怪。(《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8)

〔在母胎二十二月〕 供奉官郭坦自云:“母胎余年,不育其家,以为妖异,多服药堕之皆不动。”有善针人曰:“三针必效。”凡百余针竟亦不动,父母知其不可,奈何,信命而已,至二十二月生,子母俱安,长亦少病,惟胸臆间有黑点数十处,乃当日针痕也。人生岂偶然,可生可毙。(《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8)

〔庐山红莲〕 雍熙中,君房寓庐山开先寺,望黄石岩瀑水中一大红叶,泛泛而下,行急取,乃红莲,一叶长三尺,阔一尺三寸,尝观《庐山记》说沛水出双剑,峰顶有池,阔数百尺,其深莫测,又有清源池,生莲花大如车轮,今可信矣。君房因分此叶,遗好事者,磨汤饮之,其莲香经宿不散。(《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8)

〔月中桂子〕 白乐天题灵隐诗云:“在郡三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桂子下,醉为海棠开。”又云:“山寺月中寻桂子,郡城楼上看潮头。”祥符中君房为钱塘令,宿月轮山寺,僧报云:“桂子下塔。”遽出登塔,望之纷纷如烟雾,转旋成稳,坠塔上如牵牛子,黄白相间,咀之无味(《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9)

〔蒲麦〕 有道士过济州村坊曰:“泽中多蒲,蒲中有麦可食。”居人曰:“未尝知此。”道士曰:“采熟蒲,每作栲栳,入小麦二斗,磨之即为面矣。”村人依教试之,正与麦面无异,但轻而不坠。明年,济郛人多食,救民之饥。他年即不可食。(《类说》卷五十,四

库 873—869)

[**独孤妻梦玩月**]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长安,游蜀二年乃归,去城数里天暝,止于佛寺,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夜分有十余人持酒具乐器至庭下,遐叔意谓贵族,乃潜伏伺之,中有女郎侧身不乐,察之,乃其妻也。一少年举杯曰:“愿闻金玉之声。”其妻悲愁若无所诉,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林伤心兮三见花。”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乎?”遐叔惊愤,取大砖飞击,悄然一无所有,速驾而归,青衣报,娘子梦惊魘方悟,遐叔至寝,妻曰:“向梦与姊妹玩月,出金光门,向一野寺,为凶暴者胁,与杂坐饮酒。”其说与遐叔所见一同。(《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9)

[**八戒**] 江南徐铉保成八戒,一曰:知富贵之矫傲,故屈己而自卑;二曰:知名利之败身,故随时而任运;三曰:知思虑之消意,故畅道而守一;五曰:知语烦之伤气,故终日而忘言;六曰:知喜怒之伤神,故省己而自理;七曰:知戏乐之虚伪,故存神而自怡;八曰:知酒食之害人,故量味而节俭。(《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70)

[**赐石雁**] 杨弘裕河朔人,一日出郊,有使人自北骑驰来,问:“子非杨裕乎?北岳赐汝物,可跪受之。”使者怀中探一物,若帛裹者。裕归,焚香启之,得二石雁,一雄一雌,左翅掩右者,雄也。右翅掩左者,雌也。后生一男一女,男名廷璋,周朝为飞龙使,女为周太祖妃。(《天中记》卷八,四库 965—364;又见《类说》卷五十,四库 873—868)

[**金沙泉**] 湖州长城县啄木岭金沙泉,每岁造茶之所,居常无水,湖、常二郡守至境,具牲祭泉,其夕清溢,造御茶毕,(其水即微减,太守造毕),即涸。太守或还旆,稽期则示风雷之变,或见鸞兽毒蛇水魅焉。(《天中记》卷十,四库 965—439;《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四库 924—64)

[**噏碧筒**] 魏正始中,郑公恣三伏之际,率宾僚避暑于历北

城使君林，取莲叶盛酒，以簪刺叶，令与柄通，曲茎轮困如象鼻传喻之，名碧筒酒。东坡诗云：“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方伯休诗云：“几酌碧筒陪笑咏。”（《岁时广记》卷二十五 P287）

【**额添一耳**】方阴官以事恳上元夫人而不允，闻阳世有士人柳慎善为文，遂追令为表，既而获命。阴官喜曰：“子何愿？”曰：“特更欲聪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额。既寤，额痒，辄搔出一耳。时人语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三耳秀才。”（《群书类编故事》卷九）

【**良弼献诗**】李良弼，故给事中防之子。大中祥符元年应进士举同学究及第，授应天府司士，给事知郑州，良弼将行，夜宿中牟，梦人持诗版献之曰：“九霄丹诏三天近，万叠红芳一旦开。日月山川须问甲，为君亲到小蓬莱。”觉而白于父，给事喜曰：“汝必有前程。”至郑而别。五年六月十九日，良弼卒应天府，给事大悲，痛梦之不诚也。后张君房与给事同舟至应天且憩泊间，细诘良弼卒殡之日月及葬地之所而绎之。乃省其诗，盖良弼丙戌生，年二十七，即诗首句云，“九霄丹诏三天近”，三九二十七，梦时年二十五，故云近也；“万叠红芳一旦开”者，万叶之花，一旦开尽，即是向衰谢之意也；“日月山川须问甲”者，其年六月十九日甲寅，乃其卒也，殡是二十九日甲子，葬于府东甲地，此是“日月山川须问甲”也。六月又天德月德俱在甲；“为君亲到小蓬莱”，乃虚无寂寞之所也。给事潸然曰：“是矣”，以此知死生日月皆有前定，欲道得乎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76）

【**范公捧诗**】范仁恕字超光，卢质辟为同州录事参军，经蒲津浮梁，有钓师鬻一大鱼，鳞鬣颇异，乃市而放之河流，一夕，梦铎舍中厅西俱变为水，有朱衣人自水中出，捧诗一首以献云：“感公脱蒲津之厄，惟公富贵寿考固已前定，更不敢言，今报公它日之事。”诗云：“拦马遇孙阳，超光力自强。北林花正发，西江彩笔香。万汇须经手，千年事更长。感君施大惠，从此佐吾皇。”后果为先主辟入蜀，孟氏据两川，自御史中丞拜左仆射平章事，凡十

六年在位,授太子太保致仕,寿八十七。(《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77;《诗话总龟》卷三十四)

[潘洞篆铭] 潘度支洞,景德二年,将逼御试,梦入一宫,既升堂,坐间昏雾四合,良久渐开,见四壁下乃大碑石志,且往看之,皆人之姓字,即不能一一记忆,题额上有大篆四句云:“苍壁礼天,日月丽天,龙化为蛇,众人咨嗟。”翌日说之,意甚自忌,及放榜,即十七名。后半载方释之。“苍壁礼天”,天府第六名解送也;“日月丽天”,南宫第二名奏荐也。比放榜十七名及第,盖出等田,即龙化为蛇也,意亦不显达,年五十余,度支员外校理而卒。噫!以此知名高下,亦系冥数,矧科第与禄位富贵者乎?奇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85)

[刘咏看榜] 刘国博咏趣向高绝,场屋间凡有所闻,必以相告。咸平二年春,锁院仅月余,时钱内翰最有名誉,众以甲科推之,咏忽夜梦往省前探问名第,见一人,问之曰:“钱十二作状元否?”其人曰:“未知。”相随看榜,至省院门,烟雾昏翳,殊不相下,其人乃炬火相唤曰:“来看钱十二。”只于地上画一围子,立皂小旗二口,白小旗二口,火即灭。次问王濬得否。其人又炬火,见围中有一石块如拳,又问王衢得否,见皂荚三挺,问张尹方及宋集得否,围中无物火灭;问高四得否,围中见大书一益字,中间立大刀一口,光闪闪。惊觉,向晓思之,皆不可解。僧卜端为占之曰:“钱状元未可固必,此乃皂白交错耳;王衢第三名定也;王濬即当及第,盖石者山之类也;惟高四莫解;张宋二君必未得,围中无物尔。”暨榜出,乃孙暨作状元,钱希白次之,王衢第三人,高辅尧第五,咏乃悟曰:“王濬梦四刀而得益州,益字中立一刀,乃五数也。神哉,神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86)

[范政送药] 著作郎楚实,大历中疫疠笃重,十日昏迷,不知人事。一日忽梦黄衣女道士至,谓实曰:“汝有官禄寿命,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大角碗,倾药令饮,饮毕便愈,及明,乃许叔异令人送药来。实疾久困,初不开目,及见小

儿与碗，皆昨日所梦，因呼小儿是范政否，问之信然，其疾遂愈。实之官禄寿命已有前定，宜其未死，而小儿之名与碗亦复预见于梦中，信乎一饮一啄，皆非偶然。（《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87）

〔全火及第〕 进士张诩，临淮郡洪儒也。徐宗孟、全照、蒋洙之辈皆事之。雍熙初，与二三子同拔本州，解赴京师，是岁十月初淮水已浅涩，旬日方到符离，宿于关门外舟中，夜梦上岸，盘旋间，有人安放交椅一只在岸次，诩乃坐之，忽为推堕于地，曰：“此是全火交椅，尔安得独坐？”遂觉。至春榜，果全登第，其它同解俱及第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 P89）

〔曹确剃发〕 曹确判度支，有台辅之望，忽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人占梦多验，确召使占之，其人前贺曰：“侍郎旦夕必登庸，夫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公出镇江西，确果大拜。（《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 P100）

〔刁湛赋诗〕 咸平中，刁郎中湛拔润州解，赋举京师，会其父典合肥得替，相会于廨舍，父喜其来，因语赴举次第，是夜父梦被召，既入门，见其张齐贤自内而出，曰：“比部请赋七言诗曰，圣朝文物古难过，何事寒门宠过多。父向石渠新拜职，子从金殿又登科。须教枚马惭踪迹，堪笑巢由隐薜萝。报国报君何所有，一心待欲枕长戈。”既觉，已四鼓，召湛记之。来春孙暨榜，湛不预名第，父子以梦非验也。是年秋，即就天府求解，向春过省，比部自二月初授命俵散山东盐，逼御试一两日间方回。翌日御试，乃于殿门阁子中坐伺湛之得失，忽一大程官奉敕一道来呈学士已授秘阁检讨，喜慰方甚，又一横门官急来云：“学士秀才第一等及第。”父子同日俱被恩荣，至夜会话所梦合肥之诗，云：“父向石渠新拜职，子从金殿又登科”，何其验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 P102）

〔隽宗神告〕 天圣四年，海州书表隽宗远梦有神告之，来年状元是王尧臣，宗远寤，题于司房北壁。是年秋，赋开封府，解榜到，见王之姓名，因指谓同列曰：“此是明年状元。”洎省榜到，见

王又预奏名，隼再题于壁，未几殿试，王尧臣果魁多士。至和中，毕景儒仲询之父知海州，亲访其事，备载之于《幕府燕闲录》。（《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 P100 未注明出处；四库注明出自《缙绅胜说》1047—77）

顾况于御沟流水上得一桐叶，有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青。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亦题叶于流泛之。后十余日，况又得一诗，似答况者。（《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三九“桐部”）

《丽情集》辑存

349

〔烟中仙〕 越渔者杨父一女绝色，为诗不过两句，或问胡不终篇？答曰：“无奈情思缠绕，至两句即思迷不继。”有谢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谢曰：“谚云：少女少郎，相乐不忘。少女老翁，苦乐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词多两句，子能续之称其意，则妻矣。”示其篇，曰：“珠帘半床月，青竹满林风。”谢续曰：“何事今宵景，无人解与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后七年春日，杨忽题曰：“春尽花随尽，其如自是花。”谢曰：“何故为不祥句？”杨曰：“吾不久于人间矣。”谢续曰：“从来说花意，不过此容华。”杨即瞑目而逝。后一年，江上烟光溶曳，见杨立江中曰：“吾本仙，谪居人间，后倘思之，即复谪下不能得仙矣。”（《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87）

〔崔徽〕 崔徽蒲妓也。同郡裴敬中以兴元幕为梁使蒲，一见为动情，相从累月，敬中言旋（还），徽不得去，怨抑不得自支。后数月，敬中密友东川幕白知退至蒲，有邱夏善写真，知退为徽致意夏，果得绝笔。徽捧画谓知退曰：“为妾谢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明日发狂，自是移疾，不复画时形容

而卒。(《天中记》卷二十,四库 965—916;又见《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88;《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307;《说郭三种》V6, P3639“卷中人”;《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七,四库 926—253;《绿窗新话》卷上,施元之注苏本卷十二;《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百二十二 V48, P59770)

[灼灼] 锦城官妓灼灼善舞柘枝,歌水调,相府筵中与河东人坐,神通目授,如故相识,自此不复面矣。灼灼以软绡多聚红泪,密寄河东人。(《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88;《绿窗新话》卷上;《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8;《说郭三种》V6, P3639;《天中记》卷二十,四库 965—916)

[寄泪] 灼灼,锦城官中奴,御史裴质与之善,裴召还,灼灼每遣人以红绢裹红泪为寄。(《说郭三种》V6, P3639)

[燕子楼] 张建封仆射节制武宁军,舞妓盼盼公纳之燕子楼,白乐天使经徐与诗曰:“醉娇无气力,风袅牡丹花。”公薨,盼盼誓不他适,多以诗代问答,有诗近三百首,名《燕子楼集》。尝作三诗云:“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邛邛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软香销已十年。”“适看鸣雁岳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蛛网任从灰。”乐天诗曰:“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香销拂卧床。燕子楼前霜月夜,秋来只为一入长。”“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著郎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又一绝云:“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盼盼泣曰:“妾非不能死,恐百载之后,人以公重色。”乃和诗云:“自恨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刚道泉台不去随。”(《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88;又见《说郭三种》V6, P3639“燕子楼集”;《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8)

[无双仙客] 唐王仙客者,刘振之甥,振有女曰无双,幼与戏弄相雅,振妻戏呼仙客为王郎子。后无双长成,舅氏以位尊官显贵欲废前约,每窥见无双明艳若神仙中人,有青衣告客亲事情

恐参差也。一日，振赴朝，忽走马归，云：泾原兵士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夺走行在，召仙客勾当家事，当以无双嫁，乃装金帛押领出开远门，我与骨肉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教出城外，久待不至。遂至启夏门，守夏门者皆持白棒，徐问城中有何事，今日有何人出此门。云：朱太子作天子，午后有人重载携家欲出，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追骑至向去矣。仙客惊惧，走归襄阳。后知克复京阙，入京访舅氏。见旧苍头塞鸿，仙客曰：“阿舅阿母安否？”鸿曰：“尚书授伪命，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宫掖，家人唯婢采苹在焉。”访求得之与居，京兆尹以仙客为富平尉，忽报中使押内家三十余人往园陵，仙客令塞鸿假为驿吏，夜深帘下呼塞鸿，曰：“郎健否？明日紫褥下取书。”鸿明日得书，云：“尝见敕使说富平古押衙，人间有心人，能求之否？”仙客乃访古生者居村墅，厚赠金宝，岁余，古生曰：“察君之意，将有求于老夫耳。士为知己用，愿粉身以答深海之恩。”仙客以实告。古生曰：“此事大易。”后半岁，曰：“何人识无双？”以采苹对。古曰：“宿留数日。”后忽闻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仙客令刺探，所杀者乃无双也。是夕，扣门甚急，古生领一兜子人曰：“此无双也，今死矣。后日当活。”古生又曰：“暂借塞鸿。”乃抽刀断其颈。仙客甚怒，古曰：“今日报郎君足矣。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服者立死，三日复活。求得一丸，昨令采苹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练赎其尸，异人皆杀之以灭口，老夫亦自刎。”言讫，举刃而死。仙客挈无双，变姓名，归襄阳谐老。（《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89；又见《绿窗新话》卷上）

〔莲花妓〕 严子（字）牧豫章，陈陶隐西山，操行清洁，守（字）欲挠之，遣小妓莲花往侍焉。陶殊不采。妓乃献诗求去云：“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神女下阳台。”陶答曰：“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锦衾愧对卓文君。”（《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89；又

见《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六 P305)

[蜀妓薛涛] 元徽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涛者有才色,府公严司空知元之情,遣涛往侍焉。后登翰林,以诗寄曰:“锦江滑腻峨眉秀,毓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夺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89)

[感旧念] 爱爱杨氏,本钱塘倡家女,年十五尚垂鬟,性喜歌舞,初学胡琴数曲,遂能缘其声以通他调。七月七日,泛舟西湖,采荷香,为金陵少年张逞所调,遂相携潜遁,旅于京师二年,逞为父捕去,不及爱爱别,后传逞已死,爱爱亦感疾而亡。其小婢锦儿,常出其故绣手藉香囊缣履等示人,皆郁然如新。(《岁时广记》卷二十八 P329;又见《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0)

352

[酥香] 杜秘书多情多才也。号善小词,元徽之所谓能道人意中语者,信有之也。邻有富家翁姓张氏,有处子,小字酥香,凡才人所为歌曲,悉皆讽之。一夕逾垣而至,杜疑为怪。女曰:“儿乃邻家,慕郎词章,愿无弃也。”杜始望不至此。黎明徙居僻地。富家翁失女不敢自明。后十年,仆有过,杜笞之。仆以闻官,杜捕逮鞠实,除籍流于河朔,濒行述《永遇乐》一词诀别,女持纸三唱绝脰而死。(案:杜秘书窃邻女酥香,后作《永遇乐》诀别,今所传“香阁寂寥”是也。宋·蔡戡《用前韵简赵薛二丈》诗自注,《全宋诗》V48, P30063)(《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0;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七)

[燕女坟]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校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姑舅,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燕悲鸣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定来为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而秋归春,来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复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葬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

水之上。(《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0)

[泰娘] 韦尚书家善讴歌者,会乐工琵琶新声。尚书薨,为蕲州刺史张悬所得,悬死,泰娘无所归,抱乐器而哭,其音焦以悲,刘禹锡歌曰:“泰娘家本阆门西,门前绿水环金堤。有时妆成好天气,走上臬桥折花戏。风流太守韦尚书,路旁忽见停隼莢。斗量明珠鸟传意,绀帔迎入专城居。从郎西入帝城中,贵游簪组香帘栊。低鬟缓视抱明月,纤指破拨生胡风。繁华一旦有消歇,佩剑无光履声绝。蕲州刺史张公子,白马亲到铜驼里。自言买笑掷千金,月堕云中自此始。安知鹏鸟坐隅飞,寂寞旅魂招不归。秦家镜破前时结,韩寿香销故篋衣。举目风烟非旧时,归寻岐路多参差。如何将此两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1)

[张好好] 杜牧佐沈传师在江西。张好好十三以善歌来入乐籍中,公移镇宣城,好好复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述师著作双鬟纳之。(《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1)

[湖州髻髻女] 唐大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宣城幕。雅闻湖州为浙西名郡,风物研好,且多丽色,往游之,时刺史崔公,亦牧之素所厚者,颇谕其意,凡籍之名妓,悉为致之,牧殊不愜所望。使君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戏,使州人毕观之。俟其云合,牧当间行寓目,冀或有阅焉。”使君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幕竟无所得。将罢,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年才十余岁,牧熟视之曰:“此真色国天香也。”因使语其姥将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吾十年必为此郡,若不来乃从所适。”因以重币结之。寻拜黄、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并上笺于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前十四年所约之姝已从人三载,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惧其见夺也,因携幼以诣之。牧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适人?”母拜曰:“向约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俯首曰:“辞也直,强之不祥。”乃

礼而遣之,因为《怅别》诗云:“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 P301;又见《诗林广记》前集卷之六 P115;《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1;《群书类编故事》卷九;《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七,四库 926—255)

[三卿题] 云予家本若耶溪东,与闺中同志者,纫兰佩蕙,趋闲之境,不得从人,不幸良人已失,邈然无依,命笔聊书绝句:“(阙)姓二九,下父后。玉无瑕,弁无首。荆山石,往往有。”以笔墨非女之事,名姓故隐而不书,诗曰:“昔逐良人西入关,良人身没妾东还。谢娘卫女不相待,为雨为云归旧山。”李舒解曰:“二九十八也,十加八木字,子为父后,木下子,李字。玉无瑕,去其点也,弁无首,存其弁,弄字也。荆山石,往往有者,石多韞玉,当是姓李名弄玉也。”(《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2)

[黄陵庙诗] 开宝中,贾知微遇曾城夫人杜若香及舜二妃于巴陵,二妃诵李群玉《黄陵庙诗》,曰:“黄陵庙前青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短棹唱歌去,水远天长愁杀人。”贾与夫人别,命青衣以秋云罗帕覆定命丹五十粒,曰:“此罗是织女缲玉蚕织成,雷雨密收之。其仙丹每岁但服一粒,则保一年。”后大雷雨,见篋间一物如云烟腾空而去。(《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2;又见《说郭三种》V1, P3640“秋云罗帕”;《岁时广记》卷七 P69“服岁丹”;《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8)

[赠妓诗] 欧阳詹赠太原妓诗云:“高城已不知,况乃城中人。”(《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2)

[文宗诗] 文宗与宰相谋诛宦官,事泄,番为内官所杀。上登临游幸,未尝为乐,往往瞠目独语,因题诗殿柱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明日便殿观牡丹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开者如笑,合者如咽。”吟罢方省舒元舆词也,叹息泣下,命乐适情,宫人沈翘舞《河满子》,词云:“浮云蔽白日。”上曰:“汝知书耶?此是《文选》古诗第一首,念君臣值奸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赐金臂环。翘翘善玉方响,以响犀为

椎，紫檀为架。后出宫归秦城，秦使日东，翘翘将玉方响登楼，撰一曲，名《忆秦郎》。（《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2；又见《说郭三种》V6，P3640“沈翘翘”；《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8）

〔非烟〕 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功曹，爱妾曰非烟，善秦声，好文学。北邻赵象者窥见，悦之，因门媪题绝句寄非烟，以金凤笺答诗。象又以玉叶纸赋诗，非烟又以连蝉锦香囊碧苔笺赠诗，象夜登梯，逾垣入堂中，尽缱绻之意。明日象送诗曰：“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烟复赠：“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上鹤，一双飞去入行云。”无何，烟以细过捶女奴，女奴乘间以告，公业缚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相亲，死亦何恨！”乃饮楚而绝。洛阳有崔李二生与武椽游，崔诗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林池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不迨桃李，而零落过之。”李诗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梦烟曳手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而生卒。（《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2；又见《说郭三种》V6，P3640“非烟”；《绿窗新话》卷下；《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8）

〔薛琼琼〕 明皇时，乐供奉杨羔以贵妃同姓，宠幸殊常，或谓之羔舅。天宝十三载，节届清明，敕诸宫娥媼出东门，恣游赏踏青，有狂生崔怀宝，佯以避道不及，映身树下，睹车中一宫嫔敛容端坐，流眄于生。忽见一人重戴黄衫，乃羔舅也，斥曰：“何人在此？”生惶骇，告以窃窥之罪。羔笑曰：“尔是大憨汉，识此女否？乃教坊第一箏子，尔实有心，当为尔作狂计，今晚可来永康坊东，问杨将军宅。”生拜谢而去，晚诣之，羔曰：“君能作小词，方得相见。”生吟曰：“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箏，得近玉人织手子，研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羔喜，俄而遣美人相见曰：“美人姓薛，名琼琼，本良家女，选入宫为箏长，今与崔郎永奉箕帚。”因各赐薰肌酒一杯曰：“此酒千岁藁所造，饮之，白发变黑，致长生之道。”是日宫中失箏手，敕诸道寻求之不得。后旬日，崔因调补

荆南司录,即事行李,羔曰:“琼琼好事,崔郎勿更为本艺,恐惊人闻听也。”遂感咽叙别。自是常日唱和为乐。琼有诗云:“黄鸟翻红树,青牛卧绿苔。诸宫歌舞地,轻雾锁楼台。”后因中秋赏月,琼理箏弹之,声韵不常,吏辈异之,曰:“近来索箏手甚切,官人又自京来。”遂闻监军,即收崔赴阙,事属内侍司,生状云:“杨羔所赐。”羔求贵妃,妃告云:“是杨二舅与他,乞陛下留恩。”上赦之,下制赐琼琼与崔怀宝为妻。(《岁时广记》卷十七 P187;又见《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3;《说郭三种》V6, P3640“薛琼琼”;《绿窗新话》卷下;《天中记》卷二十,四库 965—913;《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3—508;《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百二十四 V48, P59786)

〔柳枝娘〕 洛中里娼也。闻诵李义山《燕台诗》,乃折柳结带赠义山以乞诗。(《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3;又见《说郭三种》V6, P3630“柳枝娘”;《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8;《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柳部 V56, P67357;《天中记》卷五十,四库 967—458)

〔归旧姬〕 《丽情集》:进士赵嘏家于浙西,有姬纤丽,嘏甚惑之,泊预计偕,将携西上,为母氏阻而不行,且留鹤林寺。值中元斋会,居人仕女,竞游赏之,赵姬亦往,浙帅窥之,乃强致去,因为掩有。嘏知之,亦无奈何。明年登第,乃以一绝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浙帅得诗不自安,乃遣归。(《岁时广记》卷二十九第 336 页;又见《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3)

〔琴客〕 琴客,柳宜城之爱妾也。喜抚琴瑟,宜城请老,琴出嫁。(顾况有宜城访琴客诗)序曰:“琴客宜城之爱妾也。宜城请老,而爱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达者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七,四库 924—223)顾况歌曰:“佳人玉立生北方,虽家邯郸不是娼。头髻挪堕手爪长,善抚琴瑟有文章。南山阑干千丈雪,七十非雪不暖热。人情销歇古共然,相公心在特书绝。上善若水任方圆,忆昨好之今弃捐。服药不如独自眠,从他别嫁一少年。”(《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4;《天中记》卷十九,四库 965—861)

〔陆郎中媚娘争宠〕 余媚娘,才妇也,本良家子,适周氏,夫

亡,时年十九,以介洁自守,誓不再嫁。陆希声时为正郎,闻其容美而善书,使媒游说之,媚娘曰:“陆郎中若欲侍巾栉,当须立誓,不置侧室及女奴,则可为陆家新妇。”陆诺之,既娶二年,劈笈沫墨,更唱迭和,动盈卷轴。媚娘又能饌五色脍,妙不可及。无何,陆又获名妓柳舜英者,姿色姝丽,逾于媚娘。媚娘怨之,谕令人宇同处,陆以为诚然,既共居,媚娘略无他说。候陆他出,既召舜英,闭私室中,手刃杀之,碎其肌体,盛以二大合,封题云:“送物归别墅。”出城门,为阍吏异而罕之,送京兆尹,媚娘遂就极典。(《绿窗新话》卷上;又见《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4)

[浣沙桂子] 霍小玉侍儿之名。(《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7;又见《说郭三种》V3, P3639)

[遗策郎] 郑生过李妓宅,见娃徘徊不能去,诈遗以驻马后访,自呼曰:“前遗策郎也!”(《说郭三种》V6, P3639;《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7)

[环者还也] 崔鸾寄张生信有玉指环,云环者环也。(《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2—508;《说郭三种》V6, P3639)

[香儿] 元载妓薛琼英幼以香杂食啖之,长而肌香,又名香儿。(《类说》卷二十九,四库 873—494;又见《说郭三种》V6, P3630“香儿”;《绀珠集》卷十一,四库 873—508)

[沈真真] 太常博士郑还古寓东都,与柳将军同巷。还古将调西都,柳盛张筵以饯,尽出家妓讴歌,荐酒行杯。有第三姬容艳妖绝,郑窃视之,有眷眷意。柳谓郑曰:“沈真真本良家子,颇好文辞,请赋诗以定情,候博士拜命,即当送贺。”还古赋诗曰:“洞房出神仙,清声当管弦。词轻白苧曲,歌揭白云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郑玄。不堪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览诗,大喜。俾真真拜谢,还古抵京,旋拜伊阙令,得重疾,驰书告柳。柳即送真真赴京。迎郑请出相见。真真饰容致拜,还古起前遽执真真之手,长吁而卒。(《天中记》卷十九,四库 965—861;又见《绿窗新话》卷上)

[书仙] 长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为关中第一,时

号为书仙。有任生者投之诗曰：“玉皇前殿掌书仙，一染尘心下九天。莫怪浓香薰骨腻，云衣曾惹御炉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七，四库 924—223；《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六，四库 926—246；《绿窗新话》卷上；《天中记》卷二十，四库 965—917 作《洛中纪异录》）

〔莺莺寄诗〕（唐）贞元中，（有张生者，遇崔氏女于蒲，小名莺莺）往来，后弃之，莺莺已委身于人，张亦娶，适经其所，求见不得。崔知之，潜赋一章曰：“一从销瘦减容光，万转千回难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见，元稹尝为作《续会真三十韵》。尝与李绅语其事，绅又作《莺莺歌》（《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六，四库 926—246；又见《苏轼诗集》卷十一《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

〔越娘〕陈敏夫随兄任广州参军，其兄素无妻室，专宠一妾，名越娘，美貌能诗。兄在任不禄，敏夫与越娘搬挈还家，归次洪都，越娘吟诗一联曰：“悠悠江水涨帆渡，叠叠云山缓辔行。”命敏夫和之。敏夫应声曰：“今夜不知何处宿，清风明月最关情。”微寓相桃之意。越娘见诗微笑。是夜宿双溪驿，明月如昼，越娘开樽，同敏夫饮，唱酬欢洽。问敏夫：“今夜何处睡？”答曰：“廊下，图得看月。”各有余情。夜向深，敏夫闻廊下有履声，乃潜起看，见越娘摇声令低声，迎进相抱曰：“今日被君诗句惹动春心。”遂就寝。越娘乃吟词曰：“一自东君去后，几多恩爱睽离。频凝泪眼望乡畿，客路迢迢千里。顾我风情不薄，与君驿邸相随。参军虽死不须悲，幸有连枝同气。”（《绿窗新话》卷上；又见《辘耕录》卷十四“妇女曰娘”条）

〔莓草春〕陇西李迅者，纳别宅监奴，出，不喜。迅欲访故人，为刺史强而配焉。既归而不合，监奴投井而死，因作《莓草春歌》以悲之。诗云：“莓草春，杳容与，江南艳歌京西舞。执心轻子都，信节冠秋胡。议以腰支嫁，时论自有夫。蝉鬓蛾眉明井底，燕裙赵袂紫辘轳。李生闻之泪如绠，不忍回头看此井。月中桂树落一枝，池上鸂鶒鹤唳孤影。露桃秣李自成蹊，溪水终天不

向西。翠帐绿窗寒寂寂，锦茵罗荐夜凄凄。莓草春，丹井远，别后相思意深浅。”（《文苑英华》卷三四六顾况《莓草春》并序，四库 1336—282）

〔玉马〕 宋沈庆之每夜马厩辄惊，见一白驹，以增缚腹，超轶如飞，掩之不及，入阁内。向内人，惟爱妾阴月华臂上玉马，以绿绳穿之，卧则置枕下，夜每失所在，旦则如故。（《增补事类统编》卷六十）

〔妆镜铭〕 蜀王宗衍幸凤州，州将某妻严氏有美色，衍爱幸之，赐以妆镜，其铭曰：“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当眉写翠，对脸敷红。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绮窗绣幌，俱涵影中。”（《全蜀艺文志》卷四十四）

〔湘中怨〕 垂拱年中，驾在上阳宫，太学进士郑生晨发铜驼里，乘晓月，渡洛桥，闻桥下有哭，甚哀，生下马循声察之，见其女翳然蒙袂曰：“我孤养于兄，嫂恶视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须臾。”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应曰：“婢御无悔。”遂载与居，号曰汜人，能诵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书，亦尝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世莫有属者。因撰《风光词》曰：“隆佳秀兮招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里萸与处萸兮，潜重房以饰姿。见雅态之韶容兮，蒙长葛以为帟。醉融光兮，渺渺弥弥，迷千里兮涵湮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娜之浓条兮，嫂（骋）盈盈以披迟。酩容颜兮，倡蔓丹毂。流茜电兮，石发髓随。”生居贫，汜人尝解篋，出轻缣一端，与卖胡人酬之千金。居数岁，生游长安，是夕谓生曰：“我湘中蛟宫之娣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欲为诀别耳。”相倚啼泣，生啼泣留之，竟去。后十余年，生之兄为岳州刺史，会上巳日，与家徒登岳阳楼，望鄂渚，张宴乐酣，生愁思，吟之曰：“情无垠兮，荡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声未终，有画舫浮漾而来。中有彩楼高百尺，其上施帟帐，栏枕尽饰帷褰，有弹弦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烟霞，裙袖皆广长。其中一人起舞，含颦凄怨，形类汜人，舞而歌曰：“溯青春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裹绿

裙。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归兮将焉如？”舞毕，敛袖翔然，凝望楼中，纵观方临栏。须臾，风涛崩怒，遂迷所往。（《文苑英华》卷三五八，四库 1336—358）

〔长恨歌传〕 开元中，六符炳灵，四海无波，礼乐同，人神和，天子在位，岁久倦乎旰食，始委国政于右丞相，端拱深居，储思国色。先是，元献皇后、武惠妃皆有宠，相次梦谢，宫侍无可意者，上心忽忽焉。不自乐。时岁十月，驾幸骊山，之华清宫，浴于温泉，内外命妇，熠熠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浴，灵液不冻，玉树早芳，春色澹荡，思生其间，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顾宫女三千，粉光如土，使搜诸外宫，得弘农杨氏女，既笄矣。绿云生鬓，白雪凝肤，渥饰光华，织秣有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上见之，明日诏浴华清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莲开水上，鸾舞鉴中。既出水，娇多力微，不胜罗绮。春正月，上心始悦。自是天子不早朝，后夫人不得侍寝，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行同辇，止同宴，妖其容，巧其词，歌舞谈笑，婉变便佞，以中上心。故以为上宫春色，四时在目。天宝中，后宫良家女万数，使天子无顾盼意。叔父昆弟，皆为通侯，女弟女兄，富埒王室。车服制度，爵邑邸第，与大长公主侔矣。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窃弄国柄。羯胡乱燕，二宫连陷，翠华南幸，驾出都西门百余里，六师徘徊拥戟不行，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之。国忠奉旄纓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惨容怛心，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拜于上前，回眸血下，坠金钿翠羽于地，上自收之。呜呼！蕙心纨质，天王之爱，不得已而死于尺组之下。叔向母云：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受命灵武，粤明年大赦改元，大驾还都，驻六龙于马嵬道中，君臣相顾，日月无光，不翼日父子尧舜，天下大和。太上皇就养南宫，宫槐夏华，梧桐秋雨，春日迟迟兮恨深，冬夜长长兮怨急。自死之

日斋之月，莫不感皇容悼宸，每朱楼月晓，绿池冰散，梨园弟子，玉绡一声，闻霓裳羽衣曲，则天颜不怡，侍儿掩泣，三载一意，其念不衰。自是南宫无歌舞之思，求诸梦而精魂不来，求诸神而致忠莫敢。成都方士能乘气而游上清，感皇心追念杨贵妃不已，乃上大罗天人地府，目眩心摇，求之不见。遂驾琅舆，张云盖，浮碧落，东下海中三山，遂入蓬莱宫中，金殿西厢有洞户，阖其门，署曰：玉真大妃院，扣门久之，有青衣玉童出，方士传汉天子命，既入，琼扉重阖，悄然无声，方士重足拱手门下，海上风微，洞天日暖，乃见仙女数人相随，出户延客，至玉堂，堂上褰九华帐，有一人冰雪姿，芙蓉冠露绡帔，俨然如在姑射山，前揖，方士传汉天子命。言未终，退立惨然，忆一念之心，复堕下界，因泣下，使青衣小童，取金钗一股，钿合一扇，奉太上皇，苟心如金，坚如钿，上为天人，下为世人重相见时，好合如旧。方士受其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徼其意，复前跪致词曰：“请付当时一事不闻于人者，验于汉天子，畏金钗钿合，负新垣平之诈也。”仙子敛容低眉含羞而言，曰：“昔天宝六年，侍辇避暑于骊山宫，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缯绮树，陈饮食，焚香于庭，谓之乞巧，三拜毕，缕针于月，纫线于裳。夜方半歇，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于帝，冯肩而立，相与盟心，誓曰：世世为夫妇。誓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方士还长安，奏于太上皇，上皇甚感自悲，殆不胜情。嘻！女德无极者也，死生大别者也。故圣人节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乱者也。生感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元和年冬十二月，太原白居易尉于盩厔，予与琅邪王质夫家仙游谷，因暇日，携手入山，质夫于道中语及是，白乐天深于恩者也，有出世之才，以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使鸿传焉，世所隐者，鸿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内传》今在，予所据王质夫说之尔。（《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四库 1340—710）

〔弓足〕 章仇公镇成都，有真珠之惑，或上诗以讽云：“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应知子建怜罗袜，顾步褰衣拾坠

钗。”(《谭苑醍醐》卷三,四库 V855, P673)

[冯燕歌] 《丽情集》云:《冯燕歌》,沈亚之歌:“魏中义士有冯燕,游侠幽并最少年。避仇偶作滑台客,嘶风跃马来翩翩。此时恰遇莺花月,堤上轩车昼不绝。两面高楼语笑声,指点行人情暗结。掷果潘郎谁不慕,朱门别见红妆露。故故推门掩不开,似教欧轧传言语。冯生敲镫袖笼鞭,半拂垂柳半惹烟。树间青鸟知人意,的的心期暗与传。传道张婴偏嗜酒,从此春闺为我有。梁间客燕正相欺,屋上鸣鸠空自斗。婴归醉卧非仇汝,岂知负过人怀惧。燕依户扇欲潜迎,巾在枕傍指令取。谁言狼戾心能忍,待我情深情不隐。回身本为取巾难,倒柄方知授霜刃。冯君抚剑即持疑,自顾平生心不欺。尔能负彼必相负,假手他人复在谁?窗间红艳犹可掬,熟视花钿情不足。唯将大义断胸襟,粉颈初回如切玉。凤凰钗碎各分飞,怨魄娇魂何处追。陵波如唤游金谷,羞彼椰榆泪满衣。新人藏匿旧人起,白昼喧呼骇邻里。诬执张婴不在明,贵免生前遭考捶。官将赴市拥红尘,掉臂人来擗看人。传声莫遣有冤滥,盗杀婴家即我身。初闻僚吏翻忧叹,呵叱风狂词不变。縲囚解缚自犹疑,疑是梦中方脱免。未死劝君莫浪言,临危不顾始知难。已为不平能割爱,更将身命救深冤。白马贤侯贾相公,长悬金帛募才雄,拜章朗读冯燕罪,千古三河激义风。黄河东注无时歇,注尽波澜名不灭。为感词人沈下贤,长歌更与分明说。此君精爽知犹在,长与人间留炯诫。铸成金燕香作堆,焚香酬酒听歌来。”(《文苑英华》卷三百四十九,四库 1336—299)

聂田《徂异志》

363

考 略

《徂异志》，又作《祖异志》、《狙异记》、《俱异志》，故形近而误也。《永乐大典》引作《徂异志》，今从《永乐大典》。《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著录 10 卷，作者为聂田，其生平史载不详。据《说郛》引录该书时云：聂田为信陵（今湖北秭归）人。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云：“田，天禧（1017—1021）中进士不第，至元祐初（1086），因记近时诡闻异见一百余事。天禧至元祐，七十余年，田年且百岁矣。”这段记载极为可疑。据程毅中先生考证，一是袁州本《郡斋读书志》无“至元祐初”及“天禧至元祐”以下文字，故此段话很可能是窜入的；二是《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十一说：“信陵聂田，康定元年序。”可知该书完成于康定元年（1040），怎么可能记载晚于 40 年后元祐年间的事呢？所以宁稼雨先生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中说：“疑元祐为景祐之讹，晁氏编

纂笔误，遂衍为田且百岁之说。”景祐为公元1034—1037年，早于康定元年，此推测很有道理。

《徂异志》大部分已经散佚，仅《类说》节录2条：一是“人鱼”，记查道出使高丽，见一妇人肘后微露红鬣，在水中生活，称人鱼，可见美人鱼的故事在中国早有记载；二是“天上碧玉楼观”，叙九华山樵妇诸葛氏因疾成仙事。《说郭》除“人鱼”外又收录不同6条佚文，均很简短，多记怪异之事。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考证：“核其文字，多出《类说》、唐戴孚《广异记》节文。”惟独《永乐大典》收录“梦中见父”、“梦擒虎”、“梦杀鼈”、“胎化为神”4条较详，文字也多，均为梦中所见异事。可见该书为志怪类小说。上述所辑佚文，去其重复，现存12条，与《郡斋读书志》所云一百余事相差甚远。现辑录如下。

辑 存

〔剪舌〕 夔州道士王法朗舌长呼字不正，乃日诵《道德经》，后梦老君剪其舌，觉来语言乃正。（《说郭三种》V8，P5426）

〔山魃〕 山魃岭南皆有，一尺友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叩人门，雄求金缯，雌求脂粉。（《说郭三种》V8，P5426）

〔海贾〕 有海贾，每见两山相对于波间，各高数丈，已忽不见，舟人云：此是巨蟹螯也。（《说郭三种》V8，P5426；《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六二 V53，P64546）

〔积雪〕 有积雪久不消，掘地得金羊马，高三尺许。（《说郭三种》V8，P5426）

〔化剑〕 武胜之尝于江滩见雷公逐一黄蛇，或以石投之，铿然有声，雷公飞去，乃一铜剑。（《说郭三种》V8，P5426）

〔阿香车〕 有人途次寄宿道旁草舍，惟女子居之。夜半门

外有小儿呼曰：“阿香，官呼尔推雷车。”女子乃去。迨视其舍，乃一古冢耳。（《说郛三种》V8, P5426）

〔梦中见父〕 太庙斋郎刘初，少失其父道济。于孙暨状元下及第，授襄州襄阳县尉。追盗汉江上，水溺而死。刘母侨居京师，三十余年常，患不识其父。偶国家泽及亡没，应没于王事，子孙并许序进。刘诣公车以论其事，遂下书府，以札子赴本州验其实，刘亦躬往督其事。既离京，道出宛叶。逆旅中，夜梦一人衣绿向刘曰，吾汝父也。知汝此行，故来相成，必要识吾，但问西川孟家。及寤，不谕其事。遂抵襄州，事既毕，有老吏告刘曰，某故旧伏事先员外。刘曰，欲写先人真，何人识能为写之？吏曰，今有一人善写真，亦曾旧写先员外，必应有存其副本。同诣，果获旧图之本。刘泣且拜，而问其工何处人，复何姓氏邪？工曰本西蜀人，姓孟氏，竟符宛叶之梦。后背上遂成疮，初如豆大，再宿已透见五脏而卒。（《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一送“梦中见父”V4, P2175）

〔梦擒虎〕 推官侯举进士，庐州人，家产甚富。瞻其父为茶商过润州金山造浮图一所，私祷曰：“愿一儿得进士及第。”后梦擒一虎置于座下，果揆生庚申属虎，既成人治东封小科场欲就天府求荐，过寿州见陈雍秀才，盖姑表兄弟也。侯居家曰：“常得梦人授诗云：今年应未第，须得报黄精。”研其词恐未得。陈曰：“事故不可易知。”既到京就试，题曰：“大射果不捷解，寻有大科场诏下。解试圣人则物既捷解。”明年春省试，惟几成天下之务，未见榜，侯与父于石令公店中安下，钟鼓后始人行。有欵户者曰：“奉先院或曰嵩山道士送蜜煎黄精与二郎及秀才，侯得之且喜符其梦，餐之，梦蔡状元下及第，后授真州幕。其父复梦所擒坐下虎，倏然而去，侯亦寻卒于任所。”（《永乐大典》卷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九，一送 V4, P2219）

〔梦杀鼯〕 饶州客金日新，贩磁器往荆南，泊舟江口，鹰义夹金，金谒邻舟押纲将军陈从易。金谓陈曰：“夜来闻见岸上数

十人走，问之曰：“看杀龟。”相公及舟行十五里，船招早饭，见岸上数十人走。金问之，则曰：“看杀龟。”金曰：“夜来之梦当然矣。”相率同往观焉。果见渔人网得一龟。金以千钱易之。将妇本船，放之于水。龟随行十余里，口衔一物上岸，直抵金前吐之而去。金视乃银一錠，金祝曰：“银固不可奉私。”俟前至岳州太平寺，请僧智聪为水陆谢之。（《永乐大典》卷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一送 V4, P2247）

〔胎化为神〕 李鉴，进士，光州解到京，常言：祖母怀孕，凡三年不产，饮食人事如常。一夜梦产一人，曰：我神明也，善事我，令母富于财。及寤，母腹已平复矣。每夜有一人，约依从天窗中下，至明则床下置三十缗而在焉。因兹暴富，历二十年，生计可及数十万。母后卒，于未殡间，至灵柩间闻有哭临之声，甚哀，后遂绝。所齐镪，今家道亦如常也。（《永乐大典》卷二千九百四十八，九真 V2, P820）

〔人鱼〕 待制查道奉使高丽，晚泊一山而止，望见沙中有一妇人，红裳双袒，髻鬟纷乱，肘后微有红鬣，查命水工以篙扶于水中，勿令伤，妇人得水偃仰，复身望查拜手，感念而没。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见此何物。”查曰：“此人鱼也，能与人奸处，水族，人性也。”（《类说》卷二十四，四库 873—416；又见《说郭三种》V1, P128；《天中记》卷五十六）

〔天上碧玉楼观〕 九华山樵者妇诸葛氏感时疾，数日起白舅姑曰：“新妇不唯疾止，复且得仙矣。”俄出门，乘空而去。又数日复回云：“天上楼观皆碧玉碾成窗户，悉以珠密缀纹丝帐幔，五色相照，仙女行明中，燃不死之香，我今暂来相看。”俄有五色车驾双龙，力士御之，女童为从，妇乘之冉冉而去。（《类说》卷二十四，四库 873—418）

范镇《宋朝蒙求》

367

考 略

《宋朝蒙求》，又名《蒙求》、《本朝蒙求》、《宋蒙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3卷，《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蜀中广记》、《国史经籍志》均著录2卷，范镇撰。范镇（1008—1088），字景仁，华阳（今四川双流）人。宝元元年（1038）进士第一名。仁宗时知谏院，后为翰林学士。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致仕。哲宗时，起为端明殿学士，封蜀郡公，卒谥忠文。除《宋朝蒙求》外，另著有《东斋记事》10卷、《国朝事始》1卷、文集100卷等。

另按，唐朝李翰也著有《蒙求》3卷，《直斋书录解题》对《蒙求》书名释义为“本无义例，信于肆意杂袭成章，取其韵语易于训诵而已，遂至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事有甚不可晓者，余家诸子在襦，未尝令诵此也。”可见《蒙求》本为儿童发蒙之书，其

形式主要取易于朗诵成章的韵语。今检所辑《宋朝蒙求》佚文，与蒙求本义毫不相涉，并没有什么易于成诵的韵语，到很像随意而成笔记小说，与范镇的《东斋记事》体裁极为相似。主要记宋初皇帝与大臣风云际会之事，如“赵普为滁州官”记宋太祖慧眼识赵普事；“美事三者并集”记和凝曾入翰林，加金紫，知贡举，和凝认为是三美并集，因名其子和峴为三美。其他如窦仪、窦俨、卢多逊、李昉、张咏、田锡、陈尧叟等人都是极有名望的大臣，本书记载他们事迹尤详。而记范质的事尤多，如“未尝释卷”叙范质入仕后仍酷爱读书，是为了将来能承担大任；“范质奉行制敕”讲述他对地方户口版籍极为重视之事；“世宗在扬州”记范质千方百计救获耿直大臣窦仪之事。当然，《宋朝蒙求》对官场人物丑恶现象也多有揭露，在“太祖下滁州”中，对赵普排挤刚直窦仪之事进行了批判；在“窦偁”条，对贾琰巧笑令色、奴颜婢膝的行径也进行了大力鞭挞。

该书“史吉”条，有记康定初年事，康定为宋仁宗年号，仅为一年，即公元1040年，故《宋朝蒙求》应作于1040年以后。该书虽已失传，但《锦绣万花谷》引录佚文2条，《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录13条，《宋朝事实类苑》引录18条，《翰苑新书前集》、《群书类编故事》、《古今事文类聚》各引录1条，去其重复，共存33条佚文。现辑录如下。

辑 存

（赵）普为滁州官，太祖与语奇之。会获盗百余人，将就死，普意其有冤，启太祖更讯之，所全活十七八。（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一《中书令韩国赵忠献王》，四部丛刊本）

【未尝释卷】 范质自从仕，未尝释卷，人或勉之，质曰：“昔

尝有异人与吾言，他日必当大任，苟如其言，无学术何处以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三；《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四库 924—252）

范质奉行制敕，未尝破律，每命刺史县令必以户口版籍为急。（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三）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窦）仪籍其帑藏，至数日，太祖遣亲吏取藏绢。仪即白曰：“公初下城，虽倾藏取之，谁敢言者，今既有籍，即为官物，非诏旨不可得也。”后太祖屡对大臣称仪有守，欲以为相，赵普忌其刚直，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及仪卒，太祖闻之惊叹曰：“天何夺我窦仪之速耶？”太宗亦称仪质重严整，有家法，闺门敦睦，人无间言，诸弟皆不能及。僖亦中人之才，惟僭为有操尚耳。（《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四）

（窦）俨显得中上疏言六纲：一曰明礼，二曰崇乐，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劝农，六曰经武。（《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四）

李昉太宗时与宋琪同建议复《时政记》，月终送史馆，先进御而后付有司。《时政记》进御自昉始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五）

卢多逊与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逊知政多毁昉，人有以告昉，昉不信，之后太宗语及多逊事，昉颇为解释，太宗曰：“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值。”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为善人。（《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五）

张齐贤为江南转运使，吉州沿江有勾栏地钱，其地为江水沦陷，或官占为舡场，而所输钱如故。又李氏时民于江中编浮筏以居，量丈尺输税，名水场钱，齐贤悉奏免之。（《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七）

李沆尝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风范端凝真贵人也。”俄除参知政事。（《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三）

〔美事三者并集〕 和现（岷），字晦仁，父凝，晋宰相，太子太傅、鲁国公。现（岷）生之年，会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贡举。凝喜

曰：“我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于我矣。”且名之曰“三美”（《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四 P297；《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二，四库 924—239）

世宗在扬州，怒窦仪，罪在不测，范质非时求见世宗，意在救仪，将避之，质趋而前曰：“仪近臣，以小过忤旨，罪不当诛。”因免冠叩首泣下曰：“臣备位宰相，不敢致人非辜，当帝王之怒，幸陛下宥之。”世宗意解，遂赦仪罪。（《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三）

张咏少学击剑，乐为奇节。有士人游宦远郡，为仆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为妻，即止，岁久益志横不能制，咏寓于传舍，知其事即阳假此仆为馭，单骑出城至林麓中斩之而还。相传此事是举进士时史不言。（《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

高琼以归义节度使为并州马步军都部署。潘美亦在太原，旧制节度领军职者居上，琼以美旧臣，表请居下。琼后为步军都指挥使，会戍兵以廩食陈弱哗言者，琼知之，一日巡营，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饭啖之谓曰：“边鄙无事而坐饱，此宜知幸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三）

370 [田谏议] 田锡，字表圣，嘉州人。太宗时，上言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太宗尝言：锡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屡召对言事，尝请抄略《御览》三百六十卷，日览一卷，又采经史要言，为御屏风十卷，以便观览。及卒，真宗谓刘沆曰：“田锡，直臣也。何天夺之速！朝廷每有小缺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特赠工部侍郎，以其子将作监主簿庆远、庆余并为大理评事，给俸终丧，仍布告天下，以示激劝。故事：谏议大夫卒，无赠典。（《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七 P203；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一）

贾黄中字媮民，沧州人，耽之四代孙。太宗时，以给事中参知政事，召见其母王氏，命坐与语曰：“教子如此，今之孟母矣。”因赋诗美之，未几罢知澶州，太宗戒之曰：“小心翼翼，君臣皆当如此，太过则失大臣之礼。”太宗谓其母有贤德，年七十余不衰，与之语甚明敏，因谓近臣曰：“黄中多忧畏，必先其母死。”及其

卒,其母尚无恙。(《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P23)

[袁廓] 袁廓,梓潼人,敢大言,太祖奇之。太祖即位,迁殿中丞,掌市征,岁中增缗钱数万,特赐钱百万。会钱俶纳土,诏廓按行府库仓廩,所至公宴,令别席而坐以宠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2)

[钱俶] 太宗即位来朝,宴后苑,泛舟池中。太宗亲酌酒以赐俶,俶跪而饮。每贡乘舆服器玩,制作精妙。遣使修贡,必罗于庭,焚香再拜。(《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P73)

[陈尧叟] 陈尧叟,字唐夫,为广西转运使,上言:苧布所种,与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拔新干,枝叶繁茂,则刈之,周岁之间,三收其苧。一固其本,十年不衰,每织布一端,止售百钱,盖织者多,而市者少,故地有遗利,人无资金。自克复交广,布帛之数岁万匹,自勤民广殖麻苧,以盐钱折变收市,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万余匹,请以苧麻充折桑枣之数,令佐书历为课。(《宋朝事实类苑》卷八 P90)

[王明]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师征岭南,为随军转运使,山路险绝,仰给者数万人,虽丁夫负担,无有阙者。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书,固守仓库。(《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二 P262)

[不坠门阀] 李宗谔,昉之子,卒年四十九,真宗甚悼之,谓宰相曰:“国朝将相家,能以身自立,不坠门阀者,惟昉与曹彬家耳。”又尝谓曰:“闻卿至孝,长幼雍睦,朕嗣守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四 P295)

[三司属官兼直官] 韩国华,字光弼,相州人,为右司谏盐铁判官,每岁后苑赏花,三馆学士皆预,国华与潘太初封对,自言任两省清官,兼计司职,不得侍曲宴。即日命直昭文馆,后三日苑宴,即命陪预。三司属官兼直馆,自国华等始。(《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七 P339)

[窦偁] 窦偁,字日章,与贾琰同事太宗府中,琰性便佞,太

宗尝与诸王府射，琰侍侧，称赞德美而多矫诞，偶叱之曰：“贾氏子巧言令色，岂不愧于心哉？”坐中失色，太宗亦为之不乐，因罢会，白太祖，出偁泾州。后为参知政事，太宗谓曰：“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旧恩至此。”太宗曰：“非也，卿尝面折贾琰，赏卿之直耳。”（《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六 P189，明抄本作《澠水燕谈》）

〔高保寅〕 高保寅，字齐巽，归朝知怀州。时苏易简、王钦若并妙年，在同州，钱若水为从事，在光化军，张士逊其邑人也。保寅一见，皆许以远大，议者多其知人。（《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七 P746）

〔王贻孙〕 王贻孙，字象贤，溥之子。太祖尝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妇人不跪。遍问礼官，无有知者，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即妇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问其所出，对大和中，幽州从事张建章《渤海国记》，以溥藏书万卷，贻孙遍览之。（《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九 P784）

〔卢亿〕 卢亿，字子元，范阳人，简俭纯素，有古人风。在洛阳，闻其子多逊参知政事，家有赐金，服玩渐侈，亿愀然不乐，谓亲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贵，吾未知税驾之所矣。”（《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三 P144）

〔卜遇四相〕 张邓公尝谓予曰：“某举进士时，与寇莱公游相国寺，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张相齐贤，王相随，复往诣之。卜者大惊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顾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声，亦不复有人问之。卒穷饿以死。而四人者，其后皆为宰相。公欲为之作传而未能也。是时邓公已致仕，犹能道其姓名，今予则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哉！”（《群书类编故事》卷十四 P261；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八，四库 925—641）

〔窦仁惠〕 窦俨，字望之，蓟门人，善推步，逆知吉凶。卢多逊、杨徽之俱为拾遗，俨谓曰：“丁卯岁，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恨俨不得与也，二拾遗则见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八下

P640)

〔凌侍郎〕 张乖崖镇益,屡乞伐,当蜀难已平,愿均劳逸,王文正公旦举凌侍郎(策),且言性稟纯懿,临莅强济,所治无旷。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尝梦人以六印悬剑(《玉壶》有“锋”字)以授之,后在剑外凡六任。(此条今又见《玉壶清话》卷三;《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六下 P603)

〔贺兰捷真〕 贺兰捷真,不知何许人也。为道士,自言百余岁,善服气,不惮寒暑。往往不食。或时纵酒,游市廛,啖腐肉数斤。后召至阙下,真宗赐之以诗。(《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 P576)

〔卫融〕 卫融,字明远,太原刘崇相国。刘均助李筠,融为王师所擒,太祖责谓何故赞成刘均助李筠,对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刘氏温衣美食,不忍负去。陛下纵不杀臣,岂为陛下用?臣今得路,必走河东。”太祖怒,以铁挝击其首遣曳出戮之。融厉声曰:“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太祖左右曰:“此忠臣也。”命释之,召于御坐前,以万金良药亲傅其疮,赐袭金带鞍马。既而太祖欲放融归,乃先遣融为书以谕钧候周光逊等,即遣融去,不报。乃复授太府卿,赐第京师。(《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三 P698)

〔崔翰〕 崔翰,京兆人,以镇安军节使充高阳关都部署,召还,以疾留京师。疾间,请见上曰:“臣以身许国,不愿死于家。”太宗壮之,复令之任。翰骁勇有方略,所至立功。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太夫人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节从学,及贵,母已亡,扞其痕,辄哭。(叙莱公事,与崔翰无关,应为另一条,见《涑水纪闻》卷七)(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三 P699)

〔史吉〕 康定初,夏虏寇延州永平,寨主监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虏去复归,指挥使史吉所部数百人,遮戟门,立于马前曰:“寨主监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谋告,吉曰:“如此,兵则完矣。如城中百姓刍粮何?此往还之迹何可掩?异日为有司所劾,吉为

指挥使，不免于斩，愿先斩，愿先斩于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从行也。”寨主监押恚惧，引辔而返，虏至围城，吉帅众拒守数日而虏去。朝廷以寨主监押完功，各迁一官。吉曰：“幸不丧城寨，吾论功乎？”后官至团练使，女为郭逵夫人，亦有明识。逵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尝规之曰：“我与公俱老，所衣食能几何？子孙皆有官，位望不轻，胡为多藏以败名也？”（《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三 P699）

〔习练军旅〕 端拱初，以龙卫左厢都指挥使孔守正习练军旅，特置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宠之。（《翰苑新书前集》卷三十三，四库 949—260）

岑象求《吉凶影响录》

375

考 略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举进士。熙宁中，累官梓州提举常平。哲宗元祐元年（1086），除利州路运判；二年，知郑州，改利州路提刑；四年，入考功郎中；五年九月，迁殿中侍御史。历金、吏、户三部郎中，出知郢州。元符三年（1100），改判南京国子监，加直龙图阁。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权尚书刑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致仕。与苏轼相交甚密，曾入元祐党籍。事迹见《宋史翼》卷四、《元祐党人传》卷二等书。

《吉凶影响录》，又称《吉凶影响》、《影响录》，《郡斋读书志》卷三、《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六、《侯鯖录》、《宋史·艺文志》等书均予著录。《郡斋读书志》作 10 卷，《宋史·艺文志》作 8 卷。该书大部分已亡佚，今《丛书集成初编》排印《龙威秘书》本《吉凶影响录》1 卷，仅 6 条；《说郛三种》存 1 卷，共 8 条。又《类说》、《紺珠

集》、《分门古今类事》等书多有引录，去其重复，共辑存佚文 10 条。

《吉凶影响录》是一部志怪类小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岑象求熙宁末闲居江陵，披阅载籍，见善恶报应之事，辄删润而记之，间有闻见者难于备载，亦摘若干篇。”可见该书主要采录他书，重新编纂而成。如“元长史”条出自《河东记》；“李林甫偃月堂”条出自《开元传信记》；“无忌遂良”条出自《唐史》；《海录碎事》卷二十二引“孙供奉”条，又见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该书虽为志怪，多因果报应之说，但多有讽意，如“李林甫偃月堂”条对李林甫处处害人狡诈本性进行了无情鞭挞；“唐武后断狱”条对武则天滥用刑罚的暴政进行了强烈谴责；“孙供奉”条记述了唐降臣丧节，还不如一个猴子的忠烈故事，更具讽刺意味。

以下为《吉凶影响录》佚文。

辑 存

〔元长史〕 韦丹未第时，洛阳桥见渔者得一鼃甚大，丹异之，买投于河，后有元长史名浚之来谒谢，即是鼃也。（《说郭三种》V1，P52 及 V8，V5401；《类说》卷十九，四库 937—347；《丛书集成·文学类》V2718；《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23；《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五五 V53，P64485）

〔唐武后断狱〕 治平中，黄靖国死，见冥中数狱吏指一所曰：“此唐武后狱，后恶至大，方以大瓮贮黄蝎螫之也，酷吏奸臣自有狱也。”（《说郭三种》V8，P5401；又见《类说》卷十九，四库 973—347；丛书集成文学类 V2718；《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七八 V53，P64731；《紺珠集》卷十二，四库 872—523）

冯乘虞荡夜猎，见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荡，汝射杀我

耶。”明晨，得一大麈而入，即时荡死。（《说郭三种》V8, P5401；又见《丛书集成·文学类》V2718）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啮指。”孔子曰：“曾参之精感万里。”（《说郭三种》V8, P5401；《丛书集成·文学类》V2718）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次年南宫傍舍，一雌鸡亦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说郭三种》V8, P5401；又见《丛书集成·文学类》V2718）

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说郭三种》V8, P5401；又见《丛书集成·文学类》V2718）

鲁定公元年，有九蛇绕柱，占以为九世庙不祀，乃立汤宫。（《说郭三种》V8, P5401；又见《丛书集成·文学类》V第2718）

〔洪敬嫁婢〕 唐彭城刘洪敬，字无溥，世居淮淝间，资财数百万，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虽富，利人之财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报。长庆初，有善相者于寿春道中见之，谓曰：“君财虽丰，更三年大期至矣。”元溥忧形于色，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君虽不寿而德量宽厚，但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吾后三载，当复此来。”元溥自此为身后计。有女将出嫁，乃抵维扬，为求媵妾，用钱八十万，得四人，有兰孙者极姝丽，元溥诘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遭吴寇跋扈，因与国同姓，疑为近属，身委锋刃，家尽籍没。寇平，骨肉皆被俘掠，不可复知，妾今再易主矣。元溥太息曰：“履虽新，不加于首，冠虽旧，不践于足，衣冠之女而抱冤如此，吾忍置之婢使人列哉？”遂焚其券，先其女而嫁之，长庆二年三月，兰孙归夫家，是夕，元溥梦一人青衣槐筒，望尘而拜，曰：“余兰孙之父也，无以报足下之赐，闻君寿将尽，当为君请之于帝。”后三日，元溥复梦前所梦者，紫衣象笏，谢元溥曰：“余不佞请君于帝，延君寿二十五岁，富及三代，害吾家者悉获按理，帝又悯余之冤，受以重职，获主山川于淮海之间。”呜咽再拜而去。元溥不敢言，后

三年相者复至，自眉至发熟视元溥曰：“阴德之气上动于天，延寿二十五载，庆及三代。”元溥遂以梦中所得告之，相者曰：“韩子存赵氏孤，故十世位至于王侯，有阴德故也。况兰孙身为贱隶，骨肉沦谢，而不能顾殊色，悯而嫁之，天之报，不宜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丛书集成初编本 V3, P232）

尝读岑岩起《吉凶影响录》载：李林甫创一堂，有偃月之形，名曰月堂，欲破人家族，则入堂精思极虑，悦而出堂，即人家被戮矣。后有毛人锯牙钩爪，以手戟林甫而怒逐之，后有斫棺之祸，恶之者有诗云：“偃月堂中喜色新，明朝应有破家人。禄山反噬家还破，须信难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独任国柄者，行往坐卧四威仪中，念念害物，处处杀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侯鯖录》卷三 P28；丛书集成初编本）

〔无忌遂良〕 长孙无忌以私忿逐江夏王道宗，又以吴王恪人望高，有文武才，潜杀之。恪临终曰：“使社稷有灵，无忌当族灭。”褚遂良亦潜杀刘洎。后高宗欲立武昭仪，无忌遂良固谏，不从。无忌贬黥州，逼令自杀；遂良贬爱州，遂卒。嗟夫！古之君子，一为非议，虽有百善，卒不为令德之士而天亦不以其所为百善掩同非议。故卒不享令终之福，无忌遂良是也。岂不异哉。（《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四库 1047—188；丛书集成初编本云出《唐史》；又见《天中记》卷二十九，四库 966—351）

〔苏颺三品〕 唐尚书苏颺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三品，尚书病急，呼巫覡视之。巫云：“公实然，但为桂府时，杀二人，灭六年寿，以此不至二品。”盖颺初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颺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遂没。苏公之贤，世称明允，而以枉直减其寿，况它人哉？（《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四库 1047—188）

詹玠《唐宋遗史》

379

考 略

《唐宋遗史》是一部记载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各种逸事趣闻的笔记小说集,《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入小说类、《宋史·艺文志》别史类等目录书均已著录,为4卷。阮阅《诗话总龟》卷首所附书目云“西安虞介《唐宋遗史》”,“虞介”与“詹玠”字形相近,可能为笔误。詹玠生平不详。赵令畤《侯鯖录》卷八记载其《咏梅诗》:“詹玠,南方人,有《咏梅诗》诗云:‘只有雪争白,更无花似香。’全似裴说诗格;《说棋诗》云:‘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又有《牡丹诗》云:‘未曾贫处见,不似土中生。’又尝有诗云:‘入山不避虎,当路却防人。’格虽不高,真入理之言。”《玉海》卷四十七云:“《唐宋遗史》四卷,治平四年詹玠撰。”因此,该书作于治平四年(1067),治平为宋英宗年号,詹玠应为北宋中期人。《侯鯖录》说詹玠为南方人,《诗话总龟》说其籍贯为“西安”。宋时,西安治

所在今浙江衢州市,唐时以信安县改名,宋·程俱有《西安谒陆蒙老大夫观著述之富用蒙老体作》,所以詹玠为浙江衢州人。

《唐宋遗史》虽已散佚,但《类说》卷二十七引有该书佚文 16 条,《分门古今类事》引有 18 条,《绀珠集》存 18 条,《诗话总龟》存 19 条。其他像《群书类编故事》、《古今事文类聚》、《锦绣万花谷》、《诗林广记》、《天中记》、《古今图书集成》多有引录,去其重复,共辑得《唐宋遗史》佚文 48 条。

另,《说郭三种》(宛委山堂本身二十六)、《龙威秘书》五集(《丛书集成初编》本)有宋·詹玠《遗史纪闻》1 卷,据查,《丛书集成初编》本的《遗史纪闻》有 7 条文录,如“衣锦将军”、“手印屏风”、“如意女子诗”、“抱琴逾垣”、“清非生”、“釜中龙”条,《说郭》本的《遗史纪闻》又多出 2 条“龙兴仓”、“范攄子诗”,全部与《绀珠集》、《类说》等书引录的《唐宋遗史》佚文相同。因此,《遗史纪闻》是《唐宋遗史》别名,或是其节录本。所以,不像某些目录书所说那样,已经全部散佚。该书一直以《遗史纪闻》的别名留传于世。

《唐宋遗史》所纪唐宋趣闻,有许多已见他书记载,唐代如“情如刀伤”中孟郊的《下第》与《登科》诗,反映了封建文人醉心于科举,落魄于科举,得意于科举之事实,其中所发表议论,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如“僧敲月下门”,说的是贾岛推敲作诗的故事,虽耳熟能详,而记载比他书详细。其他像“韦公玉箫”、“私其奴婢”、“南楚材诗”诸条,虽出自于《云溪友议》,但记载更为详细,肯定经过了作者艺术再加工。宋代如“龙兴仓”、“蔡襄无口便成衰”条,见于杨亿《杨文公谈苑》等书。其他所记宋人趣闻,多不见于他书记载,似为作者自造。而《诗话总龟》所引《唐宋遗史》诗话佚文,有许多已经失传,是文献史中不可多得的史料。

以下为所辑佚文。

〔衣锦将军〕 钱鏐，临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时常戏其下，后为吴越国王，宴父老，山林皆覆锦，名其木衣锦将军。（《紺珠集》卷五，四库 872—378；又见《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2；《遗史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说郭三种》V4，P1235）

〔金莲烛〕 宣宗将命令狐绹为相，前数日夜召，更深方归院，以御前金莲烛赐以送归院，吏望见烛，以为驾幸，已而绹至，时以为荣。（《紺珠集》卷五，四库 872—379；又见《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1；《遗史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说郭三种》V4，P1235）

〔赋诗得妓〕 韦应物为苏州守，尝赴杜鸿渐宴，醉归宿传舍，既醒见二妓在侧，惊问之，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遣某等来问。”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紺珠集》卷五，四库 872—379；又见《宾退录》卷九 P122；《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1）

〔黄蛇食藤〕 明皇微时，尝至洛阳令崔日用家，日用留饮，未具明皇寝于书室，庭前有藤盛开，忽一大黄蛇绕架食其花，须臾入明皇寝室，日用逐之，不见，明皇乃寤，曰：“适饥，梦采藤花食之甚美。”（《紺珠集》卷五，四库 872—380）

〔龙兴仓〕 汴都太平兴国寺旧龙兴寺也。周世宗废为龙兴仓。国初寺僧屡声鼓司，求复为寺。太宗怒，遣中使持剑以谕之曰：“此寺前朝所废为仓廩，以贮军储，汝何故烦渎帝庭，朝命断取汝首！”且戒曰：“倘偃蹇怖畏即斩之。或临剑无惧即未可也。”既谕，神色自若，引颈就戮。中使以闻上，为之感叹，即日如其请，复改为寺。（清·周城《宋东京考》卷之十五，四库存目·史 247—450；《紺珠集》卷五，四库 872—381；《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3；《说郭三种》V4，P1235）

〔抱琴逾垣〕 真宗祀汾阴，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栏，问曰何

所，乃隐士魏野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鹤舞，闻使至，抱琴逾垣遁去。使闻上甚叹之。（《紺珠集》卷五，四库 872—381；又见《遗史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3；《说郭三种》V4, P1235）

〔釜中龙〕 南唐时有苍头持龙水图求货，或得之，将练以服，忽釜中云蒸起，见二龙腾跃，穿壁而去。（《紺珠集》卷五，四库 872—381；又见《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3；《遗史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古今图书集成·禽虫部》卷一三十 V53, P64252 为《遗史纪闻》；《说郭三种》V4, P1235）

〔三世男子〕 开宝末降于凤祥府张氏家，其声如婴儿，有祷必应，自言上天尊神诏即所居，置太平宫，严奉之。以张氏为羽士，掌其宫，先是张氏居里无行，人或以为言，神曰：“自陕以西，三世为男子者，惟张一人。”乡曲纵逸，不足为累。（《紺珠集》卷五，四库 873—381）

〔非清生〕 太子中允王纶有女十八，一日昼寝若魇，有物凭附而语称清非生，呼其女为清华君，能三十六体天篆，又能诗，后数月如故，皆不能记矣。（《紺珠集》卷五，四库 873—381；又见《遗史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说郭三种》V4, P1235）

〔情如刀伤〕 孟东野《下第》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又《再下第》诗曰：“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后《登第》诗曰：“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进取得失，盖亦常事，何其速也。而东野器宇不弘，下第则情损获如刀伤，以至下泪。既登科，则志意充溢，一日之间，花则看尽，何其速耶！后授溧阳尉卒。（《群书通要》卷之七己集 V79, P849；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卷二十七，四库 925—435；《天中记》卷三十八，四库 966—785；《诗林广记》卷七 P125）

〔城下三天子〕 周太祖时，有麻衣和尚善望气，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亲征，麻衣语赵韩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居，城下有三天子气。”未几城陷，时周太祖、太宗同行。（《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四，四库 924—787；《紺珠集》卷五，四库 872—380；又见《类说》卷二十七，

四库 873—462;《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 P24)

[范攄子诗] 唐末吴人范处士(攄子),(处士)生子七岁子能诗,尝作《赠隐居者》诗云:“扫叶随风便,浇花趁日阴。”处士方干曰:“此子必垂名。”因令作《夏日诗》,云:“火(闲)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干曰:“惜乎不寿。”未几果卒。古人尝谓,生有修短之命,短者不可缓之于寸阴,修者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其范氏之子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74;又见《绀珠集》卷五,四库 872—379;《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1;《说郭三种》V4, P1235)

[南楚材妻诗] 五代末濠梁人南楚材游陈颖间,颖守欲子妻之,楚材已娶薛氏,以受颖守之恩,遣人归取琴书之属,似无还意。薛氏善画,能属文,自对鉴图其形,并作诗寄之曰:“俗下丹青笔,先拈玉鉴端。已惊颜寂寞,渐觉发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楚材见而惭焉,与之偕老。(《诗话总龟》卷二十六;《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1;《绀珠集》卷五,四库 872—379)

[手印屏风]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数梦人召饮密会,具言于上,上曰:“必术士所为,汝若再往,以物志之。”其夕梦中又往,因就砚中濡手印屏风上,即寤以告帝,潜索于外,果于东明观中得其手纹,而道士已遁矣。(《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1;又见《绀珠集》卷五,四库 872—379;《遗史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说郭三种》V4, P1235)

[韦公玉箫] 韦公臬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子曰荆宝,兄呼韦而恭事之。姜有小青衣曰玉箫,年十岁余,常令祇待韦兄。后二载姜使君入关,而家累不行,韦乃居止头陀寺,荆宝时遣玉箫往来韦所。玉箫年长,因而有情。韦后归觐季父,行甚促,乃裁书别荆宝,宝乃与玉箫俱来,命令从往,韦不敢,遂与约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七年不至,玉箫潜祷于鸚鹄洲。又逾年,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八年,是不来矣。”绝食而殒。姜氏悯其节,并玉环殡之,后韦镇蜀,三日询狱

卒凡三百人,其中一人云:“仆射,昔日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忆姜家荆宝否?”韦曰:“深忆之。”曰:“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系?”答曰:“某后以明经及第,选青城县令,家人误燕廨舍,故至此。”韦乃即与雪冤,仍归墨绶,奏眉州牧,未赴任,留兵幕,因问玉箫何在,姜曰:“仆射与约七载,逾时不至,绝食而死。”因吟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甚凄叹,为修经像以报之,然念之不已。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见。韦乃使召之,七日清夜,玉箫果至,谢曰:“承仆射写经造像之力,便当托生,后十二年再为侍妾。”临诀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韦以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后因生日,东川卢八座献一歌姬,亦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矣,而中指玉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韦叹曰:“吾乃知存没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以验矣。”(《分门古今类事》卷四,四库 1047—43;又见《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2;《绀珠集》卷五,四库 872—380)

〔私其奴婢〕 崔郊居汉上,其姑有婢,端丽善音律,郊尝私之,既贫鬻婢连帅于颍家,给钱四十一万,宠盼弥深,郊思慕无已,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上涟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归,至于帷幌奩匣,悉为增饰之。(《群书类编故事》卷九;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六,四库 926—252;《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2;《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六;《岁时广记》卷十六 P177“得故婢”)

〔焦湖一任作獠〕 张崇帅卢州,好不法,士庶苦之,一日入覲,江都人幸其改任,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归,计口率渠伊钱,明年再入覲,道路相目,捋须为庆,又率捋须钱。尝伶人假人死,当作水族,阴府判官云:焦湖百里,一任作獠。崇因大惭。

(《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四库 924—673;《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2;《绀珠集》卷五,四库 872—380)

[凤翔太平宫] 开宝中,神降于凤翔府张氏家,其声如婴儿,有祷必应,自言上天尊诏即所居置太平宫岩奉之,以张氏为羽士,掌其宫。先是张氏居里中无行,人或以为言。神曰:“自陕以西,三世为男子者惟张氏一人,乡曲纵逸,不足为累。”(《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3)

[僧敲月下门] 贾岛初赴举在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中(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欲“推”字炼之,未定,于驴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观者讶之。时韩退之权京兆尹,车骑方出,岛不觉行至第三节,尚为手势未已,俄为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推字与敲字未定,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退之立马久之,谓贾岛曰:“敲字佳。”遂并辔而归,共论诗道,留连累日,因与贾岛为布衣之交。有赠岛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天恐文章声断绝,故生贾岛在人间。”自此名著,后因不第,乃为僧,改号无本,居于法乾寺,与无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闻钟楼上有吟声,遂登楼,于岛案上取诗卷览之,岛不识,乃攘臂睨之,遂于手内取诗卷曰:“郎君何会此耶?”宣宗下楼而去,既而岛知之,亟谢罪,乃赐御札,除长江簿,后迁普州司仓卒。故程锜以诗悼之曰:“倚恃诗难继,昂藏貌不恭。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驰誉超前辈,居官下我依。司仓旧曹署,一见一心忡。”王元赠诗曰:“江城卖药常骑鹤,古寺看碑不下驴。”(《诗话总龟》卷十一;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四库 927—675;《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2;《绀珠集》卷五,四库 872—380)

[留诗为诀] 天祐中,有慎氏者岳亭儒家女也。三史严灌夫经由遂结婚好,同载归蕲春。数年无嗣,乃拾其过而出之。慎氏既登舟,留诗为诀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收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览诗凄感,遂与偕老。(《天中记》卷十九,四库 965—844)

[如意女子诗] 如意中,有女子七岁能诗,则天召见试之,

令赋送别兄弟云：“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绀珠集》卷五，四库 872—380；又见《类说》卷二十七，四库 873—462；《遗史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诗话总龟》卷四十一；《说郭三种》V4, P123）

386 [婿为所薄] 张延赏选婿，无可意者，其妻苗氏贤而知人，特选进士韦皋，许之。皋性疏旷，不拘细行，延赏窃悔，由是婢仆颇轻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皋因辞东游，张氏罄奁具以治行。延赏幸其去，以七驮物为赆，皋行，翌日悉还之，惟留奁物及书册而已。后五年，皋拥节旄，会德宗幸奉天，持节西川，替延赏，乃改姓名作韩翱，人莫敢言，至大回驿，去府三十里，人有报延赏曰：“赞相公者韦皋也，非韩翱。”苗氏曰：“若韦皋必韦郎也。”延赏曰：“天下同姓名者甚众，彼韦生必填沟壑，岂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韦皋也。延赏惭惧，自西门潜遁。皋人见苗，礼奉过布衣之日，求前轻慢者皆杖死之。时泗滨郭围因为诗曰：“宣父从周又入秦，昔贤谁不困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群书类编故事》卷八 P160；又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四，四库 926—211；《诗话总龟》卷三十五）

[周生参政] 乾兴中有进士者，赴举京师，道次宿州旅邸，偶宜春周生亦以荐送，相约偕行，而周甚丰富，遂为其人所图，是岁乃登第，再授巫山令。一日忽报周秀才干谒，其刺字州里姓名乃向所杀者，遂苍惶悔谢，周曰：“今未敢理冤，以君前定，合作阳间参政，此后方奉邀也。今某此来，以未能托生，合得为神，为此邑之城隍，愿略兴葺。”遂不见其人，因鼎新其庙，由是威灵显著。后其人自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才三日，周复谒曰：“某三十年孤魂无托，公今何避。”是日遂暴卒。此虽冤报之影响，亦以见参政之命前定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三 P35）

[仁钧避地] 郑仁钧，钦说之子也，与表弟同居。表弟之姊嫁杨国忠之子，表弟以疾丧明，甚怜之。时洛中有郑生有异术，仁钧使窥表弟，曰：“彼天曹判官也。”仁钧甚异之，忽一日谓其母

曰：“不久兵起，两京皆乱，宜图淮南避地，杨氏百口皆当诛灭，惟姊与甥可免。”母如其言，入京以告其女。杨国忠诟之。其母乃理装东归。是年禄山叛，明皇西幸，杨氏无少长皆死，屠戮之际，其姊先觉，负其儿窜，得脱，悉符表弟之言。彼盖以曹判官，因得知之耳。（《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44）

〔李庚食脍〕 贞元中，万年县尉李庚与前进士数人会于西亭，方具脍，一客偶至，醉色甚傲，问其所能，曰：“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占今日有人不得脍吃否？”客笑曰：“唯君不预耳。”李公曰：“公为主人，安有不预之理？术验则厚赏，诞妄则奉罚。请合座证之。”因促馔，馔将进，俄有奔骑至云：“京兆尹急召。”李公亟上马，适会议盗贼事留连，乃密令报诸客先馔，戒庖人留脍，且欲破术士之言。是晚李公回，诸客尚在，公令进脍，方调醋，且诮术士之妄。术士辞色安然，唯言不谬误，言讫，官亭为久雨湿漏，仰泥方数尺，忽落盘上，器皿俱坏，李公惊异，问复有脍否，报已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十千赠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四 P45）

〔鸿渐相位〕 杜鹏举父又尝梦一大碑云：“宰相题名碑”，因问守者有姓杜人否？曰：“唯有一人，其名皆从鸟。”于是名其子为鹏举，又谓之曰：“汝为相则世世名子皆从鸟。”后生子以鸿渐名之，果继登相位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六 P78）

〔钱镠非常〕 钱镠临安人，少有大志，县录事钟起诸子与镠善，而起常禁之，豫章有术者言斗牛间有王气，乃游钱唐，以此法求其人。钟法与术者善，乃召县豪令视之，皆言其非。一日，起诸子与镠会，而术者适来，望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乃召镠使熟之，术者曰：“君之贵必因此人。”乃慰而遣之，自是颇厚待于镠，时时赈其穷乏。后镠王钱塘宴父老于里中，山林皆覆以锦绣，起父子并列贵仕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九 P120）

〔薛邕列曹〕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崔造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三人同会，有善相者张初雒至，薛问张曰：“只此座中

有宰相否？”曰：“崔姜二公宰相也，且同时，崔反在姜后。”已而姜为京兆功曹，俄为翰林学士。时朱泚帅泾原，得军民心，姜上疏请为之防，疏人不报。及泚反，德宗悔不纳姜言，于行在骤拜姜给事中平章事。崔更后半年累拜相，与姜同时，薛竟终于列曹而已。（《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 P128）

〔公远归蜀〕 明皇学隐形于罗公远，不尽其术，帝怒杀之。后有使者自蜀来，言道逢公远归蜀，曰：“帝加我以丹颈之戮，岂能害我哉？”因以蜀当归为献，盖幸蜀之讖也。其事与一行同，故两存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三 P157）

〔志公画鹿〕 志公常画鹿负鞍走山中，云：“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后安禄山作乱，两角女子，安字也。绿之言禄。太行即山也，一止之月乃正月也。正月败亡之讖耳。李太白诗云：“太白入月敌可摧”，后禄山果正月死，太白食月，悉如其言。（《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68）

〔晋公朱崖〕 丁晋公谓释褐授饶悴，同年白稹为判官，一日稹以片幅假缙五铤于公，公笑曰：“是给我也，榜下新婚，京国富室，岂无半千耶？惧我挠之，娇为此耳。”于纸尾书一绝答之曰：“欺天行当吾何有，立地机关子大乖。五百青蚨两家阙，赤红崖打白洪崖。”又公常为阴狱诗云：“黑水溪旁聊驻马，奈何岸头试回头。高崖昏处是阴狱，须信人生到此休。”朱崖之行盖兆于此矣。又公尝为贞宗山陵使，李维在翰林，援其亲识为挽郎，恳请于公曰：“更在陶铸。”公应声曰：“陶铸复陶铸，斋郎又挽郎。”李继之曰：“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斜阳。”未几丁败。又公在中书日，因私第会宾客，忽顾众而言曰：“谓尝闻江南李主钟爱一女，聪慧姿质，时无与比，及当厘降，国主曰：‘吾止一女子，才色颇异，今将选尚卿等为佳婿，须得少年奇表，抱殊才而有门地者。’执政遍询缙绅及外府将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诣执政曰：‘尝闻洪州刘生为本郡参谋，岁未及冠，仪形秀美，家门曾列二卿，兼富于辞艺，可以充选。’执政遽言于上，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说，国主大

喜，于是成礼，拜驸马都尉，鸣珂锵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异宝，赫奕崇盛，贵显当时，未周岁而公主卒，国主伤悼悲泣。”曰：“谓他日亦不失作刘参谋也。”席上闻之，莫不失色。后半载，公贬朱崖，资货田宅悉皆籍没，孑然南行，走马数仆，宛如未第之时，岂事有前定而其兆见于言辞耶？或谓丁公奸邪倾险，自知不免，故屡行于言耳。此为得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四 P176）

〔卢齐暴亡〕 永徽中卢齐暴亡，及苏云：见其舅为冥司判官，有吏以文书呈曰：“宇文融为宰相。”舅曰：“此人岂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不可更改。若岁月远近，则由裁判。”舅乃纸尾判一百日，既而融果入相，百日而罢。人之官爵，阴注已定，则不可改，人力区区何为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 P214）

〔钟李同出〕 南唐钟谟、李德明宠遇日深，势望辉赫。尝二人同出，傍有老叟窃指曰：“此二人一人无头，一人项上有绳。”未几，德明弃市，谟自经而死。（《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 P214）

〔董齐医画〕 董羽，江左人，善画山水。太宗作端拱楼，命羽四壁画龙水。羽极其精思，半年乃毕。羽时为翰林艺学，意望功赏。太宗一日与嫔御登楼，皇子尚幼遥见画壁，惊啼不敢视，命极污漫之，羽遂不获赏。又有齐继邕者，善为小儿医。初为翰林医学，忽皇女有疾，呼之切脉，皇女见人衣绿，辄惊，宫人遽以绯袍蒙之而入。寻以白于上，即赐绯。呜呼！画师医工皆枝也。皇女皇子皆贵也。董羽以之而无赏；继邕以之而赐绯，得非命矣乎？（《分门古今类事》卷五，四库 1047—48）

〔士宁得道〕 李士宁蓬州人，语默不常，或为得道，常见东坡于成都，曰：此子贵当为制举首，已而果然。自非数有前定，乌得而知之哉！（《分门古今类事》卷五，四库 1047—49）

〔禄山异闻〕 唐明皇退，召禄山升殿，用银裹小杌子赐坐。询问甚久，方令引退。肃宗因暇陈曰：“自古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纵爱之，但加之禄秩赐之金帛可矣。”明皇不答。异日朝退，又召禄山赐坐。肃宗乃怀疏伏于寝殿青蒲上曰：“臣于家与陛下父

子也，于朝与陛下君臣也。至亲切无如君臣父子矣。臣尝言，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又召禄山赐坐，金口询问，移时方使去，是臣言无所用，且臣位为太子，更欲何图？若坐视朝廷之礼有所不正而不言，是臣陷君父于有过之地，则臣之不忠不孝之罪可知也。”因涕泣交下。玄宗遽命引起，辟去左右，抚其背曰：“是非吾儿所能知也，此子有奇相，吾以此厌之也。”肃宗曰：“若然，则何不杀之？”玄宗曰：“杀假恐生真。”肃宗乃还东宫，私念默求计以杀之。一日召禄山饮，乃先教宫人曰：“若吾索寿酒，汝当进鸩。”禄山至，酒数行，肃宗曰：“将军与吾家亲愈骨肉，义极君臣，然将军亦谨厚，吾颇喜也。今日愿与将军为寿。”乃命左右进寿杯，禄山举之将饮，适会莺衔泥堕杯中，禄山乃不饮，复置杯于坐，起曰：“臣蒙殿下赐酒，已醉。”乃再拜而去。初禄山生于南阳，李筌为邓州刺史，尝夜东南有异气，明旦呼吏询其所，乃得牧羊胡妇之子，筌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劝杀之。筌曰：“不可，此牧竖必于国为盗，古有之，杀假恐生真矣。”（《分门古今类事》卷九，四库 1047—93；丛书集成初编本未标明出处）

〔张相梦应〕 张商英元祐丁卯二月梦游五台山金刚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虑所不到，觉而异之。时为开封府推官，以告同舍林材中，材中戏曰：“天觉其官并州乎？”后五月，商英果除河东提点刑狱公事，材中曰：“前梦已验，勉矣行焉。人生事事预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部，十一月即诣金刚窟，验所见者皆与梦合。信乎材中之言，人事之预定矣。（《分门古今类事》卷九，四库 1047—94；丛书集成初编本标明出自《无尽居士清话传》）

张守圭之镇范阳，檀州密云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绝人，女病逾年，医不愈。密云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数百年，稍有道术，令自至山请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货财。居月余，女夜卧，有人与之寝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则昏魔及明，人去，女复如常，如是数夕。女惧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觉床动掩焉，擒一人，遽命灯至，乃北山道者，令

缚而讯之。道者泣曰：“吾命当终被惑乃尔。吾居北山六百余载，未尝到人间，吾今垂千载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县，及见公女，大悦之，自抑不可，于是往来，吾有道术，尝昼日能隐其形，所以家人不见，今遇此厄，夫复何言。”令竟杀之。（《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百六卷 V48, P59626）

成都单氏赠陈希夷诗云：“帝王师不得，日月老应难。”名士多称之。（《诗话总龟》卷十二）

向文简敏中、寇忠愍准二相同以太平兴国五年登第，后文简秉钧，忠愍以使相守长安，文简作诗寄忠愍，忠愍酬之曰：“玉殿登科四十年，当时僚友尽英贤。岁寒惟有公兼我，白首犹持将相权。”（《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六）

刘昌言泉州人，常侍陈洪进为幕客，入朝为副枢，作下第诗，落句云：“唯有夜来蝴蝶梦，翩翩飞入刺桐花。”后为商丘记室，王元之赠诗云：“年来复落事堪嗟，载笔商丘鬓欲华。酒好未陪红杏宴，诗狂多忆刺桐花。”盖为是也。（《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六）

钱塘处士林逋有高节，范文正公赠诗曰：“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风俗因公厚，文章到老醇。”（《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六）

张乖崖公为布衣时，与陈希夷善，因夜话谓希夷曰：“欲分先生华山一半住得无？”希夷曰：“余人不可，先辈则可。”及旦相别，希夷以宣和笔一枝、白云台墨二剂、蜀笺一角，赠之，公曰：“会得先生意，驱某人闹处去。”曰：“珍重，珍重。”希夷送公回，谓门弟子曰：“此人无情于物，达则为公卿；不达则为帝王师。”公尝感之，后尹蜀，过华阴，寄希夷诗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时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诗话总龟》卷二十六）

曹修司封守邵武，以竹簟赠僧仁晓，并惠小诗曰：“翠筠织簟寄禅斋，午夜秋从枕底来。若也此时人问道，寒天卷却暑者开。”（《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六）

志公尝画鹿负按走山中，又云：“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趋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后安禄山乱，盖两角即鹿，绿即禄，女

子即安,太行即山名,一止之月,果正月败亡。(《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一)

陈亚少卿维扬人,善诗什,滑稽尤甚,尝于蔡君谟会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谟题诗屏间曰:“陈亚有心终是恶。”即索笔对曰:“蔡襄无口便成衰。”少时为杭州于潜令,以利口谗浪,人或厌之,太守马忠肃因其趋府戒之,陈惧受教,俄有通粟谒者,称太祠郎李过庭,公骂曰:“何人家子弟并率尔云李趋见马公。”徐悟之,大笑。(《诗话总龟》卷三十八)

大历十三年,李道昌为姑苏太守,忽城南虎丘山有鬼题二诗于石壁上,其一云:“青松多悲风,萧萧声且哀。南山接幽垆,幽垆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长安台。虽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人所亲,恸哭心胆摧。恸哭复何言,哀哉复哀哉。”其二云:“神仙不可学,中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为我门。虽复隔幽垆,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怨,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莫厌临芳尊。庄生问枯骨,生乐徒虚言。”道昌录奏,准敕致祭,毕,其诗乃灭。后数日,又隐出诗一首,曰:“幽冥虽异路,平昔忝攻文。欲知高卧处,山北两孤坟。”寻于山后,得两坟,极高广,至今存焉。(《诗话总龟》卷四十七,四部丛刊本)

丞相刘沆与乡人尹鉴少同场屋,丞相既大拜,尹方以恩榜得官,公以诗送还曰:“少年相款老相逢,乡举虽同遇不同。我已位登三事后,公方名列五刑中。荣登莫计名高下,宦达须由善始终。若到乡关人见问,为言归思满秋风。”(《诗话总龟》卷四十一)

钟传领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见,传以历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太岁当头坐,诸神不敢当。其中有一物,常带洞庭香。”(《诗话总龟》卷四十六)

天祐中,毗陵有慎氏本儒家女,三史严灌夫娶之,数年无子,因拾其过而出焉,慎氏慨然登舟,留诗一章为别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晌间。便挂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灌夫览而愧,乃留之。(《诗话总龟》卷四十一)

罗畸《蓬山志》

393

考 略

有宋一代,国家藏书事业极为兴盛,国家藏书之所统称为馆阁。宋代有关馆阁藏书著作主要有5部:北宋有2部,即宋匪躬的《馆阁录》和罗畸的《蓬山志》;南宋有3部,即程俱的《麟台故事》、陈騏的《南宋馆阁录》、不撰人的《南宋馆阁续录》。南宋3部至今尚存,或有其辑佚本;北宋的2部却全部散佚。笔者近年从事文献整理工作,在群籍众书中搜罗爬梳,共辑录《蓬山志》佚文41条,近7000字,虽非完璧,但于研究北宋国家藏书事业不无裨益,于是加以整理考略,芹献读者。

由于《蓬山志》已佚失,作者罗畸的生平少有人知,笔者从数部《福建通志》和《八闽通志》、《宋会要辑稿》、《玉海》、《梁溪先生文集》等书中爬梳资料,略略勾勒其生平梗概:

罗畸,字畴老,沙县(今属福建)人。著名哲学家罗从彦

(1072~1235)的叔父。早年就读于太学,颇有声望,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闽书》卷一〇二)。初任福州司理参军,后忤上司,归于家乡,闭门读书10年。哲宗绍圣初年任滁州司法参军,有人对其大才小用甚是不平,对他说:“滁,山郡也。以公高才,此处非宜。”公曰:“此欧阳修之醉乡也,虽草木禽兽皆能出祥光,发妙音,庶子紫薇香泉,万触以为供给;琅琊幽谷白云,千顷以为职田,何谓贪假耶?”(祝穆《方輿胜览》卷四十七)绍圣二年(1095)三月二十四日,罗畸试博学宏词,作《高丽修贡表》、《欹器铭》,获第二名(《玉海》卷二〇一、二〇四),授华州教授,召为太学录(《宋会要辑稿》卷一万六百五十三)。徽宗崇宁三年(1104)前后为太常博士,由于在孔子冠冕定制方面的奏议被采纳,迁兵部郎中,后任秘书少监。秘书少监为负责馆阁之副长官,罗畸利用职务之便,广采博纳馆阁史料,于崇宁四年作《蓬山志》5卷。五年,辟雍(大学)成,为示庆贺,命词臣赋诗颂,罗畸颂获第一名,任朝奉郎。大观二年(1108)四月七日,以集贤殿修撰出知庐州,次年,知福州、处州。(《闽书》卷一〇二)

罗畸与抗金名将李纲颇有交往。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居士,福建邵武人。宣和元年(1119)因上疏言事而贬为南剑州沙县税务。沙县是罗畸的出生地,此时罗畸正在家乡,与李纲相交至深,李纲有许多诗是与罗畸酬唱的,如《罗畸老同游栖云院瞻礼新藏》、《罗畸老所藏李伯时画马三首》、《次韵畸老赠丹霞三篇并寄丹霞以代简书》、《畸老修撰所藏华岳衡岳图》、《同罗畸老邓季明燕凝翠阁泛碧斋》等近20首。李纲后因力主抗金,仕途多乖,宦游南北,屡升屡降,12年后,李纲又重到沙县,有《次沙阳留题寓轩》为证。诗云:“一纪重来一梦中,寓轩修竹自春风。”《留题凝翠阁二绝》也云:“重到沙阳十二春,新罹兵火为伤神。”沙县又称沙阳。从上述诗来看,李纲是宣和元年夏贬为沙县税务的,在其《武夷行诗序》中云:“宣和改元之夏,予备员左史,寓直东省,梦游武夷山,未几滴官闽中,取道山下,果符

所梦。”从宋首都开封到福建沙阳，路途万里，李纲经过数月跋涉，至次年春才到沙阳，所以才有“重到沙阳十二春”、“寓轩修竹自春风”之诗句。宣和二年春再加 12 年应为绍兴二年(1132)，也就是说，李纲是绍兴二年春到沙阳的。此时，李纲参观了罗畸的故居，作《过罗畸老故居有感》二首：

风去梁摧忽十年，空余文翰世间传。
池台春色仍依旧，几杖遗音犹隐然。
把酒屡陪高阁醉，挥毫几和白云篇。
追寻旧事如畴昔，泪湿幽花曲槛前。
一别那知生死分，乱离重到德公门。
雷张莲社旧同约，询惠沧州徒有言。
江海凄凉人已远，园林萧瑟剑空存。
我来痛恨匆匆去，宿草无因奠一樽。

诗中云“风去梁摧忽十年”，是说罗畸已逝世 10 年。那么从绍兴二年上溯 10 年，应为宣和四年(1122)，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罗畸是宣和四年(1122)逝世的。

除《蓬山志》外，罗畸还著有《文海》百余卷、《讲义》5 卷、《道山集》30 卷、《秘阁秘录》40 卷、《洞霄录》10 卷(《八闽通志》卷一〇二)，但已全部散佚，仅《全宋诗》收录了 3 首残诗。《宋会要辑稿》节录了他数篇奏疏。

由于《蓬山志》早已佚失，后人望文生义，竟把该书认为是地方志类书籍，如清·沈瑜庆等编修的《福建通志》就将《蓬山志》划入“地理类”。今人对蓬山更为陌生，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在中国历史上确有蓬山这个地名记载，《文献通考》卷三二一云：“蓬山，唐县，熙宁间废为镇，入营山。”罗畸的《蓬山志》中的蓬山，却是指藏书之地，其典故之来源，还要从道家始祖老子说起。蓬山是蓬莱山的简称，相传是道家的海上神山，而老子曾为周守

藏史,可以说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任图书馆馆长,所以,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五八是这样解释蓬山的:“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注云: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之。又,蓬莱,海中神山,是为仙府幽径,秘录咸在焉。今学者称东观为蓬莱山,言其经籍之多也。”东观为汉代国家藏书室,因此宋代也将国家藏书之地称为蓬山。宋真宗诗“蓬山今日詮坟史”,指的就是馆阁。因此《蓬山志》是专门研究馆阁藏书的专著。

《蓬山志》在宋元时期主要目录书籍如《直斋书录解题》、《中兴馆阁书目》、《玉海》、《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书均已著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蓬山志》五卷,秘书少监剑川罗畸畴老撰,凡十五门,崇宁四年序。”《玉海》云:“《蓬山志》五卷,崇宁四年秘书少监罗畸撰,编次馆阁故事、近事为十五门,上之。”可见该书是将馆阁故事、近事分为15个专题加以论述的专著,作于崇宁四年(1105)。但据我们下面所辑第34条佚文,有大观元年(1107)发生的事的记载,比崇宁四年要晚2年,如果不是原书引录的错误,那么该书正式刊刻应在大观元年之后。笔者所辑《蓬山志》佚文,主要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钩沉所得,共41条;另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一存1条,《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三引1条,去其重复,共41条。时间上起宋太祖,下迄宋徽宗,涉及到北宋大部分时期。下面即是所辑佚文,原书引文有标题的,这里也予以保留。

辑 存

六月,命内供奉官蓝敏正赍御草书五卷藏秘阁,史馆修撰张秘直秘阁,朱昂率三馆之士登阁以观之,信神笔也。敏正仍言,

上虽盛暑之中，笔札未尝释书，服勤乐善，前代帝王皆所不及。佖等相谓曰：“万乘之尊，尚勤如此，臣子当如何哉？”各瞻玩移时而退。（《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淳化三年九月，太宗幸新修秘阁，帝登阁观览群书整齐，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赐坐命酒，仍召三馆学士预焉。日晚还宫，顾昭宣使王继恩曰：“亦可召傅潜、戴兴，令至阁下恣观书籍，给御酒，诸将饮宴。”潜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同上）

直史馆陈靖言，吉州陆晔被疾狂躁，迭相论诉，不可治民，望置词馆，使以铅槩供职。真宗曰：“国家文馆，以待天下贤俊，岂养疾之所邪？陈靖妄有著述，当严戒之。”（同上卷三）

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夏竦、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程琳，荐尚书屯田员外郎张硕、秘书丞蔡抗、太子中舍李仲昌、节度掌书记李师锡等试馆职。仁宗曰：“馆职当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者居之。近时所举，多浮薄之人，朕甚不取也。”于是硕等送审官院与记姓名而已。（同上卷五）

【毕士安】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语宰相毕士安，曰：“恶以诫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帝然之，故命刊刻。（同上卷十六；又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一《毕士安》）

【赐宴观御书】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至召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谏议、舍人等，诣阁观御书画。帝知之，即召内品裴愈就赐御筵，出书籍令纵观，尽醉而罢。二日，又诏权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馆学士纵观，赐宴如前。（同上卷二十四）

【御书扇赐馆阁学士】太宗每当暑月，御书团扇，赐馆阁学士。（同上）

〔具员〕 具员用小册子，可五六寸（盖置于怀袖也），每官位以黄纸襍隔之，一亲王，二中书，三枢密院，四使相节度使，五仆射尚书，六三司使，七翰林侍讲、侍读、密直龙图阁学士，八中丞、丞郎、给舍、谏议、待制，九留后、观察、防御使。（同上卷二十八）

〔藏书之府〕 淳化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李至等言曰：“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置未央宫，即骖天禄阁在其中，命刘向、扬雄典校，皆在禁中，谓之中书，即内库书也。”后汉藏之东观，亦在禁中，至桓帝时，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分秘书为中书，而秘书监掌艺文图籍之事。后以秘书属少府，故王肃为秘书监，表论秘书不应属少府，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因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藏书。”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内于内阁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皆晋武好览文艺，敕秘书徐广料秘阁四部三万余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秘阁观书。隋炀帝即位，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于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五年，亦于乾元殿东廊写四库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至十三年，乃以集仙殿为集贤殿，因置贤书院。虽沿革不常，然秘阁之书，皆置之于内也。自天宝陵夷，文籍荡然，近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弊之末，开故理之源，三馆之书，搜求渐备，陛下复建秘阁以藏奇书。况睿藻宸翰盈积简，则其奥秘，非复与群司比，乞降明诏，命与三馆并列。至于高下之次，先后之称，亦乞著为定式。其秘书省既无书籍，元隶京百司，请一如旧制。”八月诏曰：“朕肇兴秘府，典掌群官，仍选名儒，入直于内。文艺大备，粲然可观，处中禁以宏开，非外司之为比。自今秘阁，宜次三馆，其秘书省，依旧属京百司。”（同上卷三十一）

淳化三年五月，诏增修秘阁，（先是，度崇文院之中堂为秘阁地，而层未立，书籍止肩偏庑厅内，至是始修之）八月阁成。（同上）

景德四年五月，以其地迫隘，诏分内藏西库地广之。大中祥符八年四月，荣王俨宫火延烧，而阁后所广地，复为内库所有，建大墙以限之。其后以直舍狭隘，数请侵地，为内库主者所吝。乃诏以大庆殿东廊二十间给崇文院，复以地不方正，而格其诏。案其地即殿前都点检廨舍，太祖龙兴于此。国初为车辂库，今西京其所谓和銮门内有车辂库是也。故前诏称车府焉。（同上）

景德四年五月，诏分内藏西库地广秘阁。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延燔。诏置三馆于左右掖门外，以为崇文外院，乃以旧地归内帑。天圣九年十一月，复三馆于崇文院，其直舍未暇增广。至嘉祐四年，差官编校馆阁书，朝廷复以内帑屋十三间还崇文，自后书库直舍方具。（同上）

元丰五年，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内帑复请其地。六年十二日，诏以前所得屋十三间归之。哲宗朝，又诏内帑复还秘书省，仍以朝服法物库给与之，以充所取之数。本省尚虑他时复有侵紊，则有司复失其所守，奏乞定为永久制，有诏可之。（同上）

淳化三年八月壬戌，秘阁成，太宗作赞赐之，宰臣李昉等请刻石阁下。李至上表，引唐秘书省有薛稷画鹤，郎馀令画风，贺知章草书，当时目为三绝。又引颜真卿请肃宗题放生碑额，近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乞御飞白书玉堂，愿赐新额，以光秘府。戊辰诏中书枢密院近臣观新阁，又赐上樽酒，大官供膳。是日遣中使赉御飞白书“秘阁”二字以赐。李至、李昉相率诣正殿称谢，退就饮宴，三馆学士预焉。又赐御诗以美其事。李至上表，请以御赞刊石秘阁。帝以宰臣前已陈请，以重违至意，诏曰：“近以延阁载新，万机多暇，聊书赞咏，以美成功。所纪徽猷，深虞漏略，出于乘兴，岂足多称？遽览封章，愿刊穹石，垂于不朽，良积厚颜。其赞序朕兼为亲书，并篆额以旌秘省。”九月五日奉诏模勒石。十月遣中使李怀节以御草书千字文一卷付秘阁，李至请于御制秘阁赞碑阴勒石。帝谓近臣曰：“千字文盖梁武得钟繇书破碑千余字，俾周兴嗣以韵次之，词理固无可取，乘间偶书，且非垂世立教

之文。《孝经》一卷，乃百行之本，朕尝亲为书之，勒诸碑阴可也。”因赐李至诏书谕旨。（同上）

太平兴国三年，三馆新成，尽迁旧馆之书，分为两庑，置库藏之。哀合伪国文籍，参以旧书正副本，凡八万卷，皆以类相从，用雕木为架，以青绫帕幕之。简册之府，翕然一变矣。（同上）

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国初，三馆载籍数柜，计三千余卷。）三年九月，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籍印篆赴阙，得书三千余卷送三馆。开宝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伪国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同上）

两浙钱俶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阁。端拱元年五月，诏置秘阁，至是乃以史馆书万余卷以实其中。（同上）

又诏史馆，尽取天文、占候、讖纬，方术等书五千一十二卷，悉藏阁上。（同上）

景祐初元，诏群儒即书府尽启先帝所藏校定书目，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咸被其选，诗论撰次，其伪滥者删去之，遗缺者补辑之。摘其重复，刊其讹舛，集其书之总数，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以类分门，为目成六十七卷。初，书府之制，废于五代。太平兴国之初，始建崇文院，合聚昭文、史馆、集贤之书。又起秘阁，则贮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逮兹著录，故赐名曰“崇文总目”。（崇文总目，系以三馆阁书籍并合著录。）京师藏书之家，惟故相王溥为多，官尝借本传写。丁谓家书亦多收入秘府。三馆秘阁所藏之书，皆分经史子集四类，昭文馆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一卷，史馆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三卷，集贤院四万二千五百五十四卷，秘阁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卷（……）录为六卷以进，赐刁衍器币有差。然今所行者，止是淳化中所校，后虽复校，既已刻版，刊改殊少。（同上）

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汉、后汉书，既毕，遣

内侍賫本就杭州镂板。咸平中，真宗谓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如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当再加刊正。”乃命直史馆陈尧佐等覆校《史记》，景德元年正月校毕，并录差误文字五卷同进，诏赐帛有差。又命直秘阁刁衍等覆校前后汉书，凡修改三百四十九签正卷。集贤院四万二千五百五十四卷，其间杂伪国及籍没之书卷帙不等，仍多复本，岁久多蠹。秘阁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卷，皆黄本书，编帙严整，以备御进。（同上）

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诏枢密使王钦若都大提举，抄写三馆秘阁书籍，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又令吏部铨选幕职州县官有文学者，先试判，择可者，又送学士院，试诗赋论，命赴三馆秘阁校勘。又令翰林学士晁迥、李维、王曾、钱惟演，知制诰盛度、陈知微于馆阁京朝官中，各举服勤文学者一人，为覆校勘官。迥等遂以集贤校理宋绶、晏殊，直集贤院徐奭、麻温，直崇文院检讨冯元充选。凡校勘官校毕，送覆校勘官复校。既毕，送主判馆阁官点检校，复于两制择官一二人覆加点校。皆有程课，以考勤惰焉。（同上）

天圣二年六月，诏校勘南北史、《隋书》，以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慤、李淑，秘阁校理陈诒，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正。命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晔提举。（同上）

景祐元年四月，命直史馆宋祁、秘阁校理张环、张宗古覆校南北史。康定元年冬十月上之。闰六月，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校三馆书，判馆阁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校。（同上）

景祐三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嵇颖、大理寺丞馆阁胡宿重校地理书。（同上）

嘉祐二年，命崇文院检讨官掌禹锡，秘阁校理林亿、张洞，馆阁校勘苏颂，太子中舍陈检校正医书，枢密使韩琦提举。（同上）

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周、北齐书，世罕有善本，未行之学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八月，命编校书

籍孟恂、丁宝臣、郑穆、赵彦若、钱藻、孙觉、曾巩编校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七史。恂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阁馆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仁宗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然后校正讹谬，遂为完书，刊本行之。（同上）

嘉祐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先是，三馆秘阁置官编校书籍，而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预。大臣有言固晓知兵法，仍命就秘阁编校，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固初以选换六宅副使，治平四年六月，以编事毕，还内藏库副使，路分都监。（同上）

哲宗时，臣僚言：“窃见高丽献到书，内有《黄帝针经》九卷，据《素问序》称，《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篇。《素问》与此书各九卷，仍合本数。此书久经兵火，亡失几尽，偶存于东夷，今此来献，篇帙具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伏望朝廷详酌，下尚书工部，雕刻印版，送国子监依例摹印施行，所贵济众之功，溥及天下。”有旨，令秘书省选通晓医书官三两员校对，及令本省详定讫，依所申施行。（同上）

旧制，每日校对书籍功册背面二十一纸，三馆都监于每月终，具逐员功课闻奏。自嘉祐中置编校，此制遂废。元祐六年，复著为令。又案六典考之，考工之职二十七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乞以月终所奏，降付考功。诏依绍圣三年四月尚书省勘会馆职，每日校对书籍，已有条制，立定功课，即不须逐旋闻奏。其考功自来别无行遗，显属繁冗，奉圣旨，元祐六年指挥更不施行。（同上）

淳化元年二月，诏自今游宴，宣召直馆，其集贤秘阁校理，并令预会。初，李宗谔举进士，献文自荐，诏相府试诗颂各一篇，迁秘书郎集贤校理之职。自兴国后，罕有任者。会帝宴近臣于后苑，三馆学士悉预，宗谔以任校理，阁门吏拒之。翌日献诗述其事，故有是诏。又请令京官乘马入禁门，并为故事。（集贤有修

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阁门拒校理不得预宴，盖吏失之也。)祖宗时，每时序游幸，或雨雪休应，皆赐宴于崇文院。祥符、天禧之际，宸章睿藻，宣示臣下，自宰执至贴职，皆得赓载。仁宗善飞白书，每赐臣下，馆阁预焉。上巳，重阳，馆阁赐宴于瑞圣园。(同上)

天圣中，仁宗幸后苑赏花，宴辅臣宗室，从官及三馆京官以上，并预。先是，得唐明皇山水字石于长安，置于清辉殿。是日，命从臣观毕，应制赋诗，仁宗亲第其能否。(同上)

庆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群玉殿曲宴，三馆预焉。其礼数悉如召近臣观书之会。(同上)

皇祐二年，赐太宗九弦琴谱、御制明堂乐曲、三朝训鉴图、三圣宝字、御篆明堂字、御飞白书明堂之门字，遍逮馆职。赏花钓鱼，馆阁学士悉预宴赋诗。宝元后，西方用师，遂罢。(同上)

嘉祐七年三月，复讲之后，虽罢宴，岁命中使，赐牡丹法酒于阁下。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是月，召尚书、侍郎、学士、待制、御史中丞、开封府尹、殿中监、大司成两省官暨官职，宴于阁下，陈图书古器纵览之，题名于榜而去。凡酒醴膳羞之事，有司共之，仍赐钱百缗，以佐其费。大观元年八月，请于朝，又增赐四百缗。宴日，仍遣中使以御酒、化成殿果子赐在省官，是为盛集，前此未有。(同上)

咸平二年，以杨微之、夏侯峤、吕文仲为侍读学士，邢曷为侍讲学士。按故事，唐开元中置侍讲，其后有翰林侍讲学士。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右武，不暇向学，故此职久废。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殆至宵分，手不释卷。由是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然名秩为崇。帝聪明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职，择耆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向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令监馆阁中使刘崇超日具当宿官名，于内东门进入，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同上)

康定元年四月，宋绶任礼部尚书、知枢密院同提举，编修会要，辟置官属，寓居于崇文院，迄今因之，著为故事。（同上）

404 [降青词] 降青词，每进天庆、天祺、先天、降圣、三元节，及皇帝本命，各预先一月降入，马递兖州会真宫、太极宫、景灵宫，亳州明道宫、太清宫，庆成军太宁宫，西京上清宫，嵩山崇福宫，升州茅山，凤翔府太平宫，中岳天封宫，泗州延福观，杭州天柱山大涤洞霄宫、五岳真君观内中延真殿、天符观会庆殿、天安殿、滋福殿、玉清昭应宫、景录会灵观、祥源观、上清宫、金明池水殿等。非时建道场，即当直日草词，或急速者，学士未入，亦就宅草。自大中祥符，每立春、立秋醮真君观，惟有东西南北中四岳，而南岳真君独缺其礼。惟演天禧二年再入翰林，当草七月词，见缺此岳，乃入札子奏乞检会，事下礼仪院。所司以从初漏缺，惧罪，久而不奏。及立春将近，惟演再上言，以南岳缺醮，盖有司之误，然屡经大宥，乞免有司之罪，但依例添入。御批依奏，遂报中书门下下行下，自此五岳皆备矣。（同上）

[北朝官] 北朝书诏，白纸写，用御宝印，浑金镀锁钥，请御宝印封并红丝条，锦重黄幘白面签云：“书致于弟大契丹皇帝阙下，兄大宋皇帝封。”国母即云：“婶大契丹皇太后。”签云：“谨致书”，下云“谨封”。再用红罗幘封毕，用诏纸封带，复用御宝印。大中祥符正月，契丹太后丧，吊慰书，用黄罗幘。乾兴元年二月，告哀，亦用黄罗幘。当年十月，与契丹皇后生辰书，却用红罗幘。（同上）

[外国书] 外国书白诏纸写，亦用御宝印，间金镀匣子盛，锦托裹，间金锁钥封。一同前锦裹，用黄绢幘封，面签云：“敕某国王或某王。”（同上）

[亲王公主封国] 淳化五年九月，真皇封寿王诏，寿国升为大国，在晋国之下，诸国之上。景德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圣旨，寿、梁、赵、宋四国，今后更不得封。大中祥符六年正月十九日降制，卫国王公主特进封徐国王公主，楚国王公主报慈正觉大师特

进封邠国长公主，越国长公主特进封宿国长公主，所有徐、邠、宿三国，特升为大国，在卫、楚、越国之上。（同上）

[秘阁画]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内出古画墨迹百一十四轴，藏之阁上。有唐太宗、明皇，晋王羲之、献之、庾亮，梁萧子云、唐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顾恺之画摩诘像，韩干马，薛稷鹤，戴嵩牛，及近代东丹王李赞华千鹿，西蜀黄筌白兔，亦一时之妙也。今怀仁墨迹、维摩诘画、韩马、薛鹤，皆不存，考之积年书籍，亦不复载。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延燔秘阁，然则书画，岂有亡逸耶？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未以太宗朝摹刻者，刊于中，有旨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内出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东丹王名突欲，阿宝机之长子也。唐同光中，从其父攻渤海扶余城，下之，改为东丹国，以突欲为东丹王。保机死，其母立其次子，突欲自以失位，且畏迫逐，归中国，唐明皇赐姓李氏，名赞华，出镇滑州，赞华尤工画，归朝载书数千卷自随，亦能为五言诗。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虏中，观其所画，诚妙笔也。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卷首题梁令赞姓名，而以箕宿为风星，盖避明皇讳也。此虽不知画者为谁，要是唐人妙笔耳。然经星惟有十二宿，初疑亡去其余，徐观其用笔次第，所画盖至是而止耳。昔吴道子画壁，下笔未尽处，后之人终莫能继，岂妙于艺者，常嗇其巧，而不欲尽耶？传古龙用笔简劲，虽巧缣败裂，而神气动活，曾不少亏。牧羊图品格洒落，皆妙作也。比于下库故画中得之，因加整治，藏之阁上。牧羊图乃曾氏子以罪籍没，然验其印记，盖太平兴国初禁中所蓄画也，不知外人何自得之。（千角鹿、二十八宿真形图、传古龙牧羊图，崇宁四年八月有旨取入内，留之。）（同上，卷五十；又见《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三）

主要参考书目

《太平广记》，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1年9月点校本；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锦绣万花谷》，宋·不撰人，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诗林广记》，宋·蔡正孙，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

《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6月影印本。

《永乐大典》（精华本），郑福田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点校本。

《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全唐文》，清·董诰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影印本。

《全宋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巴蜀书社。

《说郭三种》，明·陶宗仪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影印本。

《茗溪渔隐丛话》，宋·胡仔，中华书局，1989年四部备要影印本。

《宋会要辑稿》，清·徐松辑，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本。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中华书局影印本。

《类说》，宋·曾慥编，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紺珠集》，宋·朱胜非，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群书类编故事》，元·王莹，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古今事文类聚》，宋·祝穆，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外集，元·富大用，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元·祝渊，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

本。

《诗话总龟》，宋·阮阅，四部丛刊新印本；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天中记》，明·陈耀文，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岁时广记》，宋·陈元靓，丛书集成初编本；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分门古今类事》，宋·不撰人，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宋·不撰人，丛书集成初编本。

《玉海》，宋·王应麟，江苏古籍出版社，1960年影印本。

《文苑英华》，宋·李昉等编，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辑，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

《海录碎事》，宋·叶廷珪，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宋朝名臣言行录》，宋·朱熹，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三朝名臣言行录》，宋·朱熹，四部丛刊影印本。

《五朝名臣言行录》，宋·朱熹，四部丛刊影印本。

《群书通要》，元·不撰人，江苏古籍出版社，《宛委别藏》重印本。

《记纂渊海》，宋·潘自牧，中华书局，1988年3月影印本。

《宋诗纪事》，清·厉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标点本。

《宋朝事实类苑》，宋·江少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月点校本；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古今说海》，明·陆楫编，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容斋随笔》，宋·洪迈，岳麓书社，1994年点校本。

《能改斋漫录》，宋·吴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校勘本。

《玉壶清话》，宋·文莹，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宾退录》，宋·赵与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

《千古名镜》，宋·吴大有，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瓮牖闲评》，宋·袁文，丛书集成初编本。

《莆阳比事》，宋·李俊甫，江苏古籍出版社，《宛委别藏》重印本。

《苏轼诗集》，宋·苏轼，中华书局，孔凡礼点校本。

《谭苑醍醐》，明·杨慎，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宋东京考》，清·周城，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靖康细素记》，宋·黄朝英，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墅谈》，明·胡侍，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弘治)八闽通志》，明·陈道等，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厚德录》，宋·李元纲，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姬侍类偶》，宋·周守忠，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乐善录》，宋·李昌龄，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宋史》，元·脱脱等，中华书局校勘本。

《青琐高议》，宋·刘斧，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异闻总录》，不撰人，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中国历代秘书集成》，金锋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

《乖崖集》，宋·张咏，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曾巩集》，宋·曾巩，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点校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中华书局，1985年11月校勘本。

《宋元小说研究》，程毅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中华书局。

《北宋经抚年表》，吴廷燮，中华书局，1984年4月。

《南宋经抚年表》，吴廷燮，中华书局，1984年4月。

《仕学规范》，宋·张鎡，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自警编》，宋·赵善璩，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宋诗钞》、《宋诗钞补》，清·吴之振、吕留良辑，上海三联书

店,1988年4月影印本。

《四库全书总目》,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6月。

《续博物志》,宋·李石,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事物纪原》,宋·高承,丛书集成初编本;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六帖补》,宋·杨伯崖,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翰苑新书前集》,宋·不撰人,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老学庵笔记》,宋·陆游,中华书局点校本。

《野客丛书》,宋·王懋,丛书集成初编本。

《闽书》,明·何乔远,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闽中海错疏》,明·屠本峻,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文忠集》,宋·周必大,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云仙杂记》旧本题,冯贽撰,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衢本郡斋读书志》,宋·晁公武,江苏古籍出版社,《宛委别藏》重印本。

《直斋书录解题》,宋·陈振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袁行霈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崇文总目》,宋·王尧臣等编,粤雅堂丛书本。

《遂初堂书目》,宋·尤袤,海山仙馆丛书本。

《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

《宋代蜀人著作存佚考》,许肇鼎,巴蜀书社,1986年7月。

《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宁稼雨,齐鲁书社,1996年。

《〈永乐大典〉所存宋人小说集佚文辑考》,赵维国,《文献》2001年第2期。

《〈丽情集〉考》,程毅中,《文史》第十一辑。